

市声 清 姬文著

主要人物表

金罗章 字仲华，棉纱厂总办。钱清号伯廉，苏州人，为金罗章任用收购棉花，因作弊被辞退后到张老四的茶栈管帐，同时在李言的“惠商收茧行”中作事，后自开茶叶店。

周仲和 申张洋行买办，后因作弊被辞退；祥和绸缎庄主人，钱清的朋友。

范慕蠡 华发铁厂老板。

张老四 茶商，范慕蠡的朋友。

孙 新 字拙农，无锡茶农，会用科学方法养蚕。

李 言 字伯正，扬州人，大豪商。

陆同山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，后在李言建造机器织绸南北两厂时任北厂总办，被钱清顶替。

萨大痴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，钱清伙同他和陆同山等共同作弊。

王小兴 钱清内弟，到上海后在钱清的茶叶店中做管帐先生，后挟款出逃。

刘浩三 江西南昌人，秀才出身，曾在外国留学三年，穷困无着，到上海后投奔范慕蠡，协助范筹办尚工学堂。

汪步清 土地买卖的掮客。

吴和浦 土地富商。

阿大利 因在租界担粪、做粪头致富，并和妻子开粪厂。

粪太太 阿大利的妻子。王香大花匠，因种花致富。

古 奇 字仲离，称古老三。

尚小棠 古奇朋友。与古奇一道，在汪步清捐官时对其行骗。

单子肃 汪步清的旧友，买办洋行买办。

陆襄生 候补知府，广西到上海采购军装的委员。

鲁国鳌 字仲鱼，二品直隶候补道，到上海采购军装。

萧抗觉 骗子，伙同他人诈骗了鲁国鳌。

余知化 农民，自造农机具，并有意在农村推广。

杨必大 字成甫，浙江杭州钱塘人，东京职工学堂毕业生。

杜海槎 “开通新社”干事员，牖智学堂毕业，曾在东洋学习工艺三年。汪步清的朋友。

许晴轩 通赢织布厂总收支，单子肃的朋友。

第一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

陶顿今何在？只忆般员规方矩，千年未改！谁信分功传妙法，利市看人三倍？但争逐锥刀无悔。安得黄金凭点就，向中原淘尽穷愁海？剩纸上，空谈诡。饮羊饰彘徒能鬼，又何堪欧商美贾，联镳方轨？大地英华销不尽，岁岁菁茅包匭。有外族持筹为宰■，榷税■征缙■成底事■？化金缙■十道输如水。问肉食■，能无愧？

这一首“贺新凉”■词，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。这豪杰姓华，名兴，表字达泉，浙江宁波府郭县人氏，世代经商为业，家道素封为。只因到得达泉手里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，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，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。他就挟了重资，乘轮北溯，及至到得上海，同人家合起公司来。做几桩事业，都是极大的成本，就只用人多了，未免忠奸不一，弄到后来年年折阅，日日销耗，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，只得会齐了各股东，把出入款项帐目，通盘结算，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，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。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，折去了九十多万，所存五六万银子，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，不敢再谈商务了。

当下收拾余资，赶紧搭船回家。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商，那气概依然阔绰。轮船上的买办，本是认识的，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。他也阔惯的了，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，所以这番回家，仍旧写了大餐间一票子。到得船上，迎面遇着一位邻居，这邻居姓鲁，名学般，乳名叫做大巧，向来做木匠的。只因他为人老实，人家造房子，都要请教他，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，因此不断的有主顾。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。因见他朋友们，都在上海得意的多，他也就合人结伴，到上海顽一趟。谁知辗转入了工党，居然做到木工头，从此发了些财。又读过一年外国书，合外国人盖造洋房，也能对付得来，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事不少，才知道自己这般行业，不算低微，只可惜不如外国人的本领大，有些抱愧。这时赚足了洋钱，回家度岁一，可巧合华达泉同船。达泉虽是个富翁，一同待人是极谦和的，所以合大巧认识。

闲言休絮。当下二人见面，达泉满肚皮的牢骚，正想有个同乡谈谈，聊舒郁结凉，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。大巧不肯。达泉不由分说，叫仆人把他行李搬来。大巧只得合他同住。闲话时，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，不免问个细情。达泉叹道：“中国的商家，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。你道我们宁波人，有什么本事呢？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，彼此联络得来，诸般的事容易做些。外省人都道我们有义气，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。你看四明公所那桩事，要不是大家出力，还能争得回来么？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，那件事做不成吗？如今不须说起，竟是渐不如前了！我拿银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，用的自然是同乡

人多。谁知道他们自己做弄自己，不到十年，把我这几个公司，一起败完。像这样没义气，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？做什么生意？想要商务兴旺，万万不能的了！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，自不要紧，只是害了大众。一般的钱，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？定要把来一朝用尽，你道可恼不可恼！”大巧道：“这话不错。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，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，所以人都信服我，不断的有生意；到得上海，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，推我做了工头，一般的赚了洋钱不少。我的意思：是要吃千日饭，不吃一日饭的。”达泉道：“你这主意，就不错，都像你这样，不但工头可以做得，就是大铺子的掌柜，大公司的总办，都可以做得。我早知道，应该请了你，倒不至于有今日！”大巧惶恐道：“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。虽然略识得几个字，懂得些乘法归除，那里能做什么掌柜、总办？”达泉道：“你也不须过谦，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，也不过同你一样。我听说外国大商家，还全靠着工人哩！”大巧道：“那倒不然。我听说他们商家，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，并不是靠他来办事。况且他那些工人，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，自然高明得极。我们那里及得来？”达泉道：“怪道我听人说，报上载的，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，还有什么实业学堂，只怕我们经商的，也要学学才是。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径，难怪折阅偌大本钱。我回家去，倒要拼几位财东，开个商务学堂才是。”

二人一吹一唱，极有情趣，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。大巧是跷起一条腿，擦根自来火，吸着“品海”香烟。不一会，侍者开出大菜来。达泉让大巧上坐同吃。大巧觉着样样可口，吃完不够，又不好意思说，被达泉看出，叫侍者添了两分牛排，半个面包，大巧方能吃饱。

宁波船走得极快，次早已到码头，大家收拾上岸。大巧自回家去不提。

达泉踱进门时，就有他管帐先生出来迎接，问起情由，达泉一一说了，便长吁短叹，满肚皮不舒畅。那管帐先生劝道：“东翁不须着急，生意是不怕折本，只怕收摊。我替你算算，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，家里还存金子二千两光景，田地房产，只算是呆的，不去说它，家乡两爿当铺，一爿汇兑庄，都是极好的生意，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。如今省吃俭用，不上三四年，你又足有本钱，可以指望兴复。但是，东翁，你开口闭口的，要合洋商斗胜负，这是个病根。如今洋人的势力，还能斗得过吗？杭州的胡雪岩，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？东翁，你那本钱，及不来他十分之一，如何会不吃苦头呢？如今做生意，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，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，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？难怪要折本哩！”达泉嘿嘿不语，自己发愤，请了一位先生，教他字目。不上三年，居然通透，觉得有无限感慨，所以填了那首“贺新凉”的词。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，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，改革历来的弊病，这是后话。

再说大巧回到家中，他那老婆，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，在那里缝衣，见他回来了，一时不肯放手。大巧笑道：“我如今洋钱多了，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。”他老婆答道：“你洋钱多，也不干我事，这做下来的钱，是我自己用的；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，钱还嫌多吗？”大巧道：“你这么辛辛苦苦，每天有得做，一月也好见几个钱？”他老婆道：“要不断有得做时，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洋钱。”大巧吐吐舌头，暗道：“我从前做小工时，总算生意好，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；她这一部机器，足抵我两三人的工，到底是外国人巧哩！”只得随他娘子做去。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，顽耍一会儿。他老婆下了机器，量三升米，跑到井上去淘了，跟手就到灶下煮饭。大巧打开箱子，取出两块洋钱，在街上兑了一块，买了些鲜蛭回来，叫他老婆烫着吃。果然家乡的饭，比外面香得许多。饭后，他老婆闲着问道：“你卖弄钱多，到底今年赚到多少？”大巧道：“不说瞎话，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。”他老婆抿着嘴笑道：“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，只不过一百块洋钱，就说如今洋钱多了。街头王老大，在纱厂里的，他一年，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！他那妻子，从头上看到脚上，那一件不是新的？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，黑湖绉的面子，真是簇新的，叫人看得眼热，只怕值几十块钱哩！还有胡大叔，在丝厂里的，也很阔哩！你那里算得有钱！”大巧道：“我才回家，你就抢白我。要知道他们那种钱，我是不愿意赚的。王阿大当了工头，把人家的棉花哩，纱哩，一束一束的，偷出来卖钱；胡老刁的偷丝，上海滩上，那个不知道？我是规规矩矩，把气力换钱的，自然及不来他们。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，到底病痛少些。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了，这不是个报应么？”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，别转头不理，自去理好机器缝衣。

大巧住的房子浅窄，门口是沿街。三个同道中的朋友，可巧门前走过，瞥眼见着道：“大巧，回来了么？恭喜你发财！”大巧只得招呼道：“请里面坐。”你道那三人是谁？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；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；一位是藤椅铺的陈老二。当下三人入内，见了鲁大嫂，叉手叉脚的坐下。大巧问问他们生意怎样，都说还好。坐不多时，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。大巧的老婆道：“三位伯伯，他是不会打牌的。前年一场牌，输了八角洋钱，年夜还不出，几乎合人家打架，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，这才没事。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，要是他输了，我没有环子再抵，不是白白的么？”张阿玉嘴快道：“大嫂不须着急，鲁大巧比不得从前，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，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！”不由分说，拉着大巧的手，一路笑着去了。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，不知骂的什么。阿玉道：“今朝我们好运气，正在三缺一，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，我们也不想多赢，每人两只洋，做个见面礼吧。”大巧道

：“休要拿得这般稳。我如今在上海滩上，麻雀也不知打过几百场，从来也没输到一底，只怕碰巧还要赢几场哩！你们算计我的洋钱，不要被我赢了来，这是论不定的。”子明道：“闭话少说，赶紧上场去吧！今天到那家去呢？”老二道：“金大姐家里稳便些，有这么块把洋钱的头钱，她就很巴结的。”阿玉道：“你只记挂着金大姐，我偏不要。今天是素局，就在舍下吧，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，头钱抽一成便了。”老二大喜道：“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。”

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，预备新年时穿哩；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，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。原来张阿玉家门口是嫁妆店，排满的红漆盆儿、青漆桌儿等类，却有半间房子空着，摆个小帐台。后进两间，一是住房，一是一隔两间，半间做灶间，半间接待客人。四人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。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，又道：“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，用不着避的。”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。阿玉调开桌子，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来。上场，大巧大赢，四圈下来，已赢到一底多了。谁知第二圈换了坐位，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，阿玉一副束子一色，九束开杠，听的是一四束对碰。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，阿玉把牌摊下一算：九束十六副，一束四副，三十副底子，三抬二百四十副。子明跳起来，怪老二不该乱放。老二道：“这一束是熟张，大巧才发过的。”没得话说，大巧是庄家，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。从此风色不利，一直输下去，结帐一元一底，大巧整整的输到一元二角。阿玉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！”大巧满心不服气道：“停几天再来，我定然翻得转，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阿玉很得意，自己到街上去买酒买菜，请他们吃晚饭。一会阿玉回家，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。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。阿玉道：“老二，你歇歇吧，不劳你费心，应得我来才是。”老二回得好道：“我们一家人，这有什么客气呢。”当下烫好酒，大家畅饮一阵。大巧把输帐结清，自回家去。

看青年关紧逼，大家小户，都有收帐的走来讨帐，只大巧是从不欠帐，都是现钱买物的，所以脱然无累。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，为什么呢？收帐的朋友，自然是忙；那欠债的朋友，没得钱，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，所以找不到朋友。大巧知道这个缘故，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儿子逗着顽。

宁波的乡风，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，大巧买了一个猪头，一尾活鱼，祭了财神，大块的肉，拖拖拉拉吃个饱。想起家乡年景，有两年没看见了，不由的顺脚走到热闹地方，东张西望，散散闷。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，穿件破布棉袍子，身上尽着发抖，见了大巧，叫道：“哎哟！鲁大哥，久违了！我听说你回家，正要来探望你，偏偏穷忙，没得一些空儿。”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五，便道：“老五，你生意好么？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！”阿五红了

脸道：“鲁大哥，不要说起，生意怕不好，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，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来，走到店里，东家嫌我懒，被他回绝了。我宕空了这几个月，没得一文钱到手，指望生意仍旧，支用几文薪工，又被东家辞了。我弄得当尽卖绝，眼看着家里的妻子，都要饿死，只得学那没出息的人，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，乞化些钱米度日。今天三十夜了，鲁大哥，实在饥寒难当。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财，可怜我们交好一场，你救我一救吧！”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

却说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怜之词，未免恻然动念，嘴里却不肯就答应他，半响道：“我也一般穷困，那曾发财，只比你略好些罢了。我身边带有三角洋钱在此，你且拿去度过今年，开春再想法子。”原来阿五穷到三文五文都要的，如今有三角洋钱给他，岂敢嫌少，便接在手里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大巧别了阿五回家，一路思忖道：“做手艺的人，不要说懒惰荒工，就只有点儿病痛，已是了不得，可惜没做外国人。我听说美国的工价，那制铜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工，要拿他三块多钱；做靴子的工人，一礼拜好赚到二三十元。走遍了中国，也没这般贵的工价，所以人家不愁穷，我们动不动没饭吃。今天不出门，倒没这事，我也太自在了，应得破些小财。”

大巧慢慢寻思，不知不觉已踱到家门口，才跨进门，只见陈老二坐在那里，见大巧回来，起身招呼道：“你到那里去这半天？我等了你好多时了。”大巧心中诧异，不免问道：“老二，你什么事？大年三十，不在府上请财神，难道还有工夫打牌吗？”老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躲债来的。你肯借给我十块钱，我也就好回去了。”大巧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你做的手艺，总要算得独行，如今上海的藤椅，销场很大；而且都是好价钱。你手法又精工，做又做得快，宁波城里算得第一把手了，难道赚的钱还不够用，弄到欠债么？”老二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我们这行生意，前几年本来极好，如今会做的人多了，到处开的藤椅铺子；再者这种物件，除非有钱的人，贪图舒服，买几张躺躺；将就些的人家，谁稀罕要买这个？大约不管那种物件，要不是人人离不了的，虽说做得可爱，总不过一时的畅销，过后就渐不如前了。我们这生意虽然还不至此，但是冷热货，没销场的时多，就算赚得几文，是不能刻期的。我店里有一个多月没见一个主顾跨进来，以致欠了人家二三十块钱的债。好阿哥！你肯借给我十块钱，我拿去将就过了这个年，忘不了你的好处！明年一有生意，就好归还的。”大巧心上倒也肯借，为什么呢，知道他这生意是靠得住有的，只碍着老婆不肯，不好答应。搁不住老二会说，一会儿恭维，一会儿嘲笑，弄得大巧不能不答应他。当下约定了，尽正月半前归还，然后立了契据。大巧取洋给老二时

，却好他老婆已到邻居家里闲耍去了。

陈老二得他这注借款，回家点缀过年，自然心满意足。只是大巧吃了苦头，他老婆回来，查点洋钱，登时少了十块三角，不由的细问情节。大巧一一说了。他老婆那里肯信，道：“你一定是赌输了！什么阿金家里，阿银家里，都论不定的。”大巧道：“真是冤极！我何尝认得什么阿金、阿银，这是你肚里捏造出来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借据么？不瞒你说，陈老二生意不好，来我们家里躲债，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原不打算借给他，只因他涎皮老脸的缠不清。你又不在家，没得个推托，只得答应写下笔据，言明正月十五前归还的。”他老婆道：“你这话越说越奇，你做好人，把我来推托，出我的坏名头。你合陈老二交好一世，也不知道他是那一路的为人。告诉你吧：他赌钱嫖婊子，没一件荒唐的事不干的。他那做的藤椅，虽说巧妙，我听得隔壁华府上人说起，嫌它不结实，用不到一年半戴，就破坏了，因此生意不得兴旺，亏你还借给他钱，这是分明放的来生债！依我说，把这笔据烧掉了吧！你忘了从前做小工的时候，每天赚人家二百四十钱的工钱，闲下来没得饭吃，全亏我在外面缝穷；粥哩饭哩，都是我十个指头上做下来，断不了你的炊。有一年运气不好，下了五天大雪，我不能出门，没得米了，到大伯伯家里借半升米熬些粥吃，他都不肯借你。如今又不是真个发了财，十块八块的送给人，倒形容我器量小！有朝洋钱用完，没得进项时，看你这班好朋友，认得你，认不得你！常言道：‘没得算计一世穷。’我是要跟着你穷一世的了！”说罢，呜呜的哭。

大巧被陈老二硬借去了十块钱，本来就很有点儿心疼，被他老婆这般一说，才晓得老二这注债，是不能指望他还的了，添了一重忐忑；又想起从前果有那般穷苦的光景，全亏这贤德老婆，方能过得去的，不由的心中感激。谁知她说到恳切处，抽抽咽咽的哭起来了，弄得劝又不是，不劝又不安，在那饭桌前兜了几个圈子，只得说道：“算了，我自己知道错了。以后我的洋钱交给你藏起来，我有用处，与你商量定了，应该用多少，听你分派，再不敢浪费的了！”他老婆听他这般说，才住了哭。当晚安安稳稳的吃年糕度岁。新年头里，不免向老婆讨了两块洋钱，作为打牌的赌本。

才过初五，却于街上遇着王阿大，一张焦黄的面皮，穿件摹本缎面子西口出的头号摊皮袍子，玄色湖绉的狐皮马褂；嘴里衔支雪茄烟，气概来得很阔。大巧是素来认识他的，不免迎上去招呼。王阿大爱理不理的，半响道：“大巧，你也回家过年的么？”大巧陪笑道：“正是。我因年下没生意，偷空回来。王大哥，你是几时到府的？我还没过来合大哥拜年。”阿大道：“不劳费心！我是三十晚上到家的。只因我们厂里脱不了我，就要去的。大巧，我明儿请你吃酒，你休要推辞。”大巧道：“怎好叨扰？我明早来合大哥拜年吧。”当

下二人弯弯腰散早次，大巧果然要去拜年，向隔壁华府里二爷借了顶红缨帽子。穿件天青布的方马褂，是簇新的。走到阿大家里，原来房子还是照旧，不曾扩充，却也前进一间，后进三间，收拾的很干净，挂着字画。天然几的旁边，堆着一大包洋布，看来何止十匹。大巧忖道：“人说阿大发财，果然不错。我怎么就能踏进这厂里的门，也好沾取些天落的财饷，冒充什么老实呢？老实就吃苦，一斧一凿的，那能发财么！”正在想着，阿大从房里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你真是信实人，大早的就跑来。”大巧道：“特来拜年，还要见阿嫂哩！”当下大巧磕头，阿大还了礼。大巧定要合阿嫂拜年。阿大道：“还没梳洗哩。”候了许久，王阿嫂走了出来，满头珠翠，穿件天青缎的灰鼠皮套子，红湖绉的百折裙，果然十分的光鲜。圆圆的脸儿堆满着脂粉，一股香气，向鼻边直扑过来。大巧合她拜过了年，当面比较，自觉着她的福气，胜自己妻子百倍。

王阿嫂道：“婶婶为什么总不来走走？我很盼望她！”大巧答道：“她是不得场的，怎及得来阿嫂这般能干！她倒也时常说起，很记挂着阿嫂。明天我叫她来，替阿嫂拜年。”王阿嫂大喜，忙说了声：“不敢”就对阿大道：“你留鲁叔叔多坐一会儿，我去做点心来给叔叔吃。”大巧再三谢道。“我才吃早饭，不劳阿嫂费心。”她那里肯听，自己走到房里去，卸了妆饰，下灶去了。不一会，她女儿端了一大碗菜汤年糕出来，大巧只得把来吃，觉得味儿很鲜美，不知不觉一碗下肚。正合阿大闲谈上海的事，可巧阿大请的胡老刁来了，厨子也到了，一面在厨房里做起菜来。就有三位客紧接着到。你道是那三位？原来一位穿黑湖绉小棉袄，湖色湖绉裤子的，姓蔡行三，是在江天轮船上擦机器的；一位穿黑洋布皮马褂的，姓许名阿香，在大德榨油厂里烧煤；一位穿宁绸羔皮马褂的，姓费名小山，在电报局里管接电线。当下各人行过礼，调开桌子来，团团坐定。阿大开了一坛“竹叶青”的本地酒，便道：“我今天叫厨子预备下极好的蚶黄，大家好多饮几杯。”众人道谢。菜摆出来，果然漂亮。宁波人是喜吃海货的，就有些蚶子、鲜蛋等类。六人放量吃喝，尽欢而散。

王阿大过了初十，就约齐许多做工人，同到上海。这时大巧也就动身，那陈老二借的十块洋钱，果然没得还，只索罢了。

不提大巧的事，且说阿大到了上海，正是已经开厂。阿大连忙把行李搬入，就有几位同伙接谈，晓得上头虽然换了总办，那办法还是照常，不曾变换。几个姘头女工，依然在厂里做活。阿大把长衣脱下，天天做工。这个厂的总办也很刻薄，工价定得低，上等的工价也不过块把洋钱一天，其余也有三角的，两角的，一角的，都是自己吃饭。阿大当工头，管的是推送棉纱。因他在内年代久了，不免合那女工姘了几个，也就靠她们勾通着，时常偷些棉纱出去卖

钱使用。这是瞒上不瞒下的，随你总办精明，也没奈何他们。那天晚上，自己不轮班，就到日班女工顾月娥家里住宿。这月娥本是泗泾镇上的人，嫁过男人，死掉了。只因家道贫寒，没法来做工的。因她姿色还好，厂里的先生看中了，派件极松动的事儿，三角小洋一天。她却想嫁给阿大。二人商量着偷卖棉纱，也不止一次。阿大发的小财，一半用在这月娥身上。谁知月娥还有一个旧姘头，如今是不理他的，看看他二人这般热刺刺的，不免动了醋意，便天天留心察看他们破绽。

一天晚上，只见铁路上黑魑魑的有两个人影，他胆子也大，赶上去仔细一瞧，原来正是王阿大合顾月娥，一人手里拎着一大包棉纱。他从背后把他拎的包儿一把抢下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做的好事！怪不得总办说棉纱少，原来你们要运出去。今儿被我撞着，不消说，同去见总办去！”二人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认得是严秀轩。二人跪下求情。秀轩那里肯听，拉着月娥便走。阿大乘空跑脱了。秀轩的意思，只要月娥回心转意，仍旧合他要好，也肯分外容情的。那知一路用话打动她，月娥牙缝里竟不放松一丝儿，倒挺撞了几句。秀轩老羞变怒，只得去敲总办公馆的门。有个女仆开门，见他们一男一女拉着手，知道来历不正，臊的满面通红。秀轩一五一十告诉她，她说：“老爷睡觉了，你放回她去吧，有话明儿再说。”不知严秀轩肯放顾月娥不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

却说严秀轩听了那女仆的话，只得说道：“她是偷棉纱的，要回了老爷，革逐她出去才是，我不敢轻放。”月娥乖觉不过，明知女仆暗中助她，便道：“我那里会偷棉纱？他自己拎了两包棉纱在前面走，我不合在背后喊了一声，他就诬赖我。阿姆！你看，我这般瘦弱的样儿，那里提得起这两包棉纱？”女仆道：“正是。我也估量着，这棉纱不是你偷的；你且进来，在这里过了一宿，明天回去。”又指着严秀轩道：“你自己做了坏事，还要诬赖好人，待老爷明儿起来了，我告诉他，斥革你，还不快把两包棉纱放下滚开！”秀轩告状不成，倒把罪名做在自己身上，说不出的气愤，知道顽她们不过的，只得把那两个包裹放下自去。那女仆觉得这是送上门的买卖，乐得捡了去。次早，总办起来，她也就不提昨事，放了严秀轩的生。奈这位总办，是精明不过的，姓金名罗章，表字仲华。自从这厂开办时，便在里面做总办。他有一种好处，专意看得起工人，道不是他们工人出力，这厂是开不起的。他还有一种脾气，小钱上很算计。他这厂里的同事，总不过开支十块八块钱一月，甚至三块四块钱一月的都有。人家不够用时，暗地里作弊赚钱，他虽有些风闻，也拿不着实在凭据，没奈何他们。因此大天在外面巡查，用了几个亲信的人做耳目。谁知他的亲信人，也要沾取几文的。他苦自己不着，到处留心察访。这日一早起

来，瞥见一个面生女子，住在他公馆里，着实动了疑心，叫那些丫头老妈子来问。一个老妈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妹子，在厂里做工，昨天晚上来看我时，天已不早了，回去不得，设法留他一宿。老爷已经睡觉，所以没上来回。”仲华道：“下次不管什么人，不准留住，叫她赶紧去吧！”那老妈子吐吐舌头，打发月娥自去不提。

仲华吃了早点，踱到公事房。只见他的小舅子领了一个人来，原是自己答应派他到嘉定去收棉花的。仲华忘却他姓名，不免细问一遍。他道：“晚生姓钱名清，号伯廉，家住苏州盘门里。”仲华皱皱眉，暗忖：“苏州人是著名浮滑的，然而目今用人之际，不好回他。”只得说道：“这收棉花，是个苦差使。花是要自己检看一番；价钱是总要公道些；分量要足。三件都下得去，便算你的功劳，随后再派别的好差使调剂；要有一件不妥，我是顾不来交情。这厂历年折阅，你是知道的。如今格外整顿，容不下一些弊病。你又是我这一边的人，要替我做面子才是。”仲华说一句，伯廉应一句是。仲华见他很知道规矩，模样儿也还老实，很觉欢喜。当时写了条子，结他十块洋钱一月的薪水。伯廉谢了委出去。当天晚上，就请金总办的小舅子吃一台花酒。下月到了嘉定，察看大概情形。这时棉花将近上市，他把旧同事结交几位，商通了那件紧要的事，就勤勤恳恳的收起棉花来。再说上海的棉花出产，本不如通州，靠着四处凑集，方才够用，要不是价钱抬高，那个肯载来卖呢，所以价钱涨落不一。四乡的价，比起市面上的价，又是不同。却被钱伯廉觑破机关，始而还不敢冒失做去，后来看看总办也没工夫查察他们这些弊病，不免放胆做起来。说不得为着银钱上面辛苦些，时常到上海来，打听价目，合着市面行情，每包总须赚他若干元。遇着价目相差多的时候，赚一千八百是论不定的。伯廉运气好，偏偏收了九块多的子花，上海倒是十块多的价目，因此很赚几文，就在上海新登丰客寓里定下一间房子，两头赶赶。自然堂子里要多送几文，天天的酒局和局闹起来。常言道：“世上的事，都是锦上添花。”伯廉既然花上得意，资本充足了，就想做别的营生，得空到茶会上去打听煤油行情。只见小李、阿四报道：“今天煤油大跌价了，德富士一箱两元七角，铁锚牌两元三角，咪咗瑞记两听一元八角八分。”伯廉听了大喜，赶到行里打了三千箱的栈单。不上几日，客帮销路多了，煤油忽然大涨，每箱竟涨到一元光景。伯廉赶紧出脱，登时大发财源，除去佣钱、使费等类，干净弄到二千八百多元。自此在上海混，很下得去。只是腰包里硬了，不免意气用事，无意中得罪了厂里一位同事。这人姓钟名鑫，表字子金，在金总办那里钞写公事的，每月薪水四元。伯廉不合请他吃花酒，为叫局上面，刻薄了他几句。子金未免怀恨，在总办面前说他靠不住，幸而没拿着实在凭据。

一天，伯廉为了公事去见总办。仲华着实盘问一番，意思之间，是有些疑忌他，被伯廉一阵掩饰，说得总办无言而罢。伯廉到处打听，才知道子金撒他的谣言，不多几日，总办又请他去，当面把子金荐给他，在收花行里做同事，这是分明叫子金监视他。伯廉欣然领命，随即约了子金同去，说不得着实恭维子金道：“你我本系兄弟一般，银钱上不分彼此。兄久在外面，出息又少，难道不要寄些家用么？”子金道：“不要，我家里还可以过得。”伯廉又道：“你衣服太不时路，应当添做几身，要钱用时，尽管帐上付。”子金是初出茅庐的人，那里受过人这般恭维，只道他为人伉爽；又且自己也很爱时路的，果然觉得几件旧衣服穿不出去，便支了五十块钱，做件宁绸棉袍子，摹本缎马褂。伯廉见他动用了帐上的钱，便胆大了。

当晚见他衣冠济楚，就约他清和坊王宝仙家里酒局，荐了个极时髦的信人给他。子金乐极忘情，酒后去打茶围。那信人自然竭力奉承，就邀他酒局哩和局哩。子金不好意思回绝，只得含糊答应。回到栈里，伯廉是躺在床上呼呼的抽烟。子金背负着手，不言不语，在那里筹思。伯廉早知就里，挑拨他一句道：“子翁，我荐给你的信人好不好？”子金道：“没批评！我看她在王宝仙之上。你为什么不改做了她？”伯廉道：“不敢，这金小宝是极时髦的信人，花榜上簇新的状元，除非像子翁这般名士风流，做她才称哩！”说罢，呵呵的笑。子金道：“伯翁，休得取笑！我穷到这般田地，那里还能做什么红信人！”伯廉听他说这话时，把烟枪一放，站起来，道：“子翁，当真肯做她时，那摆酒的费，都在小弟身上。和局也容易，我招呼几位朋友，替你撑这个场面便了。”子金道：“当真么？”伯廉道：“谁合你说顽话？”子金正要追问下去，可巧来了两位伯廉的朋友，只听得伯廉在那里合他商量明年做茧子的话。子金不便插嘴，好容易等到打过两点钟，两人才去。伯廉收拾烟家伙，便也睡觉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伯廉睡到十一句钟，方始抬身。吃了早点，过完烟瘾，出门去了。子金独坐无聊，不知不觉，走到金小宝家。娘姨道：“钟大少，今朝阿是要来碰和？”子金满面羞惭，只得搭赧着道：“我是要摆一台酒，先来合你说声的。”那娘姨觉得好笑，知道他是个曲辫子，乐得把他盘住，就叫定菜，送文房四宝上来，请钟大少请客。子金弄假成真，只得写几张条子，发出去。谁知他请的客，都不是顽笑场中的人，都辞了不到。最后相帮打听，钱伯廉在王宝仙家里碰和，硬把他请了来。伯廉是知道子金在这里闹笑话了，一路笑着进来道：“我说钟大少是条金鱼，只要有红虫吃，没有不上钩的。今天定是双台。”娘姨道：“钱大少来仔末，今朝格台酒吃成功哉！阿是倪原说要双台格活？”子金只是摇手。伯廉道：“我两个人是吃不来这台酒的。子翁，还有贵相

知没有？”子金红着脸道：“悉听尊裁。”伯廉笑着，只得替他请了几位朋友，总算没坍台，下脚开销，子金还有存下的四块钱。从此子金有了这个堂子里走动，便不寂寞了。一般也有人请他吃酒碰和。伯廉约莫着他用到一百几十块钱，便催他到嘉定去。子金没法，只得动身去。

不多时，伯廉乘闲，把子金不到一月，已经支用一百多元，告知总办。

总办不信。后来看见子金浑身衣服，换得极新，不由的信了伯廉的话，把他辞了回去。伯廉从此拔去了眼中钉。

看看残年将过，伯廉也不回去。那上海遇着新正月里，另有一番风光。

伯廉有的是钱，除是天天嫖赌吃喝，也没别的正经。真是光阴易过，看看新茧将要上市，伯廉便去合他两位朋友商议，你道那两位朋友是谁？原来一位是申张洋行里的买办周仲和；一位是华发铁厂里小老板范慕蠡。当下三人见面，谈起做茧子的那桩事。伯廉道：“这收茧子，第一要赶早，如今收的人多了，迟一会，价钱就要涨起来，将来卖不到本，定然折阅；再者我们究竟初次做这买卖，不好放出手段。据我的意见，还是尽三万银子小做做吧。”慕蠡道：“三万银子干得出什么事业？家君说得好，要做买卖，总须拚得出本钱。他做的事，没有三万五万的，至少也要十万八万，他又道：‘做买卖不好怕折本，这次不得意，下次再来，总有翻身的日子，要是胆寒，定然折阅。’他们老做买卖的，都是这般说。伯翁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给当你上的！据我的意见，小做做，每人凑三万银子如何？”仲和点头道：“慕翁的话是不错，万把银子，我们也犯不着辛苦这一趟。”伯廉道：“仲翁，慕翁，都是有家；小弟是略略有点儿积蓄，万一折阅了，再筹不易，所以胆子小些。市面又不如从前，虽说洋人肯收，那价是随他的便，涨落拿得稳吗？既如此，我们只得再议了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慕蠡道：“合股不成，也犯不着就走，我正要请你，咱们吃大菜去吧。”伯廉不好意思却情，只得同到江南春。慕蠡又去邀了两位朋友：一是茶栈里的张老四；一是祥和皮货店里的老板胡少英。不一会，客俱到齐，大家见面，自有一番寒暄，不须细表。席间又谈起那做茧子的话来，张、胡二人情愿合拼三万，慕蠡是肯独出三万金的，仲和肯拿出二万来，还有一万没人承认。伯廉被他们抬在场面上，说不得允了万金，也就大费踌躇了。当下商量分两处去收。慕蠡道：“我们无锡有好几座灶，足可收几千担茧子。”伯廉道：“还是分收好，价钱里面又好取巧些。”慕蠡道：“开销呢，依我说分两处照顾不来，还是一处好。茧子莫过于无锡最多，又且都好，不如径上无锡去吧。南北两门，我们都有灶的。”老四也以为然，于是五人走了计。仲和道：“我们五个人，倒有四位走不开的，到底还是慕翁闲些，只好仰仗你偏劳的了！”伯廉道：“正是，这事非慕翁去不妥。”要知慕蠡是否肯行，且

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话蚕桑空谈新法 查帐目访悉弊端

却说范慕蠡因大家推他去收茧子，素性是伉爽的，并不推辞。他原是无锡人，自然本地几位茧行中的老手，一齐写信去招罗了来，只待收齐股子，便回无锡。这时各人的股分，都已交齐，只钱伯廉只交了五千两，约了三天后交清。伯廉急的没奈何，到处设法，那里筹得出。原来这时几位有钱的朋友，都打算结存本钱，去收茧子的。伯廉没法，只得在花行里，挪动了三千金，预备抽空补上，其余二千，只得恳慕蠡暂垫。慕蠡念他平日交情，就也允了。钱、周二人连日摆双台酒，替慕蠡饯行，再三计划而别。

且说范慕蠡别了众人，带着一位总管帐的杨陶安同行。包了戴生昌一个大餐间。次日午后，方到苏州，脱班了，无锡老公茂轮船已经开行。慕蠡只得将行李什物搬入栈房，闷坐无聊，约陶安到阊门码头上闲逛。二人兜了个圈子，只觉满目凄清，那里及得到上海十分之一。二人走得腿酸，找个茶馆坐下。谁知对面就是周翠娥的书寓。这周翠娥合慕蠡有割舍不来的恩情，慕蠡本打算娶她为妾，只因被妻子知道了，哭闹过几次，所以中止了。这时无意遇着，慕蠡只当没见她，别转头合陶安闲话。一会儿，娘姨走了过来，慕蠡便没法了，那娘姨定要请慕蠡过去，陶安又在一旁凑趣，慕蠡是前情未断，不免约陶安踱到翠娥房间里，原来翠娥正在那里梳头哩。当日慕蠡被翠娥缠住了，只得摆酒请客。苏州城里，慕蠡也很有几位朋友，什么凌筱云、金子香、徐委荷、王仲襄，都是世家公子，很能花费几文的。慕蠡把他们一齐请到，彼此寒暄一阵。就酒菜飞腾，笙歌鼎沸的热闹起来。饮至半酣，翠娥拉了慕蠡，切切私语，是要留他住下的意思。慕蠡不肯，禁不住翠娥装痴撒娇，弄得慕蠡心魂无主。当晚席散，陶安道：“慕翁，今晚是住在这里了，我回栈房去吧。”慕蠡道：“停会儿我们同走。”说罢，陶安已披上马褂。慕蠡也要穿马褂时，娘姨一把拉住，道：“范老爷啥也要走呀！倪先生间搭勿好住，为啥要住齷里齷龃格客栈？依倪说末，杨老爷也勳走勒，倪先生对面房间里搭张干铺，阿是清清脱脱也呒啥碗。”陶安抿着嘴笑道：“慕翁，你是去不成的，小弟明天写了船票，再来请你。”说罢，登登登的下楼去了。慕蠡合翠娥重寻旧梦，不知不觉，睡到次日晌午才起。陶安来探望过两次，那里敢惊动他。无锡、常州的船一起开完了，他还未起哩。幸而陶安有主意，没先买票，晓得慕蠡极少也要住三五天的。

再说慕蠡醒来，随手取乌金表看时，原来已打过十一句钟了，赶忙起来梳洗。翠娥还未醒哩，且不惊动她。梳洗过，就叫相帮去请杨老爷。相帮回说：“杨老爷来过两趟，说今朝无锡的船，十点钟就开了。”慕蠡急得直跳，把

翠娥也惊醒，再三劝他宽住一天，明天起个早，赶上轮船吧。慕蠡正在没法的时候，凑巧金子香的仆人，送了个字条儿来，约他晚上酒局。慕蠡把他辞了，想要雇民船直放无锡。不一会，陶安已到，说起轮船已开，慕蠡怪他道：“你既来两趟，为什么不叫醒我？”陶安道：“我可不敢，原也不曾上楼。”慕蠡碍了面情，不好直斥他，心中却很动气，就催他雇民船去。陶安道：“今天大西北风，轮船都要迟半夜才到哩，民船再也摇不上的，只江北小民船，还勉强拉得上纤。慕翁，你坐得来吗？依我说，还是宽住一天，不要紧，茧子上市还早哩。”慕蠡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呢，折阅点儿本，倒不要紧，只是受了人家的托，要把这事闹坏了，如何对得起人，将来还能做交易吗？”翠娥在旁听着道：“耐阿是做茧子？间末请放心吧。倪勒哋无锡灯船浪，就晓得茧子要下月初头上市哋。”慕蠡将信将疑，计算着下月初头，还有十几天哩，略宽了心。

不多一会，娘姨摆上点心，是两碗糟鸡面。慕蠡让陶安同吃。忽见相帮又拿了一张字条上来，慕蠡接来看时，就是金子香接了他复信，又来请的，内言：“你我这般交情，连一刻都不肯为弟留，未免太没道理了！”他措词不善，把多少见怪的意思，一齐写了出来。慕蠡最重的是朋友交情，那肯得罪他，赶紧写个回片陪罪，允他一准到的。

当日明知回栈无益，只得在周翠娥家便饭。晚间赴金子香的酒局，见面又作揖告罪，提起脱了轮船班头的话。大家劝说，多耽搁几天不妨，茧市还早哩。凌筱云、徐季荷、王仲襄都要复东。慕蠡再三谢时，他们不答应。慕蠡一则觉得茧市还早，二则也觉割不开翠娥的一片缠绵，乐得顺便应酬了朋友，就似应非应的答应了他们。果然次日依旧未能动身。接连赴了凌、徐、王的酒局，才议到上无锡的话。陶安暗中着急，只恐迟了日子，茧子要贵，好容易等到慕蠡发愿肯动身时，人家已占了先机了。

二人下船后，不消一日，已到无锡。赶紧上岸看时，只见竹篓子一担担挑的都是茧子。慕蠡着急非常，只得把行李先搬入茧行。走进去看时，有两个看行的人，在那里，并未开秤。慕蠡道：“他们那些人呢？”看行的道：“只因没接到大少爷确实信，有的耐不得，接了别行的事；有几位没事的，还在家里坐地。”慕蠡焦躁起来，叫仆人们赶紧把他们请了来，埋怨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早写信来通知我？”内中有位收茧子老手葛天生道：“东翁，上海是几时动身的？晚生前月半早有信去，如何没接着呢？”慕蠡一想，才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应该在苏州耽搁这许多天，就也没得话说了。

当下吩咐他们布置一切，打听市价。天生道：“市价不消打听，今年茧子是小荒年，乡下人把价钱抬得太高了。初三日上市，就是三十九两一担，如今

卖到四一二的光景。”陶安道：“还好，上海开盘时，可以赚二三两银子一担，收足二千担茧子，还能赚得到五六千金。”慕蠡只是摇头，踌躇半天，只得叫他们尽力做去。第一天还来得踊跃，收到二百多担，以后渐渐的少下来，甚至三二十担不定，价钱弄到四十三四两一担。天生细细的核算一番，道：“再收下去，是没意思的了！”统共收到一千多担茧子，依着他便要停止。慕蠡还想多收些。天生合陶安切切私议道：“他不懂得做买卖的诀窍。但他是个东家，只得依他。”当下各人在行内闲着没事，陶安是喜碰和的，就纠了同事，合成一局。慕蠡见了，很不自在，连讥带讽的说了几句闲话。陶安只得罢手。

那行是沿街的，陶安诸人，天天闲眺，只见乡里踱来一位先生，这先生合天生认识的。他姓孙名新，表字拙农。他家里也养蚕，只不知他那里得来的法子，他养的蚕，没有一些儿病的，做得一个个又厚又好的茧子，把来自己烘了，只卖不出去。为什么呢？他本不在乎卖钱，也怕难为情，合那些行里讲价。他的意思，是把这个养蚕法子试办试办，想教给人的。争奈人家虽然羡慕他茧子好，却没工夫去听他演说那番道理。只葛天生是很信他的话。二人见面，天生道：“孙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看看我们收的茧子怎样。”就对慕蠡、陶安道：“这位孙先生，是养蚕的名家，我佩服他养的蚕，没一条不做成极好的茧子，不信时，他身边一定带几个做样，你二位看看如何？”拙农微微笑着，怀里掏出几个茧子来。大家细看时，果然又坚致，又厚，不免叹羨一番。天生打开收的样茧来，拙农仔细看了一遍，道：“这都是盐鹵种，天撒种就好了。”天生点头。慕蠡、陶安不懂，急问所以。拙农道：“蚕子要于下雪时，放在露天里，任那雪撒上去，所以叫做天撒种；那盐鹵种呢，就是盐鹵里泡出来的。天撒种的茧子，做得极厚、盐鹵种就差得许多。但是乡里人贪图省事，总是用盐鹵的多。再者我们养蚕，只知道蚕的病难治，不晓得察看茧子。西洋人是把那蚕身用显微镜细细照看，内中有什么一种微粒，西语叫做‘克伯司格’。这个病，叫做‘椒末瘟’，西名“伯撒灵”。这病极容易传染，一蚕犯了这病，把他蚕都带累坏了。从前法国学士，有一位名巴斯陡，知道这病在蚕身上发得极快，不但传染别蚕，就是它将来变成蛾，生了子，这子也受那老蚕的遗传病。冬季里是不发出来，春季时它长成了个蚕，这病一时俱发。巴斯陡想出一个法子，候那两蛾成对时，用小木桶或小竹圈，把它一对对的隔开，编了记号，待它生下了子，把那蛾一个个的放在乳钵里磨碎了，拿显微镜照看。那个有微粒的，就弃掉了不用，所以永远不出毛病，这法叫做‘种蚕分方法’。日本国的法子，更来得周到。他察出高地的蚕子比低地好，为什么呢？那低地养蚕稠密，不如高地稀疏，力量足些，所以把高地养的蚕子纸，盖了戳记，准人售买，还要预先派人照料他养蚕子的各事，没经过照料的，不肯盖戳记，这时获利

，比前加了几倍。人家是国家有人替百姓经理的，我们只得自己留心，怎奈乡愚再也不肯听信人的话，随你说得天花乱坠，他总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。譬如养蚕如何喂养，如何预备桑叶，如何每眠前后将蚕移到新床，蚕屋内如何生暖，蚕山如何编造，如何拆山收茧，这些成法，大约不甚离奇。只用显微镜的法子，除却学堂里人懂得些，乡愚那里得知，倒喜禁止人说杂话，看得那一条条的蚕，都像有神道管着的一般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！要知道，这显微镜察看的法子，还有许多妙处，除椒末瘟外，还晓得那蚕有小五方形质，血轮形质，小腐质，小水虫质，一种种分别起来，优的劣的，肚里都有个主意。他们有什么养蚕公院，大家在内考较的。我们国家不能照办，暗中亏损不少。那用显微镜看蚕的事，最好叫女工做去。据说外国女工，每天能看四百个哩。近两年蚕务不能兴旺，我细想起来，又有一种弊病，都是种的桑树太密了；养蚕的屋也挤在一处，传染生病，也是有的。总之，一件事没条理，件件事都坏，自己知道弊病，肯改就好了。”拙农说了这半天，只天生还有几句话听得进；慕蠡、陶安只觉他说来全不切当，暗道：“关我们收茧子什么事呢，这人真是个迂儒，唠叨可厌！”便佯佯的不睬他。拙农见他们爱理不理，自觉空发议论，来得无趣，只得搭趣着告辞而去。

再说慕蠡见那卖茧子的挑来无几，没法收秤，结算帐目，载货回上海去。当即有几家亲戚，叫了灯船，请他吃酒送行。又游了一天惠山，品过泉味，带了几坛水去。路过苏州，他叫陶安押着茧船先行，自己在周翠娥家里住下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钱伯廉移用花行办花款子三千两，不知那位同事，通了消息，被总办金仲华晓得了，大不放心，又不敢遽行革逐，只得派了个极亲信又精细的人，去查他的帐目。伯廉这时，正住在新登丰寓里，眼巴巴望那茧子来哩。那查帐的，姓伍名光，表字实甫，系金总办的表侄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，时常合伯廉在一起吃酒碰和的。这时奉了总办的密委，也明知伯廉住在寓里，却不去见他，私下搭船先到嘉定花行里，把总帐、流水、日用、暂记各项帐目，细算一遍，又把卖花行情参校过，看出许多弊病来，把他同事个个盘问到，吩咐道：“你们没甚事，这弊端都是钱伯廉一人做的。我是总办派来查他的弊端，你们休得相瞒，须一一告知了我。我在总办面前，保举你们。到底他怎么开花帐，怎么以贱报贵，怎么移用公款？”那行里同事，只一位余小航是伯廉中表至亲，素常关切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其余二位，银钱上面都被钱、余二人吃去了大半，本就愤愤不平，好容易有法下刀，还肯不直说么。便一五一十，把细底都献出。小航也没法掩了他们的口，只得等到晚间归房睡觉的时候，写一封密信，告知伯廉，嘱他赶紧设法。

这时伯廉写了几封信去，问慕蠡收茧子的事，竟没接到一封回信，心中忐忑，只得去找周仲和，问其所以。仲和道：“我也寄信无锡，据茧行里的同行来信，慕蠡还没到无锡哩。”伯廉失惊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人家的茧子已收得差不多了，他还没到，这不是浪费几个川资么？果然单费几文川资，倒也罢了，我就怕他不论贵贱美恶，随便收了下来，将来卖不出去，不是本钱捞不回来么？”几句话，说得仲和也急了。二人商写了一封信去，问他切实情形，从邮政局寄去。仲和约伯廉在正丰街得和馆便饭，堂倌认得是周老爷，分外恭维，吃了个鱼片虾仁、炒腰花，四两白玫瑰酒，两碗蛋炒饭，会下帐来，一元三角。出门踱到绮园一躺。这绮园是伯廉常到的，堂倌都认识他。手巾起过，送上一盒烟来。仲和不吸烟，伯廉举起枪来呼几口，只吸得满屋云雾迷漫。仲和有点儿受不住，眼花头涨，没奈何脱去马褂，拿把扇子尽搨，却把伯廉的灯火搨得摇颤不定。伯廉放下签子，道：“仲知，你怎么这般怕热？”仲和未及答言，只见伯廉的小家人，手中拿了封信上来，东张西望。仲和瞥眼见了，喊道：“猴儿，在这里。”猴儿回头看时，果见主人合周老爷躺在那铺上，赶来说道：“老爷，我那里没找到，因想老爷常到这里来，碰碰看，果然碰着，有要紧信在此哩！”伯廉不则声，接来拆开看时，只吓得浑身冰冷，面皮雪白。不知信内所说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还花银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创议

却说钱伯廉接着余小舫的信，吓了一跳。仲和揣其神情，料想有大不了的事，问道：“什么信，伯翁这般惊疑？”伯廉道：“不相干，这是小弟的家事。”仲和也不言语。伯廉无心吸烟，急欲回寓，看那烟盒子里还剩一口烟的光景，就叫堂倌拿洗脸水来，合仲和斟酌道：“小弟要到嘉定去一趟，茧子要是来了，请仲翁作主；分帐时，待小弟来再分。”仲和道：“那个自然。伯翁有贵干，但请放心便了。”伯廉付过三角小洋的烟资，即便下楼，合周仲和拱手而别。回到寓里，左思右想，没得主意，要见总办吧，徒自取辱；要回花行呢，同事离心；况且这事体原是自己的错。仔细一算，净亏了帐上三千多银子，不知道茧子的销场如何，万一出脱不了，那是坍台就在目前；果能赚得几文，商务中倒还混得过去，只是这个美馆脱了可惜。想了半天，忽然拍案大喜道：“我有法子！这总办做事，本没主见的，他见我亏空这许多银子，万不敢撤我这个差使，为什么呢？怕我还不出哩。我要是不则声，他倒要虑及将来，我莫如自行检举，到他那里投首去，他反放心了。”想定主意，安心睡觉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就雇东洋车赶到杨树浦，叩金总办的门，却见那前次放掉顾月娥的女仆前来开门。伯廉满面笑容道：“你托我打的戒指打好了，今天特地送来。”说罢，在身边尽掏，掏了半天、叫声：“哎哟！我不知道在那里失

落的，这便如何是好！唉，可惜，可惜！那戒指不用说，不但金子好，就是那块钻石，也值二三十块洋钱，我还是买的便宜货。阿姆，我实在对不住你，我另送你一个吧！”说罢，把手指上带的戒指，除下来递给她。那女仆陪笑道：“钱师爷，你也太客气了！我只要打个银的，你为什么替我打起金的来！你的戒指，我恐怕带不来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带，可巧合式，当下大喜，千恩万谢的谢这位钱师爷。谁知伯廉的金戒指是假的，只消一二角小洋，在青莲阁茶楼上，就买得来的了。伯廉问她总办起来没有，她道：“还没起来哩。钱师爷，请门房里等一歇。”女仆领了伯廉走到门房里，那门丁见上房女仆领来的人，那敢怠慢，好好的请他坐了。不多一会，听见总办咳嗽的声音。伯廉再三央求那门丁去回，总办果然请见，开口便问道：“伍实甫会见了么？”伯廉站起来道：“没会见，晚生这会儿是来告罪的。”总办惊道：“你有什么罪？”伯廉接连请了两个安道：“晚生实在一时糊涂，因华发厂里的小东家斗做茧子，晚生抬在场面上，没法，不能不答应；及至当场答应了，自己又没银子，又不好回复，看看现在没花好收，去年的花，也算收得便宜，存下三千多两银子，斗胆把来移用。晚生原指望茧子出脱，随即本利归还帐上，却也不想赚钱，不过应酬那范慕翁罢了。料想慕翁家里，那般富厚，赚了钱，不必说；就是没赚钱，这银子也千稳万当的，他定然交还晚生，那时把来办花不迟。晚生不敢瞒了总办，特来禀知的。”仲华听他一派奸刁话，很觉动气，也顾不得他的面子，便道：“你又不是第一次当同事，那里见过公中款子动得的吗？银子存在那里，你不要管它用得着用不着，总不是你可以借用得来。如今银子是用出去了，还拿这话来搪塞我，当我什么人看待呢？你自己去想想该不该便了！”伯廉听这口气不对，站起来又请了两个安道：“晚生赶紧设法归还，等不得茧子出脱的了。”仲华道：“这还像句话，限你三日内交还这三千多银子。要交不出时，也休来见我。”伯廉答应了几个是，慢慢退出。仲华也不送他。

伯廉出了公馆的门，袖中拿出手巾，把头上的汗擦干了，跑到总帐房里，想找薛子莘说个情，偏偏子莘昨天出去还没回来哩。伯廉料着厂里同事，没人合他要好的，只得走出厂门，却好有一部东洋车，伯廉跨上去坐了。回到新登丰，满肚踌躇道：“这三千两银子，张罗倒还容易，只是银子交出，馆地没着落了，我且听其自然。他要辞了我时，我便老实笑纳这三千两头，有何不可。”主意想定，乐得宽心。

当晚又约了周仲和、张老四、胡少英这班人，吃了一台花酒。席间谈起茧子的事，仲和道：“我看慕蠡这人，总要算得少年老成，断没有什么荒唐的事，除非病在途中，不然为什么一封回信也没有呢？”老四道：“他去了十几天，他老人家也很记挂他，据说他家信都还没到哩。”伯廉道：“我这两无倒还

没事，我上无锡去趟吧。”少英道：“伯翁能去，是好极的了。”正说到此，仲和的马夫递上一封信来，道行里的阿大送来的。仲和接信在手看时，确系慕蠡的信。仲和大喜道：“慕蠡有信来了，我原说他不会误事的。”当下拆开，大家聚拢看时，内言：“弟不该在苏州耽搁了几天，开秤迟了几日，少须吃亏，只怕收不上二千担茧子。现在是四十三两一担的光景。”伯廉道：“收不上二千担呢，倒不要紧，只是四十三两的价钱太大了，恐怕卖不出去。”仲和道：“还好，少赚些不要紧，只要货色正路，总不至于吃亏。”各人放下一头心，只伯廉虑到折本。酒散后，大家商量写回信。又到少英店里，拟定稿子，信中劝他少收，早些回沪。

自此无锡、上海不断的两处函商，信息灵了许多。到得茧客三三两两的回上海时，只慕蠡不见来到；并且连信都没有了。伯廉打听上海市面行情，知道上等茧子，卖到四十六两一担，计算着还有三两银子一担好赚，那盼望慕蠡回来的心，分外急切；天天到华发厂去探听，那有影儿。又迟两天，茧子来的多了，价钱就跌落一两。伯廉大惧，只是干着急，莫可如何。这晚一夜何曾睡着。天明时朦胧睡去，直到十一点钟，还未醒来。仲和来了，打门好一会，伯廉才醒过来，慢慢穿好衣裤，开门时，原来是仲和。伯廉道：“我今天失敬，对不起的很！”仲和道：“我们还说客套话吗？我特来看你，为的就是茧子那桩事。”伯廉急问道：“茧子的事，怎么样？”仲和道：“我只道慕蠡是靠得住的，那知道他恋了个周翠娥，就把正事耽误了。昨晚杨陶安来找我，说茧子已到，还在船上。慕蠡在苏州住下，他有信在此，你看吧。”怀中掏出信来。伯廉看过，呆了一会，道。“据他说，后来收的三百担，是四十四两。这般大的价目还了得？不是白辛苦一趟么！如今行情一天天的跌下去，他还说要等他来再议，栈房钱加上去，那里能赚钱？看这光景，今年茧价，不见得再贵上去的了，莫如我们作主代销了吧。”仲和道：“这又不便，他要怪的。”伯廉道：“我们不怪他，他还能怪我们么？”仲和道：“我们且会齐了张、胡二位，把茧子安放好，再议。”当下伯廉叫一碗面吃了，过足早瘾，便去访张、胡二人。又找着杨陶安，把茧子起上了栈，回到四海昇平楼吃茶。只见掮客陈新甫走了来。伯廉问他茧子行情，新甫道：“今年很奇怪，逐天跌涨价一两，茧客都不肯谈买卖了。我也不劝他们早卖，横竖是要涨上去的。”伯廉听了，略觉安心。新甫道：“慕翁收的茧子，听说价钱很贵，不知道有多少担。”仲和道：“一千三百担光景，四十四两一担哩！”新甫微微笑道：“吃了苦头了，通无锡没有这个行情的。”伯廉听了，默默不语。新甫又道：“你们茧子要卖时，找我便了。”仲和道：“那个自然。”新甫匆匆辞去。

隔了三日，慕蠡已回，各人见面，无非谈茧子的话。慕蠡不信行情这样跌

落，就去找了个熟掇客吴月坡来打听细底。月坡道：“外国丝一年多似一年，中国商家，还有甚么指望呢！他们一个行情做出来，不怕你们不依。我是看透了其中毛病，恐怕只有落下去，不会涨出来，劝你们早些出脱吧。那三百担照本卖，一千担赚一千银子，譬如白辛苦一趟吧。”慕蠡那里肯听。仲和、伯廉倒也劝他早出脱为是。慕蠡是富家公子，不在赚钱折本上计较，总要拗过这口气来，便道：“诸位不须着急，只宜静候，我倒要博他一博。将来赚钱，大家均分；折本，我一人独认便了！”伯廉道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慕蠡道：“那个说假话呢？不信，我可写下字据来！”仲和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正经我们从长计议。”慕蠡道：“我是喜爽快的，省得大家担心，莫如我一人独做好些。”伯廉道：“说顽话哩，慕翁不必多心！我们吃番菜去吧。”当下大家走到金谷香，吃完番菜，伯廉拉了仲和，仍到绮园躺烟灯，还没吸完一口，那小家人猴儿又来了，道：“伍师爷来找老爷，说那花行里的三千银子，要再不还时，巡捕要来了。他约老爷明天在三万昌吃茶，议这桩事。”伯廉惊忧无措，只得把实情告知仲和。仲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三千两银子，算不得什么事，也要把巡捕来吓唬人？你们那金总办，也太器量小些！”伯廉道：“可不是？他一文钱都看得甚大，宁可被人家一竹杠敲一万八千，就不则声；我规规矩矩的借用三千两，还合他说明了，就不给我这点儿面子。这事我知道，那伍实甫在里面挑拨他，想讨总办的好，夺我这办花的事儿哩。”仲和道：“这人也太阴险了。到底外国人好共事，他除非不信这个人就不用；要用了他，随你别人想尽千方百计，要攻讦这人，他总不听的。你的事不要紧，我借给你三千银子还他，看他怎么说！要是总办辞你，也不怕，我荐你到茶栈里去。张老四前天还托我找朋友哩。”伯廉感激不尽。烟后就同仲和回行，打了三千两的银票，交给伯廉。

次早，伯廉起得迟了，实甫已在外面等了好多时，见面后，伯廉很发一场话，道他不顾交情。实甫道：“须不干我事，这是你同事不好，到总办那里说说话，我是奉总办差遣，不能不合你接谈。据我的愚见：伯翁，还是合他结清了这注帐吧，大家好聚好散，有何不美。”伯廉道：“银子是有在这里，我虽然穷，何至拐人家的银子呢。”说罢，把银票取出给实甫看。实甫道：“好极了！我原合总办说过，伯翁不是那种人，尽可放心，争奈总办胆小，急得没法，差一点儿要打官司，还是我从中阻挡的。这银票交给我代还吧。”伯廉道：“我自己当面交。你不放心，同去便了。”实甫无奈。二人雇了车子，同到杨树浦。

这时金总办已到公事房。实甫领了伯廉，同会总办。仲华对伯廉道：“你答应我三天交还银子，如何一去不来，少见这样没信的。”伯廉不似上回那样

谦恭，抢着说道：“我怎样没信？银子是硬货，我既借用了，总要设法才得归还。原是你吩咐我，没银子休来见的，我是遵命而行。”仲华大怒道：“你这算什么话！银子不是我的，你要不还，自有人来同你讨！”伯廉冷笑道：“你折阅的银子，也就不少，向那个讨去？我今天是来还银子的，你休要动气。”仲华听他说来还银子，不觉回嗔作喜道：“老兄，果然来还银子么？兄弟错怪了你！”伯廉呵呵冷笑，袖中取出银票交上。仲华细认银票，是纯泰庄的，料想不至做假，就叫实甫同他去验票。伯廉道：“尽验便了。”当下没法，只得同去验过是真。

次日，伍实甫奉到金总办条子，接伯廉的手。伯廉早知有此一举，就把各帐交代清楚。回到上海，满心不自在，去找仲和诉说冤苦。仲和也代为不平，宽慰了几句道：“我明天见张老四，一准替你设法便了。倒是我们茧子的事，很不好，如今跌到三十九两了，再跌下去，只怕我们本钱都要折光哩！”伯廉这两天，没工夫理论到茧子，听见仲和这般说，大吃一惊道：“我们莫如分货，各人自己去卖吧。我是只想捞回本钱，还好做别的事业。慕翁太执性，依了他时，定然捞不回本钱。他虽说折本独认，不过说说罢了，那里肯呢！”仲和道：“那倒论不定，这人本是个赛阔的，只消恭维几句，怕不独认了去。我所以合老四约定，这茧子听他做主，折了本，看他怎么交代便了。分茧的话，虽然不错，已自吃亏，你仔细想想。”伯廉道：“我真佩服你，看得透彻！我这小股分，也没什么说头，随着大家怎样便了，横竖也少不了我的。”仲和道：“正是。”伯廉别了仲和，到王宝仙家里吃了便饭，自回寓处。

隔了两天，仲和招呼他同去见了张老四，本系熟人，免了好些礼节。伯廉就将行李搬入天新茶栈。不过是管的帐目，没甚出入，远不如花行活动了。一天，忽有三位广东人来找张老四，伯廉接见，通问姓名。一位戴眼镜的，姓欧名鳌，表字戴山。一位穿葱绿湖绉单衫的，姓邝名豫中，表字子华。一位穿官纱大衫的，姓卢名商彝，表字伯器。三位都是潮州人。伯廉问他们：“找敝东什么事？他还在公馆没来哩。”戴山道“我们想开个制茶公司。如今中国茶业，日见销乏，推原其故，是印度、锡兰产的茶多了。他们是有公司的，一切种茶采茶的事，都是公司里派人监视着；况且他那茶，是用机器所制，外国人喜吃这种，只觉中国茶没味。我记得十数年前，中国茶出口，多至一百八十八万九千多担，后来只一百二十几万担了。逐渐减少，茶商还有什么生色呢！我开这个公司的主意，是想挽回利权，学印度的法子，合园户说通，归我们经理。叫园户合商家联成一气，把四散的园户，结成个团体，凑合的商人，也许做一公司。再者，制茶的法子，就使暂用人工，也要十分讲究。我另有说法，将来细谈。最坏是我们茶户，专能作假：绿茶呢，把颜色染好；红茶呢，搀和些土

在里面；甚至把似茶非茶的树叶，混在里面。难怪人家上过一次当，第二次不敢请教了。倘若合了公司户商一气，好好监视，这种弊病先绝了，茶能畅销外洋，这不是商家的大幸么！素知贵东焙茶出名，特来合他商议，请教各事，能合股更好，不知他甚时来栈？”伯廉道：“他不定的，也许今天不来。我叫人去请他便了。”不知三商合老四见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扬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滩茧市开盘

却说钱伯廉叫伙计去请张老四，半天才回来，道：“四先生没在家，不知到那里去了。我找遍了几处茶会，都没见他。”戴山听说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改日来候他吧。”伯廉道：“等敝东亲自过去拜候。只不知三位寓在那里？”戴山道：“我们寓洋泾浜泰安栈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伯廉送客出去，恰好周仲和的请客条子送到，是请他燕庆园吃晚饭，客已到齐。伯廉赶忙换了一身华丽衣服，雇车到了燕庆园，仲和、慕蠡合张老四都在那里。大家起迎，伯廉入座，合老四谈及广东茶商找他的话。老四道：“唉！为什么不叫人来找我？”伯廉道：“伙计先到你公馆里没找着，又把几处茶会上都找遍了，不知道四先生却在这里。”老四道：“他们住在那里？我去拜他。”伯廉道：“他们往泰安栈。”老四就要去，仲和道：“这时不见得在家，我去请他们来吧。”叫堂倌拿请客条子来，就请伯廉代写。一会儿，胡少英也到了。原来这一局，正是为茧子的事。慕蠡便道：“恭喜诸位！我们的茧子，不但不折本，还要赚到四五两银子一担哩！如今扬州府出了一位大豪商，家私有个几千万两，诚心合外国人做对，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。自己运了西洋机器来，纺织各种新奇花样丝绸等类，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。这位大豪商，少兄昨天已经会过，据说今儿便去登报告白。暂借了新垃圾桥北堍一块空地，支起帐篷，请朋友收买，不用什么掮客从中过付，讲定买卖，便有人同到银号里去兑银子。他拟定的是五十两一担，货色却要鲜明。”说罢，便对伯廉道：“伯翁，你说我误事不误事，如今不是因祸得福吗？”那慕蠡得意的神情，这时也就难描画了。当下不但钱伯廉心头一块石落了下去，即如张老四、胡少英、周仲和等，都喜得眉开眼笑，大家交口问道：“你这话是真的吗？”慕蠡道：“千真万真，发财的事，造得来假话么？”伯廉道：“我只不信，中国也有这种阔人。”慕蠡笑道：“你也太小看了中国人了！只要有钱，那一个不会做豪举的事。譬如有了这么大的资本，怕不合外国的商家争他一争么？”老四道：“正是。我们谈了半天，还不吃菜么？我肚里怪饿的很。”仲和道：“我们来的时候也长久了。”掏出表来看时，已是九点钟，便问堂倌请客怎样了，堂倌回说欧老爷不在栈里，邝老爷说谢谢，有事不来了。老四道：“我明天去拜他。”

当下吃菜喝酒。伯廉分外有兴头，玫瑰酒接连呷了两壶，这是从来未有的

事。仲和道：“慕翁说的这位豪商，姓甚名谁？我们都很仰慕他，好去会他一会么？”慕蠡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可，他姓李名言，表字伯正，本是盐商起家，如今发了洋财。他的产业，也没有数，有人说他该到几千万银子哩。他黑苍苍的脸儿，比我还胖些，谦和得极。会会他谈谈，也好长些见识。明天我们约会着同去便了。”仲和大喜。伯廉呆呆的想了一会，起身拉仲和到炕上私下嘱托道：“刚才慕翁说的这李豪商，要请朋友替他收茧子，料想不过一二十天的事。我们栈里，好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可否告个假，去帮他的忙，求慕翁保举保举，这事就成了。四先生那里，还求你合他说通，这机会不好错过。况且我在里面，我们茧子上头，也有些好处。”仲和道：“你话虽不错，但是你才到四先生那里，就要走开，似乎有些不便。我先替你探探四先生的口气看，只说是我的主意便了。”伯廉道：“这却不妥，要是事情不成，反倒着了痕迹。不如先合慕蠡说通，再告知四先生。”仲和点头道：“明儿再讲。”伯廉道：“拜托，拜托！我明儿且不去会姓李的，事情说成了，千万就给我个信儿！”仲和道：“那个自然，你请放心便了。”伯廉唯唯答应，重复入席，大家吃到十点多钟才散。仲和约伯廉去碰和，伯廉只得应酬。

次日下午，仲和有便条来说：“李某人已答应，请阁下去替收茧子。四先生处亦已说明，明早九下钟，在汇芳会齐，同去见李某人便了。”伯廉甚喜。当晚就踱到王宝仙家摆酒，请仲和、慕蠡、少英这一干人，却没请张四先生。慕蠡十分得意，叫了四个局，都是时髦倌人。原来慕蠡新做一个倌人，叫做吴玉仙，很花了两文，被他原做的史湘云晓得了，可巧二人同时并到。那史湘云夹七夹八，发了好些话。玉仙本来忠厚，只得让她去说。慕蠡却怪可怜她的，一时气不过，就叫翻台到吴玉仙家，倒去叫史湘云的局。史湘云不到，慕蠡赌气，把他的局帐，当夜开销。史湘云的姨娘，赶来再三的陪罪，说了许多软话。慕蠡不免牵惹旧情，便问她湘云不来的缘故，娘姨道：“倪先生吃醉仔酒，困倒勒床床上，动也动弗来。俚说：‘范大少叫格局末，勿到也勿碍格。’大少要会俚末，吃完仔酒，同倪一淘去未哉。”慕蠡要待发作，只是看她这种软绵绵的样子，心肠也软了，当下并无他话，娘姨自在身后守候不提。吴玉仙听得慕蠡要去，不免拿出许多本事缠住慕蠡，只叫他不能脱身，直到四下多钟，方才局散。那娘姨看看风头不对，只得自去。这夜慕蠡是仍在吴玉仙家的了。仲和、伯廉各自回家。

次早，伯廉有事在身，那里睡得着，七下多钟，便已起身。栈司进来扫地，觉得这位钱先生来得奇怪，本来是十下多钟才起来呢，为什么今天这般起得早？却不敢问。伯廉叫他倒脸水，拿稀饭。他才说道：“稀饭是还没煮哩，钱先生今天起得太早了，还没打过八下钟哩。”伯廉道：“我今天却是睡不着

，你去替我叫一客汤包来吃吧。”不一会，脸水舀来，汤包也送到了。伯廉吃了汤包，过了早瘾，雇一部东洋车，到得汇芳，不见仲和，看见钟上已是九点钟，心里着急，恐怕仲和已经来过。再看堂倌忙忙碌碌，才在那里生茶炉，方觉得时候还早，作兴仲和还没起来，且自坐下等候。等到许久，还不见来；再看钟上已是十点多了，本来瘾没过足，不免打个呵欠，清鼻涕直淌下来。回头见烟铺倒还干净，况且正对着楼梯，上下的人，是望得见的，便拣一个铺躺下。堂倌送上一匣烟，伯廉呼上两口，方才有点精神。又觉得肚里饿了，叫了一客常州馒头吃了。正在擦嘴，见周仲和穿了一件纺绸长衫，夹纱马褂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踱上楼来，四面一张。伯廉早望见了，起身招呼。仲和脱去马褂，躺下说道：“昨儿被范慕蠡一场花酒，累得我乏极了。今天又合你约着，没法儿的起了个早，实在困倦得极。”说罢，掏出表来看时，已经十二点钟了。伯廉深深致谢，极道不安。仲和道：“我们合亲兄弟一般，用不着说这些客气话，正经抽完烟，去会那姓李的吧。你的事是十成稳当的了。我不喜别的，只喜我们那茧子有了销路，大约每人一二千银子好赚哩！”伯廉甚是得意，赶即抽了两口烟，剩下一个大泡子，把来藏在银匣子里，惠过烟帐，同出店门，雇车到虹口去。

原来李大豪商住在虹口沈家湾哩，二人到得他门口，只见三进洋楼，门口是门房、马车房齐全的，局面甚是阔大。那来往的商家，络绎出进，是不消说的了。周仲和业已去过，门丁认识他，领到一间厢房里坐下。不一会，李大豪商从正厅上送客出来，家人上去回过，就请他两人客厅厮见。二人进去，李大豪商略一招呼，便又合一位客人附耳接谈。伯廉细看这李大豪商，只穿件蓝杭绸大衫，并不甚新，他那身躯很长，左手指上套一个汉玉搬指，却是通红透明的。半天不理他们，好容易合那位客人话说完了，送了出去，这才回来对仲和道：“慕蠡兄讲的一位朋友，几时才来？”仲和指道：“这位钱伯廉兄，便是。”伯廉立起身来，重新合伯正作了一个揖，道：“晚生久慕伯翁，是位豪杰，如今得见，真是万分的幸福！”原来伯廉合几位学堂里的学生交涉过，也能搜索枯肠，说出几个新名词来，谁知伯正听了甚喜。你道这伯正是什么出身？原来他是盐商的儿子，从前请过极高明的先生，上过六七年学，他天资又很聪明，早已通透的了。一出应考，便中了第一名商籍秀才。后来只为专心商务，不去乡试，他喜的是看那新翻译出的书，装得满肚皮的新名词，不期伯廉说话之间，暗暗相合，因此十分得意，就留他二人吃饭。

伯廉从前见金总办的时候，还有愧怍的模样，如今是老练了。他又看透伯正这人，是喜朴实，不喜人家恭维的，便一味做出老实头的土样子。伯正道：“我的做买卖，用意合别人不同；别人是赚钱的，我是不怕折本。我这收茧

子，难道不吃亏么？原要吃亏才好！我这吃本国人的亏，却教本国人吃外国人的亏，我就不算吃亏了。但是我一人的资本有限，譬如把来折完了，我们中国人，依然要销到外洋去，把些生货贩出去，等他外国制造好了，再来取我们的重利，一年一年拖去，那有活命！但就目前而论，从前茧子是什么价钱，如今是什么价钱，再下去，还连这样价钱都没有。你不知道印度、日本，都出的极好的茧子吗？为的是中国地大物博，价钱便宜，落得贩去生发些利息罢了，难道真靠我们茧子不成！我所以开个茧行，替中国小商家吐气，每担只照市价加五两收下，我有用处。这事奉托伯翁帮忙帮忙，辛苦十一二十天，收的茧子，总须货色下得去；秤呢照市，不加斤两，收足几十万担再说，将来我还有请教你的时候。这次小试伯翁的才具，我僭妄极了，你休得见怪！”伯廉板着脸道：“伯翁，你说什么话？我们是一见如故，不妨吐露肝胆。我虽说没有读通书史，那公共的道理，也还知道。原晓得如今商家，吃尽外国人的亏，很想挽回这个利益，只是自己没有本钱，要去联络人家，又恐人家见疑，实在被那些不知廉耻的人弄坏了。有钱的不放心合人拼股，联不成一个团体，只好暗中随他亏耗。难得伯翁这般豪爽的人出来，做这番大事业。晚生常听得人说，美国有一位什么商家，做到什么‘托辣斯大王’，他的银子，就是敌国之富，也还比不上他。伯翁将来一定是中国的‘托辣斯大王’了。”伯正道：“那如何敢当，把我比到外国的富人，一成也及不来，我是放胆做去便了。”伯正口虽这样谦虚，那神色之间，却是十分得意。仲和听他们谈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插不进去。一会儿，摆饭出来。伯正叫人陪着吃过，却又有怡和洋行里的买办来了。伯正又出来合他交谈。周、钱二人起身告碎。伯正约伯廉明早把行李搬到垃圾桥，那里有人招呼的。伯廉唯唯答应。

次日将行李搬去，只见有人来领他，一领领到一处弄堂里，是五开间的一处房屋，楼房甚是轩爽。伯廉安置妥贴，却见同住的，有好几张床铺。伯廉踱出厂门，找着收茧子的敞篷。只见篷门口贴着朱笺条子，上面写的是‘惠商收茧行’。进去看时，一排十六间敞房，挂着百十管大秤，摆着二十张桌子、板凳。同事有十来个人，总帐台只一座，高高摆在居中。

同事见伯廉来了，大家招呼。原来是王子善、余重器、陆桐山等一干人；还有一位很尖利的人，道是萨大痴，伯廉一一寒暄毕，就问茧子收过多少。大痴道：“今天第一日开秤，这时还不见买卖来。”伯廉道：“这时还早，比不得乡里人，赶一个早。他们那班茧商，享福惯的，总要到十一下钟，才得起身哩。买卖来时，极早饭后，只怕那时忙不过来，我们就早些吃饭吧。”子善道：“正是。”当下没话。大痴却在伯廉面前，很献殷勤。伯廉心中明白：他是想结联了我，做些手脚。只是这位李大豪商买卖；做得很大，我将来赚他钱

的日子多着哩，这初次犯不着露出破绽在他眼里，倒碍了后来的道路。想定主意，此番要办清公事了。

饭后，果然第一次，便是慕蠡、仲和、张四、少英来到，不消讲价，茧子陆续运到，秤下整整的一千四百担。伯廉合众同事评了一番货色，大家道：“是足值四十四两。如今茧市行情，也涨到四四的数，我们加五便是四十九两一担了。”慕蠡道：“我们这茧子，比别家更好，有人还过四十五两的了，既到这里，似乎要五十两一担的光景。”伯廉假意道：“那恐怕不值。”大痴道：“足值，足值！收下便了！”伯廉要开银条，大痴过来附耳道：“我们的提头，须合这位客商讲讲。”伯廉也附他的耳朵，说道：“他是李开翁的至好，只怕不便。也罢，没咸不解淡，我去合他商议商议看。”便离座找慕蠡谈那同事的话。慕蠡道：“难为你这位贵同事一句话，我们多赚了一千四百银子，九五扣也是应该的。”伯廉合大痴说了。大痴道：“这事随你作主，不是兄弟一人得的。但则上海规矩，你也明白，不要太吃亏了。”伯廉道：“只此一遭，下回我们共同商议个办法出来便了。”伯廉就上帐台，开了个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两银子的条子，交给慕蠡，自去取银。

伯廉忙了一日，整整到晚方闲。到得晚间，事完之后，便找到吴玉仙家里，果然慕蠡、仲和、少英、张四都聚在一处。慕蠡道：“正要请你哩，我们今儿就把股本分了吧。”伯廉道：“悉凭作主。”仲和道：“分也使得，依我说，不如明天大家到慕兄厂里去分吧，这里觉得不便。”慕蠡道：“不是这么分法，原要我舍下去分的。”伯廉道：“我们何不去分了，再来吃酒，岂不爽快些。”少英也急待银子用，只张四先生是随便的。五人议定，各跨上马车，到得慕蠡家里，原来就是铁厂隔壁。慕蠡进去，取出一大包银票，折为五分，按各人的本利分清。伯廉提出三千银票，交给仲和道：“利钱承情让了吧。”仲和笑道：“那可是不兴，我是一本十利，你照算拿来。”伯廉红涨了脸，还没开口，四先生道：“论理伯兄应该多出些利钱才是。”伯廉只得说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！我再加上一百银子，明后天送过来。”仲和笑道：“你这人也太拙了，我何在乎你这百金的利钱，原是大家讲交情，我才借给你的。正经十台花酒，我是要吃你的，宁可陪上几个局。”伯廉肚里打算道：“十台花酒，不是整整的一百银子吗？”不知伯廉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

却说周仲和敲伯廉十台花酒的竹杠，伯廉只得答应了，同到吴玉仙家吃过了酒，自回厂里。王子善、余重器已经睡觉；陆桐山、萨大痴却没回来。伯廉把银票藏好，躺下吸烟。原来伯廉吸惯自己的枪，那堂子里的枪是过不来瘾的，所以回厂后定要再吸才好。正在吸得浓快的时候，外面马车声响，知道萨、

陆二人回来，果然推进门时，确确是他两位。桐山道：“伯翁回来得早。”伯廉道：“也没多时。”桐山脱去马褂，拿了水烟袋，坐在伯廉床上闲谈。大痴急急的要出恭，衔支雪茄烟，点上洋烛，提了马桶，自去中间屋子里大解。桐山忽然嚷道：“大痴，付们今天做的那注买卖，扣头多少？”大痴道：“你问钱伯翁就知，难道你还没知道么？”伯廉道：“今儿那注买卖，又当别论，那范慕蠡是华发铁厂里的小老板，合我们东家交好的。这人喜搬是非，要多扣了他的银子，被他去告上一状，落了个坏名头，大家不好看。依我说，那些关节，是要留心的。我们吃千日饭，不吃一日饭才好。”大痴道：“到底伯翁阅历深了，叫我是管不得许多。我们得几个扣头，也是场面上说得出的。上海滩上，大行大市，不自我们兴的例子。只不过分，便是很规矩的朋友了；况且这注进项，通行里上上下下，都要分的，只不过大小份分罢了。”伯廉道：“那个自然，下次我们看时行事，多扣几文，也就补得得过来。我们是行交行，各人肚里是有数的。”萨、陆二人这才没有话说，大家睡觉。伯廉自己踌躇道：“我要办清公事，同事又不答应，今天的买卖，已经破了例，不问多少扣头，都是这么一扣。管他娘，莫如拾现的！明天要有买卖到门，我直头合他对谈，省得他们插嘴，像今天大痴那句话，倒像立了什么汗马功劳，想扣人家个大九五，那也心太狠了。桐山是跟着他学乖，其实不中用的。那子善、重器，更没本事，只好赚几文薪水罢了，分红轮到他，也是有限的。只要除去大痴，我就不碍手了。但是这样的短局，那有工夫去除掉他呢？况且这人乖觉的了不得，还要提防他才是哩！”。自此伯廉有个萨大痴放在心里盘算，碰着买卖到门，务要拉着大痴在一起商议；其实自己作主，不用他的主意。大痴甚是觉得，预备分红时合他算帐。不上一月，足足收了三十万担茧子，计算扣头，也有四万多银子，都在伯廉手里。大痴是眼睁睁的盼着他分，自己做出十分规矩样子，晚上都不出门，也没向帐上宕过一笔钱。王子善、余重器的宕帐，倒有二百块了。陆桐山也没宕甚么帐，借过十块钱，三天便还了。伯廉甚是踌躇道：“这扣头实在可观，都是我一人的本事弄来的，分给他们呢，这雪白的银子，实在可惜；要不分给他们，于理上又说不过去。况且李东翁是个大财东，将来还要靠他做点事业，搁不住他们去三言两语，断送了我的前程，还是分了为是。”又一转念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这四万三千多两银子，原有二万五千，是在昇平楼合人家私做的，照例扣不到这许多。这笔银子核算下来，足足一万出头，连大痴都不知道，很可以上腰。余下的只大痴、桐山知道细底，恐怕要三七均分才是。其余的人，随便点缀些便了。”想定主意，便把那二万五千两的一注核算清楚，只应该提出一万二千两，作为公中的分红，自己可存下一万三千多两银子，不觉喜形于色。再一核算，公中是三万银子，先除七位不

知道底细的同事，每人分给他七百；再除去行里杂差等等，通共八个人，每人给他五十两，一总除去五千三百银子。还有二万四千七百两，三七分时，自己还得着一万七千多金，只怕做不到。

当晚便约了萨、陆二人在九华楼吃饭，谈起分帐的事来。伯廉把手抄的一篇帐，给他二人看了。桐山道：“我们十个人，难道均分么？伯翁是管了这本总帐，自然辛苦些，应该多分些。”伯廉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！”大痴道：“桐翁的话不错，我们打穿板壁说亮话，这行里除了我们三个人，还有那个办得来事。子善、重器这些朋友，随便分给他几十两银子便了。”伯廉听他的话，来得入港，凑拢来说道：“果然这话甚是。我有个底子在这里，二位看得合意，就照这么分吧。”说完，就从怀里掏了一张细帐出来。大痴合桐山同看过，批驳道：“每人分给他七百两，已是太多了。”伯廉道：“不然，他们不知道细底，要知有若干余利，怕不发话么？然而他们总有点儿约莫，太少了不行的。”大痴默然，再看到三七的那句后，大痴把这篇帐望怀里一插，道：“我们有帐好算，也不在乎急急的分银子，尽管存在伯翁那里便了。”桐山不懂他的用意，倒说：“这帐底子，要大家公断的，我还没见，你如何藏了起来？”大痴合他使眼色。桐山不解，还在那里要帐底子看。伯廉笑道：“大痴兄，你也是个明白的人，如今银子是在兄弟这里，为数却也不少，大约我也不敢独享，朋友交情是长的，银子是用得完的。我一人的意见，如何能叫二位心服，莫如你合桐山兄，也出个主意，大家评论评论，只要公道，就好照办。”大痴道：“伯翁先生，你既然说到这话，我也不瞒你说，大家在外辛苦，所为是几两银子，除却他们七位提开算，我们是三一三十一，没得多余话说。”伯廉听他这般没理的话，只气得面皮铁青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再谈吧。”大痴也就不则声。桐山发了一阵呆，猜不透两下葫芦里卖的甚药，也只好不则声。吃过饭，伯廉还要躺下过瘾。大痴、桐山道谢去了。

伯廉吸了两口烟，王宝仙的娘姨赶来，道：“钱老爷，为啥勿叫倪先生？”伯廉道：“我正要来吃酒哩，答应了周老爷十台酒，今夜是第一台。”娘姨大喜，赶着宝仙回去预备。原来宝仙是应别的条子来的，可巧合伯廉隔壁座儿，知道伯廉在这里请客，娘姨特来探访的。伯廉言已出口，只得又到王宝仙家，请了仲和、张四先生一班朋友，直闹到三下多钟，才回厂中。

桐山、大痴都已睡着了。伯廉暗道：“不好！我这分红的底帐，被他呈给东家看了，岂不大起风波吗？莫如合他们商量，我得个六成，他们二人得个四成吧，只不便当面合他说，弄僵了不成事体。”想了多时，实在没法，也就睡着了。次日起来，已是十二下钟。大痴、桐山已出门去了，留下一函，伯廉拆开看时，知道八下钟请他宝丰楼吃晚饭。伯廉忖道：“这分红还有几分可成

，他们也在那里着急了。”晚间赴约，萨、陆二人已到，还有一位生客，请教起来，原是姓伍名通，表字子瑜，慎记五金号的帐房。伯廉合他殷勤了一回。终席，萨、陆二人，并没提到分红的话。伯廉心里很佩服他们，只得拉了伍子瑜，把前后情节，合他细谈。子瑜道：“你们三位的事，兄弟都知道。大痴的意思，只要公平，没有不答应的。”伯廉道：“兄弟也为交情上面，不肯欺他，所以这么分法，难道兄弟忝做了总帐房，这七成还不该应得么？”子瑜道：“该应呢，没什么不该应。但是他们的三成，一劈做两，每人只得了一成半，似乎太少些。”伯廉红了脸道：“那么请子翁公断一句吧。”子瑜道：“据兄弟的愚见，伯翁得个四成，他们每人，得个三成，方为公平。”伯廉道：“这些扣头，都是我千方百计，赚茧商的银子，其实不于他两位事。如今交情要紧，我得六成，分给他们四成吧，托你对他二位说明，明日去兑银子。”子瑜踌躇一会道：“兄弟替伯翁竭力说去便了。”当下子瑜约了三人，同到北协诚烟铺上，谈这桩事。伯廉是独自躺了一张铺，萨、陆、伍三人，簇在一张铺上，密谈好一会，只听得子瑜的笑声。半日，子瑜才过来，合伯廉讲道：“我好不容易合他们磋磨，如今是应允了。他们二人得五成，伯翁也得五成。”伯廉尚未答言，子瑜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样还不答应，这桩事，也就管不来了。”伯廉要说，又顿住了口。子瑜道：“我们再会吧，兄弟还有人约着去听戏哩。”回头叫：“堂倌，两铺上的帐，归我算，上了折子便了。”伯廉一把拉住道：“子翁，你也太性急了，我照办如何？”子瑜大喜道：“既然伯翁肯照办，就请写下凭据吧。”伯廉没得推辞，就借了笔砚，把分红的帐，改好了，交给子瑜。子瑜道：“这单子我存在身边，明天十二下钟，在大观楼吃茶再谈吧。”大痴、桐山、伯廉别了子瑜，也就回去。

次日午膳时分，伯廉才起身，吃过早点，又是过瘾，直至一下多钟，才去赴约。萨、陆、伍三人，已经等候多时了。照单分派，没有争论。只子瑜要提二百金的谢仪，萨、陆已经答应。伯廉抬在场面上，也不能推辞，当去兑了银子，各人得了利益，再没多余话讲了。

伯廉自来没吃过这般亏苦，此次是遇着狠口，所谓是棋逢敌手，偏偏叫他搁不下台，只好答应。虽然如此，到底还落了二万五千多银子，加上个七千，也有三万多家私了，便合仲和计议，要把王宝仙娶回，赁几幢房子住家。仲和极力赞成；宝仙却不愿意。原来她嫌伯廉烟瘾太大，相貌又陋，不好回绝，故意敲竹杠，要他六千银子，才肯嫁他。伯廉只是贪爱宝仙，居然一口答应到四千光景。宝仙只不愿意。伯廉赌气，在虹口赁了三幢房子，将家眷接了出来。伯廉的妻子，姿色是很下得去的。只是脸儿呆板些，不中伯廉的意。生的儿子，已是十一岁了，虽没很读过书，那合人交往，倒也精明，就只看得银钱

上很重的，这是像他老子的脾气。伯廉见他们来了，倒还高兴，就把儿子托人荐到电报局去学打电报的法子。

伯廉虽说有家眷在上海，其实他夫人也可怜，挂了个虚名，伯廉何曾在家住过一夜。王宝仙处，是已经断绝的了。如今却另做了一个尖先生，叫做陆姗姗。花了一注大财，替她赎了身，做了个外室，天天晚上住在那里。包了一部马车。有时也到他妻子的寓处走走，只不过略谈几句，便起身出去，只推说买卖的事情忙碌。两万银子已经存在张四先生的茶栈里，自己在里面管帐，还有一万多银子，没处安放，想合人拼个股份，做点儿取巧买卖，可巧西洋来了一位医家，原是中国人，姓胡名国华，表字文生。在堂子里遇着了伯廉，也自合当发财，二人一见如故，彼此请吃过两台花酒。伯廉合他商议做买卖的事。文生道：“要做买卖，总要投时所好。我有一种药水，人人须用的。只消花这么千把块的本钱，包赚到几万银子。但就缺少这本钱，你能出资本，我就同你合伙，将来利益均沾，你信得过么？”伯廉道：“我没什么信不过。但是你这药水，什么名目？怎样做法？”文生道：“我这药叫做止咳药水，是从化学里面化出来的。我从外国制好了，带回中国，所以本钱合来甚轻，要从外国去采办时，至少一块洋钱一分。外行还买不到。你只交给我一千块钱，制配药料，装璜瓶匣，以及登报告白等等，你都不要管。我们订定合同，二五一十的分余利便了。”伯廉深信他的话，当下就请了周仲和、张四先生吃饭，趁此合文生订立合同。文生便去制造装瓶，一面登报告白；自然说得天花乱坠，赞美这止咳药水的好处，直是有一无二，便寄在中欧大药房里出售。

再说这时有一位候选道，在上海管理翻译事务，姓姜名大中，正犯了咳嗽的病。一天看报，见了止咳药水的告白，道是配合精工，专门化痰理气，无论怎么咳嗽，只消吃一打，定能绝根。譬如一口痰吐在地下，把这药水注上一滴，当时化去无存。大中见了这个告白，那有不买来试服的理，就叫家人去买一打来，天天照服，还没服完，那咳咳比前更厉害了。原来大中犯的咳病，天天服药的，自从得了这药水，乃不服药，又不见效，自然咳的更厉害了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伯廉既合文生合做这药水的买卖，时刻留心，去察访他的销场好坏。中欧药房里的人，都说销场很好，已经卖了一万多打。伯廉计算一元二角一瓶，一万打，就是十多万洋钱了。找着文生，就要分红。文生道：“这药水的本钱，是我在外洋化钱制成的，你只有一千股本，我的本钱多了十倍，还不止哩；再者，配合药料，筹划销场，都是我一人出力，你也不好无功食禄。现今赚的银子，不瞒你说，的确有个十万多块。我得九成，你得一成，咱们天地良心，你已经一本十利，也没什么不上算。”伯廉听他这个话，已经气得手足冰冷

，半晌才转过气来，道：“文生，你也像个人，在世上做事么！这是你亲笔写的合同，那能反悔的！”文生道：“那里有甚么合同！我好意送你一万多银子，你却不要，咱们撒手便了。”伯廉道：“撒手倒不能，咱们再会吧！”说完，气愤愤的就走。文生也不送他。

伯廉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登时肝气大发，痛得动弹不得，叫车夫找个烟馆歇下。车夫扶他进了烟馆。伯廉躺下，那里还能烧烟，怀里掏出一个套料小瓶，交给堂倌道：“你合我烧一口烟吧，把这沈香末卷在里面。”堂倌接着香末瓶，自去卷烟。伯廉痛得转身不来，好容易堂倌合他对着火，抽了一口，略略平服。接连抽完一匣烟，这才痛定。躺了半天，恨道：“这回碰着了强盗一般的人，那里有什么话合他讲，还说西洋回来，都是文明的，原来还不及我们做买卖的人。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不成，整整丢掉四万块钱吗？我性命也要合他拼一拼！凭据在我这里，我找大律师去告他一状便了！”想定主意，随即上车去找周仲和商量，到申张洋行问仲和在屋里没有，那人不理他；再问别人，一般像个哑吧。伯廉叹了口气道：“这正是时衰鬼弄人了！”转了一个弯儿，玻璃窗内，有一位老者坐在里面翻帐本。伯廉大胆上去问道：“周仲和兄在这里么”那老者把他打量一回，道：“尊驾贵姓？”伯廉告知了他。他道：“仲和是昨日出行的。外国人嫌他做买卖不勤快，来行时每每误了钟点，因此分手出去了。”伯廉大吃一惊，只得又问道：“他家住在那里？”那老者答言不知。原来伯廉合仲和交好多年，是在花酒台面上结识的，还不知他住处在那里哩。不知伯廉如何去找仲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诸茶商讲求新法 小席伙独积薪工

却说钱伯廉找不到周仲和，只得回到茶栈，可巧张四先生也到栈里。伯廉满肚皮的气愤，带着一脸怒容，被四先生瞧了出来，笑道：“伯翁，今儿为什么事，这般气恼？莫非陆姗姗的事，被嫂夫人知道了么？”伯廉道：“那个黄脸婆子，我便再娶上几个，她也没法儿。”四先生道：“那还有什么不如意的事？我替你算计着，今年也算大发财源了！要欢喜才是！有甚么气恼？”伯廉道：“我正要合你谈谈。”便拉了老四到自己的帐房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又说：“才刚去找周仲和，那知他出了洋行，他到底为着甚事？”老四道：“仲和的事，说也话长。他东家斯力夫，是英国人，本来很相信他的。他在申张洋行里赚的钱也不少，三四万银子总有的了。如今斯力夫看出他的破绽来，再加上同事挤他，自然要出来的了。”伯廉道：“他现在那里？”老四道：“他不是开了另绸缎店在法大马路么？如今大约在自己店里。”伯廉如梦方醒，道：“我今天是气得发昏，连祥和绸缎庄都忘记的了！你说我这事当该怎样办法？我想请律师告他一状，花上几千银子，也吐吐气，所以要找仲和。他

是合外国人往来惯的，有些在行。”老四劝道：“你不必急去告状，莫如请一回客，当场合他理论；他要是蛮不讲理，我们再拿这合同去告他便了。其实你们那个止咳药水，实在是滑头买卖，我吃了一瓶，觉得味儿合杏仁露不相上下，回味又像燕医生的化痰药水，大约是两样糅和的，怎么会赚到这些钱呢？依我说，这钱的来路很造孽，你少得几文，倒也积些福。”伯廉知道四先生是有点儿信因果的，也不驳回，便道：“你说请客的话，甚是，我们先礼后兵。但只总须合仲和商议。”老四道：“我们同去会他便了。”当下套上马车，二人到了法大马路。仲和刚要出门，车已套好的了。老四合伯廉到了，重复入内，谈起这事。仲和道：“这事没甚难处。依我说，请客都犯不着的。我认得榻武律师，只要重托他，如打外国官司，没有不赢的。”老四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们中国人，犯不着去打外国官司，还是先礼后兵为是。”仲和说：“那么也好。我来开几个朋友的名姓给你，你去写好请帖，就在杏花楼定下他的正厅吧。”伯廉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是后日便了。”当下商议已定，到得后日那天，果然客都到齐，只文生不到。仲和叫人吩咐了他一番话，叫他找着文生照说，果然文生被这么一激，坐车来了。伯廉仍是照常招呼他，绝不露一些棱角。酒过一巡，伯廉道：“前番我们订定合同的时候，这位周仲和兄，合那张四先生，都在座与闻的。其时吾兄怎样说法，只问他们二位便了。”文生回头对张老四道：“话呢，是有这么一句；但是这药水的资本，是我花了一注大本钱来的。他只入股一千，就想合我对半分，情理上似乎说不下去。”张四先生道：“既然文翁花过本钱，为什么不早些说？其时合伯廉兄合股，就该订明只分一成余利，为何要定对半分呢？那合同岂是轻易订的？文翁在外洋多年，难道还没知道这些立合同的规矩？”文生道：“废合同也作兴的。”老四道：“废合同也作兴的，但是已经订了，那余利是要照合同分的。从此拆股，废去合同，倒也使得。”文生没得话说，便道：“我们再议吧。”仲和插嘴道：“钱伯翁也不是宽余的人，好容易凑了一千银子，撑成这注大买卖，急盼着余利应用。文翁既答应平分，就约定日子兑洋钱便了。”文生着急道：“我本钱心血费了许多，伯廉兄安安稳稳，分我五六万块钱，列位想想，那有这个情理！”众人都说道：“那是合同上订明的，便告到官，也要平分。”文生没法，只得说道：“请诸位公断，我一万银子的本，总要提出，再这一万银子的利，也要算算。我给他三万块钱，废了这张合同吧。”仲和道：“使不得。伯廉答应了，我们也不能答应。照这样闹起来，上海滩上，还能做买卖吗？”老四晓得文生再多便不肯往外拿，这事便没得个结局，便道：“文翁说的本钱呢，原也没载入合同，算不得凭据。但既然说到这话，究竟文翁费了一番心，伯廉兄，你就让他些吧，到底朋友交好一场，免得伤情。”伯廉道：“我原肯让

他，只是刚才仲和兄说的好，上海滩上，我们还想做买卖吗？这是公论，我一人作不了主的。”文生虽说滑，究竟是初出茅庐做买卖，那里搁得住这些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弄得自己有口也分辩不来，只得拉了张四先生出席私谈，托他从中说法，只想多分一万块，作为制配药料的酬劳，合同是一定废掉。他二人重复入席，仲和尚欲有言，老四道：“我们不必再谈了，文翁是已经答应，对半平分，只提出一万的配药酬劳。据我看，这还在情理之中。伯翁，就这般定了议吧。”大家附和道：“像这样很公平，伯翁可以答应了的。”伯廉尚欲有言，搁不住大众以为公平，明知再争也无益的了，没法应允，约定次日兑洋。

从此伯廉又得了五万几千块钱的进项，居然做了财东，就另外开了一片茶叶店，专批自己栈里的茶。两下合宜。开张的那日，请了各同事吃酒。泰安栈里的欧戴山、邝子华、卢伯器，这时已设立公司，合汉口茶商通气。伯廉也把他们请来。席间谈起公司的事，戴山道：“我们收的各色茶叶，但收那采摘拣净的叶”子，至于制茶的法子，通照外洋办法。”伯廉请教道：“到底用机器有甚好处？”戴山道：“怎么没有好处？我国的茶叶，都是用手足揉搓的，卷来不能匀净。我们收了青叶，晒得绵软，把来倒入机器，每两刻时卷得匀净圆紧，然后用机器烘焙。：这机器名为押皮杜拉符，有抽气管，叫叶味不散。从前用炉火烘焙，那烟气都：贯入叶里。如今用了这机器，安好烟囱，烘焙起来，免了许多弊病。烘焙好了，筛来长短整齐。那装箱又是件要紧的事。我们把制好的熟茶，用竹箩盛着，外面裹了铅皮，再钉入箱里，闭得极严，随他搁到许久，开出来香味扑鼻，再不散的。我们公司里，派人出去，到各路出茶的山上，安放机件，随收随制。汉口茶商，归入我们一气，都是这样办法，很要多销出口，这利益是被我们挽回转来的了。”伯廉听了，十分钦敬。好在自己只销中国人吃的茶叶，也就不去仔细考求，只要武彝、龙井、雨前采办得来就算了。

伯廉这店里，请了一位管帐先生，就是他的内弟王小兴，商务上的经络很懂得。如今且把他的来历叙说一番。原来他向来在那苏州浒墅关席店里做徒弟，生成一副伶俐身材。老板、朝奉都很喜他。不上三年，便替他开支了一吊大钱一月。小兴分外节省，自己添做件把青布大衫，黑布马褂，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在亲戚家帮款度日。姊姊又嫁给了钱伯廉，用不着寄钱回去作家用，只消自己零碎使用便了。他又节省，自然只有积聚下来。一般也买了个乌缎帽子，黑布新鞋，自头至脚，焕然一新。这年大除夕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他身上那般洁净，喜道：“你如今倒像一个人了。你姊姊家穷的了不得，姊夫是出去一年多，没得音信。姊姊拖了外甥男女，这样长长的日子，拿什么来过呢，只得典当

度日，把我赔嫁的银器衣裳，都当光了。昨儿又来借我的黑布棉袄去当，我没答应。你想，我身上有什么衣裳穿，就靠这件棉袄过冬，如何能借给她呢？大伯伯处，一注三百头的帮费，又没收到。他说今年年里收成不好，钱粮还欠着没完，实在帮贴不起。我还欠了李大房家三升糙米的钱没还。你如今是做了朝奉了，将来养得起我，也犯不着要别人帮贴，白吃人家的，也是罪过！今朝是大年三十了，我这里还有一升米没吃完，你去买六个钱的豆腐，秤它一斤青菜，三个钱打它一两酱油，回来烧好了，也要祭祭祖先。冥锭是我前月里就折好的。青菜加秤，只消四个钱一斤，你不要还贵了。”小兴一一答应道：“我如今有一吊大钱一月哩，是今年四月里起的，只不晓得家里这样为难，我一个钱也没寄。如今鞋袜衣帽，倒花费了两吊四百，还有七块洋钱在这里。”说罢，伸手把兜肚袋里一包洋钱，掏出解开，给他母亲看。直把他母亲喜得眉开眼笑，连声赞道：“好孩子，难为你，弄到了这些洋钱！这六块钱给我吧！一块钱你零用，也够了。”小兴觉得雪白的洋钱，舍不得离开了自己的身边，只是她是生身之母、没法驳她，只得硬硬心肠，自己拿了一块钱，赶紧塞在兜肚袋里，对他母亲道：“今年我赚了这许多钱，要适意些，过个发财年的了。母亲给我一块钱，先兑了铜圆，买了些鱼肉纸马来，祭过财神，我们方好供祖宗，吃年夜饭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什么叫做铜圆？”小兴道：“就是紫铜做的当十钱，新出市的，做的好看得极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一块钱兑多少？”小兴道：“要兑九十几个哩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不吃亏吗？”小兴道：“怎么吃亏？一个当十个大钱用；九十多个，就是九百几十个哩。”他母亲听得这当十钱这么便宜，也想换些看看，又舍不得拿大洋钱去换，踌躇了半大，没法，解包拣出一块黑些的鹰洋，交给小兴说：“你去换了铜圆就回来，那鱼肉是不消买的。”小兴道：“不多买便了。财神是要祭的；祭了财神，明年还发得多哩。”他母亲道：“我去年没祭财神，你也一般发财，只怕不相干的。我只要多念几声佛，也就抵得过的了。”小兴道：“佛是佛，财神是财神；佛是不管人家发财之事的。”他母亲怒道：“乱说！如来佛那一件事情不管？”小兴笑道：“佛连和尚都管不住，还有偷着吃荤的呢，母亲休去信他。”他母亲听他这话，怒极的了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小畜生，不着洋钱面上，我定然把你打个臭死！和尚师父，都骂得的么，不怕割舌下地狱么？”小兴见母亲发怒，只咕哝着走过一旁，也不去兑铜圆，坐在灶窠里流泪。正在没得开交，可巧隔壁的张妈妈来了。他母亲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。张妈妈劝道：“嫂子，不要动气。年轻的人，都是不信佛的。你家的大官人，是个财星，你要好好的看承他。他说祭了财神，越会发财，这话是不错的。你想，我们房东黄老太爷，不是开了偌大个衣庄么？他家里供了一位神，叫做黑虎赵玄坛，就是那武财神了。他初一月半都

烧香给他，到了年节，又是猪头三牲的祭他，所以生意一年好似一年。如今手里，足足的有一万了。你们大官人，注定要发财，所以想起斋财神来。你请他来，我见见吧，沾点儿福气，我也要转运了。”小兴的母亲听了张妈妈这番名论，方才回嗔作喜，真个去叫小兴来见见张妈妈。小兴别转脸，不肯出来。他母亲没法，只得嚷道：“你不出来，不算我的儿子！”张妈妈听得他们母子吵闹，亲自走到灶间里去劝。小兴见张妈妈来了，只得起身，叫了她一声。他母亲道：“到底妈妈的脸儿大些，他违拗不过了。”

当下三人走到屋里。张妈妈问他要洋钱看过，道：“这般黑，难道有些假么？”小兴道：“千真万真，这是人家用旧的了。”张妈妈急欲看看新出的铜圆，催他去兑。小兴便袋了那块洋钱，出去兑换，买了一尾鲤鱼，半斤肉，二升白米，还有青菜、菜菔、作料等类，通共用掉三百二十钱，剩下六十五个铜圆回来，给他母亲收藏。张妈妈见他有这些菜，还有那些铜圆，只觉得爱慕得很，取了五个铜圆。只在手里玩弄，恨不能袋在身边。弄了半天，忽然起身告辞。小兴的母亲着急道：“妈妈吃了晚饭去。”张妈妈头也不回，一直就走。小兴赶上去，说道：“妈妈，你把我们的铜圆带去了。”张妈妈只得回头，笑道：“我真真老糊涂了，这铜圆是你的，拿去罢。”小兴接在手里，数一数不错，可巧原是五个。张妈妈转来，笑道：“到底你这大官人厉害，五个铜圆，硬被你抢回去了。”小兴的母亲也笑说道：“他生来小器。我问他要了洋钱，替他藏着，他还不放心哩。”张妈妈要去，小兴母子假意留她吃饭。她并不客气，坐下老等。小兴只得把鱼肉菜饭，合母亲做弄起来，祭了财神，又是供过祖先，调开桌子，三人吃饭。

正在吃得高兴，忽然他姊姊领着外甥来了。小兴见过姊姊。他姊姊对母亲垂泪道：“我这日子过不来了！母子三人，定是活活的饿死！还有几处债户来逼，家里存身不住，只得逃到母亲这里来。”小兴的母亲，也是流泪，看她身上，只穿一件夹袄，还是破的。孩子的身上，更不用说，是破烂不堪的了。便问道：“你夜饭吃过没有？”答道：“家里一粒米都没有，昼饭还没吃哩。”小兴道：“我去替姊姊装饭来。”去了一会，手里擎了一只空碗来，说道：“我今天煮了一升半米的饭，那知道都吃完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他姊姊道：“你还有米没有？我来替你煮饭。”小兴呆了一呆道：“米是有，在这里。”他母亲急急的拿碗去抄了大半升米，交给他女儿自去煮饭。张妈妈还想吃第二顿，只是不去。小兴道：“妈妈难道不要过年的吗？”张妈妈道：“哎哟！大官人，不瞒你说，我家拿什么来过年！你兄弟年纪又小，在木匠店学手艺，三年还不会出师，我是生成苦命罢了。”小兴道：“我们姊姊来了，有几句体己话说说，妈妈有事请回府吧，这里房子窄小，孩子闹得头昏，得罪了妈妈

，是使不得的。”那张妈妈只得搭赧着道谢，嘴里咕咕啾啾自去。母子二人骂道：“这样的瘟虔太婆，不知趣的，一碗肉倒被她吃了半碗！”小兴道：“幸亏我藏了半碗在这里，今天是吃不到它的了。我们加点儿盐，蒸着过正月半吃。”他母亲大喜道：“难为你有主意。”

不言母子密谈，且说小兴的姊姊，煮好了饭，盛了没鼻子的三大碗，预备她母子三人吃的。小兴的母亲不言语。小兴是很有些儿不自在。他外甥女儿又闹肉吃。小兴发话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有饭吃，已经好极了了，还要想吃肉么？要没有你舅舅吃辛苦，弄得钱来，今天连饭都没得吃哩。”他外甥女听说，哭起来了。他姊姊一面吃饭，一面动气道：“亲眷里面的穷富，总是有的。我们如今是靠兄弟，吃这一口饭；明年呢，难说兄弟就要靠到我们，休得这般小器！”小兴道：“不见得。”他姊姊赌气，饭也不吃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念贫交老友输财 摇小摊奸人诱赌

却说王小兴的姊姊，因为兄弟发了话，很觉动气，连饭都不吃了。她母亲心疼女儿，劝道：“你吃饭吧。他是个疯子，不要理他。”就骂小兴道：“你小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怎么养大你来，如今自己会赚钱了，连姊姊也不顾了！吃几碗饭，所值几何，就这般夹七夹八的多话，这还算个人吗？”骂得小兴面红过耳，再三分辩道：“我不是可惜那饭，只为外甥女儿不知道甘苦，这才教训她的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人家正吃着饭哩，你休得多话。”小兴没得说，独自出门看热闹去了。他母亲巴不得他出去，便在房里拣了几件破旧的棉衣，又拿一块洋钱给女儿藏着。她女儿含着眼泪，捆成一卷，领了孩子回家去了。

常言道：“光阴似箭。”不上几日，小兴自往浒墅关去。二月初头，恰恰钱伯廉寄回五十块钱，接他娘子到上海去住，就请内弟送她出去。伯廉娘子接着这个信，有了偌大一注洋钱，真是喜从天降，忙请隔壁的吴伯伯，写了一封回信，跟手央人去请了她母亲来，将女婿寄钱给她的话告知。她母亲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你也苦够了！今天才有翻身日子！”伯廉娘子笑盈盈的道：“旧年是全亏母亲，给我那块洋钱，度到今日；要不是母亲，我娘儿三个，早已饿死了，他只好来收我们的尸骨哩！”说罢，又痛哭起来。她母亲也陪着哭了一场。伯廉娘子，当时取出十块钱，交给她母亲道：“娘，你留在家里慢慢的用吧。我到了上海，有钱的时候，再寄给你。”她母亲推却道：“这是女婿寄你的盘川，你给了我，不够用，到不了上海，怎么办呢？”伯廉娘子道：“吴伯伯说的，这里到上海，只消两块四角洋钱就够了。我原要多给母亲些，只为还有好些债要开销；况且衣裳也要置备几件，才好出门。不晓得二弟有没有工夫，送我们出去？”她母亲道：“我带信去问他罢了。”

当下她母亲就住在女儿家里，代她料理买布做衣服，又把年下欠人家的三角几角钱还清了。过了几天，浒墅关的带信人，亦已回来，说小兴没得工夫，店里正忙着哩，东家不肯放他回家。伯廉娘子就去请隔壁的吴伯伯送她。那吴伯伯叫吴子诚，原来是个好人，年纪已有五十多岁了。他既受了伯廉娘子的嘱托，便合他买了些出门器具，箱笼网篮等等，一齐置备齐全。原来都是伯廉信上交代的，总要场面上下得去，奈这三十几块钱，那里够用？吴子诚又垫上二十块钱，这才把伯廉娘子打扮的簇新，很威风的下船。那箱子里，本都是空的，伯廉娘子把些粗重的锅炉碗盏装满在里面，又用些破棉花塞好，因此觉得很有斤两。

到得上海，伯廉差马车去接他们上岸，到新租的房子里面，他娘子还只当是亲戚人家借住的。见里面走出两个娘姨来，就合她福了一福。那两个娘姨，反倒跪下磕头。伯廉娘子还礼不迭。那娘姨知道她闹错了，忙道：“太太快别这样客气，我们是钱老爷雇来服伺你老人家的。”伯廉娘子方才明白。那娘姨领她母子三人到得楼上，一切床帐被褥，衣箱橱台，各色俱备，统是新制的。原来伯廉是为着要娶王宝仙，置备了这些器具。宝仙不肯嫁他，才赌气接家眷，也是他娘子的福气，现成的得了这副器具。

这时吴子诚到了钱家公馆，就有个仆人，领他到书房里坐。子诚细看这间书房，是连着厢房的，六扇头玻璃窗子，摆了张一担挑的书台，一张木炕，余下的器具，都是洋式台凳，布置得很幽雅。子诚忖道：“这钱先生在这里，倒还发财；他妻子便苦到那般地步。”正在思忖，家人送上点心来，是一碗大肉面。子诚正合胃口，谁知只三四口，便吃完了。子诚自轮船上岸，没吃过一些糕点，有这一碗面下去，才顶得住。只待伯廉来时，讨了二十块垫付的钱，便好趁船回去。谁知等了半日，杳无信息，不觉着急，问他的家人，都说是老爷不到五点钟，是不能回来的。子诚甚是为难，暗道：“五点钟时，轮船已经开了，那里还能回苏州？说不得上楼去问他娘子讨钱吧。”想定主意，踱到楼上，说起要钱回苏州去的话。伯廉娘子没得主意。娘姨倒很会说的，道：“吴老爷难得到上海来，逛两天再回去。这里书房很干净，我去叫他们开铺。”子诚再三止住。一会儿，家人请吴老爷吃饭，只得下去，料想他娘子是没有洋钱的，只得等伯廉回来。桌上的菜，是四样，鱼肉都有，吃来甚是可口，发狠吃了四碗饭。原来碗儿甚小，子诚的食量又大，那里禁得住他吃呢？子诚吃过饭，呆呆的坐着，直到五点多钟，只听得弄外马车声响，门铃摇动，知道是伯廉回来了。家人开门问时，却不是伯廉，是伯廉的朋友，掉下个名片自去。家人将名片送入书房，便对子诚道：“老爷今儿作兴不回来的，太太吩咐把吴老爷的铺盖打开铺上。”子诚没法，只得且住一宿，就随他去开铺。直到夜里十二

点钟，伯廉才回来。子诚已经睡着了。

次早子诚起来，问知伯廉已回，急待会面，那知他起得甚迟，打过十一点钟，听得楼上叫打洗脸水，料想伯廉起身，就可会面。谁知又是半天，到一点多钟，子诚肚里是饿极的了。幸而饭菜已经开出，一面吃着，方见伯廉下楼合子诚作揖道谢，袖统管里，送出二十块钱。子诚点过收好了。伯廉道：“你也不必回去了，我替你找个事情在上海混吧。”子诚出于意外，那是本来愿意的，故意说道：“只怕我没本事，做不来吧。”伯廉道：“休得过谦，你是买卖场中的老脚色，银钱上又靠得住，人家都愿意请教的，将来还要大得意哩。”子诚甚喜。伯廉留他宽住几天，子诚才安心乐意的住下。谁知这一住，就没再见伯廉回到公馆，正要回苏，恰好伯廉有信叫他到怡安茶栈去。子诚跟着来人，跑了无数路径，才到怡安茶栈，见过伯廉，伯廉叫人把他行李搬来，每月是八块钱的薪水。子诚喜出望外，就在栈里混了半年，告假回苏，去取过冬衣服。子诚本来节省，手中很积下些钱，这回来上海，又做下些小货，约莫也赚了一二百块钱的光景，自然添置些衣履。回到苏州盘门口，就遇见了小兴。原来小兴席店里的事，还是他荐的。子诚见小兴来在城里，有些诧异，问道：“你不是在席店里的么，为什么回来呢？”小兴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小侄正要来告知老伯哩。”子诚道：“我是才到家，还要发行李去，明儿晚上，你来舍下细谈吧。”二人分手。

原来小兴在那席店里时，管帐先生待他甚好，只是同事见他占了好些面子，人人气不服，都在背后想做弄他。可巧帐房里失去十块钱，不知那个偷的，人人都说是小兴；又道：“他薪俸不多，身上穿的簇新，还在外面吃酒，那里来的钱呢？我们时常见他鬼鬼祟祟的，在帐房里走出走进，也不止一次了。”管帐先生信了他们背后的话。次日一早，就叫小兴，偏偏小兴这日身子有些儿不爽快，起得迟了，越发像真。听得管帐先生叫他，只得起来，急忙跑去。管帐先生道：“你如今气派大了，敝店里买卖小，容不下你，请你到大些的铺子里去吧。”小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错处，情愿在这里。”管帐先生道：“你错处也该自己知道，还用我说吗？”小兴茫然，急的几乎哭出来。那管帐先生还是心存忠厚，不肯指出他的毛病，因此小兴要分辩，也无从分辩，弄得个无疾而终了。既然店里不容，只得把铺盖卷起来，搭了班船回城。那同事里几位朋友，指指点点，在背后暗笑他。小兴只装着没见，满肚皮的忧愁郁结。回到家中，他母亲一见甚喜，只当儿子又发财回来了。小兴却不言语。他母亲问之至再，小兴才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做坏了，被人家辞了出来。如今是一个大钱没有，怎样过日子呢！”他母亲听说他歇了生意，脸上便呆了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小心？总是高兴得太过了！如今歇了出来，我们母子二人，怎

样过活呢？你姊姊是又到上海去了。”小兴道：“我姊姊穷到那步田地，便在这里，也只有占光我们几文，那里还能贴补我们？”他母亲道：“你还没知道哩，你姊夫如今是发了洋财，整整的一大包洋钱寄回来，接你姊姊去的；连你外甥都打扮得浑身簇新的。你还笑她穷呢，我们才是真穷哩！”小兴没得话说。

他母亲自从得了女儿的十块钱，分文未动，虽然小兴歇掉生意，倒还坦然，却不肯对他说有钱，怕他知道了，乱用起来。小兴那知底里，只忧虑没法过活，天天长吁短叹，饭都吃得少了，那脸上尽瘦下来。他母亲又虑他愁出病来，只得劝他道：“你年下给我的六块钱，如今还有五块哩，你放心吧，目下还不至于饿死。你慢慢的想法子，做买卖便了。”小兴这才放心。看看夏天过了，到处求人，也找不成一件事。

那天打朋友处探信回来，可巧遇见了吴子诚，正要去诉诉苦，求他找点事，偏偏这日子诚初到，没空同他谈天，只得怅怅而回。不得已，次日赶早进城，找到吴子诚家里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子诚道：“这是暗中有人做弄你；你一定得罪过人的。”小兴道：“小侄并没得罪人，就只他们都不大理我，不知道什么讲究？”子诚道：“这没什么讲究，大约管帐的太看得起你了，不免遭了别人的忌。”小兴低头一想，道：“是了！他们有什么事，总叫我去合管帐先生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子诚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到底年轻，不知道这些出进。凡人在马背上时，不好十分得意的；得意就要掉下马来。”小兴十分佩服道：“老伯教训的话，都是金玉之言！将来找到了事，再也不敢忘了老伯的话！但是如今两手空空，家里还有老母，只愁饿死，到处求人荐事，都是随口答应，那里有老伯这样好人。小侄想了几天，还是来求老伯，可巧老伯回来了，千万求老伯替小侄设法，赏口饭吃！”

子诚听他说的，都是知甘苦的话，恰也很喜他诚实，便道：“你放着那般的阔姊夫不求，倒来求我么？”小兴道：“我姊夫也不见阔。”子诚道：“你口气倒大！你姊夫手里有十几万银子，如今在怡安茶栈里管事，天天马车出进，公馆有两处，还不阔么？”子诚说一句，小兴留神听一句，又喜又恨：恨的是姊姊这般享福，不照顾他；喜是的姊夫既然那么阔，于自己总有些好处。却虑着自己那副嘴脸，辱没了姊夫，只怕不见得认他。呆了一会儿，道：“老伯，我姊夫固然得意，但像小侄这般光景，那里配得上求他去？还是要请老伯费心，替小侄求他照顾吧！”子诚笑道：“‘疏不间亲’，我那里够得上替你说话？只要你得意了，在令姊夫前，替我吹嘘吹嘘，方是正理。”小兴道：“老伯倒说这般风凉话，小侄是目前就过不去了，总求你老人家发发慈悲吧！”子诚被他缠不过，只得应允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没钱，到我这里来拿，我还要耽

搁半个月才去哩，咱们同伴去吧。”小兴大喜道：“不瞒老伯说，家里连饭米都没有了。”子诚听说，便从袋里摸出三块钱给他去买米。

小兴拿了洋钱，道谢回去，备细合他母亲说知，只那三块钱没提起。原来小兴此时闲着没事，有几个朋友，约他去押摊，输了一块多钱，正愁没得还人家，得了这注意外的财项，还想去翻本哩，他母亲道：“既然你姊夫发了大财，我们同去找他，用不着吴家伯伯的。”小兴道：“母亲还不知道，年下姊姊穷到那般，我还骂了她的女儿，难道不恨我吗？再者，姊夫本不疼顾我的，总说我器量小，如今是更看得我不入眼了，只怕徒取其辱。他既然信任了吴老伯，必是听他的话；况且我又年轻，加上老年人说上几句好话，自然他也信托我了。”他母亲暗暗服这儿子有见识。

小兴吃过晚饭，找了他的朋友卜时兴，想要翻本。时兴道：“咱们摊上是硬气的，赢了拿现钱；输了也不能欠帐，你要还了，我去约人。要没钱，也犯不着抹桌子。”小兴红了脸道：“你当我要赖你的钱么？”身边摸出一块钱，在桌上一掷，道：“我先还你一块，余下的再算。”时兴转过脸笑道：“小兴，我合你闹着顽，你倒当真了！这洋钱你收起来，咱们顽下来一总算。”小兴道：“我本该还你，这有什么客气！只是今天的局道怎样呢？要没局道，我就去了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要走。时兴慢慢的袋了洋钱，道：“你总是那般性急，所以会输钱，要晓得赌钱有三个字的诀窍。”小兴道：“怎样三个字的诀窍？”时兴道：“这三个字的诀窍，说也话长，叫做‘揭’‘歇’‘别’。”小兴不懂。时兴道：“你押宝是要看准了大小路，才好下注码的。没有像你这般开一盆，押一注，这就是性急的毛病。我们老押宝的人，尽管躺在铺上抽烟，只叫人报知了宝路，看准了押他三下两下，就要揭去上家一层皮，这其名叫做‘揭’。怎样名为‘歇’呢？那贪心的人，赢了还想再赢，必至于输而后已。我们的老法子，每天只预备赢若干钱，够了便不再压，其名叫做‘歇’；然而要不见亮别去，始终手痒难熬，再押几下，必然又输了。我们又有一字的秘诀，其名叫做‘别’。袋了洋钱，我们再会吧，自由自在的别去了。你道好不好？”小兴听他这番妙论，不觉出神，忖道：“原来他们那样精明，我如何顽得过呢？”便道：“老时，你这话果然不错，怪不得我逢赌必输，原来是个外行！”时兴道：“这倒不然，也有手气好不好；便看准了路，也有时走失。骰子明明是个六，它一转身，就变了一只么，叫做‘骰子乌滴滴，救宽不救急’。我且问你，如今歇了生意，那里来的赌本？”小兴道：“你休管我，我姊夫寄我的钱。”时兴道：“令姊丈就是钱伯廉么？”小兴道：“正是。”时兴道：“你有这位令亲，不怕输钱，我们来大些的注码，十块头铲板好不好？”小兴道：“我倒情愿小些的。”时兴道：“不拘你大小，我去邀客便了

。”小兴道：“我们同去。”

于是二人邀齐了同局的人，到得时兴家里，大家摇起摊来。小兴是领了时兴的教，居然也在那里看宝路，却不甚明白其中的奥妙，依旧是输。押到三四回，都是落空，火性来了，便连押几盆，没一下放过，输了一块六角钱。次日，同局的人，打听小兴转眼就是个财东，特地请他来押宝，口口声声的恭维他，称他舅老爷。小兴得意得极。这日居然赢到三块六角，以后接连赢了几场，胆子放大了，便一块钱孤钉，都会放下去。一天晚上大输，输掉了二十块钱，将赢头吐了出去，还欠人家十三块。这回真要把小兴急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

却说王小兴这番押摊，输去了二十块钱，心中甚是着急，只怕他们立逼着要还，那时剥下了衣服还不够哩。谁知同局的朋友，很讲交情，不特不逼他，倒还恭维他。结下帐时，都道：“舅老爷输几十块钱，算不了什么，要一时拿不出钱，到了上海寄回来便了。”卜时兴道：“输帐可以耽搁些时，头钱是要现的，我这里赔垫不起。”拉过算盘来，的搭一算，共是三元六角。小兴又十分为难，身边是一文没有，红涨着脸道：“我隔这么半个月送来吧。”时兴知他真个干了，只得罢手，大家不欢而散。

自此卜时兴这班人，也不合小兴赌钱了。小兴找过他们几次，都淡淡的不睬他。小兴气极了，闲着没事，在家纳闷，偏偏时兴又来讨债。小兴想拿母亲的钱来还，又怕惹骂；要去合吴子诚商议，又怕被他看出自己荒唐来，连上海那条路也断了。时兴要债不着，破口大骂。小兴臊得没地缝可钻，只得陪着笑脸，让他骂去。这日子一天难过一天，幸亏吴子诚家里也没事了，行李也检齐了，便来探望小兴。偏偏卜时兴，正在小兴家里逼债。小兴见子诚来了，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不好，今天我的荒唐要败露了。”勉强打起精神，迎上去叫“老伯”。谁知卜时兴见这般场面上的人来探望小兴，倒登时换了一副面孔，连忙起身让他上坐。子诚一双眼睛，却也作怪，一见时兴，就知道他不是好人，便问小兴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小兴道：“这位卜时兴，是小侄的表兄。”子诚道：“胡说！你的表亲我都知道，那里有这位表兄？”小兴自己把手掌嘴，道：“该打，该打！我说错了！我是叫他老兄的。”时兴见这风色不对，搭赅着走了出去。子诚定要根究，小兴道：“是从前同在席铺里学生意的。”子诚只是摇头。

一会儿，小兴的母亲出来，见子诚道：“吴伯伯，我这个儿子，如今变坏了。刚才来的那个人，就是向他讨债的，破口骂了两场，我不知道他在外面赌呢还是嫖呢？好好的有饭吃，有衣穿，何至于欠债呢！”小兴抢着说道：“我

没嫖没赌，为着家里过不下日子，只怕母亲着急，还是去年问他借了三块钱充数的；要不是这样，年下那能赚到七八块钱回家呢？”子诚道：“老侄休得说谎话，我通都知道。”小兴知瞒他不过，爬在地下磕头，告道：“小侄实在荒唐，被他们骗去，赌输了三块多钱，如今后悔嫌迟了，怕母亲生气，不敢说。老伯千万不要合我的姊夫说起，怕他不放心我，不肯代为荐事，我以后痛改的了！”子诚笑道：“小官官，那上海花天赌地，你能改得来么？只要自己有主意，不乱闹就是了。你合令堂快些收拾行李，后天饭后，到戴生昌船上再会，盘缠是我替你出，到上海再算便了。”小兴大喜，送出吴老伯，便合他母亲商议动身。没有多余的行李，就只铺盖合一只衣箱。小兴道：“盘缠虽然有了，但是我们去到姊姊那里，也该送点儿人事，母亲给钱与我去买吧。”他母亲道：“送是要送的，只是我不放心把洋钱给你。”小兴道：“我们同去。”他母亲才欣然答应。母子二人同到各店铺，买了些苏州物事，预备两分：一分给姊姊，一分送姊丈。次日，时兴又来要债。小兴道：“实在没钱。我到上海就有事的，那时寄还你便了。”时兴道：“你有那位吴老伯，为什么不问他移挪些还我呢？”小兴道：“我已经移挪过的了，这回盘缠又是他的，不好意思开口。你请放心，我少不了你的钱！”时兴逼他写下了借纸，连输帐共是十六元六角。一分二厘起息。这才罢手。

小兴伺候了母亲上船，合子诚同到上海，自然投奔他姊姊。他姊姊见母亲合兄弟同来，一喜一忧：喜的是母女聚首；忧的是留母亲住了，不知道伯廉答应不答应。偏偏伯廉好几日没回公馆，小兴的姊姊，捏了一把汗。隔了几天，伯廉回来。小兴叩见姊夫。伯廉道：“你甚时来的？为什么不早来见我？”小兴战兢兢的说道：“我来了多天，只为姊夫没空，不敢前来惊动。”伯廉见他比前漂亮了许多，倒还欢喜。踱到楼上，妻子把擅留母亲、兄弟住的话告过了罪。伯廉倒也罢了，不免见过丈母。自此小兴母子，有了安居之所。

伯廉拿出二十块钱，交给小兴，叫他到估衣铺里买一身衣裤。小兴本是个生意出身，自然没得亏吃，二十块钱，买了衣服、裤子、鞋袜、帽子，还剩下两元，这才到茶栈里去见伯廉，把那剩的两块钱双手送还。伯廉道：“你放在身边零用吧。”自此，伯廉以为小兴老实可靠，留心合他荐事。可巧自己有那一注银子，开这个天新茶叶店，就叫他管帐。小兴凭空经手了几万银子出进，他又是个会计好手，自然店里一天天的兴旺起来。年下结帐，除却官利，还长了一万二千银子。伯廉大喜，拿二千银子出来，竟做分红，各伙计都得了好处，小兴独多，得着一千银子，就制备衣服，一年四季都全了。又做了一注煤油买卖，赚到千金上下，忖道：“上海的银子，这般容易寻，我要早来三年，如今也合姊夫一般了。”不言小兴得意。

且说煤油茶会上的洪尔臧、叶伯讷，都折了本，听说小兴赚钱，倒很佩服他。原来商务场中，见过面的，都是朋友。这时正是新年，洪、叶二人，到信人那里开果盘，吃开台酒，顺便请了小兴。小兴虽然在上海一年多，却还没做过信人，今见他们合信人那般亲热，便想道：“我也太迂了，如今又没妻子，有的是钱，为什么不做个把信人，也好没事时去走动走动。”恰好尔臧问小兴道：“小翁做的是谁？开条子去叫。”小兴红着脸道：“请荐个人吧。”伯讷便荐一个信人。一会儿局来了，小兴见这个信人，两道浓眉，竟像两把扫帚；一张阔嘴，就如一个血盆，很不如意。为是伯讷所荐，没法应酬罢了。谁知这信人倒看中了小兴，时刻凑着他面孔殷勤起来。小兴被她这一殷勤，魂魄儿都摄去了。尔臧、伯讷又一齐凑趣，硬叫翻台，小兴却也情愿。诸人翻过去时，小兴才知道这信人叫林黛玉，住兆富里，房间里摆设得十分齐整，都是小兴见所未见，甚是纳罕。林黛玉看准了小兴是个曲辫子，为他面貌长得好，所以爱他的，倒也不忍冤他。小兴于那些下脚开销，不甚在行，只知道有这个规矩。一会儿酒散，小兴身边可巧有八块现洋，把来开了下脚。那娘姨不用说，错认大老官肯用钱，甚是欢喜。看看时光太晚，娘姨就留他下来。

次日直睡到一点钟才醒。林黛玉腻声腻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慢慢的陪着小兴，谈了许多心上的话。两人一同起身梳洗。黛玉要去买表，吃过饭拉着小兴同走。小兴没法，只得陪她雇了马车，到得洋行里，黛玉拣了一个金表，讨价是二百七十块，问小兴要洋钱，小兴身边却一块都没有，登时扫兴。小兴对店伙计道：“我写条子，明天到天新茶叶店取去吧。”伙计道：“我们不做帐的；况且新年头上，也没工夫去讨。”小兴不则声。黛玉满面怒容。娘姨忙合黛玉咬耳朵。小兴知道她们说笑自己，也怪她们不得。三人仍上马车，黛玉别转脸，不理小兴。小兴只得说道：“我们回去，我去取了钞票，再来买表吧。”黛玉道：“耐早点说末，倪也勿来买表，阿要坍台！”小兴再三赔罪，果然黛玉叫马夫拉回。小兴这才回栈，取了一把钞票，约莫有二三百块光景，重新走到林黛玉家，二人依旧坐马车到洋行，买了那个金表，用去二百七十块，这才遂了意。小兴就请黛玉吃番菜，听戏，闹到十二点钟，才回兆富里住宿。

自此小兴在兆富里住了五六天，用掉了五百多块钱。恰值茶叶开市后，出进的帐目要紧，只得回店；不时还到兆富里走走。不上半年，二千块钱已用完了，面子上露出些竭蹶的样子。黛玉虽然贪他的色，只是娘姨一干人犯恶他，小兴觉得没趣，也渐渐的看淡了，诚心想做点露水生意，天天到茶会上去，听说金镑是上海生意的一大宗。在茶会上结识了一位张过生，一位柳季符，天天同在一处吃花酒碰和。那天，过生对小兴凑着耳朵说道：“这时镑价极低，只九块零点的光景，要做趁这时做，包你价要抬高，这是拿得稳的。”小

兴大喜，就叫他代做了三千个镑。不多几月，果然抬高，小兴得了二千多块，过生得了九扣，大家欢喜。小兴又有了钱，兆富里是不用说，又要多住几天的了。

那天正合林黛玉坐了马车逛张园去，遇着吴子诚，被他一眼望见，马车走得快，来不及招呼。次日，子诚赶到店里，找不着小兴，叫伙计四路找他，生生的找了回来。小兴见子诚坐在自己帐台上，心里老大不愿意。他如今是阔了，那里还把这个穷老伯放在眼里，便道：“老伯来查帐么？我是笔笔清楚，毫无弊病的。”子诚听他出言顶撞，怒道：“老侄，你如今发迹了，还记得从前么？我怎样拉你出来的？但是我替你想想，虽然有几万银子在手里活动，都是你姊丈的钱。他如今镑上大吃了亏，折去两万多，这店要赚钱才好，足算扯个平，还抵不了他那个空子。我们在他手下过日子，他倒下来，我们不是跟着倒么？我听说你做煤油哩，做露水哩，赚钱是很好，折起本可了不得！吴叔起有五万家私，跑到上海来做露水，想一朝发财。听说煤油价低，他就抛了十万箱。谁知海里转了一天大西北风，沙船一齐挂帆进口，载的都是煤油。市面上骤添几十万箱，价钱大跌，把自己的本钱折完，还拖累了好几个户头，一气而亡。他妻子到处求告度日。你不知道么？这是簇新鲜的事。即如你结交的张过生、柳季符，是上海滩上著名的大滑头，遇着机会，就要咬掉你一块肉，仔细等着吧！再者，昨儿路上，遇着你合一个信人坐马车，哼！一朝得意，就昏天黑地的乱闹起来，被你姊夫知道了，怕不把你的生意歇了么？那时看你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怎样下台？休再来找到我！”小兴被他痛痛切切的一味臭骂，急得脸红过耳，最难过的，是伙计们一齐听得清清楚楚，怎不惭愧，老羞变怒，便道：“你只不过苏州一个小贩，靠着我们姊夫，吃碗饭，就这样充做老辈来，找着我呕气。我那件事得罪了你？做煤油是我赚的分红银子；做金镑是我赚的煤油银子。如今金镑又赚了八千。我有钱，嫖我的，吃我的，阔我的。店是我姊夫开的，不是你开的，要你来管什么闲帐？我去年替他赚到一万，今年又赚了六千多，你来做做看，有这个本事没有？大滑头小滑头，我都共得来，我自自有本事，叫他滑不出我手心底去！像你这样，只好在柜台里秤二两香片，一两红眉，那里配得上说做生意！那做生意，是原要四海的，怕折本那里能够赚钱？你尽管去合我姊丈讲说，我怎样荒唐，叫他来查帐便了，休使劲儿来讹我！”一套话说得吴子诚气望上撞，鼻子透不转，只得打从嘴垦透，呼呼的吹着满嘴胡子乱飘，台北风吹白草一般，半晌喘定，方道：“好，好！反面无情的东西！我好意劝你，你倒顶撞起我老人家来，合你娘说话。我借给你的饭米钱，盘缠钱，共是十块洋钱，每月三分起息，滚到如今，恰好对本，你还了我吧！我们休再见面！”小兴对着众伙计笑道：“你们听着吧，他原来是讹我的。

我几时借过你十块钱？只在苏州时，借过你三块钱，是有的；其余盘缠，你叫我母子二人住在烟篷上，五角小洋一客，足算是一块钱，共总四块，难道还要起息？就便起息，也有个大行大市，开口三分滚利，你又不肯小押当，连小押当都没这个利钱。”子诚道：“你全靠着，才能出来。你把赚的钱，算计算计过，到底应该多少利钱？快些拿二十块钱，万事干休！你要不肯，我合你拼这条老命！”说罢，一头撞倒小兴身上。众伙计劝开了，做好做歹，说明还了吴子诚十块钱，他才忍气出去。小兴气得眼泪直淌，骂道：“这个老忘八，想发财想昏了，跑来讹我！为什么不做强盗，去抢起钱来，还容易些！我有钱，宁可给堂子里的乌龟，犯不着着舍给这个老忘八！”大家劝了半天，小兴才收泪止骂。本来约着尔臧、伯讷、过生、季符到总会里去碰和的，经这一个大挫折，知道一定是输，也不去了，睡在后房纳闷。

子诚拿了他十块钱，回到栈里，可巧伯廉未出，子诚气极的了，顾不得小兴是他的内弟，一五一十把来告诉了他。伯廉道：“这还了得！我只道他少年老实，谁知这般靠不住！”连忙叫人套车，赶到天新茶叶店里。幸亏小兴正在那里纳闷，还没出去哩。伙计见东翁来了，忙都起身招接，通知了小兴。小兴躺在后房，听得姊丈亲来，知道吴子诚去撒他谣言的了，便换了一身旧衣服，走出柜台，哭诉姊丈道：“吴子诚只为去年我们分红没给他，要合我们天新为难，遇着有便宜货色，我去讲时，他便来打岔，幸亏我有本事拉拢，他没奈我何。今天无故来此，造出许多谣言，讹了我十块钱去，不知又对姊夫说些什么。茶栈里有了这人，我们休想安安稳稳的做买卖。我是为着姊夫，合他要好，不敢多说。”伯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别的话都不讲，我自从去年到今，没有查过帐，你把总帐拿来给我瞧瞧。”小兴捏了一把汗，连忙把帐簿一齐取出。伯廉自是内行，只拣要紧的关目上算，也弄到三更天，方才算完，果然没有丝毫弊病；而且半年来又赚了六千多两银子，忖道：“这子诚真是瞎闹！他只守定了老辈做生意的法子，看见小兴这东西，姘了个信人，就起疑心，殊不知上海买卖，全靠堂子里应酬拉拢。我从前得法，也是这样的。照他那么成日不出店门，真个只好秤四两香片，二两红眉了。我看小兴，倒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倒要笼络住他，帮我年年赚钱才好！”又一转念道：“虽然帐上不错，难免合庄上勾通了，做了手脚，也未可知，我还要同他去对过才好；况且货色也要盘盘才是。”当下满面笑容，对小兴道：“子诚说你许多弊病，我本不信他，他做买卖是外行，只是既有人说你，我自然要查考查考，你也明明心迹，待我明天盘过货色，合你到庄上对一对存款才好。”不知小兴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

却说王小兴听得他姊丈要盘他的货，稽核他的存款，不免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我幸亏镑上赚钱，把这亏空弥补了；要是镑上折了本，这便两败俱伤了！”当下徐徐答道：“姊丈说到这句话，足见疼顾我，横竖我没一些儿亏空，姊丈尽管查考便了。”次日，伯廉叫众伙计把存的茶叶查点一番，果然合符；又到庄上核对存款，也没一毫弊病。伯廉合庄上另立了折子，叫小兴要使钱买货时，到自己那里取钱，却加了他十吊钱一月的薪俸。以下的伙计，也都加了一吊两吊不等。众伙计大喜道：“幸亏吴子诚来一闹，倒闹得我们好了！”独有小兴心里老大不乐，暗道：“被他这么一来，我银钱经手不活动了。”所靠的是还有二千块钱在手里，仍旧去找着张过生想做金镑。过生道：“如今镑价极高，做不得的。”小兴扫兴而归。自此不敢出去乱闹，守着几个薪俸合那二千块钱过日子。约莫也耐守了三个多月，尔臧、伯讷、过生、季符，都合他疏远了。

小兴静极思动，那天跑到麻雀总会，只见宁波掬客胡三，苏州办货的水客祝心如，杭州绸缎庄上的马绣依，都在那里，见小兴来了，起身相迎，道：“好极！我们想成一局，三缺一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就此上局便了！”小兴道：“什么码子？”心如道：“我们太大了也犯不着，五十块一底吧。”胡三道：“要打牌，总要一百块头，少了也没意思。”小兴道：“那是不敢奉陪，我只好碰二十块一底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你也太小气了。也罢，我横竖没事，陪你们凑个趣儿，只是打横是应该有的。”小兴不知道甚么叫做“打横”，随便答应下来了。四人入局，第一副便是小兴的庄。老三面前，横了三根筹码。小兴要掀牌看时，心如道：“你的横子呢？”小兴道：“甚么叫做横子？”心如道：“你只看我们拿出几根筹码，你也拿出几根筹码，摆在面前。你和了，把三家的筹码都掳了去；不和，把自己的面前的筹码送给人，本来的输赢另算。”小兴睁眼一观，果然三家面前都摆列着三根筹码，一算下来，三三见九，二九一十八元。暗道：“不好！我冒冒失失答应了他，谁知这般厉害，比一百块头的码子都大了！”虽然上当，然而台面上是坍不得台的，只得闷着气打下去，偏偏连和了几副，收了几十块钱的码子。最后一副，掀起来就是九张万子，小兴就做一色。上家便是心如，扣了一张孤七万，不肯放下。小兴听得是四七万，四万是碰出了，还剩一张牌，七万桌上未见，以为拿稳要和，谁知下家发张九条，胡老三把牌一摊，端端正正一副清一色；尤妙在一三四五条，都是三张暗的，又名“对对和”。三十二加上四和，三翻共是二百八十八和。三根横子，也要三抬，可巧又是他的庄，小兴一下子就去了五六十块，赢头吐出，还贴输了二十来块。小兴急得汗如雨下，只得把帽子摘了下来。一会儿，胡三连和几副，小兴又是赔了好些，汇过五副码子，自此气馁了。接

连输下去，四圈碰完，已经输到一百二十块钱。大家要接碰四圈，小兴也想翻本，就再入局。谁知越输越多，结下帐来，共输到二百八十三块钱。小兴只得付了五十块钱钞票，以下再算。

次日又约他们林黛玉家吃了一台花酒。好在积下的薪俸，还够开销，只是做露水的念头，更加上了劲了。找到尔臧、伯讷问起煤油行情，倒还凑巧跌了，小兴便喝了五千斤。谁知愈跌愈甚，小兴把二千块钱，通都用完，就要脱空混日子了，到伯廉那里支钱又支不到。小兴想出一法子，顶了天新的名，在几处庄上，借着一万八千银子，把来做露水。连连折本，已经浮了支借的数。小兴急得没路可走，就打了一个没出息主意，把店里现存的款子，一齐卷了个空，连夜趁船，逃到香港去了。伯廉还没知道，天新的伙计，见小兴一去不来，讨债的来了好些人，只得告知伯廉。伯廉到店一查，大吃一惊，竟被他卷去了几千银子。庄上都来逼债。伯廉一看，都是天新字号的折子。伯廉不认帐，搁不住平日合他们都有来往，而且都有存款在他们庄上，庄上把来轻轻扣掉。伯廉无可如何，只得着在天新伙计身上要钱，一个个送到巡捕房里管押审问。他们辩得清清楚楚，都没余罪，一齐放出。伯廉核算起来，单这天新，就折到四万多银子，无奈只得把店收歇。

原来伯廉做的买卖，四处折本，看看撑持不下，想到李伯正办的机器织绸南北两厂，正要开张，还是去找他，比这茶栈的买卖活动些。抽空去找陆桐山，桐山不见他。这时桐山已得了李伯正的宠用，派了织绸北厂的总办。只为从前分红上面，吃了伯廉的亏，这时所以拒绝不见。伯廉见这条路走不进，又去找到范慕蠡。慕蠡接见道：“伯翁一向得意，我们许久不见了。”伯廉道：“将就混混罢了，没甚得意！慕翁发财么？”慕蠡道：“我只为那回做茧子，冒了险，刻刻担心，不敢再做别的买卖，倒是伯正来拼我股分，开一个造玻璃厂，一个造纸厂，一个制糖公司，我入了十万银子的股本。”伯廉道：“制糖我倒是内行，从前结交了几位外国人，知道他们萝卜糖的做法。”慕蠡冷笑道：“伯正开这个公司，用的都是外国人，本没有中国人能制得来糖的。”伯廉被他打断了话头，搭趣着辞别而出，忖道：“人是穷不得的，我从前有本钱的时候，他们这些富翁，都当我朋友看待，那些不三不四的买卖人，巴结我还巴结不上。如今虽然折本，还没到一败涂地的时候，他们神气，已迥乎两样了！慕蠡呢，怪不得，他是共惯了李伯正这种大人物，做许多维新的买卖，看不起我们这班倒楣人，也是分所当然。只可恨桐山那个促狭鬼，从前在我手里过日子，我是看同事分上，并没欺他，一般分给他若干银子，他不感激我，倒不肯见我。我见他的马车，还放在门口，分明人在家里，他们偏说出去了。只不过靠着李伯正，得了个织绸厂的总办，就看不起朋友，真正令人可气！”转念

一想，道：“我也是伯正的旧友，替他收过茧子，为什么不径去拜他，何苦受这班小人的气？常言道：‘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’我要找到了主人翁，他派我办一桩两桩的事儿，他们倒要来巴结我了。”打定主意，又道：“且慢！我空手而去，是见不着的。”

当下换了一身新制的衣履，捏着十块钱的门包，雇了马车，到李伯正公馆里。原来李伯正，在虹口造了一所房子，家眷都住在上海。伯廉马车到他门口，门丁挡住。伯廉取出拜帖，袖统管里，一封洋钱，送给门丁。那门丁姓余名升，是伯正得用的人，年纪不过五十多岁，很老实的。再兼伯正吩咐过，不准受人家分毫的门包，他那里敢收伯廉的十块钱。当下拿这一封洋钱，尽着推还伯廉。伯廉道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是我送你老人家吃杯酒的。”余升道：“我们大人吩咐过，受了人家一个钱，就要赶出大门。钱老爷没见门上贴的条子么？”伯廉细看，果然有张条子，戒谕门丁，不准留难来宾，不与通报。伯廉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烦你老人家通报进去，说我钱某求见。”余升接帖在手，进去多时，出来回道：“大人今天点验工人，没得工夫见客，请钱老爷明天午后来吧。”伯廉只得回栈。

次日饭后又去。余升领他到了三间花厅里坐着。伯廉细看这屋里的陈设，都是上等贵重物事，还有些不识名的器具，大约是外洋来的。不一会，伯正踱出花厅，伯廉磕下头去。伯正弯腰拉起道：“老兄，就是替我兄弟收过茧子的么？”伯廉应道：“正是。”伯正道：“老兄收的茧子甚好，兄弟正盼老兄来谈谈，为甚多时不来？”伯廉道：“只为四先生叫在茶栈里办事，没得空儿过来。如今茶栈买卖清淡了许多，特来叩见的。”

伯正又欲开言。却见一个门丁领了一班工人来了，都是短衣窄袖。伯正只得起身，请他们一一坐了。有个工头道：“大人造这个织造厂，原是规规矩矩的事；况且大人给的工价，讲明是十足的钱，如今陆老爷发出来，打了一个八扣，众工人不服，今天一齐不做了。”伯正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们不要去，我去叫他来，当面质对便了。”说完，一叠连声叫请陆师爷。伯廉此时，正中下怀。忖道：“这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便颠着屁股凑近伯正身前，低声禀道：“那陆桐山兄，本不是纯正人，从前收茧子的时候，他叫晚生扣茧客个九五，晚生不肯，为什么呢？人家将本求利，原该论价给钱，从中扣人家的九五，不是坏了东家的名头么？我们中国的商人，被这般恶伙，闹得太厉害了！晚生向来痛恨的！所以再不效尤。大人的明见，晚生收茧子，是一丝一毫不苟的。”伯正信以为然道：“桐山既然如此，我辞了他，就请你接办这个织绸厂，你可办得来？”伯廉大喜，请了一个安道谢。

一会儿，陆桐山来了，见自己厂里的工人在此，又见上面坐着一位钱伯廉

，心上暗道：“不好，我今儿完结了！冤家路窄，偏偏他在这里！”只得硬着头皮，走上去见李伯正，请了一个安，一旁站立。伯正生性厚道，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请吾兄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工人来告吾兄扣了他们的工钱，应该两下质证；谁曲谁直。”桐山脸上涨得通红，半晌答道：“晚生不是无故扣他的钱，只因他们躲懒，一天只做半天的工，晚生看不过去，所以扣个八折。原想来回明大人，谁知他们倒先到此。”众工人大怒道：“我们八点钟做工起，直到晚上方歇，如何算是躲懒？你何时看见我们只做半天工？你天天住在公馆里，马车出进，吃馆子，逛窑子，也没见你到过厂房一次，偏生会造这些谣言。骗得过李大人，如何骗得过我们呢？”伯廉道：“造厂房须要包工才好。”伯正道：“可不是？我原说要包工，桐山兄说不包的好。他有甚么督工的法子，原来为扣八折地步。”桐山道：“这分明是工人听了钱伯廉的指使，合晚生为难。”伯正道：“桐山兄不可乱说！伯廉是在茶栈里，他因久没合我会面，今天特来闲谈，他不知道我们造什么厂房，如今我倒要托他接你的手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既合工人闹得不合式，倒不如换个人办办，将来开厂，再来请教你吧。”桐山面色，顿时如灰，没得话说，歇了半天，久坐无味，方才辞别出去。伯正就请伯廉领了工人，到工厂里去做工。伯正又写了一张条子，饬人到帐房里按数给伯廉支款应用。伯廉大喜，领着工人辞别出门，谁知正遇着桐山迎面拦住不放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

却说钱伯廉领了工人走出李公馆，要到织绸北厂去查点物料，照常开工，谁知遇着了陆桐山，拦住他道：“你好生生的，把我饭碗头挤掉了，我今与你势不两立，咱们拼个命吧！”伯廉正待躲避，工人上去，把他一把拖倒，道：“你做了坏事，东家辞你的，与钱先生什么相干？你还要诬赖好人么？”接连就是几拳。桐山大喊救命，巡捕来了，把工人桐山辫子结在一处，拉到巡捕房。伯廉只得跟着去探听。

次日，桐山到得堂上，口口声声只告钱伯廉。伯廉挺身上去，把前后情节一一禀明。会审老爷判断下来，叫桐山不得诬告，叫工人罚洋十元，给他养伤。可怜工人凑不出一文钱，还是伯廉把余升退回的十块钱，借给工人，给了陆桐山，才各散去。

伯廉到得北厂，查起物料来，都没办齐，连夜禀知伯正。依伯廉的意思，是要在桐山身上着赔。伯正道：“总算我眼睛瞎了，请着这个宝贝，我认个晦气吧！你去替我查点个清楚，还少些什么材料，开篇细帐，到帐房支款去方便了。我事情也多，没法儿件件管得到，这造厂房的事，交给你的了。”伯廉大喜，回到北厂，合工头商量，除现有的不计外，其余各色材料，开出细帐

，计算还要五万银子，帐房照数支给。伯廉有这注银子在手里，不但工钱不扣，而且有时还多支给他们几文，众工人感激的了不得。伯廉把那五万银子，办了三万银子的料，除却零星费用，自己落了一万八千多银子。这叫做吃力不赚钱，赚钱不吃力。伯廉安安稳稳用了李伯正的银子，伯正还当他是个人，能够实心办事哩。

看看厂房将要造好，伯廉天天在那里监工。伯正也有时来看，见伯廉常在那里，就很放心。

一天，伯廉正合工头议论那堵墙头不好，那个窗子不对，指手划脚的要叫他改造，可巧伯正同着一位东洋人坐了马车来此看厂。伯廉合工头接见，伯廉又合东洋人通问姓名，才知这东洋人名井上次郎，在中国多年，一口北京话。伯廉道：“我们这厂基址坏了，只怕机器压上去，吃不住吧？”井上次郎周围巡视一遍，对伯正道：“果然基址不好。外洋造厂房，总要石头砌成基址，不然，用砖实筑也好。如今是虚筑的，如何使得！再者，厂房怕的是火烛，故用木料愈少愈佳，如今木料用得甚多，将来必有后患。”伯正对伯廉道：“井上先生说的一些不错，我们都是外行哩。”伯廉道：“晚生也略知一二，只是这基址是桐山在此打好的，木头也是他办来的；木料太多，众工人只得照他的法子造。我正在这里踌躇，觉得通风透光之外，还有许多不妥。外国厂房，都用砖砌作弓弯式，用铁做梁柱架着；至于门窗也是用铁做的，通风透光，也比这厂好得多。不知从前这图，是谁画的，有些外行；及至造成，晚生才看得出他种种弊病。”井上次郎道：“伯廉先生讲的一些不错。”伯正见东洋人尚且佩服他，便着实信托伯廉。当时看完了厂，约伯廉合并上次郎去吃番菜，商量改造的法子。伯廉道：“谈何容易，这一改造，又是几万银子费掉了。”伯正道：“那是没法的，多花几文，省得将来坍台。”伯廉大喜，自然开了一大篇花帐，沾润了不少。

再说张老四到过茶栈几次，总不见钱伯廉在栈，很觉诧异，只得去问周仲和。这时仲和的绸缎店倒下帐来，亏空了几万银子，连门都封钉了，他早把家眷搬回，自己逃走了，不知去向。张老四没法，又去找范慕蠡，慕蠡却在家里碰和。有四位扬帮里的朋友，都在那里。张四见人多不便细谈，好容易候他们碰完了和，拉慕蠡到里间屋里烟榻上，问他见伯廉没有。慕蠡道：“前月里他来过一次，闲谈一会就走了。我听说他买卖折本，开的甚么天新茶叶店倒了，你没吃亏么？”老四道：“天新是不相干的。我栈里买卖，远不如前，他又时常不到。他那存放的款子，早经提完的了，我所以要访着他，问个下落。他要不就时，我好另外请人。谁知找到他两处家里，都说不知，出去了多天，还没回家哩。我又找到周仲和家，谁知仲和也亏了本，逃走他方，店面的门

都封钉了。你说上海的事靠得住靠不住，可怕不可怕！一般场面上的人，闹得坍了台，便给脚底你看哩！”慕蠡道：“我们从前做茧子的时候，我只以为钱伯廉很不大方，周仲和倒是个朋友。谁知伯廉倒帐，还不至于拿钱赎身；仲和倒把这上海码头卖掉了。世上的事，真是论不定的。但你要找伯廉，也非难事，只叫人在陆姗姗那里打听；他既前情未绝，总要去走走的。”

老四点头要走，慕蠡约他吃一品香。老四横竖没事，就陪他同去。到得一品香时，第一号房间已被人占去了，只得占了第二号。老四听得隔壁喧呼嘻笑之声，偶然踱出張望，只见钱伯廉坐了主位，旁边坐的一班人，一个也不认得，都是极时路的衣履。局早到了。伯廉瞥眼见他，故意别转了身子。老四也不便招呼，叫侍者过来，问他们那一班是甚么样的人物，侍者道：“听得马夫说，都是承办织绸北厂的工头。”老四记在肚里，吃过番菜各散。次日便去拜李伯正。伯正接见老四。老四问起钱伯廉来，伯正道：“他正在这里替我办北厂造屋的事哩，果然是个有本领的人，连东洋人都很佩服他！”老四听了顿口无言，只得作别。找到北厂，伯廉却不在家，出门办料去了。

次日伯廉一早赶到老四那里。老四大喜接见。伯廉道：“我实在对不住你！我连年折本，撑不下去，只得靠着那位财东，指望恢复旧业。茶栈里的事，我原不能兼顾，请你另请高明吧。帐是我都结算好了的，只为一见伯正观察，他就派了我这个事。我一直忙到如今，所以没来面辞，还望你恕罪则个！”老四听他说得婉转，要责备他，也不能了。当下同到栈里，伯廉把帐目银钱，一一交代清楚。老四见他来去分明，倒很佩服。

伯廉交代好了帐目，便去拜范慕蠡。慕蠡道：“伯翁，你到哪里去的？”

老四到处找你，几乎要登告白贴招子。”伯廉道：“休得取笑！我是被伯正观察硬拉着办织绸北厂的工程。”慕蠡喜道：“你替他办事甚好，只不知薪水怎样？”伯廉道：“慕翁是知道兄弟的脾气，不在钱上面计较的。伯正观察，也就为这点器重我。他被陆桐山闹得慌了，连工匠的钱都要扣个八折，因此把他登时撤了，见委下来，我只得替他帮忙。但是对不住张四先生，他找我两次，都没遇着，今天特地拜他，已把帐目交代清楚了。”慕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伯翁办事，果然来去分明。”伯廉道：“岂敢，弟是一向这个脾气。”慕蠡又把周仲和的事告知了他。伯廉跌足道：“唉！他怎么不合我们斟酌斟酌？我倒受过他的好处，可惜他急难之时，我不能救他，他也不该合我疏远到这步田地。”慕蠡听他说得这样慷慨诚挚，忖道：“伯廉原来是个好人，我一向失敬了。”当下不免合伯廉谈起心上话来，访问伯正所办的两厂一公司，甚么时候可以开办。伯廉道：“伯正观察办的事，没一件不文明。即如这个织绸北厂房子，造得略差些，他就约了东洋人来看，幸亏当初图样不是我经手打的；况且

我去时，基址已经筑就了，然而难怪东洋人说不好。据弟的愚见看来，也不合式。因此合他讨论一番，难得东洋人也合我意见相同，如今是还要改造哩，慕翁试想：他单造这座厂房，还须半年多，那两厂一公司，不知甚时开办哩。如今议也议不到这事。他却主意好，除非不做事；做了便须根牢固实，再不肯将就些儿。我看这人的商务，将来总要发达的。”慕蠢着急道：“我十万银子的股本，早经交出，他那两厂一公司，不办是何原故？我要去提银子来，做别的买卖了。我虽然银子多，也犯不得搁在他那里，银钱搁呆了，是商家最忌的一件事。我们就此同去会他吧！”伯廉听他说到这话，吓得汗流浹背，连忙作揖求他道：“慕翁，总是小弟多嘴，你千万不要对他提起是我说的！他两厂一公司，开办的迟早，弟如何得知，只不过以理度之罢了；或者那两厂一公司，开办在前，南北织绸厂开办在后，也未可知。慕翁去这么合他一说，他只当是弟乱放谣言。宾东之间，闹出意见，还使得吗？”说罢，又作一揖，慕蠢暗自好笑，忙道：“伯翁，不必着急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说是你的话便了。”伯廉道：“也还未妥，待弟去探个确实信息，再来告知慕翁。如果一时不办，听凭慕翁怎样吧。”慕蠢笑道：“你不放他的谣言，就做我的奸细，我一古脑儿告诉了他，看你吃得住吃不住？趁早把赚他的银子，分给我一半，万事全休；不然，我是要出首去了。”伯廉道：“慕翁倒会取笑，可怜我在他那里，自早至晚，没一刻休息。每月的薪水，只五十两银子，还不如在茶栈里，有些分红，不止此数哩。”慕蠢道：“我合你说顽话，你就这么着急，真个在乎你分那几两银子么？”伯廉也笑道：“我倒情愿孝敬，只是川条钓白条，仔细你的银子，都被我钓了来。”慕蠢道：“只怕未必。我不比李伯正的银子该得多。”伯廉辞别要行，慕蠢留他吃饭。伯廉道：“我还要办料去，昨已议定价钱，今天要去付银。”说罢，匆匆去了。慕蠢忖道：“看不出这钱伯廉办事，比从前越发勤恳了。他那脸上的烟气，也退了好些，莫非戒了烟么？”转念道：“不好！我偌大的股本，放在伯正那里，他那厂合公司，是一时不见得开办的，我还是去提了回来。前天捐客章大炘，还有一注外国铁，劝我收买，我为的没得余款，只得罢手。铁现在在那里，我何不去提这银子来买下他的。”想定主意，就叫套车。

慕蠢穿一件织金面子的貂皮袍子，缎面的白狐马褂，带了两个金刚钻的戒指，一支翡翠玉的雪茄烟嘴，装上极品的雪茄烟。马车拉到虹口。慕蠢是不用通报的，把马车一直拉到伯正的三间花厅前。车夫开门，慕蠢下了车，直到花厅上坐了。自有人进去通报。一会儿，伯正出来，穿件罗纹绸的丝绵袍子，貂皮马褂，口衔一支长竿烟袋。二人叙坐。慕蠢道：“兄弟是有半个月不来了，大哥一向好？”伯正未及答言，门丁来报道：“玻璃工师来见。”伯正吩咐

道：“请在洋客厅里坐吧。”慕蠡也要请教，伯正便合他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

却说范慕蠡跟着李伯正踱到洋客厅上，只见两个西洋人，同了一个翻译，坐在那里；见伯正进来脱去帽子，合他拉手。伯正对翻译指着慕蠡道：“这是股东范慕蠡先生。”翻译合那两个外国人咕咕了几句，那外国人也就合慕蠡拉手。谁知他的力量大，拉着慕蠡的一只嫩手，隐隐生痛。慕蠡问起翻译，才知两位都是英国人。翻译替他述了姓名，那四五个音的名字，慕蠡那里记得清楚。只记得一个有胡子的外国人，一个没有胡子的外国人便了。

那有胡子的外国人，在衣服袋里，摸出一张洋纸的图，指给伯正看。上面乌溜溜的，圆浑浑的，翻译道：“是熔料的锅炉。”余外还有平面的桌子，还有成范的模子。最奇的是一个高大汉子，拿着一支喇叭似的，在那里吹喇叭。口上一个图形的物事，就像电气灯的灯头。慕蠡不解，请问翻译，翻译道：“这就是吹的玻璃。”慕蠡道：“玻璃是吹成的么？”翻译又合外国人咕咕一阵，然后说是玻璃质料，熔化过后，便如糖质一般，软而粘的。他们的吹法是用一支管子，吸取了这锅里的料，把口对着那管尽吹，管端就结一个泡，合电气灯头似的，滚在桌面上，再把这泡放在模内，就成了瓶杯各种器具。如今有人得了甚么新法，可以不用口吹？这旧法是都要口吹的。慕蠡这才恍然大悟。那有胡子的外国人，又合翻译咕咕一回，翻译对伯正道：“这锅是必要用他们外国的锅。他们制成的锅，极有讲究，是用最净的火泥，不叫夹杂甚么石灰硫铁的质料，把这泥加上了水，调和起来，叫它变成软性；然后把磨成细粉的旧锅泥，搀和调匀，滚成个个小团，造锅工匠用手，把这小团一一的连合起来，造成这锅，不叫它有蜂巢的孔。万一空气关入其中，只怕受了炉火的大热气，那锅就要涨裂了。锅成之后，须待数月，等它自干，干后方可用得。临用时移锅至倒焰炉内，渐加热度，看那锅见了红色，便赶忙移至化玻璃炉内；再等若干时，已受了大热，这才把废玻璃料中极细的撒在锅底上，作为釉之用。凡锅摆在炉内，四围都是火焰排列，其热自然大了，只为烧玻璃需大热，热度不起，那玻璃料是化不了的。”

伯正、慕蠡听他这篇名论，自然佩服。伯正又问道：“这玻璃的原质，到底是甚么？”翻译传话道：“造玻璃的原质，其名叫做矽矿产，里有那种火石、石英、水晶砂，大半是矽结成的。我们要造玻璃，把这几种质加上土质或金类质，都可造成得成玻璃。但须经过大热，等它熔化，又须在那熔化的质内，提出极净的料，冷透了，便凝结了。其质透明，这就是块玻璃，说来也甚容易的。”外国人又道：“你们中国出砂的地方很有，这玻璃的料子，不消采自

外洋，只制法须我们指点罢了。”伯正又问道：“这玻璃初造，究竟始于何国？”外国人又合翻译咕咕一回，答道：“造玻璃是件极巧妙的事，为甚么呢？那玻璃的质料是暗的，及至造成，变为明质，就如金钢石一般。金钢石是光明的物事，那原质是炭质所成，却甚暗的。造玻璃的法子，自古有之，相传古时地中海，有一只碱船，泊在那里，因为船上不好煮饭，他们就拣岸上一块砂地，打算埋锅煮饭，只因没得砖石，支架锅子，他就在船上，取了几块碱，把来支锅。谁知碱合砂，受了一番大热，熔成一块儿，船上人吃过了饭，见地上透明的物事，取出来看，倒很有趣的，带了回去，给人看见。问起来由，就有人想法办理，果然成了一种玻璃。这就是造玻璃之始。大约腓尼基人，得这法子很早。他能造有颜色的玻璃。埃及国人，也能造玻璃。我们古时人有到过埃及国的，得着大玻璃球一个，上面刻着字；有人认得埃及文的，据说还是三千年前头的东西呢。埃及国人又把玻璃造成棺材，又把玻璃做砖，有各种花纹，都有人见过的；还有那罗马国人，二千年前已知造玻璃的法子；他造的器具碎块，有人在地底发出，知是二千年前头的东西哩。”

伯正闻所未闻，慕蠡也广了识见，送出外国人。慕蠡又问伯正两厂一公司何时开办，伯正道：“明年秋天，总可出货。”慕蠡大喜。伯正又约他同到织绸北厂，看那工程，果然浩大。伯廉接见，畅谈而别。

慕蠡回到铁厂，仔细思量，他们外国人，何以那般精明，能创出无数法子；我们连造玻璃的法子都不知道，定要请教他们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门上人来报道：“外面有一位江西刘浩三要见。”慕蠡一时想不起是谁，问道：“他有名片没有？”门上人道：“他没有名片，说是合少爷江宽轮船上认得的。”慕蠡想了半天，道：“呀！是他么？请吧！”

原来这刘浩三是江西南昌府人，也是个秀才出身，读得一口好西文。在外国工业学校，学习过三年的。自己造过一部织布手机，只因中国没人讲究此道，也没拿出来问世。浩三回到中国，先到北京，拜见几位当道名公，都很赏识他。只是没甚机会安置，只得出京。听说湖广总督樊云泉督帅讲究制造，他便著了一部汽机述略，托人呈上去。樊督帅撩过一边，并没细看。浩三朋友何濬甫，是樊督帅的幕府，趁空请示，说：“刘某著的汽机述略，究竟怎样，好不好呢？”督帅道：“这班无业游民，夤缘出了洋，就把大言来欺世。汽机的事，千头万绪，岂是一本述略包括得来！看其书名，己是外行，不须再细看他的书了。”幕友道：“大帅不要看轻了他，他本来很有点文名的，后来进了船政局学堂，学成英、法两国语言，这才出洋，进了工业学校。学过三年，毕业回来，自己懂得制机的法子。他家里就有一部手织机车，是晚生亲眼见的。他那机车制得很灵巧，省了许多人力。他著这部汽机述略，必不是甚么汽机必览这

些书可以相提并论的。”

督帅听他说得这么郑重，倒要请教，先看那篇序文，就有若干新名词。

督帅甚为动气，忖道：“这样不通的人，如何懂得汽机，这不是胡闹么！”说到这话，若是别人，一定不看了。幸亏他却有一种脾气，翻开了一部书，总要看到底的；说不得再翻下去，第一篇就是考证那汽机的来源。樊督帅是最喜考据之学的，见他说得那般清楚，虽罗列的都是外国人名字，没见过的，却还觉得有趣，不免略短取长，不去苛求他那些新名词了。再翻一页，绝精工的一张五彩图，却都是汽机中的事件，樊帅大惊，暗道：“这人果然懂得汽机，这是一个维新大豪杰了，我如何当面错过？幸亏何濬甫提醒了我，这位先生定须留他下来办事才好！”再看他后面讲那汽机的做法用法，头头是道，语语内行。樊帅诚心拜服，连忙叫人请了何濬甫来，指给他看，道：“像这般切用的著述，方不是灾及枣梨。幸你称扬一番，我才留心观看；不然，这书变成个沧海遗珠了！”何濬甫当下大喜，趁势进言道：“大帅既然赏识他，为什么不叫他进来试试呢？”樊帅道：“我正有此意，烦你代我致意，我实在没工夫去拜他，请他搬进来往，我好随时请教。”濬甫唯唯退出，连夜赶到浩三住的客栈里。谁知浩三踪影全无，问及伙计，伙计道：“昨天一早渡江去了。”濬甫道：“甚时回来？”伙计道：“不知道，他没有说。”濬甫道：“制台要请他见，他回来时，千万合他说先来见我便是。”随手在怀里取出名片一张，交给客栈伙计，自己回去复命不提。

再说刘浩三上了这部汽机述略的书，以为樊督帅必然重用他的，谁知一候几日，信息杳然，不免灰心，想起汉阳铁厂里一位旧同学来，趁着没事，便去合他谈谈。这早雇了一只小划子渡江过去，幸喜风平浪静，船至中心，看那汉江浩淼，两岸遥峙的：一边是黄鹤楼，俯瞰潮流；一边是晴川阁，下临清渚；果然风景不凡。一会儿，船到汉阳。上岸不远，却已到了铁厂，找着文案处的鲁仲鱼。两人久别相逢，说不尽的别来况味。饭后，仲鱼又同他晴川阁、伯牙台游了一趟，回厂时天已不早，仲鱼留他暂住一宵再走。浩三本没甚事，也就应允了。他住过一宿，这时天气虽然深秋，却是热如炎夏，只一夜起了东北风，天气骤凉，纤纤的又下了几阵雨。接着，又是大风撼水，江波汹涌，没一只船敢渡。仲鱼起来对浩三道：“这是静江风，今天渡不得江。”浩三道：“我终须过去，下半天看风色吧。”仲鱼道：“只怕渡不过去。”到得傍晚，果然那风越刮越厉害。浩三只得又住一宿。如此者风雨连天，一连五日不息。浩三在汉阳住了五日，第六日方始放晴。

浩三渡江径回客栈，伙计把名片送上，述了何濬甫的来意。浩三大喜，就叫了一顶轿子，抬入督署文案处，打听何濬甫，谁知他跟着督帅大阅去了。浩

三大失所望，只得住在客栈里静候。看看川资将罄，有些住不下去的光景，幸亏栈主人知道他合制台文案相好，又有制台请他进去的话，是个有来历的人，不来问他催讨房金饭费。浩三也因川资不敷，只得等候濬甫回来，再作计较。

看看九月已过，十月又来，制台未见回辕，身边川资实已告竭，只得寄一函书，去向仲鱼借款。谁知铁厂文案，出息不多，仲鱼也是为难，没法只借给他三块洋钱。栈主人见浩三穷到如此，那制台请他进去的话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便有些不相信了，开一张条子，特来算帐。客栈虽小，价钱倒是很大，每天二百四十文，连吃饭在内，统算住了二十九天，一共六吊九百六十个钱。浩三道：“我旅费艰难，打算合朋友借钱。我这朋友，跟着制台阅边去了，等他回来，便可借钱还你。”栈主人道：“客官既然出门，为什么不多预备些川资？小店是等着开销的，那见房饭钱好拖欠的么？这是血本换来的。”浩三道：“我也知道不可拖欠，只是暂缓几天，如数奉还，下不为例便了。”栈主人不答应，多少总须付些；不然是不开饭的了。浩三没法，只得把仲鱼那里借来的三块钱，给了他两块。栈主人还嫌不够，说道：“十天之内，客官的房饭钱要不还清，小店不便再留了。被别位客人知道了，大家拖欠起来，连小店的买卖，也做不成了！”浩三受了他一阵逼迫，自己理屈，没得话讲，送他出去，兀自愁虑，忖道：“十天内制台倘不回辕，我怎么得了！”又转念道：“我再去找仲鱼吧。”踌躇一回，觉得不妥，暗道：“只好把单夹衣服当来使用的了。”次日，见汉报上载着樊制台调署两江。浩三大惊，没奈何再到督辕打听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工师流寓出怨言 舆夫惑人用巧计

却说刘浩三见汉报上登明，樊制台调署两江总督，十分惊疑，只得向督辕打听。走到半路，只见一派仪从，簇拥着制台回辕，心下大喜，忖道：“做总督的人，果然威武，怪不得人都说是出京小天子。这样看来，我国虽说是专制国，却也暗合了贵族政体。只那做官的生成一种奴隶性质，融合着专制手段，所以把事都弄坏了。”一路忖度，慢慢的看着制台进了辕门，又停留一回，然后身边掏出名片，求把门的替回要见文案何大老爷。把门的道：“何大老爷跟大人阅边去了，如今虽说回来，还没上岸哩。再者，他即便上岸，也还有许多公事，怕没工夫会你吧。”浩三被他回了个绝，分明瞧不起自己，急得红涨了脸，又不敢发作，忍气问道：“他几时得空会我呢？”那门上道：“你自找他去，我那里知道。”浩三愈加没趣，只得蜚回寓处。栈主人见他丧气而回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又来催逼房金。浩三道：“再迟几天，我便给你算清。”栈主人道：“你说制台回来了，便设法想，如今不是制台回来了么？你为何不去

找他？”浩三道：“制台虽是回来，他还有许多公事，我去找那文案上的何大老爷，他还没上岸哩。”栈主人道：“你到衙门里去找何大老爷，那里找得到他呢？除非你认得文案处的路，一直走进去，碰着他自己的管家，还可指望见面。你要在把门的那里打听他，万世也见不着。你想，制台衙门把门的，何等势利？见你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肯替你通报么？外面的世道，都是如此！客人，你出来得也太冒失了！”浩三被他奚落一场，气得顿口无言，半晌道：“我倒请教你，像我这样，是永远见不着何大老爷的了？只怕他来找我，也未可知。”栈主人道：“那看你们的交情。据我看来，只怕未必。”浩三不答。栈主人讨不到房金，咕哝着自去。

浩三一等三天，不见濬甫来找他，这才真个着急。是晚左思右想，一夜没睡。不料人急计生，忽然想出一条妙计，暗道：“这法子用了还不灵验，只好讨饭回家去的了！”当时披衣起身，写了一封信，改来改去，好容易写完了，去找栈主人，要他想法叫人送进去。栈主人为着房金，不能不关切，就派了一个精细的伙计，代他送进制台衙门。果然，这封信比龙虎山张天师画的召将符还灵。当日晚间，濬甫亲自到栈，合浩三见面。浩三道：“我被这位樊制军累得好苦。他说用不着我，我倒也别处托钵去了。他又把我留下，又不见面，又不派我件事儿，弄得我一候几个月，天是冷下来了，衣履不备，瑟缩难过；栈房里欠下许多钱，天天催逼。我在外洋时，也没受过这么一天的苦。你若不救我一救，我是要填沟壑的了！”濬甫笑道：“浩三先生，岂是饿死的人呢，且请放心！我自从把你的本领合云帅细说一番，他何等仰慕，何等契重；原要请你搬进幕中，偏偏又为着阅边耽搁下来，及至回来，又奉署理两江的上谕。云帅本来注意两江，要去整顿一番，那里的财政宽余，大可开几个制造工厂，请教浩三先生的事多着哩！只是目前公事，犹如蝟毛一般，不但他没工夫理论到你，连我也没工夫去谈你这桩事。如今我带了一百块洋钱在这里，算我借给你的。你开发了房金，就到南京去候着吧，云帅大约他三五日内，就要赶赴南京的。”浩三道：“我也不来上当了，既然蒙你慨惜百元，我有了盘缠，就到上海去。我还有几个旧朋友，去找着他们，怕没事干？不希罕这腐败官场的事，宁可做外国人的奴隶吧！”濬甫道：“也难怪你牢骚，像你这种本事，自该到处争迎；奈中国官商，不喜办什么公司工厂，还只云帅有点儿意思；要是别的督抚，只怕理也不来理你。”浩三道：“我原知道。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，倒不如学了法律政治，还有做官的指望哩。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，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，将来民穷财尽，势必至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。你想商人赚那几个钱，都是赚本国人的，不过贩运罢了，怎及得来人家工业发达，制造品多，工商互相为用呢？难道中国的官商就悟不到，不肯望大处算什么

？” 潘甫道：“不是悟不到，只为中国人的性质，是自己顾自己的。官商有现成的钱赚，且赚了再说；倘然大张旗鼓，兴什么工业，开什么工厂，弄得不好，倒折了本，不是两下没利么？” 浩三道：“合众开办，断然有利；不但自己有利，而且全国受了利益。不过利益迟些，他们没耐性等待罢了！至于那些自己顾自己的，总是他的性质，习惯使然。只盼社会改良，这种性质，自然会大家变换的。譬如国家奖工艺，或是优与出身，或是给凭专利，自然学的人多了，就不患没人精工艺；既有人精了工艺，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，大家争胜，外洋人都来采办起来。工人也值钱了，商人也比从前赚得多了，海军也有饷了，兵船也好造了，在地球上，也要算是强国的了！如今把新政的根源，倒置之脑后，不十分讲求，使得吗？不论别的，单是轮船上驾驶的人，尚须请教外人，难道中国人没人能驾驶么？只为他既是中国人，人都不信他，怕闹出乱子来，那就坏了大事的。为什么他们外国人，初创轮船之时，敢冒险驶出大洋，这岂是顽的么？一般也出过乱子，他们不怕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即如气球初创的时节，坐了上去，死的人也不少；然而外国人还到政府去请，定要上去。政府答应了，他便再上去，视死如归。中国人见了这种奇险的事，还了得吗！我说轮船上驾驶的事，早该叫人学习，考验他的本事，要能下得去，便可叫他驾驶。这也是商务中第一件要事。总之，要变通都变，要学人家，通都学人家。最怕不三不四，抓到了些人家的皮毛，就算是维新了！我这话并不是愤激之谈，总算又上了一个条陈，你得空合云帅谈谈，看他意下如何？” 潘甫道：“你的话句句都切事理，我也没得驳回，还望你到南京走一趟，有机会，总合你留心便了。” 言下，就叫跟班把洋钱拿来。跟班的便把两封五十块洋钱送上。浩三接了道谢，又道：“我在上海耽搁一两个月，再来找你。” 潘甫答应了，急忙辞别，仍回督署办公事不提。

浩三送客回来，便叫栈主人算帐。一会儿，栈主人把帐开好，上楼来、道：“刘先生，我们失敬了！我原知道刘先生是有来历的，论理不该催讨房钱。只因敝栈连年赔本，实在支持不住，只指望来往的客人多，可以撑得住这个局面。如今人少了，实在不够开销，因此长了价。刘先生休得见怪！” 浩三接帐在手细看，原来比往时多开了二十文一天。浩三笑道：“有限的事，我也不值得合你计较。只是以后遇着贫苦的客人，少挖苦几句，我也见情的了！” 栈主人满面通红，接了钱自去。浩三从容收拾行李。当日可巧有江宽下水船开。浩三上了轮船，四面一望，江水浩淼，不觉添出许多感慨，忖道：“这番要不是何潘甫救我的急，几乎流落武昌，世上的事，真险不过！我们中国人，处的恐惧时代，没什么本事可恃的！”

次日，船正开驶，浩三就到顶篷上看那江景，又看一回机器；自己知道造

法，也不觉其奇。不到两日，船泊九江，浩三忖道：“我除却栈房开销，所存不过六七十元，那里能在上海去久住呢？莫如先到家乡，还有法想。”主意已定，便把行李交代接客的人，上岸住了三元栈。次日，趁着小火轮船回到南昌。

原来浩三只一位夫人，一个儿子还小，才八岁呢。幸亏有个表兄替他代理家务，田地不多，只数十亩，刚够家中吃用。浩三出洋多年，一直没回家乡。他妻子只当他是死了，也不去管他，过自己的安稳日子。这天浩三回家，他妻子几乎不认得他了。浩三却还认得妻子，说明来历，自然夫妻总有感情。他妻杨氏，见丈夫身上穿的那件茧丝绸的棉袍子，倒有了三五个补钉，知道他不得意，便道：“你出去的时节，我怎么劝过你来？你只不听，要去学什么本事。如今呢，你本事学成没有？”浩三道：“本事是学成了，只少几个知己的贵人扶助。”杨氏道：“噢！有了本事，原也要贵人扶助的么？你忘记了从前的话，不是说不肯求人，自己要有本事吃饭吗？”浩三道：“我千辛万苦，好容易到得家中，我们各事休提，且待我舒息脑筋，再图别事吧。”杨氏笑道：“我晓得你厌听我的话，七八年不回家，自然该休息休息。咳！要不出洋，过过舒服日子，不更好么！”浩三叹口气道：“中国人的意见，都合你一般，所以没得振兴的日子。只图自己安逸，那管世事艰难，弄到后来，不是同归于尽吗？”杨氏道：“你有多大本事，管得到世上的事！准不是图自己安逸？你想，半步街的童伯伯，不是夏布庄上的伙计么？他趁着管帐先生糊涂，赚着一注钱，如今捐了什么从九品，到安徽去候补；听说分道到了芜湖，当什么洋务差使，一年倒有二三千银子。他嫂子满头珠翠，身上穿的灰鼠皮袄，湖绉面子。找出门也没这样体面的衣服。她只把来家常穿着。童怕伯有什么本事？只不过夏布店里的伙计罢了，也会发财。他前天来接家眷去，一只满江红的船，小火轮船拖着，挂着旗子，敲锣开船，好不威风！你呢？出门这几年，穿件破棉袍子回来。我只道你没本事，原来是已学成本事的，尚然如此！你要晓得，中国人是不靠本事吃饭的吗？比不得外国人，你应该有些后悔了！”说得浩三气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哭又无谓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人家的本事，是在场面上的；我的本事是在肚子里的。他能赚东家的钱，能捐官，能已结上司，就是他的本事；我这本事不同，却要实实在在的干去，赚几文呆进项。有人用我，也能赚几千银子一年；没人用我，只好怨命，一文钱都赚不到的，带累了你受苦。罢了，罢了！好在家里还有几十亩田，料来够你一世吃着，你只算没有我这个丈夫，也要过日子哩！”杨氏噗哧一声的笑了。

夫妇二人正在谈论，忽听得外面人声鼎沸。浩三问什么事，杨氏赶出去看时，原来是啞哑菩萨出会，轿夫中了迷，在那里嚼瓦片哩。人都齐集，焚香点

烛的祷告。杨氏吓得面如淡金纸一般，连忙叫女老妈摆上香案，跪拜祷告。浩三不禁暗笑，让她做作完了，轿夫醒来，抬着咿哑菩萨过去，杨氏这才进屋。浩三问道：“我在轮船上遇着同乡人，就晓得咿哑菩萨的会已被抚台禁止，不准再出，如何又有了这个陋俗？”杨氏吓得颤着身躯，忙摇手，道：“你休得胡说！”不知杨氏又说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兴工业富室延宾 捐地皮滑头结客

却说刘浩三妻子杨氏，听她丈夫说话，得罪了咿哑菩萨，不胜恐惧道：“休得胡说！菩萨很灵，抚台不信，禁止人家出会；后来菩萨托梦太太，一定要出会，抚台也信了，所以照常出会的。”浩三见她吓得那般可怜，知道一时不得开悟，只索罢了。

浩三找到几处亲戚朋友，想凑借些盘缠，到上海去找事。谁知人情势利，见浩三穷到这步田地，没一个人肯应酬他。浩三只得把一所祖上遗下的房子，卖给人家，得了三百块钱，掉下一百块，给杨氏过活，余下的带在身边，就整顿行装，要到上海去，他妻杨氏听说他要去找事，倒也欣然，并不阻止。浩三到得上海，几个旧朋友，都有事到他方去了。浩三投靠无门，想起江宽船上遇着的一位豪商，谈得很入港的，他说要开什么工厂，不如去找他吧。想定主意，换了一套时新衣服，来拜范慕蠡。慕蠡接见大喜。原来慕蠡知道他艺事高明，正想求教于他哩，就叫人把浩三的行李搬来，留他住下。二人谈起工艺的事，浩三道：“凡事都要在源头上做起。我们要开工厂，便须先开工艺学堂。但是等得这些学生，学到成功，必非三年两载的事、那时再开什么工厂，已落他人之后了。如今一面开厂，一面开学堂，把新造就的工人换那旧的。不到十年，工人有了学问，那学成专门的，便能悟出新法；那学成普通的，也能得心应手，凑拢来办事，自然工业发达。”慕蠡道：“我们上海，何尝没有工艺学堂，为什么总没效验，造就不出什么人才？”浩三道：“上海的工艺学堂，我也看过几处，吃亏没有实验。要晓得，工艺都从实验得来，平时读的、讲的、做的，只不过算学、理化、绘图等，那还是虚的。至于要讲木工，就要知道这木出在那里，怎样的性质，好做什么用；要做金工，就晓得这金如何性质，怎样融化，好做什么。不信，当时试验，直头攻木的削木；攻金的熔金；诸如此类，亲自动手。所以学工艺必然要在厂里，离了工厂，开不成学堂；不开学堂，又不能改良厂务。工人懂得学问，自然艺事益精，制造品愈出愈奇，才好合欧洲强国商战。”慕蠡道：“上海工艺学堂，也有在厂里的，就合浩三先生说的不差甚么，为何不出人才？”浩三道：“目今旧厂工人，自以为得着不传之秘，拿人家几十块，或整百块一月。他意思是：你要不开这个厂便罢，要开这个厂，除非请我不成！你要我教导别人，那是我一世的饭碗，再也泄漏不得的

！工师存了这种心，先把实验的一条路绝了；实验既绝了指望，其余学的，都是皮毛，不切用的。再者，中国学生，还有一种性质，都是好高而心不细。这工艺虽是极粗的事，却须极细心的人，方能做得来。学生要横下了心，预备自己一世的大事业，都在这工艺上面，专心研究去，工艺才能精哩！如今学生虽晓得工艺也是件可宝贵的事，却还不甚心悦诚服，觉得自己负了国民的资格，如何困于工艺呢？这是我国数千年社会使然，忒把工艺看得轻贱了，以致一败涂地，难怪整顿不来！殊不知工人也是国民的一分子，关系甚大哩！”慕蠡拍掌，叹道：“浩翁这话，顿开茅塞！弟久思开个工艺学堂，好在敝友李伯正大开工厂，不愁没处试验。但这事我是外行，须请你代为经理，庶乎造就几个有学问的工人出来，助我们发达工业。”浩三道：“贵友李伯正，我也闻名，只不知他开的甚厂？意欲拜望他，看看厂。”慕蠡道：“他厂还没开工，如今正造着房子，明天我们同去会他便了。”

次日，二人一早起身。慕蠡套上马车，请浩三同坐，到得虹口，伯正却不在家，到北厂去了。慕蠡叫马夫赶到北厂，找着伯正。原来北厂竣工，锅炉机器，都已位置妥贴，恰待开工，伯正十分得意。见慕蠡来找他，就请他们二人，在公事房坐下。慕蠡代浩三通了姓名，又着实夸奖他的本领。伯正大喜。当下便请慕、浩二人遍阅厂中工程，又看汽机。浩三道：“汽机办得齐全完好，只这厂房，略欠坚固，恐怕被机器震坏。”伯正听了踌躇。

三人同回公事房。慕蠡把要开工艺学堂的话告知伯正，伯正道：“厂房没有余地，要开学堂，还须买地造屋。”慕蠡道：“正是。你买这几处地皮，都合若干银子一亩？”伯正道：“贵哩！虹口一亩，合到二万银子，其余稍微便宜些，也都是一万出头。”慕蠡道：“这还不算甚贵。你是买吴和甫的么？”伯正道：“正是。”慕蠡道：“只不知我们几处厂房左近，还有地皮没有？”伯正道：“怎么没有？都是吴姓产业。”慕蠡道：“我去拜他。”伯正道：“那里找得到他呢？你要买地皮，须找捐客汪步青，他专捐吴姓的地皮。”慕蠡道：“叨教，叨教！”当下范、刘二人辞回铁厂。伯正也就回公馆。

过了两日，慕蠡果然去拜汪步青。原来步青住在老垃圾桥堍貽德北里，专掬地皮出身。他本是上海土著，小时读书不成，去学洋文，学了几个月，又觉得气闷，便去学皮货买卖。帐目上却很精明，管帐先生很喜他来得伶俐，不免交付他几注正经买卖。步青好容易得着买卖经手，如何肯轻轻放过，便每注赚他个一成的扣头，管帐先生，那里得知，还当他少年老成哩。可巧一位贩皮货的客人，合管帐先生认识，一注皮货，值银八千两，要卖给这位管帐先生；管帐先生没工夫，就叫步青合他去做，讲定了九千银子，步青一扣就是九百两。皮货客人不服，告诉了管帐先生，管帐先生大怒，把他辞掉了。步青虽然歇业

，手中很有几文，便在堂子里混混，意思结交几位阔人，好吃口空心饭。做的信人是金宝钿，在汕头路住家；还有一个陆媛媛，寓在清和坊三弄。这天步青在金宝钿家摆酒，请了几个时髦客人，是吴筱渔、张季轩、郭从殷、蒋少文、毕云山一班，都是年轻喜顽，家里都有十几万的家私，闲话休提。当时请客到齐，步青大喜，便叫写局票叫局。筱渔抢笔在手，先把自己叫的四个条子写好，就问云山道：“你难道还叫王翠琴么？”步青道：“云山兄合翠琴，是几时和好的？”云山抿着嘴只是笑。筱渔把局票一一写好，娘姨递给相帮发去。酒菜摆上，步青让筱渔上坐。金宝钿敬了一巡酒，自去应局。一会儿，叫的局部到齐，各人拉着相好，乱闹一阵。须臾局散，这才安心吃酒。步青对筱渔道：“令叔黄浦滩三亩的地皮，成交没有？”筱渔道：“还没成交哩，前途还到五万四千银子，家叔道：‘不在乎他这几万娘子浇裹，不上四万一亩的数，决不肯卖，’”步青道：“昨天我碰着一位俄国商人，他托我找块地，要在黄浦滩上。我想令叔这三亩地，可巧合局，莫如卖给他吧，我来做个中人，包管十六万银子成交，多少都在我身上。”筱渔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是好极的了！”步青道：“你完全令叔致意，我们后天三点钟，在一品香谈吧。”筱渔点头，恰好金宝钿应过局条回来，于是大家吃稀饭。步青取出表来看时，已是十二点三刻了，各人道谢散去。

次日两点钟，步青先到一品香，占了第一号房间，把请客条子写好，请的是吴和甫合筱渔叔侄两位，还有花伯芳作陪。他是一品香的老主客，那有不巴结的道理。当下侍者按了条子，交到柜上，连忙着人去请。步青等到三点多钟，伯芳始到。吴氏叔侄还没见来。伯芳道：“你今天请的什么贵客，为何这时还不到来？”步青道：“请的和甫叔侄。”伯芳道：“你怎样认得他们？”步青道：“有些经手交往的事，所以认得的。”伯芳道：“你不知道和甫的架子，如今大得不可收拾！我还见过他穷的那年，那才可怜哩！”步青忖道：“和甫自来阔绰，怎么他会看见他穷的时候，倒有点奇怪！”忍不住问道：“伯芳兄，倒合和甫先生是旧交了？”伯芳道：“不然，从前我跟着先君到上海，只不过开一个小铁厂罢了，那时黄浦滩上人家不多，店面也甚寥寥，虽然合外国人通商，中国人大家肄忌，不敢放手做买卖，只先君是看得透，所以发了财。一天上街，其时正是隆冬，下过雪才晴哩，就见路旁有一位乞丐似的，穿件破夹袍子，在一家小饭铺门口站着；虽然极冷的天气，他却没一毫怕冷的样子。先君觉得奇怪，问他来历，才知是吴江人，探亲不遇，流落在此的。先君知道这人不是个寒乞相，将来或许发财，就留他到厂里住下，叫他做工，搬那铁条铁板。又知道他认得字，就叫他兼管日用的小菜帐。谁知他算得分明，一钱不苟。先君道他老实，可巧厂里管帐的先生死了，先君把他补上。一混五年，他

手里大约也有几千银子。那时上海的地皮，实在便宜，只合上几十吊钱一亩，还没人肯买。和甫却存了个拙见，他想上海来种田，成家立业。看着别的好买卖不做，一味的买地，几乎把黄浦滩上的地，都被他买去。他的地不下二三百亩，都是三四十吊钱买来的。其时就有法华镇上一个富翁，知道他地皮弄的多，就把女儿招赘他为婿。谁知他打算种田，还没垦土，就有外国人来买他的地皮。起初不过几百吊一亩，后来地价长大了，弄到几千银子一亩。如今是不上四万银子，也休想买他的一亩地皮，我们才知道地皮这样值钱。他有了这几百亩地，随手卖出，又趁便买进，弄到如今，家私真正不知几百万了！他花天酒地的闹开了！又捐了个道台，报效皇上家十万，赏了个头品顶戴，赏穿黄马褂，好不威风！我们呢，就只先君是个二品衔候选道，没得荫袭。他儿子侄子都捐了道台。天下第一等的买卖，再没有他取巧的了！只可惜架子大些，轻易见不到他的面。”步青道：“我看和甫先生，倒也随和，我去见过他几次，都接待得很好。”伯芳道：“那是你合他经手地皮，方能如此，其余的人，是一概挡驾的。”步青忖道：“难怪伯芳要牢骚，他从前也是几百万银子的家私，如今分了家，买卖不兴，弄得剩了一二万银子，所以说起吴和甫，他就有些醋意，我倒不便申说的了。”正在踌躇，忽听得外面履声橐橐，上来了一大班人，原来正是吴和甫叔侄来到。马夫、家人跟上来五六个，什么烟枪、水烟袋，一古脑儿捧了来。和甫穿的大毛出锋马褂，猗猗的皮袍子，口衔一支翡翠玉的雪茄烟嘴，戴了一顶貂皮帽子。筱渔是貂皮袍子，狐皮马褂。论那和甫的气派，大约现任督抚，也不过如此。步青趋前招接，和甫不过略略交谈几句，还是筱渔倒合步青谈得稍为亲热点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

却说汪步青巴结不上吴和甫，心里着急，虽系大冷的天，头上也冒出汗来，暗道：“他神气这般落落的，只怕这注买卖不成，白破了钞，那才冤枉哩！”只得打起精神，问长道短。他说三句，和甫只答一句。步青没法，索性不开口，做出一种恭敬的模样来，犹如子侄见了父叔一般。和甫脸上，倒转过来了，和气得许多。步青这才悟出，忖道：“官场中人，最喜人家低头伏小。和甫先生虽没做过官，却是头品顶戴的道台，难怪其然，我称他先生，已是错了。充着筱渔面子，应该称他老伯，客气些就该称他观察。咳！自己的不是，怪不得他，还是叫老伯亲热些。”主意想定，连忙要改口，可巧侍者送上笔砚，请点菜。步青趁势道：“老伯今天赏光，小侄不胜之喜！只是老伯天天吃番菜，是吃腻了的，要想几样新鲜菜才好。老伯请点，待小侄来开出来。”伯芳见他足恭可怜，笑着说道：“吴老伯是不大吃番菜的，我深知道他。你请吴老伯吃花酒，他倒很欢喜。依我说，叫几个时髦信人来热闹热闹，倒使得。菜呢

，随便点几样吧。”和甫听得步青一派恭维，心里很舒服；又被花伯芳说出自己的脾气，有些动怒，只是实喜叫局的，将机就计，乐得开怀，便笑道：“伯芳是耐不得了。你们爱叫局尽管叫去，别牵上我。”伯芳道：“老伯如今难道不玩了么？小侄是合老伯常常同在一块儿的。陆小宝不是老伯得意的人吗？我来写。”说罢，把笔砚取在身边就写。和甫只得听之，又道：“既然被你闹开，索性把张月娥、左兰芬、王梅卿一同叫来，大家热闹热闹。”伯芳大喜，一一替他写好，又把筱渔，步青合自己叫的几个写完发出。和甫是不吃外国酒的，步青只得要了两壶京庄酒，菜来就吃。一会几，局也到了，和甫大乐，拉着陆小宝的手，躺在烟铺上，唧唧啾啾的密谈去了。步青叫侍者开了几个新会橙，给和甫送到烟铺上去，和甫这时不觉乐得手舞足蹈。原来诸公有所不知，和甫的老婆，相貌极其丑陋，却又欢喜吃醋，和甫没儿子，屡次要娶妾，只怕他老婆不允，闹得场面上不好看，所以成日在外面玩。这一阵子，看中了陆小宝，要想娶她；谁知陆小宝嫌他狐骚臭，若迎若拒的。骗他些钱罢了，并没真心跟他。和甫不知就里，在小宝身上，叫他花个上万银子，也都情愿的。闲话休提。再说当时席上，别的局都散了，只陆小宝还没去，步青急欲合和甫谈买卖，他却被信人缠住了，不好去合他说话，只得把话告知了筱渔。筱渔合他叔父说知，和甫如梦方醒道：“地皮的事，既然前途肯出到这个价，我也不同他扳难，你合步青做去吧。”步青听了这话，大为惊异，忖道：“这真是个好主顾，看不出他神气来得严肃可畏，原来是个傻子！他肯把地皮交给他令侄作主，这就有得法子想了！”不言步青暗自欢喜。再说和甫忽从烟铺上挺起身躯，道：“今天我来复步青的东，就在陆寓吧。”步青连称不敢，道：“老伯赏酒吃，小侄不敢不到。”和甫又约了花伯芳，伯芳也答应必到。当下各散。

到得晚间，步青不等他请客条子到来，赶即走到陆寓。谁知和甫还合陆小宝坐马车没回，步青自悔来得太早。娘姨留他吃茶，步青辞去。下楼就到叙乐园，吃了一壶酒，叫一碗虾仁面，点心过了，然后再蜚到陆寓。和甫已回，见步青第二趟又到，不觉笑道：“请客就要请你这样的客，果然至诚。”步青道：“小侄生来性急；况且老伯赏酒吃，不敢迟到的。”和甫大喜。一会儿，客已陆续来了。步青有意凑趣，多叫了两个局，和甫心上倒不以为然。酒阑时，步青想要翻台，先合筱渔商议。筱渔道：“家叔怕的是吃花酒闹到三四下钟，又怕没钱的人陪着他花费。依我说，你不必多此一举，徒讨没趣的。”步青红涨了脸，忖道：“财主人只许自己阔绰，不许人家效尤，这也是个通病，我乐得省钱，岂不甚妙。”当下就合筱渔谈那地皮交易。筱渔道：“家叔的意思，总要卖到十六万银子。”步青道：“黄浦滩的地，虽然长价，只是十六万金，价也太大了！错过这俄商的主顾，只怕找不着第二个。依我说，十四万银子

，彼此不吃亏，好卖的了。”筱渔摇头，道：“家叔的脾气，除非不说出口，既要十六万，是没得还价的。”步青道：“不瞒筱翁说，兄弟今天会见俄商的通事，他说俄商肯出到十万八千，再多是不肯出的了。仗着我去说法，或者撞关十四万，有点儿指望；咬定十六万银子，是做不到的。”筱渔道：“家叔的意思，宁可把地皮留着，决不肯贱卖的。他除非急等着钱用，才肯出脱哩。”步青道：“有了十四万金，把来做买卖，一月就是一万多两，论不定的。依我说，令叔既然把这片地皮交给你做，你何不硬自作主，把这地卖给俄商。我们来做露水买卖，包你两个月，赚到一万八千银子，作兴透过头的，你敢不敢？”筱渔听他这般说得有理，倒有点儿活动，只是迫于叔父之命，转念一想：“宁可做稳当事情，不要上了他的当，倒弄在自己身上，头两万的交易，不是顽的。”打定主意，便一口咬定不卖。步青这时合筱渔附耳谈了多时，恐怕和甫见疑，只得罢休。吃过稀饭，大家道谢辞别。次日，步青又找筱渔。筱渔分明在家，晓得步青必要合他麻缠，叫人回说不在家。步青没趣自归。这时已逼年关，步青所指望的，是这注地皮款子。谁知筱渔竟不上钩，弄得进退为难，到得三十晚上，诸债毕集。步青是超前逃到浦东朋友处躲债去了。妻子也另赁了房子住下。债户追到貽德里，那有影儿，只索罢了。步青过年后，慢慢的打听没事，然后回到租界。有一天，在五云日升楼吃茶，可巧被绸缎铺里的伙计扑面撞着，就向他索去年的欠，通共一百廿元。步青道：“我去年被南汇一个朋友约去帮忙办喜事，到家迟了，所以没合你们清算。我既回来，自然一二日内就来还清的，你何必这般着急呢？”那伙计听他说的有情有理，便也无言自去。步青从容吃茶，坐到晚上才去。回家把积欠算过，大约非有二千多块钱，开销不来。现在所有的，不过三四百块钱，便把衣裳首饰典当，也还不敷。横竖没人知道自己的任处，遇着债主，躲掉便罢。因此不放在心上，一般在外面混搅。

一天，独坐无聊，踱到张园，泡了碗茶，在那里细品。张园是信人来往的去处。步青一眼望见金宝钿，陪着一位客人吃茶。那人合金宝钿眉来眼去，十分亲热。步青看得动人，只是自己手里无钱，无可如何，只好别转头，不去睬她。又坐一会，忍不住站起来要走，忽然宝钿的大姐，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汪大少，为啥勿来？只不过欠倪两百块洋钱，勿犯着勿来咧！”步青臊得满面通红，只得答道：“我为着南汇一个朋友，约去办喜事，没在上海过年，昨儿才来的。原打算今天来摆酒，只是有一位朋友，约着吃番菜，吃过了番菜，再来吧。”大姐见他身上衣冠济楚，倒也不疑，叮嘱着晚上必来、跟她先生自去了。

步青举步欲行，刚出张园向东走了一截路，可巧又碰着一个查裁缝，是常

年台步青做衣服的。计算欠他的帐，大约也有五六十块，两节没有还一个大钱。这查裁缝既然遇见步青，那肯放他过去，只不敢动蛮。当下便问他要钱。步青叫他明天来取。查裁缝道：“我到你公馆去过，门都锁了，没一个人在里面。我打听左右邻居，知道你搬场未久，只不知住在那里。汪老爷，你可怜我们手艺上赚几个钱，是不容易的，还了我吧！”步青怒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又不少了你的钱，为何半路上合我下不去？你开帐来，给你便了！”查裁缝道：“不是这般说。汪老爷是何等祥的富贵人，何至于少我们的钱？只是小店也一般请着伙计，也要开销工钱、饭食、油火。再者，丝线、炭火，那一件不是钱买来的？况且汪老爷的衣服，工钱只二十八块，代料倒有三十来块。人家只认得我，我没法交代，实在赔垫不起！还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我则个！”步青道：“糊涂东西！我原叫你到我家里来取，这是在路上，一味的同我蛮缠，成何体统！难道我来逛张园，还带了钱还帐不成？”查裁缝道：“该死！我只知道向老爷讨钱，却不知道问老爷住处，究竟老爷搬到那里？”步青道：“我现住虹口广东路第五十五号。你去找我便了。”查裁缝心中不信，待步青转过身躯，他便跟在后面，察看他的踪迹。步青转了几个弯，到得西新桥，望巷子里一钻，幸亏查裁缝眼光尖亮，随即跟了进去，只见步青站在一家门口打门，有个娘姨开他进去。查裁缝那敢怠慢，一脚跨进了大门，嚷道：“汪老爷，你好歹赏还欠我的六十块钱吧！”步青料不到他跟来，被他这一嚷，大吃一惊，回头答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敢混闹！去叫巡捕！”查裁缝道：“什么地方？你好来得，我也好来得；你叫巡捕，我也要叫巡捕。你欠我的钱，我来讨债，没什么犯法，便到公堂上，也说得去的！汪老爷，你要不还我的钱，我便去登告白，叫人知道你如今躲债在西新桥六十七号门牌。你债主一齐拥着来的日子有哩！”步青听他说话蹊跷，知道这人有点儿难缠，骗是骗不过去的，只得转过脸笑道：“查师傅，你不要着急，我还你钱，你请进来坐吧。”查裁缝不管好歹，走到中间屋里，一屁股埋在椅子上坐着。步青取出他开来的帐，合他细算，要打个七折，不肯；打到九折，还不肯。查裁缝拿定了他的把柄，定规要收足钱。步青没法，只得照帐算给六十元零二角，一文都没少他的。查裁缝拿了洋钱，弯弯腰说声：“对不住！下次有衣服做，我再来报效。”步青道：“我也怕你这位大师傅了。我要做衣服，宁可开销现钱，给别人做去，再不敢请教你了。”查裁缝呵呵大笑，袖了洋钱自去。谁知他这一去，被几处绸缎店、皮货店都知道了汪步青的住处，要债的跟踪而来，络绎不绝。步青躲在楼上，只叫娘姨回债。要债的破口大骂。步青忍不住火冒，也不敢发作。

是晚一夜没睡，左思右想，别无生路，还是去找吴筱渔，问他借这么二三千块钱开销开销，然后好在上海滩上做人。主意打定，次日起一个绝早，趁着

要债的没来，偷偷走到六马路，弯过宝善街。只听得有人说道：“粪太太来了！”步青举眼细瞧：只见一个妇人，蓬头散发，身上穿件灰鼠皮袄，月白湖绉面子。一双小脚，上面罩着黑湖绉的裤子。包车夫推着她过去，众人视线为之一集。欲知此人为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专利无妨营贱业 捐官原只为荣身

却说汪步青走到宝善街，听人传说，粪太太来了，十分诧异，忖道：“太太也多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粪太太的。”

慢言汪步青诧异。且说这粪太太姓包，嫁的丈夫姓阿，是个种庄稼的出身。名唤大利。那时英、法诸国，初到上海来开码头，人烟稠密，只是一桩极不妥当的事，那大家小户出的粪，竟没摆布。当下便出了许多晓谕各乡的告示，召募乡人，到租界来担粪。不但溘干各色，上好粪料，情愿奉送，而且还要重重的给那担粪人一注赏钱。阿大利时来运来，首先挑着粪担，到租界出粪。外国人见他为人诚实，就派他做了个粪头，叫他到各乡招人来挑粪。包氏既嫁了过来，夫妻两口儿，倒也十分恩爱。包氏劝丈夫道：“你有这条好路，为什么让人去做？我们何不开他一个粪厂，专门收粪，贩给乡下，不是大大的利息么？”大利道：“粪厂如何开法？”包氏道：“你去租他一个厂篷，打他几十个粪桶，雇人挑来。他们得的酒钱，我们提三成，作为开销之用，其余粪价，赚下来的，都是我们的好处。”大利大喜，于是竭力经营，果然把这粪厂开起来。包氏天天起早，到厂去查考那些粪担。自此赚的钱，一天多似一天。始而小康；继而大富。大利买田买房子不算外，又捐了一个同知衔的候选知县，都是靠着粪上得来的。包氏做了太太，却不肯忘本，每天清早，仍到厂验收粪担。凡遇乡绅酬应，请到大利，大利总说是务农出身，最犯恶人提起他收粪的事。有人故意呕着他顽，叫他什么粪大老爷，他便着急，送这人一块洋钱，求他下次不要再叫。后来知道他脾气的，趁便敲竹杠，问他借钱；不借，便说要替他登报宣扬。大利急了，托中间人说法，送了几十块钱，方才了事。

同时一位花儿匠，也因会种花，把自己的田，通都种花。谁知上海的花，却很值钱，上品的都要卖到几十个钱一朵。这花儿匠姓王名香大，有五个儿子：大的十六岁；次的十五岁。他自己种花，叫儿子提篮去卖。起初不过略沾微利，后来索性在租界上，开了一个花厂。各处弄子里卖花的，都来贩他的花。买卖兴旺起来了，连年发财，就捐了个三品衔的候选道。家里造了一座花园，取名趣园。落成的一天，请了许多绅士赏园吃酒。阿大利也在绅士之列，所以也请了来。

原来香大虽说做了道台，却不知道道台的体统，从没在官场中应酬过的。大利既是知县，更不知道做知县的规矩。这日大会，都有些正途、捐班、署过

事、补过缺的人在里面，大利慌慌张张的走了来，见着人就是请安，口称大人。有几位道府职衔的，见他戴的水晶顶子，知是同通州县等类，倒也居之不疑；有几位知县班，见他请安，自然回安。听他口称大人，连说：“不敢！我们是平行。”大利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平行”，撇着蓝青官话道：“都是卑职的上司，应该这样称呼的。”一会儿主人出来。他两人平时并不认得，见主人戴的顶子一般是蓝的，而且透亮，知道官职不小，连忙爬下地去磕头。香大还礼不迭。两下都是粗人，身体来得笨重，不知怎样，大利的头，套在香大朝珠里；香大的手，又叉在大利朝珠里，二人同时起身，用力过猛，两挂朝珠，一齐迸断，散了满地。家人赶忙上前捡拾。谁知大利的朝珠，是沉香的；香大的朝珠，是奇楠香的。不但颜色相仿，而且大小一般，家人那里辨得出，各把珠子的数目捡齐了，给主人过目。香大倒识货，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你捡错了。这里头一大半不是我的！”大利也坐在那里动气，骂家人道：“我是一百廿两银子买的沉香朝珠。你捡来的是什么木头做的，夹杂了许多！”到底还是香大细心，对着大利拱拱手，道：“吾兄不须动怒，这些粗人，那里知道！好歹我们把两串朝珠，聚拢来细看吧。”大利应了几声是，道：“大人说的不错，卑职也是这个主意。”于是二人凑在一处捡那朝珠。捡了半天，总算分清，只有两粒颜色香味，都差不多。香大说：“这粒是兄弟的。”大利说：“那粒是大人，这粒是卑职的。”争论半天。大利始终不敢合香大驳回，只得胡乱认下了。在旁观看的人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香大要夸示他的园林的好处，就请众人去看花看树。大利见花树旁边，埋着一缸粪清，在那里流连品题道：“众位大人，不要看轻了这一缸粪，全亏它，才能栽出这些花树来。”众人也不理他，掩鼻走过。香大道：“这些花树，都是兄弟亲手栽的。”内中有位候补府说道：“为什么不雇个花儿匠？”香大道：“如今的花儿匠，实在没本事。栽的花，都开得不茂盛。”那候补府道：“香翁，真要算得老前辈了！”香大回过味来一想，暗道：“可恶，他揣着我的底细，这还了得！”只恨自己的口才不利，没得话儿回敬。大利见树旁许多扁叶子的青草，不辞辛苦，一把携起衣服，蹬在那里，一棵棵的拔它出来。香大陪着几位道府绅董，谈那种花树的道理。猛回过头，见大利蹬在建兰圃里，不觉诧异，走近前去看时，只见五十棵建兰，被他拔去四十多棵，只剩得六七棵了。跌足叫道：“老兄莫拔！老兄莫拔！这是极贵重的兰花。”大利听得有人叫他，吓了一跳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你这一片青草，要它则甚？害得别的花树，都长不好的。我们田里，是寸草不留的；有了草，就害了稻。我是最勤的人，不比他们那般懒惰。”香大气得哑口无言。众人听得他们拌嘴，都赶过来看：只见大利拔的果然都是上品的建兰，只还没开花，有些已经透箭了，都道可惜。香大说不得，把长衣卸下

，叫人把自己的锄头合黄泥水罐拿来，亲自动手，把一棵棵的兰花重新理好，锄松了土，仍复种下。

这个工夫，却很大了。里面来请吃饭，香大只是不理。来客饿得肚里尽叫，一齐回到花厅上。只香大一个人在那里栽兰花。大利不好意思走开，陪着他，要想帮忙。香大不许他动手。大利呆呆站着在旁边静看。众客见他二人，只顾栽花，要想各散，只因路远，回去吃饭，是来不及了。明欺主人是个昏蛋，就叫他家人把酒席开出，大家吃起来。内中一位候补府伍仲如道：“少见这样的粗人，也要捐什么功名，充当绅士。”有个即用知县江子履道：“不要看轻了他，他倒是实业上发的财。他捐官是可鄙，他经营实业，这般勤苦，创成这个局面，却也不易。将就些的人，那里及得他来！”仲如道：“什么实业不实业，只不过是花儿匠罢了！还有那位，开口就称我们大人，究竟的不知是甚人？”未坐一位县丞，姓邬表字闻甫的，道：“这人我知道，他是收粪起家的。”仲如笑道：“就是俗称粪大老爷的么？”闻甫道：“正是他。”子履也笑道：“一熏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今天好算的香臭会、花粪宴了！”众人大笑。

直至酒席吃完，看看日落西山，二人还没回来，众人只得到那兰圃去合他道谢，要散。香大说声得罪，随他们自去。自己的花，也种得差不多了。又一会，园中业已上灯，这才把花种完，弄得两手都是泥浆。家人知道他的规矩，把一只瓦盆，注满了水，来给他洗手。然后穿上长衣，踱上花厅来；一看人都散了，大吃一惊，问家人道：“他们都到那里去了？”家人回道：“都吃过饭回去了，不是还来合大人道谢的么？”香大道：“我并没听见。”家人道：“大人一心对着栽花，所以没听见。”香大道：“谁叫你开饭给他们吃的？”家人道：“他们饿不过，自己催着开席的。”香大道：“他们倒吃饱了，我吃什么呢？”家人道：“只开了两桌，还有一桌没开。”香大道：“快开来，我们同吃吧！”家人道：“使不得，还有一位阿大老爷呢！”一语提醒了香大，就亲自到兰圃去寻阿大利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缝补子贫姬惊心

却说王香大不见了阿大利，找到兰圃，那里有大利的影儿？香大东张西望的找去，只因天光已晚，园中树木又多，愈加难找。香大纳闷，赌气自回花厅，打从他那一对均窑磁的金鱼缸前走过，忽见黑团团一个影子。香大吃惊，暗道：“不好！哈叭狗在这里吃金鱼了！”走近看时，原来不是狗，却是一个人的，蹬在金鱼缸边，对着那缸拉屎哩。香大大怒，骂道：“那个混帐东西，敢在这里糟蹋我的金鱼缸？吃我一脚！”说罢，伸脚踢去，那人一只手拎着裤子，夹了半段粪站起来，道：“是我。”香大对面细认时，原来正是大利。香大

两脚蹬地，怨道：“你合我有甚冤仇？为什么拔了我的建兰，又来毁我的金鱼？”大利只不作声，在草地上找着一块瓦片，把粪刮干净了，慢慢说道：“卑职只当是两只粪缸，却不晓得里面有什么金鱼，请大人记过一次吧！”香大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气。没法，只好叫几个家人来，把金鱼用铁网捞出，另外养着。把缸里的水出干净了，等明天早起洗缸换水。这一闹又是一个钟头。香大心中虽然忿恨，却因大利是客，不好得罪他，只得邀他上花厅上去吃饭。大利听得他一声请吃饭，本来肚里出空，饿得慌了，连忙把袍褂一臂挟起，匆匆便上花厅。香大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兄恁样乱跑，小心跌了一交。”大利不理。香大只得慢慢的跟上厅来。

这时早已上灯，光如白昼，瞧着一桌红红白白的菜果，大利馋涎欲滴，恨不能就上去吃，转念想道：“这是道台大人请吃饭，不当顽的，他还要送酒哩。我倒要穿上衣帽才好。”主意已定，便一件件的穿着起来。香大见他这般恭敬模样，倒也想着官场请客，是要送酒的。连忙也穿上补褂。家人见此情形，暗道：“我们老爷倒有些意思，看这光景，是要送酒的了。”赶即把一壶花雕烫好，杯筷早已摆齐。香大旋转身躯，向家人取过酒壶，满满斟了一杯，送至第一席。大利也晓得回送。二人送过酒，请过安，这回没闹岔子。家人暗暗点头，互相诧异。二人入席，家人来请升冠。这才把帽子摘下来，朝珠褂子也卸了。香大举杯道请。大利就不谢了，举杯一口喝干，任意吃菜。香大也饿得慌了，等不及上头菜，早把八个碟子里的菜吃完。大利没法，只得把果子来补虚。一会儿上燕菜，香大就敬了大利一筷。大利用匙送到嘴里，只觉得淡而无味，就不肯吃第二筷了。鱼翅来时，大利倒觉得很好吃，拖拖拉拉，洒了一桌的汁。家人明欺他是个粗坯，也就装呆不来替他擦抹了。大利又见上了一盘大肉丸子，却不知道其名叫做“狮子头”。但是平生喜吃的是猪肉，见这样大的肉丸子，不觉笑逐颜开，拼命叉了一大块，拖到身边。谁知这狮子头太烂了，未及到口，蹋的一掉。可巧掉在膝上，把一件品蓝实地纱的袍子，溅了一大块油迹。大利吓呆了。那狮子头早已滑到地上去，两只哈叭狗争这肉，狺狺狺叫起来。大利的家人，赶忙取一块潮手巾，来替大利擦。香大又跳起来，道：“这是我的手巾，别要擦油了！”家人没法，住手。大利担了心事，吃菜的威风，也稍止了。众家人倒有了吃剩菜的指望。一会儿饭来，大利胡乱吃了两碗。香大只顾自吃，把一只冰糖蹄子，夹了一半拖在饭碗上吃完了。接连又吃了两碗饭，方才住手。大利站起来，合香大请安道谢，这才套上褂子，戴上帽子出门。马车早已伺候。

大利回到家里，龚太太埋怨道：“怎么一顿昼饭，吃到这时才散，你那里去顽的？从实说来！”大利道：“冤枉！我那里去顽？王香大那个瘟道台，自

已有了个花园，稀罕不过。我替他拔了几根草，他就说是什么建兰，一棵棵的自己栽去，一直栽到天黑，这才吃饭，所以晚了。”龚太太审问明白，不则声了。大利才敢探下帽子，剥下褂子。龚太太眼尖，见大利袍子上一大块油迹，骂道：“你还说没去顽？这块油迹，必然是婊子合你吵时沾上的！”大利红涨了脸，却不好说出所以然来。龚太太大怒道：“我辛辛苦苦，挣下几个钱给你，吃是吃的，穿是穿的，功名是功名。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倒要在外面嫖！花了洋钱不算，还毁了好好的一件实地纱袍子，快合我滚出去！这般没出息，不配做我的丈夫！”吓得大利面无人色，袍子也脱不下了，不知不觉跪在龚太太的面前。龚太太叫家人来赶他出去。那跟着大利赴席的家人，连忙上来禀道：“老爷并没到别处去。”话未说完，太太大怒道：“哇，狗才！都是你引诱着老爷，在外边胡闹的！”原来那家人名唤黄升，年纪甚经，相貌又生得标致，所以太太疑心他引诱。闲话休提。

当下黄升跪下叩响头，再禀道：“小的跟老爷在王家花园里，一直等到下午，还没饭吃，打听他们，才知道王大人在那园里种兰花，要把昼饭当做夜饭吃哩。小的饿得慌，还是他们厨头要好，给小的一分点心吃了。小的要到园里打听老爷怎样，他们不叫小的去，说：‘你的主人，闯了乱子。你又去闹岔儿，被我们大人知道了，送到巡捕房去，不当顽的！’”黄升说到这里，龚太太动气道：“什么了不得的道台，不过是个花儿匠罢了！他的行业，也合我们差不多，就敢这样的欺人么！我也会起花园，也会请客，也会替你老爷捐道台，只要有钱，那一件不如他？他倒势利起我来么？你也像个脓包，为什么不回敬他几句？”黄升道：“小的怎么不回敬他？小的道，你们大人也认得巡捕房么？送我倒不妨，只伯送我们老爷不得，我们太太就到过巡捕房，合捕头都认识的。你们敢送他，我就拜服。”龚太太道：“放屁！我那里认得捕头？你几时看见我到过巡捕房？你这狗才，在外面混造谣言，这还了得！我这里用不着你，快替我滚蛋！”黄升只是磕头，跪着又说道：“后来听说厅上开席，小的只道老爷也在里面吃。那知跑去看时，老爷并没在里面。上灯后，王大人想吃独桌，把老爷关在园里，不去理他。幸亏他的家人看不过，才去请老爷的。又是半天不来。小的打听，才知老爷在他们金鱼缸里拉了屎哩。”太太大笑道：“也出出气！”大利跪在那里骂黄升道：“你这个混帐东西，说话不留神！”黄升不理，接着说道：“开席后，王大人倒合老爷送酒，很客气的。老爷不该贪吃那镇江菜的狮子头，一大块掉在这袍子上，所以沾了这块油迹。小的顺手取一块毛巾，替老爷擦，又被王大人吓往了。”大利恨恨的道：“偏你会说！可恶，可恶！”谁知黄升这一番话，说得龚太太深信不疑，叫他们主仆两人一齐站起来，叫大利把袍子脱下，交给黄升找个裁缝收拾去。这回事才得结

局。

次日太太起身，对大利道：“你们吃得舒服，我也想请客。你替我去找位先生写请帖，还要好好的定一桌鱼翅酒席。”大利道：“这些事，交给黄升办去吧。”太太道：“胡说！我不放心他，定然要你去办！”大利又找着一个愁帽子戴在头上了。太太在簿夹子里，抽出几副大红帖子，吩咐大利道：“木作店里的陆太太，纸扎店里的王太太，香店里的韩太太，杂货店里的周太太，都要替我请来。就只王道台的太太，虽说我们世交，他们势利不过，我不要请她。”大利道：“不好意思。他们尚且请我吃饭，你也应该复东。”太太骂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，他请你吃饭，要你复东，合我何干？”大利招了骂，才不则声，取着帖子就要走出，太太叫他回来道：“且慢，这王太太虽然势利，我到底要请她，叫她知道我们，也是个绅户人家，并不是什么乡下人。”大利只有答应的分儿，匆匆出去，到东隔壁胡四家里，意欲请他西席老夫人陆屏东写；三脚两步跨进书房，屏东先生正合学生背书，因他那学生背“二字经”背不出，屏东气得拍台打凳。这个当儿，倒把大利吓了一跳，几乎缩了出来。屏东见是大利来找他，连忙起身让坐，问明来意，屏东大喜。原来大利虽然是个富绅，左右邻居，知道他惧内，银钱作不得主，大家不去巴结他；惟独龚太太是著名有钱的，只恐巴结不上，屏东也是这个意思。听说龚太太要请他写请客帖子，十分情愿，便走到窗前，把一个学生赶掉了，就他桌上，把红帖子折了又折，一面问大利请的什么人。这一问，把大利问呆了，只记得一位王道台太太，其余都忘记了；红涨着脸，一个也说不出。屏东道：“怎样，你都忘记了么？”大利才逼出一位王道台太太来。屏东只当他还能一一说出，便把墨来磨浓，第一位自然是王道台的太太了。然而要先写日子，或午刻、申刻，只得又问大利，大利又回答不出。屏东道：“请回府问清楚了，再写吧。”大利只得回家，问他妻子。龚太太道：“你真是个饭桶！”就把日子合请的那几位客又说了两遍，叫大利背出来。大利又背了一遍，却还漏了一位。龚太太大怒道：“待我去说。你除了能吃饭，没得别的用处！”当下龚太太就自出门。大利陪在后面，来到胡宅。屏东一眼望见龚太太来了，只乐得眉开眼笑，起身相迎，口口声声的太太恭维她。又亲自泡了一碗好茶请她吃。那知龚太太对着自己的丈夫，虽然严厉，见了陆先生，却有说有笑的。屏东合她攀谈一回，胡乱把帖子写好。龚太太谢了又谢，这才夫妻二人同回。

大利知道太太是明天请客，当天赶到租界上定菜去。黄升发帖子。太太暗道：“别人倒不要紧，就这王太太是做官人家，必然朝珠补服的来赴席。我倒不好将就，也要穿了补服陪她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叫娘姨。她用的娘姨，原来是一个驼背。太太叫她帮着掀开箱子，取出一件纱外褂来。一看，并没补子。太

太猛然想起，去年伍大爷从京里出来，送了我一副五品补子，我还没有用过，今番何不拿出来用用呢？”就把箱子锁好，又从一只小皮匣子里拣出那副补子来，看了半天，忖道：“我虽然有这副补子，却从没有用过，怎样缝法呢？”就问驼背娘姨道：“这里有裁缝没有？”娘姨道：“这一段没得裁缝，太太应该知道的。就只对门周大娘会做裁缝，替人家做的衣服好着哩。”太太大喜道：“快替我去叫她来！”那娘姨果然去把周大娘叫来。龚太太道：“你缝过补子没有？”周大娘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我缝过的补子多着哩！这条街上，随你那一家要打补子，都是我替他缝。”龚太太不懂得她的意思，只道她果然缝过补子的，就把褂子合补子交给她。周大娘见了这三片东西花花绿绿的，从来也没请教过，倒弄得没法了。龚太太道：“你把这补子缝在这褂子上，到底会不会？”周大娘计上心来。暗道：“我只说是会，这注生意就做成了。”想定主意，便连声称会。龚太太就交给她做去。周大娘左看右看，猛然想起：“今年正月初一，到陈太太家里去拜年，陈太太正在那里拜祖宗。她褂子面前有一块绣花的补钉，料想就是这件物事。但是好好的一件褂子，为何加上这块补钉，真正坑死人！我且不要管它，照着那陈太太褂子模样缝罢了。”周大娘不由分说，拿起一片补子，就在那褂子当门缝起来。缝好这半边，又缝那半边，倒也很快。一会儿，门前的补子缝完，拎起褂子来要缝后面，仔细一看，失笑道：“哎哟！这件褂子穿不得的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大请客逼走蠢夫 巧骗钱愚弄傻子

却说周大娘合龚太太缝补子，把后面的一大片，缝在前面了。拎起来一看，原来褂子两片大襟，被那整块的补子缀拢了，没法儿穿上身去。周大娘不觉失笑，把这褂子看了半天，又把补子细看，实无法想；再把包里的那块补子拎出来一看，才恍然大悟道：“噢！原来这是两片儿。我拿来缝在前面，不是恰恰配上两片大襟么？”想定主意，拆去了前面的再缝，果然绝不碍事，这褂子可以穿得的了。大娘又把后面的褂子胡乱缝好，送给龚太太。龚太太十分留神细看，看不出破绽来。给她二十个钱。周大娘不受，道：“恭喜太太，升官发财！穿到这乡绅的衣服，是件大喜事，请太太高升些！”太太道：“你休做梦！我乡绅当了多年，不是今天当起的。这样的衣服，穿惯了，只算家常便衣，有什么稀罕？缝这几针，给你二十钱，还不好么？真是一个大钱一针了。你不要便罢！缝这几针，本不该拿人家的钱，下次叫你做了别的衣服，一总给吧。”周大娘听了大惊，连忙把二十钱取在手里，道：“工钱就算是二十个，还求太太给几个赏钱，到底是件喜事，我合太太磕头道喜。”说罢，磕下头去。龚太太被她缠得没法，只得给她十文钱的喜封。周大娘才欢喜，道谢而去。

到晚黄升回来，请的客，一齐都说来的。上灯后，大利方回，把手巾包在

桌上一甩，道：“总是你要请客，害得我到处奔波，受尽了乌龟王八的气！”龚太太见他这个样儿，老大动怒，骂道：“你今天发了疯么？敢在我面前这样放肆！你自己没本事罢了，定一桌菜，也用不着到处奔波，真正是个饭桶！”大利被龚太太一吓，吓得不敢则声。龚太太又道：“你定的菜怎样？定好没有？”大利道：“定是定好了，要六块钱一桌哩。”龚太太怒道：“那里有这个价钱。又不吃鱼翅燕窝？”大利道：“只怕都有的。”龚太太已经舍得请客，也就没得话说。

次日，龚太太一早起身，梳妆起来。年纪虽大，到底还有点儿丰韵。到得九下多钟，杂货店里的周太太来了。原来这太太从前合龚太太最知己的，一般是自创自立，苦挣出一个基业来。自己的男人，都不中用，靠着妻子吃碗现成茶饭罢了。但是如今龚太太的家私，几十倍于周太太，就有点儿看她不起。周太太也觉得贫富悬殊，不敢时常登门闲话了，以此反觉疏阔。今天龚太太请她吃饭，正好借此叙叙旧谊，所以早早的来了。龚太太见她来得这般早，很不自在，暗道：“我是要合王道台太太叙叙罢了。她倒来得恁早，我倒要应酬她，真是晦气！”然而说不得，只好请坐献茶。周太太见龚太太接待她，却是淡淡的，虽然心中纳闷，脸上却不肯露出来。一边陪笑合龚太太交谈道：“姊姊，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。你如今发了福，比从前大不相同，常言道，‘相随心转。’姊夫做了官，姊姊心也宽了，应该发胖。”龚太太搭趣着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比去年瘦了许多，只为你姊丈捐这个小功名，我费尽千方百计，好不容易抽出一注款子，给他现现成成的捐去。阔是阔了，就只银钱艰难，家里不够用了。”周太太道：“别说客气话。姊姊还说为难，我们是不要过日子了。”龚太太忖道：“原来她们只当我家是个大财主哩！唉，千万不该请她来的，把我家有钱的样子，都漏在她眼里了！”正是后悔不迭。

一会儿，木作店里的陆太太，纸扎店里的王太太，香店里的韩太太，一齐来了。龚太太一一招接，团团坐定，七张八嘴，问龚太太好。那龚太太是何等本领，酬应上很功夫的，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那有一些差儿。这班人见了龚太太，都觉侷促不安，只恐被龚太太笑了去。

龚太太一面合她们闲谈，一面想起王道台太太就要来了，我莫如先穿起补服来等候吧。想定主意，便安排众人坐定。自己走进房里，披上褂子，又戴朝珠。在穿衣镜子里照了半天，觉得整齐得很，便放心走出来，暗道：“王道台太太一定是穿褂子戴朝珠来的。她不知怎样讲究哩？且莫管她，各有各的出色处。”不言龚太太肚里寻思，再说陆、王、韩诸位太太，见龚太太补褂朝珠的走出来，大家诧异，一齐起立，问道：“太太今儿什么事，莫非是生日么？我们失贺了！”龚太太忸怩道：“不是什么生日。今天请了王道台的太太，她们

是做官人家，一定穿了补服来的，我不能不陪她。”众太太听了，这才明白。韩太太只听人说过朝珠补褂，却从没见过，便特地走到龚太太身边，尽着瞧瞧。又把龚太太的沉香朝珠，嗅了半天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香珠定然是西天来的。我们上海那里有这般香珠？真正好闻哩！”王太太听得，也来嗅嗅，十分赞好。谁知陆太太、周太太都要看朝珠，都围着龚太太看。忽听得外面打门声响，黄升戴了红缨帽子去开门。

一会儿，绿呢轿子抬了王道台太太进来。背后一个家人执着帖袋；一个大脚娘姨跑得满头是汗，在轿背后把金水烟袋摘下来，扶着王道台太太出轿。大家定睛看时：原来一位二十来岁的太太，满头珠翠，装束得艳丽非常。就只没穿补褂，却是一件小袖管的夹纱衫，底下纱裙，青缎鞋子，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去处，就只举止大方，身材伶俐罢了。龚太太迎下阶去，握了她的手，上得阶来，请她炕上坐。她再也不肯，在旁边椅子上坐了。龚太太亲自献茶。王道台太太道：“我们都一家人，大姊千万不要客气。”龚太太道：“太太是知道我的，本来就不会客气。”于是大家坐定。王道台太太一一问了众人姓名。大家见龚太太尚且拘拘束束的，如今见了王道台太太，那里还敢出气，自然成了木雕泥塑般的模样。龚太太呢？见了陆、王诸太太，随意挥洒，不在心上；见了这王道台太太，也有些气馁，收敛了许多，规规矩矩的陪着谈天。王道台太太见她穿着补褂，怪热的，便道：“大姊，把那褂子脱了吧，今儿天气，实在热得厉害！我们都是知己，便衣吧！妹子是向来懈怠惯的，论理初次到府，也该穿补服来才是。”龚太太红着脸道：“只因太太光降，不敢怠慢，应该穿褂子的。”王道台太太并没则声，那眼光只注射着她面前那块补子，半晌道：“大姊的补子，是那个裁缝缝的？缝倒了。你看，那鸟儿的头都朝下了。”龚太太低下头去看时，果然鸟头朝下，不觉愤怒，骂道：“都是那臭花娘闹错的！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走回房里把朝珠摘下，褂子脱了。王道台太太只道她动气，便道：“大姊恕我失言！其实那补子是缝错的。”龚太太道：“这是时门周大娘缝的。边个臭花娘，倒被她骗了三十个钱去。”王道台太太道：“乡里人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，自然要缝错的了。”原来龚太太请王道台太太来，要摆点儿阔相给她看看的，谁知倒被她笑了去，很不自在。驼背娘姨送上莲子汤来。龚太太先敬了王道台太太，然后送给别位。大家连汤吃完，只王道台太太略尝两口，便把碗放下了。坐谈多时，却不见馆子里的菜送来。龚太太着急，便叫黄升去催菜。谁知黄升出门闲逛去了，叫不应他。要叫大利，当着众客，不好意思叫，只得亲自走到后面，去找大利。谁知到处找不着，找到灶间屋里，只见有人把张脚凳垫着，在饭篮里取锅粑吃。细瞧正是大利，驼背娘姨在灶窝里打盹。龚太太一声吆喝，把驼背喝醒了。大利也吓了一跳，从脚

凳上跳了下来。幸亏一只脚尖着了地，没跌过去。龚太太指着骂道：“你这个没中用的东西！你定的菜，怎么这时还不来呢？快替我催去，跟了菜来！没得菜，你也休想回来，我是不合你干休的！”大利大惊，只得蜚到房里，披了一件长衫，飞奔出去。走到西门，才恍然悟道：“哎哟！不妥，不妥！我定菜时，没有交代他送到公馆里，如今叫他送来、岂不是桩难事么？且休管他，去催催看。”转念一想，又失惊道：“哎哟！我这菜是那里定的？我就没有看见他这店有招牌，到那里催去呢？”这一急，直急得大利满头是汗，脚步都慢了。一路走，一路寻思，那里记得出这个定菜的店。瞎找了半天，总是找不到，暗道：“不好！今天早起本就眼跳不止，只怕不得回去的了！像这样的日子，我也过不来了，莫如寻个自尽吧！”

当下大利横了这个短见，就想着怎样死法，方才爽快。左思右想，没得主意。抬起头来。忽然看见一片烟膏店，暗道：“有了！我莫如买他二钱烟膏吞了，倒死得容易。”身边一摸，幸亏还有用剩的五角小洋，就取出两角，买了膏子，又想到：“我这么死在路上，也不稳当，还是到巡捕房前去死吧。那里塞门听，又干净，又宽敞，巡捕又近，不能不来料理我，准其如此便了。”定了主意，便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想起死的苦处，不觉嚎陶大哭：想起老婆的酷虐，生了还不如死了。不觉万念俱灰，看看将要到巡捕房，打开罐子，踌躇要吞，不料背后有人一把把他的烟罐子抢了去。大利大惊，回头看时，原来是他的好友夏病畦。大利哭道：“你打从那里来？我几乎不能合你见面！”病畦道：“大利哥，你好好的十万家私，自己又是五品衔知县的前程，像你这样福气，上海滩上也数一数二的了！为什么要寻短见？”大利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病畦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地方，我们到前面馆子里去吃饭再谈吧。”大利此时正饿得慌，听说有饭吃，那有不情愿的理，便把寻死的一条算计，置之九霄云外了。

二人踱进叙乐园，一直上楼。病畦叫了一盘白斩鸡，一盘凉拌肚子、一个虾仁中碗；叫烫四两高粱酒，对酌。大利饮酒中间，便把他老婆怎样看不起他，怎样凌虐他，一五一十，告知了病畦。病畦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道：“有这样的厉害老婆，我早起不休她，晚上也把她休了！”大利摇手道：“休得乱道！我如何敢休她呢？我家里一草一木，都是她挣下的。我五品衔知县的前程，也是她替我捐的。我那里敢休她呢？”病畦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她挣的就是你的。你为什么替她画分得这般清楚？要知她没有你，也撑不起这个场面；况且房子虽是她造的，地盘须是你的。这笔帐算起来，她的家当，你也不至没分。好是夫妻，不好就是冤家。你听了我的话，我有个法子，叫你没钱而有钱，没妻而有妻。你信不信？”大利道：“人家都说，你是我的军师。我多天没会你

，做的事没一桩顺的。早知如此，我上来定菜的那天，先来找你，也不致闹这个乱子。如今弄得有家难奔。我不死还等什么！”说罢又哭。病畦道：“你快休如此！今天晚上，到我家里去睡。我来合你运谋，包管你有好处便了。”大利听了大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逞凶锋悍妇寻夫 运深谋滑头捐地

却说阿大利听得夏病畦说，能替他运谋，收回权利，十分大喜，便鼓起兴致来，吃酒吃饭，狼吞虎咽的，把三样菜两碗饭吃个罄尽。病畦却只吃了一碗饭，算帐一圆二角，自然是病畦惠钞。二人同出店门。病畦又请他去吸烟，大利辞道：“我向来不吸，你是知道的。”病畦道：“你陪我去躺躺吧。”大利应允，便趲到宝善街一个公司烟馆楼上。病畦去挑了烟来，尽量呼吸。原来这家公司烟馆，所贪图的是取它那点儿灰。病畦吸过烟，斗子里满满的都是灰，通归烟馆里挖去，闲话休提。

二人一同下楼。病畦又领大利到了胡家宅野鸡窠里，找到一家熟识的野鸡，叫做花翠琴。原来这花翠琴合病畦，要算一对野鸳鸯。病畦除非不到马路，到马路总要住在她家的。今天同着阿大利，倒不便住，不过借这里打个尖站，合翠琴会会面罢了。谁知翠琴却已上青莲阁去。她的妹子翠环在家，走来陪客。大利见这个女子，长得十分貌美，衣服又穿得齐整，只当她人家小姐，合病畦是甚亲着哩。又见病畦合这翠环动手动脚的，心里有些诧异，忖道：“病畦也太没道理了！人家闺女，怎么好调戏她呢！”一会儿，翠琴回来。大利见她穿件湖色罗衫，白纺绸的裤子，涂脂抹粉，十分妍丽。一进房门，就叫夏老爷。病畦和她说不出那种亲爱的样子。大利渐渐的悟到这里是个堂子，两个女的必是信人。江北娘姨道：“这位老爷，今天也住在这里吧！恰好两间房，一人一间，没有再巧的了！”病畦道：“这位是阿老爷。他家太太厉害，你留他住了，被他太太知道，找上门来，你怕吃不消哩！”那江北娘姨道：“只夏老爷喜说这没来由的话。太太是何等身分，那里会找到我们这里来呢？”病畦道：“你不信，只叫你们小姐问阿老爷便了。”那翠环听了，果然把半边身子靠在大利身上，问他太太怎么厉害。大利臊得满面通红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。翠环一把将大利手拉着，走到对面房里。江北娘姨跟着过去，开了灯，敬了爪子。翠环就向大利切切私语，无非是劝他住下。吵了半天，病畦踱过来。翠环才放了大利，附着病畦耳朵，道：“这阿老爷到底肯住不肯住？他做什么买卖的？”原来翠琴姊妹二人，都是扬帮，还没学会上海话，所以对病畦、大利说话，都系乡谈。大利不甚懂得。病畦却句句听得出。当下也附着翠环的耳朵，答道：“这位阿老爷，是大有钱的！你没知道上海有个龚太太么？就是他的老婆。只是今天他却没带钱来，迟这么一两天，我合他同来，住在这里便了。”翠

环大喜，拚命巴结大利，约他明天来住。大利心痒难熬，巴不得今天就往，却因没有洋钱。病畦催他同行，只得怏怏而别。

当下回到病畦家里，只听得楼上女人声音叫道：“三丫头，你下去看看，你爸爸回来没有？房东讨房钱，来过三次了。明天不给他，他要叫巡捕赶我们出去哩！”原来病畦租了一幢房子，虽是小小的房间，也要六块钱一月。他把楼上做了住房，楼下做了客堂。只因这月没得油水到手，吃用通是赔的，十分艰难，所以欠了房钱没付。房东要叫巡捕来赶他，那是没法的事。病畦的意思，这注房钱，要出在大利身上的了。生怕他女儿下楼，直言不讳，把底细给大利知道了，反觉坍台，赶忙走上楼去。他老婆见病畦回来，指着骂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老乌龟！天天躲在野鸡堂子里，连家都不顾！今天也想到回家么？快拿洋钱来给我，好付房钱！”病畦只是摇手，道：“你别乱嚷，下面有位客在那里。”他老婆道：“什么客不客？都是狐群狗党罢了！你怕我不怕，快拿二十块钱来，我便不则声。”病畦急得没法，道：“洋钱都有，好奶奶，你别嚷吧！”他老婆伸手，道：“拿来！”病畦只得屈了一条腿跪在凳子上，靠近她身边，附耳道：“我今天领来的这位朋友，就是粪太太的男人。很有钱的，却是个傻子。我想大大的骗他一注钱，我们拿来享用，岂不快活？所以叫你别嚷，被他看出破绽，这事就不成了。”他老婆听了这话，大喜，这才不嚷了。却对病畦道：“房东来讨房钱，这是桩急事，明天又要来的，没二十块钱给他，休想住得安稳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病畦道：“我现在一块钱都没有，说不得你把我打给你的金元宝簪，去押二十块钱来，暂且应急。三五天内，这阿傻子的洋钱，定然送上门来，那时，我加倍给你。”他老婆道：“你别骗我。我只有一支金元宝簪，如何舍得押去！”病畦道：“限我五天内，要没有四十块钱给你，真就算是个乌龟，好不好？”说得他老婆也笑了，只得答应。

病畦赶忙下楼，叫人在客堂里安了一张床，又搬下一床被铺，合大利铺好了。又把烟盘摆出来，就合大利对躺着问道：“今天那个翠环，你到底爱她不爱呢？”大利红着脸道：“我很爱她哩！”病畦道：“你爱她也徒然。没得钱，她是不留你住的。”大利道：“住一夜，要几块钱呢？”病畦道：“不多，花到一二十块钱也够了。”大利吐出舌头，道：“要这些钱，那里住得起呢？”病畦笑道：“你怎么装穷？说这般的穷话，给谁听呢？”大利发急道：“我并非装穷，我实在没有钱。你是知道的。”病畦道：“我替你算过了。你家四爿铺子：茂森洋货店，华美钱店，观云靴鞋店，乐醉轩菜馆，一处赚二三万一年，四处就是十多万一年。还说没钱，这话骗谁呢？”大利道：“你也不像我的知己。你不知道，这都是内人开的么？我那里用得到她一个钱？”病畦道：“唉！你真是个傻子！你在府上，自然用不到她的钱。你到这里，她就

管不到你。你明天到你家开的四片铺子里，只说你家太太要钱用，折子忘记了，没带来。一处提五六百块钱，四处就是二千多块钱，足够你用的了。”大利道：“掌柜的不肯付，怎样呢？”病畦道：“包你取得到便了，你去试试看。”大利甚喜。原来大利立志不回家去，所以不怕。他的意思，有二千多块钱，足够一世用的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早，病畦替他雇了一部马车，到他四片铺子里，果然掌柜的不知大利家里的内情，一一照付。大利拿到了二千四百块钱，回到病畦家里。病畦早在门口迎接。见他取了偌大一注洋钱回来，十分大喜。当下替他运进了洋钱，开发过车钱，拉了大利的手，道：“你如今才知自己是个富翁么？洋钱多了，不好放，我替你存在楼上吧。你要用多少，给你多少：至于你到堂子里，那些开发，你是不会开发的，我替你开发便了，包你不吃亏。”大利大喜。病畦把洋钱一封封的点过，拿上楼去。他老婆自然十分欢喜，就要拿两封。两封是一百圆。病畦不肯，道：“这是人家的洋钱，要等我想出法子赚下来，才是我的。”他老婆动气，又要嚷了。病畦没法，给了她五十块钱，这才把二千三百块，铺在一只皮箱里，拿了五十块的钞票，合大利去吃番菜，叫了几个局。大利从来没经过这般快活。直头如登仙府了。晚上就住在翠环家里。接连畅快了三日。

这天，病畦可巧有事，没有工夫领大利出去。大利在病畦家住宿。病畦的老婆，十分巴结他。酒菜都是到扬州馆子里叫的。大利享用得分外舒服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开门小解去，忽见一个蓬头女人掩入，被她一把头发揪住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老杀才！泼天胆大，骗了我四片铺子里的钱，在这里开心，还了得！快跟我去！”大利听得出是他老婆的声口，只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这女人真是个大利的妻子龚太太。她自从那天大利去后，菜合人均不见到，直至日落西山，客都散尽。龚太太愤火中烧，不觉肝气大发，病了三天。后来打听得大利在她店里拿钱，又打听得大利住在夏家。这天一早坐车来找大利。走过宝善街，被汪步青见了。打听起别人，才知这事始末，按下慢表。再说汪步青走到吴筱渔公馆里，要想借款。筱渔还没起身。步青只得坐候。直坐了两个钟头，筱渔方起。步青道：“我实在过不去了，你总要帮我忙才好？”筱渔一面洗脸，一面慢慢答道：“你何至于此。你要借多少钱？”步青道：“至少三千块钱，才够开销。”筱渔摇头，道：“我是没钱。家叔虽说有钱，未必肯借。”步青大为失望，起身要走。筱渔道：“且慢，有个商量。”步青听他口气活动，只道肯借了，便道：“要是令叔肯借，我就多出点利钱不妨。”筱渔道：“利钱倒不在乎的。家叔如今要娶陆小宝做妾，鸨母讨价五万银子，家叔急切筹不出这注款子来。你要有处斗成那注地皮买卖，这话就好说了。”步青喜

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只是要照原价，我却找不到主顾；要肯跌价，这事准当效劳。”筱渔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有些指望。家叔说七万银子，也就可以出脱的了。”步青允诺。筱渔便合他到和甫面前去说。和甫答应了，兑了三千现洋，借给步青。步青拿到这注洋钱，回去开发一切，才得无事。便到处访问地皮买主，那里访得着呢？便想借着吃花酒，通通声气。谁知他做的金宝钿，又嫁给汉口的茶商去了，因此也没兴致。又因银钱上不宽余，只得罢了。

一天，在四海升平楼吃茶，遇着云升客栈伙计王阿大，闲谈起来，说他栈房里住的一位山西客人，要开什么织呢厂，在上海买了地皮造房子哩，还差三亩地。步青问起了他买的地皮在那里，阿大回言不知。步青就请阿大引进，见了这位山西富商。原来姓夏，名时中，表字子羽。谈起来甚合式，一见如故。问他买的地皮，可巧合吴府地皮接连的。步青拿出手段来，合他做这注买卖，一讲便成，卖了八万银子。除却还吴和甫三千块钱，步青还赚了五千多银子。自此专意捐地皮，弄了几年，居然发财，手里有一万多银子，便去营运。也是他该当发迹了，那生意一年胜似一年，直积到六万银子，买了一所房子，家里包了马车。

这时的汪步青，比从前大不相同了。专合些官场中人来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止。一天，席上遇着一位尹道台，是江西候补道，引见出京，路过上海，住在泰安栈。步青合他谈得投机，就请他吃番菜。陪客是张季轩、郭从殷、蒋少文、毕云山这一班人。诸客都到，只尹道台还没来哩。步青催请过两次：第一次说不在家；第二次说大人在栈房里吃过饭了。步青怒道：“好大架子！什么稀罕，上海的龟奴贼痞，只要有钱，也捐个候补道做做。即如我要捐候补道，有什么难处？只消多捐几亩地，一个候补道就到手了。我好意请他吃番菜，他倒摆出道台的架子来。可恶，可恶！”季轩听了大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为捐官愿破悭囊 督同伙代售湿货

却说张季轩听了汪步青的话，大笑道：“你不要看得道台不值钱，如今停了捐，你有钱也没处捐去。”步青愈加动气，胡乱吃完了番菜，各自散去。步青咽下了这口闷气，立誓要捐他一个二品衔的道台。到处打听，果然朝廷业已停捐，没处下手，只得罢了。谁知他的官运发作，可巧这时山东水灾，朝廷不得已，又开振捐。江苏巡抚派了一个委员，到上海来劝募。有人通知了步青，步青大喜，暗道：“我这回是道台稳稳到手。”当日去找自己开的钱铺子里一位伙计，姓唐名仁，表字济川的，合他商议，要提一万银子捐官。原来步青这钱铺子开在西门里面，名为通源钱庄。唐济川是从小吃钱饭的，只为他算法精通，从学生升到管帐。人都说他科甲出身。上海城里要开钱铺子，除却他没

有第二把手了。他有一种本事，拿一吊制钱给他一看，用不着数，他就知道这一吊钱，缺了几个串；或是足的，百不失一。有人问他怎样学到这么精，他道：“这是实在的功夫，须少时学的。我那时在铺子里学数钱，数了两遍还要错。后来有人教我一个法子，叫做数瓦。天明起来，我就望着对面人家的瓦，一块块的数去，那里数得清。天天这么数，数惯了觉得有些意思。一鳞鳞的数去，把他家一屋的瓦都数过了。后来那家叫了个瓦匠看漏，我合瓦匠说明，跟他上屋去点瓦。按着片数点去，果然不错。自此遇瓦便数，数熟了，肚里有数，望去多少尺寸，就知是多少瓦。我又用这个法子数钱，那消几个月，这钱就用不着数，一看就知道缺不缺了。”那人听了，十分拜服。后来济川管到两个钱铺子的帐，一年有几百吊钱的薪俸；而且为人老实，人家把银钱交给了他，就像是自己的银钱一般。只会替他盘出利息来，本钱是一个都少不了他的。步青久闻这人的名，好容易出了重聘，把他请来管帐。他何尝天天坐在店中，只消管一笔总帐。他手下的伙计，没一个不是精细老到的，所以请他管了帐，那一个店里的人都要归他请，他才接办，闲话休提。

且说这时步青走到通源钱庄，可巧济川在这铺子里算帐，见东家来了，也不起身相迎，只管算他的帐。步青走近帐台，道：“济翁，你且停一停算盘，兄弟有一桩要紧事情，合你商议。”济川道：“步翁请坐，我还有三五笔帐算完了再谈吧。”步青没法，只得坐下，等他算完了帐再说。等了许久，他才算完，手里提了一支二马车的水烟袋，起身让步青里面坐去。

原来柜台后面有一间小小客堂，也摆着台凳桌椅，还供着一个财神龕子，收拾得非常洁净。大凡做东家的人，只要这铺子里赚钱，走进来都是一天喜气，看待这朝奉，分外尊重他，亲近他。这通源钱庄本就很赚钱的，步青那有不快乐的道理。到这客堂里一坐，就如登了仙境一般，说不出的快活。坐定问道：“今年买卖怎样？有多余的款子没有？”济川道：“买卖还好。但钱铺子的银钱是活的，有多余的款子，就去放利，那里肯捆着现的，存在家里呢？”步青点头，道：“济翁做买卖，果然有主意。只是兄弟意思，要去捐官，提一万银子出来，过几天便去上兑。兄弟早就有这个意思的。自从朝廷停了捐输，只得罢了。如今好容易开捐，这机会不好错过。济翁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济川道：“步翁要高升，兄弟也不便阻挡。但我们这铺子里，实在没有现银子。步翁交给我二万银子，不上三年，除了官利，还多余万把银子，分几处放给字号铺里。我去拿折子给步翁看便了。”步青止住道：“不必。兄弟很知道济翁是不会错的。实因等着这注银子用，所以来合济翁商量。”济川道：“别说存放在人家的银子，一时提不出；就能提得出来，也不便提。我们这样局面的铺子，只二万银子的本钱，已觉着调排不转，再提去了一成，这铺子

那里撑得下去呢？步翁要是收歇了倒使得；提银子是使不得的！”步行被他回得决绝，顿口无言。这钱铺是自己顶赚钱的买卖，那里肯收歇呢？半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兄弟的官，只好不捐的了！”济川踌躇一回，道：“提是提不得。步翁要银子用，宁可出利钱借去，倒使得。”步青摇头，道：“兄弟有了现钱不用，倒出利钱去借，干什么呢？”济川道：“步翁开的铺子也多，浦东还有洋货铺哩，听说买卖不见得很好，为什么不把来盘给于人，足有万把银子收得回来。”一语提醒了步青，忖道：“果然不错！浦东那几铺子，实在招呼不到。前天毕云山要盘我的，莫如答应了他吧。”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济翁的话，果然不错！兄弟一准这么办法。”正待辞别出店，忽见外面正下着大雨哩。济川道：“天有饭时了，步翁还是在这里吃了饭去。这样大雨，街上也走不来，雇他一肩轿子去吧。”步青允了。济川叫厨房添菜。一会儿，饭菜开出，只五碗一盘，红嫩肉，青烧鱼等类，都颇有鲜味。步青道：“我天天吃番菜、吃花酒，也实在吃腻了，倒是这样的家常便菜好些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添饭，倒吃了两碗。

饭后轿子搭来了。步青上轿，出城回家。走过的马路，只见都有水淹着。步青忖道：“雨也小了，怎么这水不退呢？莫非潮水涌上来的么？”一路思忖。到得家中，门口院子里，都有水淹着。幸亏台阶高，水还没淹上来。他娘子却在楼上。步青开发了轿钱，也上楼去。只见他妻子合姨太太在一处，商量着绣一块补子。步青道：“你们不要再绣了，我就要捐二品衔的道台。这补子是五品的服色，用不着它的了。”他妻子道：“当真么？”步青道：“那有假的！”他妻子大喜，把针线停下。步青道：“今天下雨，有个朋友约我吃花酒，我也不去了。我们来碰和吧。”他妻子道：“脚色不齐全。”步青道：“请了对门的陆小姐来就够了。”当下就着娘姨去请。

一会儿，陆小姐来了。步青见她脚下穿一双小黑皮靴，头上挽着一个懒髻，淡淡的抹些脂粉，却有天然风韵，暗道：“堂子里面，就没这般出色的人材。”当下叫娘姨调开桌子，四人碰起和来。陆小姐恰好坐在步青的下家，碰过一圈，大家没甚输赢。陆小姐做一副万一色，一万开招，就等一张七万。步青是筒子一色，可巧抓了一张七万来，踌躇一会，舍不得拆；又因陆小姐面上，便顺手打下去。陆小姐把牌一摊，和下来了。一算廿六副底子，三拾二百零八副，正是步青妻子的庄，要输四块一角六分。他妻子怒道：“没有这样打牌的！分明知道她是万子清一色，怎么发张七万呢？”步青道：“我也是筒一色，这张牌照例要发的。”他妻子道：“你把牌给我看。”偏偏步青的牌推乱了。他妻子道：“这输帐是要你惠钞的。”步青笑道：“有限的事，我惠便了。”陆小姐倒不肯收。步青强着她收了。自此陆小姐连和几副，赢到二十三块多

钱。步青输了十三块；他妻子合姨太太共总输了十块。吃过晚饭，步青还想再碰，陆小姐家里有人来接，要回去了，只得罢手。原来陆小姐是步青妻子的干女儿。她家也很有几个钱。陆小姐是许给一位富商的儿子，还没出嫁，闲着没事，时常来汪家走走的。这回碰和，总共只二十几块钱输赢。步青本来输得起，不以为意，连妻子合姨太太的输帐，都归他出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早步青起来，梳洗既罢，吃了早点，便套马车，去找毕云山。这毕云山原是华海帆的儿子。他老人家当过怡和轮船上的买办，去世后很剩下几万银子。云山倒会经营，把来开几个铺子，连年发财，有将近十万银子的光景。他的买卖，都在浦东一带，所以想盘步青的洋货铺子。云山就只喜嫖，一年倒有大半年住在堂子里。这天步青来找他，他公馆里的人回道：“我们少爷有十来天没回来了。”步青知道他在西荟芳金小玉家，便叫马车拉到四马路。步青下车踱到金寓，问起云山来，并没住在她家里。步青诧异道：“难道云山又做了别人么？这真没法儿找他的了。”只得回去。一连几日，访不出云山消息。

一天起来，忽听得外面传说浦东泛了潮水上去，淹没了好些人家。步青大惊，慌慌张张催点心吃了，要到浦东去；还没起身，只听得打门声响。家人开门时，原来正是浦东洋货铺里掌柜的余仲蕃。步青忙赶出去见他，道：“我们铺子里怎样了？”仲蕃道：“不须说起，昨天三更时分，大家在睡梦里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王筱山第一个惊醒，叫唤起来，我还当是失火；及至穿好衣服，点上手照看时，床铺底下，通都是水。我也顾不得，赤着两条腿，招呼大家一齐用力，把些洋缎、洋湖绉、羽呢、哈喇，通都搬上楼去。那里搬得及，还没搬到一半，都被水浸透了。”步青跌足道：“这便怎处？”仲蕃道：“有什么法子呢！这是天意。我们忙了半夜，两条腿都浸胖了。我幸亏遇着一只救生船，渡到这里来的。他们还都在铺子里的楼上，守着货色哩，倒要运些饮食去给他们吃才好。计算起来，这时水也好退尽了。我来时已退了许多。这回真是个劫数，死的人也就不少；我们单湿了些货色，已是侥幸的了！”步青道：“什么侥幸！这货物一湿，把我一个二品衔的道台都做掉了！不知道还有法子想没有？”仲蕃道：“法子是有得想的，只是要收回成本，总有些烦难；至多收回一半，已算是极好的了。”步青只是叹气。仲蕃催他预备些饭食，去给同事吃。步青没法，只得叫家人到小饭馆子里，叫几样菜，一桶饭，跟着余先生同去。步青也就套车，渡江到了浦东。只见大家小户，冲塌了的房子不少。那些被难的人，男号女哭，很觉惨然。

这时水已退尽，街路上还是一片泥泞。步青雇了一部车子，到得自己的店里，果然楼底下都被水浸的湿透，幸而砖墙结实，还没冲倒。步青三脚两步，上了扶梯，见那些同事，也很可怜，一齐赤着两腿，躺在地铺上。步青问道

：“你们吃饭没有？”大家见步青来，都起身，道：“偏过了。”步青就叫他们把湿透的货色翻开来看看。谁知一铺子的货色，湿了一大半，余剩的另外堆在一边。步青道：“这湿货堆在一处，是要霉烂的，说不得大家辛苦，把它一卷卷的摊开方好。”众人答应，一齐动手，把来摊开。实在货多，那里摊得下，只摊了十来匹，已经满屋是洋布呢绒了。步青无可如何。一会儿，仲蕃走来，道：“不要摊，不要摊。我已借到了一片晒场，停会儿就有人来运货。你们的衣衫裤袜，也租到了。”众人大喜。步青见他办事周到，倒也放心，便道：“我这个铺子交给你，随你摆布，横竖少折阅些，我都感激你的！”仲蕃道：“步翁美意，我们都知道，请回公馆吧。这里的事，自有我们大家料理，不得事的。”步青又再三重托了他，这才雇车渡江回公馆去。

隔了两日，天也晴了。仲蕃送来一篇帐，把铺子里原存的货色，及现有的货色，都开在上面。步青细看，原来少了洋布十匹，大呢三匹，海虎绒两匹，洋缎五匹。核算下来，已觉折本不少，心下踌躇道：“这水打湿了，是应该的，怎么会缺少的呢？”仲蕃道：“这是抢不及了，被漂去的。”步青分外懊恼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

却说汪步青因洋货被水浸湿，又失去许多值钱的呢绒等类，十分懊恼，说不得同余仲蕃赶到浦东，把货物查点清楚。当下雇船载来上海，在大东门、西门一带，摆了几处摊子，减价出售，叫店里伙计们管着，果然有些人来买。谁知那些伙计们，只是看买主的辫子曲不曲：不曲的，他便多减些价卖给他；曲的，便少减些价。报帐时却将最贱的价目开上，明欺步青不知道。这却难怪他们，原来步青因为他们不当心，失去若干货物，将他们薪水扣除了一个月，以致大家离心，趁此机会，乐得赚他几文。

这宗湿货，卖到一个多月，方才卖完。结下帐来，整整的折阅一万银子。步青无可奈何，捐道台的那句话，只得暂时搁起。只因心中纳闷，也没出去吃酒碰和，就在家里，请了对门的陆小姐来，合一妻一妾碰和。那陆小姐做了步青的干女儿，自然不避嫌疑，未免勾勾搭搭。这日碰和已毕，步青叫陆小姐到自己书房里去看照片。他娘子合姨娘怕惹厌没去。陆小姐倒有兴头，跟着他干爹登登登下得楼来，正要跨入书房，不料大门没上闩，有两个客人推门闯了进来。陆小姐大惊，只得退缩了几步，自上楼去。步青定睛看时，这两位客人，却不认得，见他们一贫一富：一个衣衫着得十分齐整；一个衣服却着得很旧的。那气概并都不凡。只得迎上几步，问道：“二位来到舍下，有何见教？”那着得齐整的道：“听说这里有位汪步肯先生，在家么？”步青道：“在下就是汪步青。不知吾兄贵姓尊名，一向少请教。”那着得齐整的，答道

：“兄弟是范慕蠡，这位是江西刘浩三先生，特来拜访的。”步青向在上海，就听说范家是个大富户。慕蠡是少年豪爽，花柳场中很出名的，大家叫他阔少范。料想他们登门拜访，必有事故。这一宗好买卖上门，那里肯当面错过呢？这时步青胸中把合陆小姐顽耍的一片热心，化为冰冷，那神光全注在范慕蠡身上了。

当下连忙让他们到书房里坐，叫王福泡上好的雨前茶，拿香烟、雪茄烟来。慕蠡合浩三踱进书房，就见这书房虽小，倒也布置齐整，铺设精良。上面一副对子，是庄大彤写的，称他为表侄。慕蠡暗道：“原来他是庄府上的亲戚，算起来要比我长一辈哩。”一会儿家人送上茶来，另有一个东洋描金托盘，托着五支包金的雪茄烟，十支埃及国制的上品纸卷烟。步青敬上雪茄烟时，慕蠡不吸，身边取出一支翡翠烟管，另外又掏出两支雪茄烟来，赠给步青一支，道：“兄弟这烟，是托人在美国带来，算是极品的了。步翁尝尝。”步青谢了。接在手中，把托盘转敬浩三。浩三本不吸烟，因爱那埃及纸烟装卷工细，取了一支。三人吸起来。浩三没吸过烟，咽下去，有些呛，咳嗽几声。步青只觉得慕蠡的雪茄烟，来得味儿清纯，十分赞美。

慕蠡道：“兄弟来请教的，只为吴府上一片地皮，靠着李家北厂，兄弟想买他的。听说吴府上地皮，都是步翁经手，要请费心代为说合，谢仪照提，不知步翁意下如何？”步青掀起两个肩头，陪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慕翁的事，兄弟应该效力，用不着谢仪。只是这吴老头儿，脾气很大，碰着他高兴，把地皮跌低了价钱卖出去，也是有的；碰着他扳难起来，说价一万，休想九千九买他的地皮。兄弟从前替他经手一注买卖，总共三亩地皮，他讨人家八万银子。人家还到七万，他还不肯卖。后来急等着钱用，便宜出脱了，还不到七万的数目。如今他在这地皮上面，得着甜头，财是发够了，也不等着钱用了。要想买他的地，就如去求他一般，这买卖很难说合的。”言下低着头做出想主意的模样来。慕蠡素性爽直，见他这样为难，只道事儿不得成功，便起身告辞道：“既如此，只索罢了。惊动，惊动。”步青连忙止住道：“慕翁休得性急，这事总在小弟身上。慕翁的大名，小弟是久仰的。吴和甫那老头儿，也早知道慕翁欢喜爽快。小弟叫他定个老实价钱，省得噜苏便了。但不知近着北厂的那一块地，总共多少亩？”慕蠡道：“北厂西边一块，约有十来亩，料想都是吴家的。他肯卖时，就请说个价目，兄弟明天候信。这片地，比不得热闹地方，总要便宜些才是。”步青连连称是，又道：“慕翁只管放心，小弟总要替慕翁说合这桩事，不叫慕翁吃亏，一准明天晚上，在一品香给信吧。弟去定了座，再行奉请。浩翁也请同来。”浩三道：“奉扰不当。”步青道：“什么话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小弟最爱朋友，巴不得多结几位知己，热闹热闹。”慕蠡道

：“步翁也是个爽快人。我们也不客气，明天准到便了。”说罢，起身。步青这才放心送他们出去。原来马车已在大门口等着，只因车轮是橡皮包的，所以来时并没听见声音。

步青送客回来，心里很喜，暗道：“我湿货上折了一万银子，就在这注买卖上连本搭利收回，有何不可？”转念道：“我那陆小姐，好容易被我哄下楼来，又被他这两人冲散了，如今不知回去没回去哩？”一面踌躇，一面急急的跨上扶梯。他娘子迎着。步青问道：“陆小姐呢？”他娘子道：“她家里的姑娘，叫她回去了。”步青大失所望，只得以为后图。当晚步青有事在心，饭也没得心思吃，要想去找筱渔；奈为时已晚，他是早经出门的了，只得耐心过了一宿再说。娘子的房里没趣，就到姨娘的房里躺烟铺。十二点钟，就睡了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早膳已毕，过了瘾，看看表上，已经九点钟了。料想筱渔也要起身，随即上车到得吴公馆门口。步青是出进惯的，一直走到筱渔的书房。家人送上烟茶二事，回道：“少爷昨天回来得迟，这时还没起身哩。汪少爷要有话说，请坐一会儿等等吧。”步青道：“你不要惊动他，我坐一会儿便了。”家人去了。一会儿，又送了四碟干点心来。又是一具极精致的烟家伙。步青大喜，便躺下烧烟，补吸了两筒。筱渔还不见出来。步青觉得没趣，回头见榻上有几本长方的小字石印书，取来消遣。打开看时，是一部“滑头记”。逐回看去，都是骂的滑头，怎样骗人钱财，窃人货物；后来又说什么捐地皮的滑头，怎样以贱作贵，怎样欺瞒买主。步青读了一遍，由不得良心发现，悟到自己执业的不堪处来，面红耳热。过了一阵，良心复昧，忖道：“我吃这碗饭，虽说混帐，然而他们那般有钱的，来历也就不正，知道他是怎样讹索人家来的？骗他几文用用，也不伤天理。我虽说会骗，还没这书上说得厉害。他那法儿，尤其周到，叫人一时间勘不出他细底，所以做这注生意，身分还要抬高些。昨天我恭维范慕蠡，幸未被看出破绽；千万不该请他吃番菜，这是我没主意，露出马脚，叫他猜定我有大好处在内，贪图做这一注买卖。将来还起价来，总不能如我愿的了。唉！可恨，可恨！”步青正在后悔不迭，搦着这本书出神，不提防筱渔掀帘进来，叫声：“步哥。”原来筱渔合步青，近来结拜了个异姓兄弟，所以叫他步哥，闲话休提。步青听得筱渔唤他，猛不防吓了一跳。见是筱渔出来，将书挪过一旁，立起身欢然答道：“筱弟，你今天起得恁迟，昨儿在那里吃酒的？”筱渔道：“步哥，不瞒你说，我昨天在清和坊洪寓摆了一台酒。有两位朋友，定要翻台，情不可却。三台吃完，几乎天光大亮。今天起得迟了，倒累步哥坐候了许久。”步青道：“那倒不要紧，只是老弟这样常常熬夜，恐怕身子吃亏。你也是四十来岁的人了，比不得少年人精神好。你脸上比前瘦了许多，这不是顽的！”筱渔道：“金玉之言，不是真正知己，也

不肯说。我也觉得很苦，以后外面的应酬，也要预备躲掉几处。花钱呢不要紧，就只身子吃不住。”步青点头，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筱渔问步青为什么多天不出来，步青道：“原来老弟还没知道，愚兄开在浦东的洋货店，被潮水将各货浸湿，不说它了，又被人家暗算了好些货色去。卖时又没工夫去查看，果然吃了大亏，折了一二万银子的本，心里纳闷，懒得出来。我们疏阔了这许多天，今儿是要紧来看看你的了。”筱渔道：“足感厚意！小弟也因公馆里事儿忙，加上些没法儿的应酬，直头没得一天闲空，早要来候步哥，总不能如愿，好在我们知己，不在乎这场面上的了。”

二人一问一答，谈得高兴。家人送出早点，原来是两碗面。筱渔请步青吃，步青道：“我吃过早点的了。”筱渔道：“多时了，吃些不妨。这面是小厨房下的，先用鸡鸭口蘑冬菇，熬成了汤，调起面粉来；擀成这面，分外可口。你不信尝尝看。”步青果然尝了几筷，十分好吃，不知不觉，一碗面吃完了。”筱渔还吃稀饭。步青躺下去吃烟。一会儿，筱渔也吃完了，叫人添上一盏烟灯，二人对躺着吸烟。

步青趁这个当儿问道：“老伯的地，有一块在李伯正北厂的西边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”筱渔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这片地倒有九亩六分三厘，只因坐落的偏僻，没人肯买。家叔的意思，有十二三万块钱，也肯出脱的了。你有主顾么？”步青道：“有是有一个主顾。但是十二三万块钱，据我看来，还要大大的打个折扣，方能成交。前途劈口就说，地方偏僻，要便宜些才肯买哩。”筱渔道：“没多少折头可打。总之，不到十万块钱，家叔不肯卖的。”步青道：“且说起来再说。”筱渔附耳道：“这注地我可以作得主，你只合前途尽心做去，要满了十万块钱，我们每人就有五千块钱的好处。”步青道：“做得到吗？老伯何等精明，那里哄得他过？”筱渔道：“步哥，休得多疑。你不要管，包在我身上便了。”步青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做去。但是照例的提头，不在其内的。”筱渔道：“那个自然。”青步欢喜别去。

到得晚间，步青早已定过一品香的座，请过范、刘二人的了。看看表上，时刻已到，便叫套车到一品香去。坐候一回，范慕蠡合刘浩三都到。步青请他们坐下点菜，开了两瓶外国酒，三人同饮。慕蠡道：“那地皮的事，究竟怎样？”步青道：“这事兄弟只当容易说合，谁知吴老头儿，这九亩六分三厘地，要卖十五万块钱，兄弟也嫌其太贵，慕翁是不消说，有银子犯不着买这样的贵地。”慕蠡怕的是人家奚落他，被步青这么一激，倒动了气，把手在桌上一拍，怒道：“十五万块钱，什么稀罕？上海滩上，难道只有他该地皮的阔，我倒不信。就这么十五万块钱买他的！”步青赧赧恐惶，半晌答道：“慕翁，不要动气，他虽讨十五万，也总要还个价。那怕三千五千，总要扣掉一点儿，这

注买卖才说得去；要是这么一口价，别说慕翁太觉吃亏，就是兄弟也不肯说合。岂有此理！这样偏僻地方，那里有一万五六千一亩地的价钱，和甫也太心狠了！”慕蠡听了，只当他是个人好人，说的公道话，十分信服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

话说范慕蠡被汪步青一席话激怒了，果真花了十五万块钱，买了那片地皮。汪步青平空发了一注大财，真是喜出望外。这样一来，他捐官的思想，竟要实行了。此时捐官减成，江苏省派来官员，虽是价钱太贵，步青尚有别法可想，可以和收捐的官员通融，打个七折。就由步青的五品前程，加捐二品衔道员算起，不过七千多两银子，便可以上兑，作为实官到省。步青向来是做生意的，这“做官”二字，原是外行，急急匆匆把地皮上的赚头，凑足了此数。

看官，你道此话怎样讲起？原来步青有个朋友，是个末代秀才，姓古名奇，号仲离，排行第三，生得翩翩年少，顾影自怜，专在堂子里讨生活的；而且声气广通，专门交结原差包探，出入衙门，嘱托公事。此时正在办捐，到处拉拢朋友。听得步青要捐二品衔的道员，于是托了朋友转辗攀援，居然见面，一说就成。那知道这古老三，平时只在女人身上做功夫，至于官场公事，也是个门外汉。他在外面的功架，只好欺饰乡下的守财奴；要是一拿到场面上比较，便要弄穿了不值半文钱。

这一次汪步青加捐道员，原有个居中引荐人，名叫尚小棠。尚小棠也是专门使人上当，好以敲诈取财。平时与古老三朋比为奸，也非一次。这一次，虽非有意播弄汪步青，却是做惯了假戏，也就忘其所以，不必择人而施。这一回劝好了汪步青，先将捐款上了兑。古老三第二日，恭恭敬敬，穿了衣帽，翎鼎辉煌的拿了执照，送到步青家里去道喜。汪步青也觉欣然。一时送过了客，拿了照，与太太、姨太太看过了，大家也就喜气冲冲的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究竟这照的来历，也不知道去考究考究。

于是步青与太太、姨太太商议，拿了一本皇历，拣定了日子，祭祖，请客。遂定了一品香房间，邀请同乡同行宴饮，并请定了张季轩做陪客，以示夸耀，借此一泄那日在番菜馆里闷气。那知道这张季轩是个咕吟非凡、乖巧不过的人。在席面上问起步青捐款银数，大为便宜，便起了疑心，就问步青捐照，是在那一省捐项下捐的；并告知步青于今只有奉天、广西两省可捐实官，除此以外，都只有虚衔可捐。又问步青道：“步翁，于今办捐的委员，只有姓史、姓王的两处，可以报捐。步翁究不知在那一处报捐的？”步青终是个生意场中人，不知做官的诀窍，听了张季轩这么一问，不觉发一个大瞪，竟一时回报不出来，既而一想：“我花了这些钱，难道是假骗他们，我没有捐这个二品衔道员

不成？我不如拿出来，让大家见见世面，以夸阔绰。”便对张季轩道：“兄弟虽然初入仕途，终究季翁是个老前辈，我还要拿出那张照来，请季翁指教指教！”一面遂呼跟来的人到公馆取照。不一时取到，在席面上摊开了，请张季轩过来看。步青得意扬扬，颇有骄矜之色。岂知季轩不看则已，一看了马上就发大笑道：“步翁，你这个捐在那个手里捐的？”步青竟忘了古老三，不觉信口直说道：“是在尚小棠那里捐的。”季轩又发话道：“步翁，你不是上小当，竟在上大当了！中国无论那一项公事，只有日子是标硃的，那有连年月日期一概标硃的。这个。。恐怕有些靠不住呢！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步青走过来，仔细一看，果然这捐照连某年某月某日的数目字，通是写着红硃字。

步青不知就里，既当了大众，又在兴头，受此一激，顿觉失色，含羞带怒，心中有个说不出的苦处。好容易敷衍散了，也不回到公馆里去，便坐马车顺便先到西荟芳金小玉家，去找毕云山，要请云山查究此事。岂知毕云山相好金小玉楼下的叶如花，就是古老三的相好。当时步青将捐官情形，告知云山一遍。云山即指楼下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个案就犯在这个堂子里了。”步青不解其故。云山说：“听说楼下叶如花，做了一个古老三客人，要好得极，说是要去做官去了，连公事都是在堂子里办的；并且听见说，前日又奉了札子，要去带兵去■。不晓得是不是这位古老三，姑且叫叶如花上来问问看。”遂吩咐娘姨去叫如花。一时如花上来。云山是有钱的大老官，久已在堂子里有声名的，如花以为代她荐局，殷勤招呼。云山开口便问古老三踪迹，叶如花一一说了；并且说：“俚日日来浪倪房间里，写格噶红字，说是大人老爷，才是俚写出去噶，阿要海外？”云山、步青一听，俱心里明白了。谢了如花。如花别去。步青就要马上叫巡捕，等古老三来了，拉他到巡捕房吃官司，说他骗钱卖假照。云山道：“且缓一步，其中必有窍妙，且待我打听一番，再行举动。到那时候，我帮了你再打官司不迟。”步青终是生意场中人，也怕惊动官府，就托了云山办理此事。

云山送过了步青，然后再写张请客条子，到楼下请古老三上楼说话。古老三向来脾气，欢喜拉拢朋友，此时如花已经对古老三说过，方才问他之事。古老三以为又有生意可拉，立即上楼应召。彼此通过姓名之后，遂谈及步青查究官照之事。古老三不觉大惊，勉强支持，颤声说道：“这是没有的事。或者居中人有什么原故，待我查问一查问，便可明白了。”古老三遂辞了云山下楼。云山也为情色所迷，那里再去过问。

古老三遂出了堂子门，一直来到香粉弄五福栈，去寻尚小棠。小棠又不在家，找了许久，方找着了，大为惊惶，要他赶快去打点，情愿退捐钱，再受罚。小棠听了大声叱道：“这一点点小事，何犯着这样招急？明日我去，包管无

事！”古老三将信将疑，只得暂别。

到了次早，果然小棠去访步青，一见面，便问：“捐照是假的吗？古老三真真岂有此理！真菩萨烧个什么假香？昨夜我听了说，我气的了不得！”说着，便把古老三痛骂一番。步青以为小棠真有性情之人，便将捐照拿出来请他来看。小棠一看又骂，骂个不亦乐乎，方将捐照折叠好了，收在自己身上，大声对步青说道：“这桩事步翁虽然罢休，我也不肯干休的！天下那有这样欺朋友的？我必拿了这个照，送他到新衙门去办他！”说罢，即气忿忿而去。步青和做梦一般，由着他跳骂一顿。一会儿连人影也看不见了。赶忙再去请云山来商量，恐怕小棠同古老三逃走。岂知古老三、小棠两个，并不溜之乎也。过了一会，小棠又自走来对步青道：“这一下可不好了！我闯了一个大祸来了！我拿了那张照去问他，骂了他一顿，说他是假的，要去送官办他。古老三大为动怒，说我污坏他声名，要和我拚命，一路追来了。”说犹未了，门上报古三老爷到。步青尚未吩咐请进，古老三已气冲冲走了进来，忙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我办了一世的捐，从来没有坏名声，今日倒被你这个流氓，拆了梢不成！”自己脱了长衣，大有争斗的样子。步青恐怕尚小棠和古老三相打起来，忙来拆劝，便道：“说这张假照的事，却不关小棠兄的事，本是张季轩说起来。张季轩捐了多年官，交结官场，也不知多少，难道真照假照，他还认不的吗？这个照分明是假定了。老三，你却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古老三道：“你说我假照，你拿得稳么？”步青道：“照现在小棠兄身上，你拿出来看，中国捐官的执照，多也多极了，那有连年月日多是标红硃的？你欺侮我，也不是这样欺法的！”古老三道：“你说我照是假的，你敢签字吗？”尚小棠忙插嘴道：“不要说步青兄肯签字，连我都可以写凭据签字，说是你的捐照假的。”古老三道：“好好！就请签字说吧！”便向怀里揣出一张花鼓格的合同样式的纸头，念道：“立合同字人汪步青、古仲离，今因捐到几千几百几十几号捐照，报捐二品顶戴候选道，一纸。如有查出此照确系假造者，罚银一万两；如系诬指者，罚亦如之。凭中立此为据。中见尚小棠。光绪某年某月某日。汪步青、古仲离同立据。”尚小棠一看，便叫管家拿出一枝笔，争忙签了字，便掷与步青，朗声道：“步青兄，你签，你签！这个事还扳不倒他，办他，那还成个话吗？”步青久已心恨古老三骗他的银子，那里还顾及别的，也就立刻签了字。仿佛这一次，古老三没有不吃亏的样子。古老三等到签了字之后，忙将那张花鼓格凭据收起，就翻脸对步青说：“去去去！我们同去见常宫保去！我们这个差使，原是常宫保委把我的。你也说我是假的，他也说我是假的，岂不于捐务有碍，故意煽惑人心吗？我的前程事小，于国家财政却大！这种奸商，不办几个，我们的捐，不用办了！”说罢，便怒狠狠的要拉他同走。小棠忙拉住，道：“古老三

，不用野蛮。汪步青是有身家的，难道签了字，还会逃走不成？这个事原难听你一面的话，且待汪步翁查明了，定有个水落石出的。这张照在我中人手里，决不会吞没你的。诸事有我，你明日问我就是。”古老三听了此话，便约定明日定要回音，方能应允。尚小棠也拍拍胸脯，慨然自任。于是古老三兴辞而出。这里尚小棠方与汪步青商议办法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

话说汪步青正在与尚小棠商量查办古老三假照之事，却好毕云山来请步青到金小玉家吃花酒。步青要拉小棠同去，小棠只得做了不速之客，一同坐马车到西荟芳去。彼此又在花酒席面上谈起此事。云山说：“这事原是张季轩发难的，我去请了张季轩来，还是求他指点吧。他的声气也通，常宫保那里他是常常去请安的，或者说句把话，也未可知。”步青道：“好却好，不过季轩一来，又要在我们面前充内行，我实在不服气！难道没有了他，我们连一些官场事体都不懂吗？”云山知道步青两次被季轩奚落，心中颇为不悦，便道：“季轩呢，这时候也无处寻他。我顺便邀我一个把兄弟来，这个人就是湖州陈太史。去年新从山西学台任上回来，向来和我来往。现在西安坊花巧林家，一请就到，他是个翰林，断没有一个做官的道理不懂得的。我去请来，一问便知。”步青此时官兴勃发，颇想交结几个官场，听说一个做过学台的翰林，那有不愿意见面的，不但答应了，而且催着云山写请客条子去请。

不多一时，果然就将这位陈太史请到了。云山指引见面之后，便将步青如何捐官上兑，如何被季轩奚落了一番，如何尚小棠与古老三打架，如何立字任罚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陈太史便问：“这张照现在那里？”小棠说：“现在我身上。”立刻取出，送过陈太史来看。陈太史接着，翻来复去，看不出一毫是假；而且年月之外，只有日子是填红字的，并没有一丝一毫破绽。陈太史道：“这个照并不假，怎的张季轩欢喜管闲事多嘴，吵得人心上不安？”步青走近前来，自己手里拿着那张照再看，仍旧和那天一张一样，第几千几百几十号，一丝也不错；照上花纹暗号，一丝也不改移。步青不觉大诧，恍如做梦一般，一时回过味来，方悔刚才签字卤莽，反被旁人笑话，说是自己花了钱，真官到手，反说是假官。自己弄坏自己声名，终究不脱这个买卖人本色。一时心里又羞、又惭、又怒，便问尚小棠道：“我虽一时糊涂，难道你也跟着我打面糊吗？”尚小棠道：“我又没有办过捐。我听见说是张季翁说是假的，他是上海第一流人物，难道会说假话么；所以我一听就气，一气就跑，一跑到他那里，就和他吵。我那里懂得假的真的？”说到这里，步青哑口无言。陈太史道：“管他真的假的，只要辨明了就是了。”云山道：“是的呀！辨明了，只要步翁不花冤钱就是了，何必这样发急！”步青道：“你看得不打紧，他要罚我

一万银子呢！”陈太史道：“怎的要罚一万银子？”云山道：“不是刚才说过，他们立个什么合同。那个假，罚那个。”陈太史道：“这也由不得他罚，我明日亲自和常宫保说。他们当差使的，那个敢和上司来打斗？说开了就罢了。”步青听了，着实感激。云山也代他千恩万谢。只有小棠心里暗暗叫苦，好不容易套着一笔生意，又被这个姓陈的拆穿了；白费心思，还要倒贴用钱。面子上又不得不装作正经样子。一时酒罢各散。云山和步青再四拜托了陈太史，叮咛而别。

这里小棠赶忙报信与古老三知道。此时古老三却不在金小玉楼下叶如花家。小棠知道老三别有藏娇之所，在六马路仁寿里。一气奔到仁寿里，敲了半晌的门，也不见有人答应，只得折回古老三家里报信。谁知古老三正在家里，和他的如夫人斗口，两口子正在吵得不可开交。恰好小棠推门而进，古老三的如夫人，正在开门而出；两个人不知不觉，撞了个满怀。老三的如夫人冲门直出，像是要寻人拚命的样子。小棠不知原委，也不便拉转，听其忿忿而去。这里古老三也顾客人，披了一件长衣，一手扣钮子，一手就招呼东洋车，跳上车，便望南赶去。小棠也不便在古老三家中痴呆呆的候着；也只好随后追来。追不上几步，却看见垃圾桥河下，哄了许多人在那里立看。远远望见一另一女，正在互相争执。走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吵闹的古老三，一夫一妻，互相争扭。小棠看了不雅观，只得相劝，死命的拉他两人回来。一拉拉到古老三家中。古老三的如夫人放声大哭，说不出那种伤心悲切的样子。此时古老三反哑口无言，由他如夫人横七竖八的乱骂。骂停之后，方对尚小棠说道：“尚叔叔，你不晓得，我家老三愈嫖愈昏了！前回拿了我的金刚钻戒指，送了他的相好，也不管它，到底还是自家的东西；这回愈弄愈高了，他竟骗到我们女伴里东西，骗到龙太太的金刚钻了。弄得这龙太太早一趟，晚一趟，来逼我要还戒指。我这个死不长进的老三，也不知拿到那里去相与人了。害得我无脸见人！我好命苦呀！”说罢又哭；哭罢又骂。小棠等她骂完了，方说道：“这个金刚钻，是不是六颗小金刚钻镶成的？”古老三的如夫人喜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你看见现在那里？”小棠道：“我看见在老三的一个朋友手上。”老三的如夫人道：“是那个朋友？”小棠正待说出，老三却在旁边做手势，要他不要说。不提防被老三的如夫人看见了，知道有些跷蹊，于是逼紧了要问。到底小棠被她逼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就是老三的朋友何子图拿去了。”老三的如夫人听了，顿时勃然大怒，指着老三狠狠骂道：“我看你去死不远了！我的兄弟两千五百银子，都被他骗光了！你怎的又被他骗上了，又骗你朋友老婆的戒指！那可不管你的朋友不朋友，脸面不脸面，我今天要定了！”说罢，一头撞在老三的怀里，要和古老三拚命。古老三急了。尚小棠方说道

：“三太太，你也不必这样了。何子图这时候，还在家里未起身呢，不如赶到他家，问他要了回来，还了人完事。”古老三如夫人一想不错，也不与古老三商量，便哭哭啼啼自出门赶去。这里古老三急得跳脚，忙对尚小棠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我的包捐事办不成了！我这个姨娘赶了去，还有什么好话对何子图说，一定是得罪何子图，弄得不欢而散！”也不顾陪客，立即披了衣赶去。

尚小棠无精打采，倒把捐照的事搁过一边，只好专门做和事老人，替他们夫妻解和，也急忙赶去。赶到何子图家中，问古老三夫妻两个，已经来过，并没有寻着何子图。现在必定是赶到四马路何子图书店中去了。于是又追到何子图的书店里去，岂知古老三夫妻也到过了，在书店中打听了何子图在新清和里相好家里，古老三夫妻业已赶到新清和里去了。尚小棠知道一定要弄出笑话来的，也就赶来听笑话。一走到新清和里高小鸿家里，便听得楼上吵得热烘烘的。只听得古老三如夫人一个人的声音，咕咧咕噜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其余都是鸦雀无声。小棠上楼一看：只见何子图面红耳赤，坐在烟床上，垂头丧气，一言不发。满房中娘姨大姐，撇了一张嘴，并不招呼客人。一种冷淡光景，实在令人难受。子图一抬头，忽见小棠来了，喜出望外，并不去理睬古三太太，便自拉了尚小棠，到外间来商议，且说道：“现在我这个戒指业已押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我这里又有别的一个钻石戒指，在我手里。你随便拿去押上六七百洋钱，赎了那个出来，省了些事，还了她吧！”小棠道：“你不说这个钻石戒指也是别人的吗？押了这个，赎了那个，这个戒指的主人来问你要取还，你又怎样呢？”子图道：“那不300管它了。这些人都是王八蛋！为了这个钱，便这样认真，这算得什么？你看北洋阮大臣，他少年的时候，那一个把钱看的这样认真的？你不用管，赶快弄了来吧！火烧眉毛，且顾眼前。暂且把这个怨鬼送退了再说！”小棠向来知道子图性情是爽快的，果不多时，押了一个，赎了一个，当面还了古三太太。大家都觉无趣，兴辞各散。

古老三正要送他如夫人回去，小棠拉住道：“暂缓一步，我有话说。”

于是立在马路上，将陈太史的情形说了一番。古老三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不怕，常宫保的上，是和我把拜的。他现在北协诚抽烟，我去找到了他，要他屏之门外，不见这个陈太史。我们还是要敲他姓汪的竹杠。”说罢，即刻吩咐如夫人先回，自己即与尚小棠同到北协诚楼上来开灯。尚小棠和古老三一上楼，堂倌小阿四便拿了几张纸片，递与古老三。古老三接着一看，都是请他吃花酒的。最后一张，写出一个姓周的，请到公阳里金菊仙家。上面写出“有要事商量，立候立候。”古老三一看，便对小棠说道：“请坐一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小棠知道这个姓周的，是个道台衙门门政管家，素与古老三交好，想必又有机会可图，故此匆匆而去。

小棠一面吃烟，一面静想，不觉沉沉睡去。睡到傍晚，堂倌小阿四来招呼，说是要吃晚饭快哉。小棠方睁开眼，问甚时候了。小阿四说：“八点钟哉。”又睡了一会，始能收拾起身。忽见古老三醉醺醺的走来，满面红光，一脸酒色私欲之气，竟忘记自己本题，是来找常宫保的门政二爷的。匆匆即出。走到半路，方才想起，重复回到北协诚烟间。寻了一会，也未见着，只得和小棠二人赶到洋务局常公馆商量。这位门政仍不在家，各人只得暂且分手而回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

话说古老三、尚小棠当夜为了捐照的事，去寻常宫保门政，商量一切。

一时急切难见。次日一早，尚小棠又赶到古老三家中，催逼老三来寻。是日恰逢礼拜，老三正是游散的日子。老三便写了请条，约了这门政，到海天春便饭，并约小棠一同晚餐。到了晚间，小棠遂赴古老三之约。其时半夜笙歌，六街灯火，正是嘈杂的时候。小棠惦念着陈太史之事，无心留恋，急急忙忙，走到海天春，寻到古老三座上。一看，满座坐的都是熟人。除了道台衙门门政周荣卿，便是常宫保门政，以及包探癩痢阿五，新衙门差头林老头儿；再有几个报馆访事的。主宾杂坐，颇极欢洽。也是满堂声伎，并不寂寞。尚小棠也便坐下，叫局点茶。无非是些老花样，也无可记的。

酒阑人散，老三便对小棠说：“那件事已经办妥了，你还是今夜讨回信去吧。”小棠点头称是，遂各自分散。小棠再跑到汪步青公馆里。步青并不在家。又寻到金小玉家去打听毕云山，恰好云山、步青都在一起。彼此招呼让坐，问及古老三那张合同之事，小棠只推不知。等不一会，楼下传呼客来，有人走上楼梯，即问：“毕老爷在么？”小棠侧耳听去，明是古老三的声音，深恐两头见面，说话不接头，露出马脚。幸喜毕云山乖巧，知道汪步青这个人，有财主脾气，不愿见古老三的面。忙呼娘姨大姐，领到外间坐下。小棠也不出去，静听古老三发话，无非是一派夸张之言。一会又说：“我是新拜北洋阮大臣门下，方才弄到这个差使。这里上海道，就是兄弟的把兄弟；这里新衙门委员，都是兄弟的晚辈；就是常官保，也不敢难为兄弟。见了兄弟，还要客气三分。我本来不愿意当这个差使，因为马上就有阮大臣的兄弟，调我兄弟到苏州去做带兵官，我不过暂时代人经手的。我的东家，也是阮大臣本家。云翁，你想像兄弟这般的人，难道会做假戏的吗？步青未免太多疑了！”云山听了这一派炎炎大言，竟无从回答，只得唯唯称是。古老三又道：“步青他既敢和我立合同，我也不怕他少的！步青他当的买办，我会有本事，明天就要常宫保撤他的差事！”步青在里房，虽未听得明白，倒是云山捏了一把汗，恐怕两个人见了又打架，忙敷衍过去，请他到楼下自己相好的地方暂坐，迟刻再说。古老三扬

扬得意，即分手下楼，走进叶如花房门，对着叶如花道：“这些臭买办，弄了几个钱，又不懂做官的道理，便要和人拌嘴，这不是梅香要和小姐争风吗？”如花也觉得做着一户有光彩的客人，自己脸上也添了光彩；也可借此在相帮、乌龟、娘姨、大姐面前，吓吓他们。一时便兴头的了不得。忽而说茶冷了，又不换茶；忽而又说烟烧坏了，又不换烟。打鸡骂狗，弄得楼下人一片声快响。小棠静听，声声入耳，不觉暗中好笑。原来上海这班富翁，如此无用的，从此遂起了一个轻视之心。

这里云山受了古老三激刺，不觉动怒，接连写了几张请客条，到处找寻陈太史。一一回复俱说不在。云山反急了，送了客走之后，便到陈太史公馆，亲自来寻。坐待许久，也未见回。大家都是酒色昏迷之辈，除在火头上不能办事，一时火性过了，又将这事搁起来了。倒是小棠，专在此中讨寻生活，反催了古老三好几次，要向汪步青索这笔罚款。汪步青只要自己捐照不错，不上人家当，那张合同上，罚款不罚款，以为有了陈太史这位朋友，断不误事，也置之九霄云外，并无心挂及此事。单单一位尚小棠，以为这些富翁都是无用的废物，乐得讹诈几个钱花用花用。

大凡人一存了歪心，就没有好结果。于是日复一日，时时逼着古老三，来催云山向步青要立索罚款。云山始而不问，继而看见古老三势脉来得凶，自己想想，也犯不着帮了汪步青得罪古老三，就此向外推出不管。古老三又只得来逼步青。终是贼胆心虚，又恐过于激烈，惹起旁人代抱不平。无奈节关已近，别处再无张罗，又经不起小棠的日夜撺掇，久而久之，竟忘其本，几次来向步青力索。步青不是推出门，就说是生病。古老三看得待他太淡薄，也不免动了真气，看看节期将近，又是步青亲笔签字的东西，这一次要弄不到手一笔大钱，上海也不用住了！竟自横了心，向各处书差说好了，竟自在新衙门告了一状。新衙门向来老例，只要有了公事，便可出票传人。过了几日，新衙门传票出来。大家以为此案，都可以借此发财，那一个不赶着去办。不一会，传票到了汪步青的公馆里。汪步青一见大为不悦：世上那有捐了官，一点光彩事没有进门，倒光吃官司。然而木已成舟，怨也无益，只得硬着头皮，再去找云山。再由云山去催陈太史，说不了，再破费几个、送礼请花酒。果然捐了官，便有了声势，那怕就在这里打官司。这些场面上的人，都肯帮忙的。传单一到，早已有人，通知商会，做了保人。这个案子就此延搁下来了。古老三向来声气广通，但是认识一班当底下人的，不是管家，便是包探原差。古老三虽然满身官气，满口官腔，终是嫖客出身，脱不了滑头格式，滑头脾气，究竟于官场一道，多半隔膜。看官，你想，造一张假照，尚且不会得标硃，连个年月都一概会得红字，其余没有见过世面的笑话，多也多极了。

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当时新衙门把这件案子延搁下来，大家彼此没事，也还不至于失面子。谁知古老三手头空虚，一心要想发横财，日日去递催呈。新衙门不得已，又出传票。汪步青事到临头，也知躲避不过，只得自己去寻陈太史。陈太史知道步青是个富翁，也便降格相从，请进客厅会面。步青再四恳求。陈太史不得已，就在客厅当面写个信，送到常宫保公馆里去。常宫保回信说不在家。步青只得托了又托，暂且辞出。到了第二日要上堂时候，步青只推有病，叫一个跟班的投到。新衙门委员，知道他是体面商人，也不好发作，只得暂且搁过一边不提。这里步青着急，等了一日，陈太史回信，也不见到，不免又到陈太史公馆来催。陈太史说：“我现在有一笔帐，尚缺二千银子，实在心绪不佳，不暇顾及老兄的事情，千万你去托别人去吧！”步青一时福至心灵，便道：“这是小事，只要老兄肯代兄弟帮忙，这些小事，马上就送来暂用，决不误事！”陈太史道：“我们虽心性相投，究竟是萍水相逢，那可就讲通财大义呢！”步青说：“客气！将来仰仗的事多呢！”陈太史道：“如此我是脱空了身子没有事，我便今日代步翁办去。”彼此约定，告别。一时步青送到二千银子庄票。陈太史马上就到常宫保公馆，告知此事。常宫保马上吊了门簿一查，查了许久，并没一个姓古的是办捐务差事的。显系假冒讹诈，不禁大怒，立刻传了新衙门委员到公馆，吩咐要他拿究严讯。新衙门委员遵奉宪谕，回了衙门，立刻加差锁拿。这里门政得了消息，赶忙到古老三家里报信。偏偏老三不在家中，只得告知古老三的如夫人。如夫人又听不清楚，也无从去找老三。真真古老三晦气临头，新衙门的差人并不到别处去寻古老三，偏偏走到西荟芳叶如花家去寻，一寻就寻到了。不由分说，竟自和包探走进房门，一链子锁了出门。你推我挽，把一个古老三和强盗一般，捉到巡捕房去。这里早有人通知汪步青。步青又连接陈太史的信，知道详细情形，喜不自胜。

次早即预备上堂打官司，赶忙办齐了二品顶戴，买大帽子装顶子，好不兴头。这里又有人通知尚小棠。小棠知道此事一定要连累到身上，左右一想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不如溜之乎也，乐得大家干净。”主意已定，连夜赶上轮船，回到南京去了。单只剩下古老三。次晨一早，解到公堂审问。一时汪步青也到新衙门候讯。堂上问到这案，开口便问古老三是那一年奉札，古老三道：“我并未有奉过札子，不过代朋友帮忙劝捐的。”华官一想，这头一句话，就问不出他的假冒凭据；外国人最重凭据。同坐有领事，未便再问下去。就改口问道：“你如何借端拆梢汪大人一万银子？”古老三道：“我们并不敢拆梢汪大人。现有笔据在此，请堂上细看。”说罢，便将合同呈案。堂上问官打开一看，便问谁先写合同，汪步青道：“是他写好来的，要我签字的。”堂上又问见中是谁，汪步青说：“也是他的朋友。”堂上又问见中何在，原差赶

上前低声说道：“见中昨夜已经逃走了。”堂上就拍案大怒：“这么说来，不是显系圈套讹诈拆梢吗？”外国领事最恨的是拆梢，也指着骂道：“代姆俘虏，代姆俘虏！”堂上华官见了领事动怒，只得判道：“拆梢是真，罪应监禁六个月。”领事道：“太少，太少！要监禁一年！”遂批定一年。华官心中，又恐外国人疑心得了富商的银子，又将汪步青传上来，说道：“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签这个字。姑且小小罚你一罚，罚你五百银子，做善堂公款。将此合同销毁，完案。”下面原差便吆喝把古老三带了下去。汪步青也退了下来。听见古老三发感慨道：“今而后，我晓得交结包探差人，竟自不能帮我一些儿忙的。”浩叹而去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办军装太守开颜 送首饰商人垫本

却说汪步青为着捐官，几乎上骗。幸而古老三的假委员破案，自己占了上风，十分感激陈太史。又因这一来，官场的声气，觉得通了好些；仔细想着，并没什么不得意。

这天，从家里出来，想去找张季轩谈天。马车刚出弄门，忽然见南头一部包车，内中坐着一人，不是别个，正是旧友单子肃。步青忙叫停车。子肃也下车，二人同到公馆。步青让子肃到花厅上，升炕坐下。子肃道：“步翁到那里去？”步青道：“兄弟今天抽空拜两位客，没甚事儿。子翁光降，必然有个道理。我们多谈一会儿不妨。”子肃道：“兄弟也没甚事，只因要到广东去，替敝东张罗一注买卖。官场的应酬，步翁是知道的，免不了靴儿、帽儿、补儿、顶儿。步翁，你如今是二品顶戴，做大人了。那从前的五品补服好借给小弟用一用么？靠着步翁的福，将来二品是不敢指望，只要升上一级，弄个从四品的起码大人，阔他一阔，就是万分之幸了！”步青道：“子翁也休过谦，兄弟却没捐过五品衔。只是这补子还有，从前本打算捐五品的，因此托人打从京城里买了两副。这种东西，我们上海却买不到，待我送给你吧。”子肃起身道谢。步青就去把补子找出来，送给子肃。子肃再三称谢而去。

慢提汪步青便去拜客，再说单子肃系买泐洋行的买办，正是个五品衔候选知县出身。买泐洋行因他合官场联络，特地访请的。每月薪水银三百两。订定合同，一切应酬费用都归洋行里贴补。子肃得了这个美馆，说不得在外面张罗。一年多，没见主顾，银子倒用去三千多两，觉得对不住东家。这回破釜沉舟，远行一趟，却指望收它个一本万利哩。

闲话休提。当下子肃搭上轮船，到得广东省城，找个客栈住下。同伙去了两位。所喜广东官场倒有几位熟识的，逢路打听。可巧广西派了一位委员，陆襄生陆大人，到上海采办军装。这陆大人是候补知府，合广西常备军总统李启蒞世交关亲的，因此襄生在他营里当营务处；只因添招马队，去打土匪，所以

要添办军装，陆大人才到广东哩。子肃打听得这个消息，当天就去拜陆大人。襄生不知就里，挡驾不见。子肃连忙送了他家人门包五十两。真是银子说话，哪容襄生不见么？这次去拜，自然请见了。子肃与将来意说明。襄生诧异已极，并不很信。次日午间，子肃着人送一桌满汉席给襄生。襄生看那手本，原来单敬送的。襄生打定主意不受，吩咐来人道：“我在客中，一个人也吃不了这桌酒席，你抬了回去吧。”来人哪里肯听，请一个安，回道：“主人再三交代，总要请大人赏收。”襄生决意不受，硬叫他抬了回去。不多时，子肃亲自押着酒席，仍复送来，禀道：“这点儿敬意，不算什么，总求大人赏收才是！”襄生道：“兄弟一个人，再也吃不了，白糟蹋了可惜，子翁抬去转送别人吧。”子肃道：“大人可以请客的。”一句话提醒了襄生，暗道：“广州府请我吃过饭，我何不转送给他。也见我们交情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应允收了。赏给来人两块钱。子肃坐谈一会儿自去。晚上子肃又到襄生寓里，约定明天去逛花艇。襄生喜的是珠江风景有趣，一口应允。

次日，襄生早起，正在梳洗，家人回道：“单老爷来了多时，在客厅上等着哩。”襄生忙道：“快请他上楼来。”家人便去把子肃请上楼。襄生道：“累子翁候久了，多多有罪！”子肃连称不敢。家人送上早点，襄生邀子肃同吃。家人收拾好了烟具，子肃见他一支枪是假有厓竹的，倒有了年代；一支是化州橘红做的；一支是茅竹镶银的；都不甚精致。烟灯也不好，是遂生烟具铺买来的。当下襄生吃过早点，早有家人把烟泡子上斗。襄生躺下，举起枪来，呼呼的抽了四口，再行掉边，照样也抽四口，这才让子肃道：“子翁，尝尝我这云南土好不好？”子肃真个躺下，吸了两口，道：“好是很好，就只淡些。卑职有藏下的云土陈膏，那是好极的。还是那年中国合日本打仗时买来的，有十多年了，那面子上结了一层绿油。卑职问过他们吸烟内行的人，都说，这烟吸了连痲病都医得好，不要说什么肝气、痰喘、胃脘疼痛等症，那是烟到病除。”襄生听了大喜。原来襄生本有胃脘痛病，所以吸上这烟，也就只早起八口，是紧要的，以后吸不吸听便。他候补时倒不妨事，尽管独自一个吸，没人来问罪；偏偏进了营盘，又是簇新常备军营务处，自己知道要使出些文明的劲儿来，不好意思公然摆出烟具吸烟。没法儿，早起关着房门，躲在帐子里面吸，无奈烟气是关不住的，一丝丝的透到外面，门外的人都闻着有些香味，大家暗中知道，陆大人是有烟瘾的。因他是总统的亲信人，谁敢在虎头上捉虱。自此襄生的烟吸得根牢蒂固，再没有后患了。只是向来躺着吸不敢昭彰，也无心讲究这烟膏烟具，觉得不甚爽快。此时听得子肃说有那样好烟，不觉馋涎欲滴，暗道：“据他说那烟，吸一口足抵八口，不知道他肯送我不肯？”想罢，趁势问道：“子翁，这烟有多少呢？好借几钱尝尝么？”子肃道

：“大人要吸，待卑职去取来，这原是为着大人们预备下的。”襄生喜道：“那如何当得起呢？”子肃忙写一个字儿，叫家人去把小皮箱里两只白磁缸取来。二人入榻闲谈，襄生道：“我们要算一见如故，不拘形迹的了。你再休大人卑职的闹起来，我们还是结了异姓兄弟吧。”子肃道：“卑职那敢仰攀？既承大人如此错爱，卑职就拜大人做老师，明天备礼过来。本来卑职仰慕大人，也不止一天了，好容易会面，一面跟着大人学些乖，再求大人栽培栽培，也好出去干点儿事业哩。”襄生道：“子翁太谦了。”不料子肃从此改口，不闹什么卑职大人，口口声声叫襄生老师，自己称门生。襄生居之不疑，十分畅快。

一会儿云膏来了。襄生看时，原来两个大白磁缸，约莫有六寸围圆，八寸来高，两缸足有五六两。不觉大喜，连连称谢。子肃把缸打开，就在烟盘里取一个小银盒子，把那根象牙烟梢挑出，挑满了一盒，便去替他卷了一口，上了斗，双手捧枪送给襄生。襄生吸过一筒，觉得异常舒服，赞道：“好极了！我自从吸了这几年烟，也没吸过这般好烟。但是这么两大缸，我受了也觉不安，收了一缸吧。那一缸你留着自己吸。”子肃道：“门生吸烟本是没瘾的，家里还有，老师尽管留下。”襄生笑逐颜开，只得收了。当下又额外多吸了两口，子肃也陪着吸。襄生叫家人又挑满了一盒，带到艇子上去。子肃身边掏出一个金表，看时已是一下多钟了。子肃道：“我们去吧。”襄生道：“我想吃过饭去。今天炖了一只鸭子，还有广州府送来的几样菜哩。我又叫他们买下了蠔，不吃却糟蹋了。”子肃道：“艇子上的菜，也还下得去，门生特地叫他们备了两桌，还约了两个朋友，在那里伺候老师。这两个敝友，弹唱都内行的。门生觉得广东调不好听，还是串几出二簧西皮有趣些。只怕他们都在那里候久了。”襄生道：“你太费心，也罢，我们就去。”二人又躺了一回，这才叫家人取出衣服换好。原来是件湖色熟罗夹衫，蓝宁绸大襟夹马褂，衬着一张黄中带青的脸皮，十分出色。轿子搭到楼下院子里，二人同上珠江，直闹到晚间十一下多钟，这才散局。子肃果然拜了襄生做老师，送了襄生一副烟家伙，据说是八百两银子买的。襄生是久在两广，知道上副烟家伙要值千把两银子哩。

混了几天，同上轮船，买的是鲤门大餐间票子，都是子肃惠钞。那两个会唱戏的朋友，也跟着同回上海。难得风平浪静，子肃见襄生闲着没味儿，便凑趣道：“老师会碰和么？”襄生触着旧兴道：“那是我最喜的事。自从到了广西，此调久已不弹了。”子肃大喜道：“趁着在船上没事，我们凑成一局好不好呢？那二位挨位朋友，要算得好手。”要知挨拉朋友，就是会唱戏的人，都是宁波原籍，却生长在上海的。一是余小春，一是周大喜。子肃虽说他们是挨拉朋友，其实两人说得一口好官话，挨拉的土音，早已没有了。子肃要说他碰

和好，特提出他是宁波人来。闲话休提，当下叫人到帐房里去，借了一副麻将牌来，调开桌子，四人上局。余、周、单三人约定了，只许输不许赢，说明一百元一底。上场第一副，是子肃平和。子肃道：“我闹了个锅盖和，今天要输到底的了。”襄生打起精神，接连和了五副，连了三个庄，面前排了三大注洋钱。小春、大喜还好，子肃早输下了六十块钱。八圈打罢，三人都输了，襄生赢到三百五十七元，觉得不畅快，再连四圈。上场时，襄生牌风不好，一圈下来，输了八十多块；第二圈襄生的庄，起出牌来看时，倒有十二张筒子，三张一筒，一对九筒，二三四五六七八筒搭着一对九万，把九万拆开发下去，小春碰了。轮着襄生摸，可巧摸着一张一筒，襄生且不开招，把那张九万又发了。对面大喜发下一张七筒，子肃道：“筒子要留心哩！”转过来襄生摸一张九筒，分明和了，却嫌副子不多，便把一筒开招，摸着一张五筒，把牌摊下。三人见是清一色，都站起来齐声赞道：“好牌！”子肃道：“了不得，四十二加八是五十副。自摸两副，五十二副三番四百十六副；三百副封门足够了。一家要输六十块钱，横子加算，这还了得！”小春、大喜笑道：“我们每人预备一千块钱输，大约够的了。”子肃也笑道：“只怕要输到一千光景哩。”话休絮烦。四圈碰完，襄生足足赢到八百六十三块。子肃输到五百二十一块，道：“还好，只输了一半！”次日晚上，又是一局。襄生赢得不多。船到上海，公馆早已预备停当，一切都是单、余、周三人的料理。天天吃花酒、碰和、看戏、吃番菜、逛花园，自不必说。大约襄生虽人仕途，也从没经过这样舒服的日子，又妙在要什么有什么，先意承旨的这般有趣。

一天，走过大马路，见有一家天宝银楼，襄生想起现在的金价便宜，打他一副金镯子，倒还上算，便叫停车，进去说明打一副六两重的金镯子。铺子里自然应允。襄生回公馆后，却早忘怀了。隔了十来天，襄生在兆贵里黄翠娥家吸烟，忽见他家人领着铺里的伙计，送上一盒首饰，两对镯子，都是金的，连嵌钻石，约莫值一千几百银子。襄生道：“我用不了这些手饰。”那伙计道：“这是单老爷付过了钱，叫我送来的。”襄生只得收了。翠娥向襄生要首饰，襄生送她一对环子，上面两粒钻石，却是真的，足值三百多块钱。翠娥也满心足意了。晚上便请子肃吃酒，见面再三道谢。正在豁拳行令的时节，却见家人送上一封信来，襄生取来看时，原来是他的家信，拆开一瞧，才知他兄弟和他商量一家南货铺召盘，打算盘他的，还短三千块钱哩，襄生拉着子肃商议。子肃劝他只管叫令弟盘下来，三千块钱有处设法。襄生重托了他。次日下午，子肃匆匆赶来，手里握着一张纯大庄的票子，交给襄生。襄生看时，果然三千元，很觉得不过意，道：“这注钱，我要出张借纸，照大例八厘起息吧。”子肃道：“什么话？老师要用钱，哪里还须写什么借纸，起什么利息？”襄

生道：“我心里很是抱歉，既然如此，只好暂挪用的了。”子肃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当下席散无话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谈交易洋行爱国 托知音公馆留宾

却说单子肃在黄翠娥家席散后，仔细盘算帐目，应酬那陆襄生的银子，已经花到六七千两，踌躇道：“再垫下去，外国人就要发话了，赶紧和他谈这注买卖吧。”想定主意，次日请襄生一品香吃午饭，余小春、周大喜同去，直候到两下多钟，襄生才到。子肃坐了主席，请襄生点菜，开了两瓶外国酒，一面吃，一面闲谈。子肃道：“正是老师办军装的银子，汇到没有？”襄生道：“银子么？我已经打电报去催过了，只是我们总统吩咐办三千杆德国新式枪，前天来电，又说只要办两千杆哩。”子肃登时脸色呆了，道：“哎哟！门生早经告知了外国人，说的是三千杆。如今只要两千杆，这便怎处？”襄生停了半晌，答道：“这是没法的事，你赶紧回复外国人，且慢办货，只等广西电汇的款子来到，便订合同。”子肃忖道：“这是我错了，应该早些和他订了三千杆的合同。如今少做了一千杆枪的买卖，吃亏不小。也罢，还有两千杆哩，加上皮带水桶等类，每件多开他几两银子，也就补得过来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对襄生道：“全仗老师做主，门生便去通知外国人，只怕他们已经办齐，那就费了手脚。”襄生连连称是。大餐已罢，子肃躺在炕上替襄生烧烟。襄生道：“贵行里的军装器具都有标本么？”子肃道：“怎么没有？门生现带在此。”说罢，站起来，在一个皮包里取出标本，给襄生看。原来襄生虽说在营盘里当营务处差使，却从没到过外面，没见过这些东西，只新式枪还认得，其余饭桶、水桶等类，一概不知，看了半晌，只觉得图画精工，十分叹羨。子肃道：“老师到底是办军装的内教。不瞒老师说，上海滩上，就只敝行存心公道，不惜花了重费，派人在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天天调查，见他们出了一种新式器具，便绘图来预备各省采办。老师是知道的，办军装的弊病，饶他赚够了钱，还没好货色给人家。敝行的东家，原也是中国人，不过在新加坡多年，倒像个外国人。这行是合荷兰人拼股开的。他常说我们中国人替中国人办军装，本是为将来保护中国人用的，断乎赚不得钱，只不折本便可承办。那些靠着军装赚钱的人，都是丧尽良心！要晓得枪炮不中用，打起仗来，伤了多少同胞的性命，这罪孽却不小！他所以不愿在这军装上面发财。老师，你遇春我们这班人，也是合该广西人有造化哩！”襄生大喜道：“别说贵行办的军装好，广西人有造化，就是我遇着你这般好门生，我的造化也就不小。”子肃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师快休这般说，被人家听得，倒像我们无私有弊了。”小春、大喜齐道：“那倒没这般人说我们作弊的。再者，真金不怕火来烧，就是有人胡说，也不相干。”子肃点头称是。当下襄生过了瘾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，襄生又打电报到广西去催款。两天没得回电，襄生着慌，叫人到电报局去打听，才知梧州电杆被土匪折断了几十枝，电线也断了，报却打不通，正在那里赶修哩。襄生只得耐心守候。子肃又来探信，襄生说知就里，子肃没法辞去。

襄生在寓无聊，想到黄翠娥家吃晚饭去，忽见家人递进名帖，襄生看时，原来姓鲁名国鳌，背后往了一行小字，是仲鱼行二。襄生从没会过这人，只得叫请。一会儿，仲鱼下车进来，襄生见他红顶花翎的，知是一位二品官员。当下让坐送茶。仲鱼道：“久仰襄翁的大名，幸会，幸会！”襄生问起来由，才知这仲鱼是二品衔直隶候补道，也因办军装到上海来的。只因人地生疏，无从请教，打听得襄生也是办军装来的，因此特来拜候。二人寒暄一会，谈到军装的事。襄生不愿把实在情形告知他，敷衍一番。仲鱼探听不出个道理，只得别去。

谁知上海市场上的信息，通灵得极，早有人知道鲁仲鱼是直隶委来办军装的，就中有一个掮客姓黄名时，表字赞臣，赶到仲鱼寓处拜访，仲鱼请见。赞臣分外谦恭，口口声声称他观察，自称晚生。再三献勤道：“上海采办军装，弊病说不尽，除非我们体己的人，才肯说实话。那军装在外国却不很值钱，到了中国，就长出几倍价目，其实都是他们洋行经理人赚钱，以致我们吃亏。晚生倒认得和瑞洋行里一位买办，他也是吴县人，合晚生同乡。这人姓余，表字伯道，生来鲠直，从不知道掉枪花的。观察要合他谈谈，晚生去领他来。”仲鱼喜道：“好极，费赞翁的心！但是客寓里不便说话，兄弟请他在番菜馆吃饭再谈吧，就烦赞翁陪客。”赞臣道：“晚生的意思，番菜馆也不便久坐，晚生倒有一个极清静的地方，不晓得观察肯去不肯去？”仲鱼道：“既如此极好，为什么不肯去呢。”赞臣道：“晚生放肆说，有个馆人谢湘娥，住在三马路。晚生向来做她的，今晚就在她家摆酒，请观察和敝同乡谈话吧。”仲鱼脸上登时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些地方，兄弟是不去的。”原来仲鱼久惯官场，深戒嫖赌。赞臣道：“本来堂子里如何好褻渎大人，只是上海和别处不同，外省官府来到此地，总不免要走动走动，也没人来挑剔的。再者，此地的大注买卖，都要在堂子里成交，别处总觉得散而不聚哩。”仲鱼转过念头，答道：“既如此，为着公事倒不能不破例的了。”赞臣大喜，合仲鱼约定晚上送请片来，辞别自去。仲鱼心下踌躇，不知这黄赞臣究系何人，他的话靠得住靠不住，委决不下，等到七下多钟，果然有人送来请片，是三马路谢寓。黄赞臣请的。仲鱼便叫套车，车夫本来认识，到了谢寓，仲鱼上楼，果见赞臣出房迎接。湘娥淡妆素服，妖艳绝伦。那房间里陈设，虽也平常，好在雅洁可爱，心里倒觉舒服。赞臣引见那两位客，通知姓名，一是常熟翁六轩；一是元和萧杭觉

。那二人深知仲鱼是采办军装的道台，十分恭维。仲鱼自觉光彩，便问赞臣道：“贵同乡约过没有？”赞臣道：“请过两次了，怎么还不来到？”回头对娘姨道：“快叫相帮再去找余老爷。”相帮去了半天，才来回道：“余老爷回苏州去了，兰桥别墅说的。”赞臣道：“他说几时回来？”相帮道：“他没说，只说余老爷家里老太太病重，只怕一时不得回来。”仲鱼插口道：“要算兄弟无缘。”赞臣道：“不妨，待晚生写信去催他来吧。”当下客齐，摆上席面。赞臣虽然满肚皮的心事，脸上却不放出，勉强打起精神应酬。不料仲鱼一意只在公事上面，绝没心情合他们顽耍，见买办不来，便欲告辞，碍着面子，不好意思，勉力奉陪罢了。赞臣请仲鱼叫局，仲鱼只是摇头不允。这个当儿，却被同席的萧杭觉看出他是曲辫子来了。只为是赞臣口里的一块肥肉，不好就夺过来，提起精神合仲鱼讲些闲话，做出满面孔正气。仲鱼倒觉钦佩他。再看别人多只叫一个局，杭觉后面却坐了三个信人。他那服装束，都很值钱，举止也还大方，像是个世家子弟，气味相投。赞臣虽精明，到底不脱滑头习气，便思请教杭觉一番话，也碍着赞臣，不便发表。酒阑客散，自回客寓不提。次日，仲鱼那里有人来拜，看名片上写的是萧虚二字，仲鱼诧异道：“原来上海人拜客，都不消素来认识，就好投名片的；倒要请他上来，看是何人。”想罢，便吩咐家人道请。不多时，客上楼来，仲鱼一眼见是杭觉，这才明白，原来是熟识的，只没知道他大名。当下会面甚喜，谈了许久才去。次日，仲鱼回拜杭觉，见他公馆房子很宽敞，一般有马房、马夫、马车，门口还排着许多衔牌，知他上辈是署过上海道的。杭觉请他在花厅上坐了。仲鱼见他花厅上列着四个熏笼，都是铜的，古色斑斓，十分可爱，问起来才知是汉朝之物，因而谈到古玩。杭觉请他到书房里，把家里藏的珍贵宝石，名人手迹，一齐搬出来，给仲鱼看。仲鱼最喜这些东西，一一品题，大约假的多，真的少，就只一部米南宫的手迹，倒还像真，约莫值百来两银子。杭觉说他这些书画，都是重价买来的。当天杭觉叫厨房里备了菜，请仲鱼吃饭。虽是五盆八碟，却也样样丰盛可口。仲鱼在客寓里没吃过一顿好饭，这时胃口顿开，饱餐一顿，赞不绝口。杭觉道：“五马路洪寓的菜，比别处好得多，今儿晚生本打算在他家请客，屈观察去一陪吧。”仲鱼应允。晚上果然到洪寓。杭觉请的客，却合赞臣不同，问起来都是官家子弟，摆酒又叫双台。仲鱼愈加信他是个阔人，银钱上先靠得住，不觉想把自己的正经公事和他谈几句。酒后客都散了，仲鱼拉杭觉躺在榻上，问道：“杭翁住在上海多年，总知道军装洋行哪家公道些，还望你指教，指教！”杭觉道：“观察不问，晚生也不敢说。只因办这事的滑头太多，就是黄赞臣，不是晚生背后说他，也就不甚靠得住哩。晚生却合采声洋行的外国人熟识，要合他们做买卖，连九五扣都可以省却。观察不信，到别家去打听行市

，就知道他家的货色，便宜得许多。”仲鱼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何不早说？我款子都是现成的，讲定了价钱，就好订合同。”杭觉道：“且慢，晚生先去找行里的外国人，约定时刻，合观察会面，那时再讲价钱不迟。”仲鱼称是。当晚各散。

隔两日，杭觉来找仲鱼，道外国人约的，明天十二下钟在一品香会话。

仲鱼道：“甚好。”杭觉道：“晚生还要赴几处的约，我们明天在一品香会吧。座呢，晚生去定好，写信来通知观察便了。”仲鱼道谢，杭觉自去。次日果然有人送来一函，是杭觉知会仲鱼定的第一号。仲鱼看表上已是十一下半钟，忙换了衣服，套车到一品香。直等到十二下半钟，杭觉领了个外国人来，脱帽为礼。仲鱼只是点头。通问姓名。杭觉的外国话原来甚好，翻译出来才知他是穆尼斯，英国伦敦人，东洋行的总经理。仲鱼生性最怕外国人，见了上司倒能不惧，侃侃而谈的；见了外国人，说不出那一种忸怩之色。他的意思，觉着外国人的势力，比上司大了百倍。外国人说的话，上司尚且不肯驳回，何况自己？又且他们文明，自己腐败，有些愧对他哩。这种踟躇的样子；早被萧杭觉看出，肚子里暗暗的笑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穆经理行踪诡秘 萧翻译酬应精明

却说萧杭觉见鲁仲鱼合穆尼斯会面，踟躇不安，知道他初见洋人，有些畏惧，不觉暗笑。穆尼斯问仲鱼官阶姓字，由杭觉一一代述。侍者送上菜单，穆尼斯点定，侍者见请的外国人，那敢怠慢，分外服侍得周到。穆尼斯把标本取出，交与杭觉递给仲鱼看。仲鱼打开时，见有些快枪的样式，知道是军装标本，就只种类太多，又没译成中国字，一件也说不出名目。幸亏自己带了一张原开的单子，只得托杭觉按图搜索。那消半刻，杭觉都替他圈了出来。恰好上菜，仲鱼一面吃汤，一面看那标本。不料六寸阔的袖子一拂，一碗蘑菇鸡丝汤，拍的翻了转来，连碗打得粉碎。标本上，衣服上，都污湿了。穆尼斯瞪着眼睛看他，杭觉只是好笑。仲鱼不觉失色。侍者听得响声，赶来收拾，并不提起赔碗，又拧了两块面巾，替他擦干净了衣服和标本。且喜这汤来得很清，没甚油腻。衣服上虽有些湿痕，却还没变色；那标本倒擦坏了些。仲鱼不敢再看，把来搁在一旁。接连上菜吃饭。饭后，仲鱼便问价目。穆尼期的洋纸洋笔是随身带的，取了出来，摊在桌上，歪着身体，捺定笔，左牵右牵，牵出许多虫蛇的模样，又且非常之快，不一会，把军装的价目，齐都开好。仲鱼自然不认得。杭觉取去，注明了中国字，这才知道各种的价钱，比在天津估的便宜许多。仲鱼大喜，拉着杭觉商议打个八扣。杭觉去合穆尼斯交涉了，对仲鱼道：“穆先生说的，这都是实价，要办时便订合同。”仲鱼无奈，只得应允。穆尼斯又叫杭觉合仲鱼订定后日九下钟，到采声洋行订合同。仲鱼唯唯应了，惠

了钞，又赔了八角洋钱的碗价子，这才各自散去。次日，仲鱼拿了单子，找人打听，并都说是便宜，仲鱼放下了心。当晚，仲鱼因在堂子里吃酒，回寓迟了，睡起看时，那表上已是九下三刻钟。仲鱼着急，暗道：“不好！外国人是最讲究信实的，我误了钟点，准会不着他，还要被他说我们中国人腐败哩！”忙叫家人预备早点，吃了好去。正在匆忙的时节，忽见一个人闯进来，仲鱼抬头时，正是萧杭觉。仲鱼道：“了不得，我今天误了大事！你看，钟上快十一下钟了，穆先生打不到哩，如何是好？”杭觉道：“不妨，穆先生只怕还没到行。”仲鱼道：“岂不此理？他们外国人最讲究信实，这时只怕等得不耐烦走了。”杭觉笑道：“外国人约了外国人，自然不差一分钟。他们约了中国商人，就预备人家晚到的；况且约了中国做官的人，差这么一两下钟，也是常事。他们说得好，中国人要办事认真，没什么延宕，也做不来官哩。他们是把我们的脾气，约莫着看得透了，我们乐得将机就计，迟点儿去，不妨事的；早去倒要我候他，不甚上算。”仲鱼听了甚喜。当下二人吃过早点，依杭觉的意思，还想延捱，倒是仲鱼性急，催他同上马车。到得洋行，杭觉领着仲鱼到一间写字房坐下，却有一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写外国字，见他两人进来，也没起身招呼。杭觉反去就他，站在他桌旁，问道：“穆尼斯先生来了没有？”那写字的人把头一抬，见是杭觉，便没好气的答道：“你问他怎的？他有两礼拜不来了。”杭觉吃惊，退缩了两步，回到仲鱼坐的椅子边，附耳道：“穆先生本来很忙，只怕今天不能来了。我们到他住宅里去找他。”仲鱼只得起身。二人出门，行里没一个人来理他们，就如没见他们一般。二人上了马车，杭觉气愤愤的对仲鱼道：“你看，我们中国人要算没志气，做了外国人的奴才，连本国同胞都瞧不起了！那个写字的，还是我们同学，尚且如此！”仲鱼叹道：“怪他们不得，总是我们国家太弱了不好。”

二人一路闲谈，杭觉忽见路途不对，叫马夫望大马路走，从斜桥穿出颐园去便是。马夫听他吩咐，加上几鞭，到得颐圆，已有饭时光景。杭觉一眼望见穆尼斯同着一个中国装的外国人，走下台阶来了。便叫停车。二人跳下车来，杭觉领仲鱼找着穆尼斯，彼此招呼。仲鱼见穆尼斯脸上酒气上泛，连眉毛胡子通是红的。那中国装的外国人，辞别自去。杭觉又替仲鱼请穆尼斯到得大餐间坐定。穆尼斯是已经吃过饭。杭觉就和仲鱼二人要菜吃饭。穆尼斯合杭觉说了几句话自去。仲鱼一面吃饭，一面问起情由。杭觉道：“穆先生说的，今天并不是有意失约，只因这件事儿有些难处，不先付这么三五万银子，不便代办，空订合同，那却不成。我们商议妥了再说吧。”仲鱼暗自忖道：“先付定银，也还说得去，只是为数太多，这个外国人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？况且到他洋行里，既没见他，到他住宅，偏又在这里遇着了。莫非他们做就圈套，骗我的银

子么？倒要留心才好呀！有了，我且暂时敷衍过了他们再说。”想定主意，便道：“这银子是现成的，我们还要商议商议。”杭觉踌躇道：“这事观察要早定主意，合外国人交易，没甚游移的。付银子这事便成；不付银子，他们行里的买卖大，也不在乎这一注。就是怕别家买不到这样便宜货色，错过了可惜。”仲鱼道：“兄弟虽没办过军装，却听得人说，从没先付银子，再取货的；再者，穆先生又是初交，兄弟还要打听打听，方敢付银子。”杭觉着急，暗道：“被他一打听，这事便闹坏了。我再下说词，看他如何。”便道：“穆先生果然和观察是初交，但同我素来认识。他是采声洋行的总经理，住宅在派克路，这园里出去便是。观察不信，只问这园里的人都知道的。”说罢，立刻叫堂倌找了园里一个体面人来，杭觉问他穆尼斯来历，那人说出来和杭觉说的一些不错。仲鱼始信以为真，当下允了他先付三万银子。二人同上马车，杭觉半路下来，找朋友去了。

仲鱼回到寓中，委决不下。晚上，上海道请他吃饭，仲鱼席间问起穆尼斯来，没人知道。仲鱼纳闷。

次日，一早起来，亲自到采声洋行问总经理穆尼期先生。他们回说出去了，仲鱼更觉穆尼斯是采声洋行总经理，有实无虚。恰好有人送来一封信，拆开看时，一字不认，原来都是外国字，就想去请杭觉，可巧杭觉走来，仲鱼给他信看。杭觉一面看，一面点头，道：“穆先生请我们今天六下钟在金隆吃饭。”仲鱼道：“甚么叫做金隆？”杭觉道：“金隆是个外国馆子，开在泥城桥哩。”仲鱼道：“辞了他吧，外国菜兄弟吃不来。”杭觉道：“使不得，外国人请吃饭是辞得的么？待我替观察写回信允了他吧。”仲鱼没法，只得听其所为。杭觉道：“有外国信封信纸么。”仲鱼道：“没有。”杭觉叫人到自己的车上取来一个皮包，打开，取出信封信纸，写了回信，着人送去。仲鱼道：“兄弟实吃不来外国菜，就是一品香的牛舌，兄弟吃了几乎要呕出来。”杭觉道：“不妨，那时我替观察点几样中国做法的菜便了。”仲鱼没得话说。杭觉道：“我们金隆会面吧。”仲鱼道：“兄弟人地生疏，还是杭翁屈驾同去方好。”杭觉应允自去。

到得五下钟时，杭觉果然又到仲鱼寓里，却见仲鱼在那里吃面。杭觉知他吃不来外国菜，打点儿底子的。仲鱼面罢，二人都出门上车，到了金隆馆。仲鱼见这个馆子果然华丽，一排有一二十幢房子，铺陈得十分整齐。侍者领他们到一处。却见一条华人不许吐痰的字样，贴在那里。杭觉道：“我们是英国穆尼斯先生请的。”侍者才领他们到另一间房子里。穆尼斯早已拱候。杭觉招呼仲鱼不要乱坐，坐位前有各人名字的。一会儿，穆尼斯请他们入座。仲鱼尽瞧桌面上，找不着自己的名字，正在着急，杭觉挽定他坐下，穆尼斯不觉好笑

，杭觉也笑了。仲鱼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，原来外国的礼，男客须挽引女客入席，如今杭觉来挽仲鱼，倒像当他女客看待了，所以好笑。仲鱼见桌上摆列着许多器具，都不解作何用处，最奇的许多花草，都不是中国所有，红紫纷披，十分可爱。杯碟刀叉，比一品香愈觉精致。酒菜都是杭觉代仲鱼点的。汤来酒到，据杭觉说，这是葡萄牙酒；吃完上鱼，又换了一种白酒。吃到英国火腿，又换了一种红色的酒。据杭觉说，这是法国的酒，叫做什么波根。这时仲鱼觉得酒菜都很有味儿，后悔不该吃那一碗暇仁面的，弄得好菜都吃不下。叫到布丁，仲鱼便不敢尝，直等咖啡茶来吃了。席散，穆尼斯又领了杭觉、仲鱼去打弹子，捺风琴。杭觉件件皆精，仲鱼却是门外汉。看那表上已是十下钟，这才各散。临别时，杭觉对仲鱼道：“穆先生约观察明天两下钟到采声洋行订合同。”仲鱼应允。

次早杭觉又来找仲鱼，见面问道：“银子预备没有？”仲鱼道：“银子是现成的，就只外国人不甚靠得住。”杭觉道：“有我哩，包管没舛误。”仲鱼没得话说。这日杭觉就在仲鱼寓里吃午饭。仲鱼在皮包里取出一张银票，上面注明三万两。看时已近两下钟，二人同到洋行。这番不比上次，行里有人出来招待问：“二位莫非是找穆先生的么？”杭觉道是。那人领了他们，走到楼上一间屋子里坐下。一会，穆尼斯来了，行过拉手的礼，自合杭觉说话。等了半天，杭觉告知仲鱼同去看军装。仲鱼跟他们到一间屋子里，见有些军帽、军衣、喇叭、鼓、水桶、皮带、枪刀，各色齐备。仲鱼目迷五色，对杭觉道：“照单子上都是要的。”杭觉道：“穆先生说的，观察开的单子，有十五万银子的货色，如今先付五万定银，好去办货。”仲鱼道：“前天说明白的了，先付三万，为何又要五万？”杭觉道：“这是定货的银子，并没有什么争论的。”仲鱼道：“不是争论，这时银子凑不出，只有三万两。”杭觉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注买卖是做不成的，我们再会吧。”仲鱼拉住了他，道：“千万你替我出力，再合穆先生去讲。”杭觉只是摇头。仲鱼没法，允他三万五千。杭觉冷笑道：“须不是小菜场上买鱼买肉，那有这般交易的。”仲鱼情知不能少付，只是话已说出，面子上转不过来，只得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设法，三天后再听回音。”杭觉道：“这还说得上。”当下便去合穆尼斯说明，三天后再议。穆尼斯应允，这才各散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货价买办知机

却说鲁仲鱼应允了萧杭觉，三天后交出银子，回到寓里，独自踌躇道：“银子呢，不要说五万两，就是十万两，也还现成。只是上海的买卖，爽快不得，好叫我左右为难。”正在出神，却见家人递进名片，原来是王翰林拜会，仲鱼忙叫请进来。一会儿，翰林走入。

这位翰林姓王名澄，表字览甫，合仲鱼同年，放过一任广东学台，见时局维新，自己从没研究过新学，自备资斧，前赴东洋，游历了半年回来的。听说仲鱼在此，特来拜会。当下二人见面，翰林谈起东洋许多文明景象，仲鱼十分叹羨。翰林又道：“兄弟离了中国，也只半年，倒有两桩可喜的事。”仲鱼问他两桩甚事，览甫道：“第一是立宪，第二是戒烟。”仲鱼道：“一些不错，这两桩果然是可喜的事。我前天看报上的告白，也就只两件东西，算是最时髦的。”览甫问那两件，仲鱼道：“第一是亚支那的戒烟丸；第二是各种教科书。实在亏他们想得出这种法子赚钱，也要算中国维新后的实业发达哩。”览甫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同年真是个趣人，这话说得有味儿哩！”仲鱼皱眉道：“览翁，你不要说我是趣人，我有一桩没趣的事儿在此。”览甫问甚事，仲鱼道：“兄弟来采办军装，览翁是知道的，如今遇见一位外国人，他说是采声洋行的总经理。他应允我承办这注军装，只是要下五万两的定银。你说不给他呢，货色又算他家的好，价钱又比别家公道；要给他呢，又怕靠不住，兄弟实在委决不下。览翁，你说给他是呢，不给他是？”览甫道：“老同年，你也太虚心了，外国人难道来骗你五万两银子不成？慢说他们本来讲究信义通商，十分靠得住；况且他们来到中国，都是有钱的人，要骗也不在乎五万两银子。依我说，尽管给他；还有洋行在这里，怕他跑到天外头去不成？”仲鱼拍手，道：“览翁的话，果然说得爽快，叫兄弟顿开茅塞！到底览翁到过外国，知道他们情形。兄弟只在中国混日子，被人家骗得胆小，连外国人不信他起来，真是冤屈了好人！一准听你的话，明天便去付银子。”览甫道：“那倒使不得，不要因兄弟一句话，就付银子，还要揣他底细；再者，付了银子，也要取他收条，宁可小心，才不至于担错。”仲鱼点头称是。览甫道：“老同年独居也觉寂寞，为何不出去逛逛？”仲鱼道：“兄弟倒清净惯了，花天酒地，没甚意思。”览甫道：“逢场作戏，这有甚么要紧。”当下览甫拉了仲鱼，同到一家堂子里吃了便饭，这才分手。

次日，仲鱼到银号里写了一张五万两银子的票子。去找杭觉，却没找到。午后，杭觉来见仲鱼道：“穆先生对我说的，要是观察拿不定主意，这买卖宁可不做。”仲鱼道：“什么话，兄弟本就决计合采声订合同，银子已筹到了五万两。今天去找杭翁，就为这桩事。”杭觉笑逐颜开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去把草约打定稿子，明天会议吧。”仲鱼应允。

次日，杭觉来拉仲鱼，同到颐园。穆尼斯在园拱候。三人见面，共观草约，却是中西文合璧的。仲鱼见约上没甚可议之处，仔细揣摩一番，也觉妥当，便各人签了字。杭觉道：“这纸是要重誊的，今大同到行里交了银子，取了收条，明天再签合同上的字不迟。”仲鱼道：“先订合同，再付银子。”杭觉

无奈，就约晚上在一品香订合同，明天付银子，当下各散，晚间六下钟，三人都到一品香，把合同写好，又都签了字，杭觉道：“这合同且归穆先生收执，付了银子，再交观察，各人收执一纸。”仲鱼应允，这才议定次日八下钟到洋行里交银子，仲鱼一个冷团子落下肚去。料想这事没得游移了。次早赶到洋行，穆尼斯已到。杭觉对仲鱼道：“合同上尚须改动几句，并不关这买卖事，只困华文合西文语气有些不对，现在已经打人翻译去了；等他译出来，就好签字。观察的银子，就请先付，这里一面去办货，省得耽搁日子。”仲鱼听他这话说天，看完了，眼望着仲鱼道：“阁下贵姓，台甫？”仲鱼告知他姓名，也问他。他答道：“我姓向，贱号欧生。不瞒仲翁说，你上了人家的当，这不是什么收条，是敝行里的军装价目单子。记得前天有一个假扮外国人，领着两位，来到敝行里，说要办十万两银子的军装，莫非就是仲翁这桩事？”仲鱼听了这话，身子凉了半截，却不甚信，便道：“我不信有这事，贵行里如何容得假冒？”欧生道：“敝行里遇有主顾，总是一般接待，哪里有工夫去辨他真假呢？”仲鱼跌足，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！我哪里赔累得起：这是直隶总统派办的事，如今在贵行里出了乱子，应该替我设法！”欧生道：“那倒不相干，敝行是外国人开的，就是直隶总统亲自来到上海，上了人家的当！敝行也管不得许多。”仲鱼无奈，只得作揖，道：“这事总求欧兄设法！”欧生道：“我却没有法子。我领你去见我们华经理吧。”

当下欧生果然领仲鱼，走到楼口一间房子里，只见一色的外国桌椅，十分精致。里间房里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年纪约有四十多岁，穿着宁绸袍子，海虎绒马褂，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手上套着两个金戒指，满面笑容。通问姓名，仲鱼才知他姓卢，表字茨福，浙江宁波府人。欧生替他把来历说明，茨福便讨那张收条看了一遍，又细问他交易情形。仲鱼一一告知了他。茨福道：“唉！这也容易看出是假，几次往来，他都不在我们行里，这就分明是假。”仲鱼道：“总怪兄弟糊涂。现在求茨翁设法，好歹追出这注银子，兄弟方有交代。”茨福道：“仲翁的军装还要办么？”仲鱼道：“怎么不要办？兄弟是专为着这事来的。”茨福道：“既如此，这注买卖却须照顾敝行，兄弟就替仲翁设法根究，只怕原数收不回来，讨到一半就很费力的了。”仲鱼道：“怕的是捉不到这两个贼子，既然根究着了，他要不照数交出来，要他脑袋也是容易的。”茨福冷笑道：“仲翁虽说有这权力，然而经官追究，包管捉不着人，这事只好私下追访。兄弟知道这班人也很有些党羽，捉是捉不到的。况且他们都有律师保护，便和他打官司，也打不赢的。”仲鱼听了，心下踌躇，只得再三嘱托茨福，代他作主。茨福道：“让我去打听打听再说，三天后给回音吧。”仲鱼和他约明，三天后再到洋行探听信息。茨福道：“兄弟自早起九下钟至十二下

钟，总在行里。”仲鱼点头。当下作别回寓。

这时陆襄生的军装，却已与单子肃订定合同，广西的汇款也到了，听说鲁仲鱼上了人家的骗，特来问讯。仲鱼觉得脸上下不来，隐约和他说个大概，并嘱咐襄生不好声张，现在还在这里追讨哩。”襄生摇头道：“追是追不到的了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言下附耳对仲鱼说了些话。仲鱼只是摇头，说到后来，仲鱼却也会意。自此和襄生结为知己，天天来往。这是闲话休提。

再说襄生这次采办军装，连借带用，已卷去了万把银子。后来又开了一笔花帐，也几及千金。单子肃自然提了官的扣头，还有私的。余小春、周大喜两人，也弄到七八百银子。这军装是不消说，都拣外国末等的货色，开上个大价钱罢了。所奇的是鲁仲鱼一片至诚，预备来上海采办便宜货，谁知上了一个大当，弄得进退两难。幸亏陆襄生提醒他，才知那万两银子是追不回来的了，只得勾通采声洋行买办卢茨福，做个花手心，把这差使敷衍过去。想定主意，便天天合陆襄生往来，请教法子。襄生叫他先跟自己学嫖学赌，还须学那滑头的谈吐模样。果然仲鱼资质聪明，不上半个月，学得件件精工，襄生大喜别去。

这时采声行的卢买办已经回复仲鱼，两个骗子，察访出根由，都是上等流氓，现今有了银子，逃往新加坡做买卖去了。他们很有手段，一时无从缉。仲鱼只索罢了，却有意和卢茨福联络。当晚便请他到堂子里吃花酒，摆了个双台，原来卢茨福早经请过仲鱼花局，见他拘拘束束，毫没一些应酬的本领，暗地笑他应该上当。此次见仲鱼到了堂子里，挥洒自如，说几句话也还在那个模子里，不觉纳罕，这才敢和仲鱼谈起办军装的话来。当下附耳道：“仲翁，这采办军装的差使，也不是容易当的。如今各省办的军装，虽说有便宜、吃亏，大都不相上下，只你要弊绝风清，绝了多少人的后路，这是第一过不去的事情。人家怀恨在心，找着点岔儿挑剔起来，那是没招架的。再者，仲翁现在又出了这个乱子，一下子丢脱五万两，如何交代呢？要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弄一番，这差使决不讨好。仲翁，你须放圆通些才是！”仲鱼道：“叫我怎样圆通呢？这差使是北洋大臣委的。他那里非常认真，决不容一毫苟且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再者，贵行里也是划一的价钱，怎样设法把这五万银子销纳进去？”茨福道：“仲翁要说是贵省办事认真，却没有法想：要说敝行里的买卖，却也上下不等。遇着认真的认真；不认真的活动些也不妨事。只要买卖大，总可通融。”仲鱼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两人须得商议商议，只要货色下得去，不受挑剔，这卖卖一准照顾贵行使了。”茨福大喜。当下二人仍复入席，到十一下钟才散。

次日，茨福的柬，约仲鱼吃酒。仲鱼不比从前怕进堂子。这时晓得上海堂子里有绝大的世界，一切实业商务，都在其中发达，不敢不问津了。见茨福来

了请客条子，连忙换一身时髦衣服，乘车而来。茨福愈加殷勤，茶烟已罢，二人便躺在榻上，密切谈心。茨福把一张单子递给仲鱼看，仲鱼仔细看时，原来是军装的原价，合那摊派上五万两的虚价。仲鱼看罢，脸上呆了。不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

却说鲁仲鱼见卢茨福开的军装单子，太觉昂贵，呆了脸，独自踌躇道：“我要不办他的货呢，别家洋行不知道我失却五万两银子，不能开入单子；要办他的货呢，这军装太贵了。回去交不下帐；卸不了责任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茨福也明知他意思，半晌问道：“到底怎样？这价钱还算顶便宜的，别家洋行开出来的货目，作兴要加一倍哩。观察要知道这军装的价钱，可大可小、没得一定。采办委员却没出过乱子，随他督抚精明，关涉到外国货色，价钱的上下，只好听凭委员说去。为什么呢？外国货价的涨落，一时调查不清；督抚虽说精明，他天天公事忙不过，那有工夫认真考验去。再要像观察这般实心办事，世间也没有第二位，尽管糊弄一回，不妨事的。”仲鱼忖道：“他倒说得有理。”却也没法，只得答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定下了吧。这单子给兄弟带回去，明天就订合同。几时办得齐货呢？”茨福掐指算了一遍，道：“总要两个月后办齐。这军装归兄弟办，却用不着定银，见货付银便了，不比什么穆尼斯。”说罢笑了，仲鱼也觉好笑。当晚席散各回。

次日，卢茨福约鲁仲鱼到行订了合同，果然外国字也有，本文却是中国字。仲鱼看了一遍，十分妥当，这才放心。北洋有电报来催军装，仲鱼只得电禀说，洋行里办货还没到，外国的军装这时缺少，价钱也抬高了，等各件齐全，总要一两个月方妥哩。一面又催卢茨福赶紧办去。

当晚茨福请仲鱼在林媛媛家吃酒，生客倒有十来个人，内中一位姓费，表字小琴的，和仲鱼很谈得入港，局散后，小琴约仲鱼、茨福翻台。席间谈起仲鱼遇骗的话，小琴道：“上海滩上，这样的事情很多，随他久惯在此的人，还要上当，莫说是初到此地。记得去年有一位朋友，姓萧表字仲■的，他家私也不多，四五万银子光景。他的朋友有名有姓，叫做什么任海帆。起初约仲■合公司开造纸厂，仲■不允，后来他又对仲■道：‘我做一注落水的买卖，不要你拿出本钱，我替你附入一股，一个月后便有分晓，你拿稳着赚钱。’仲■道：‘到底多少银子一股呢？’海帆道：‘不多，只一千二百两银子一股，横竖不折本的，你尽管放心！’仲■很不愿意，道：‘我不合股，我这时没钱。’那海帆也不理他，扬长去了。再隔几天，仲■又在茶馆里遇着了海帆，急问道：“你们那注买卖，我决意下合股。’海帆道：‘我已经把你的股分，打在帐上算了。’仲■怒道：“这是什么活，我没答应，你为何硬派我入股？’海

帆道：“不妨事的。你休着急，横竖折不了本钱；就是折本，也只二三百银子，算我的便了。”仲■合他交往得久了，不好意思，只得应允。谁知过了一月，那海帆竟送到合股赚的银子八百多两。仲■大喜。海帆又劝仲■合股再做，仲■暗忖，“不花一个本钱，差不多赚到对本的利，有什么不愿做呢？”当即爽爽快快的答应了。又隔了两个月，海帆送到九百多两银子。后来仲■性起，索性合了两股，果然赚到两千多两。前后核算，统共赚到三四千两银子。仲■自然和海帆结了知己。”仲鱼道：“这真算个知己，世间哪里有这样的好朋友，几次三番替他赚钱的？就是赚了钱，又没凭据，不好留着自己用么？巴巴的送上门去，哪有这个呆子？”小琴道：“仲■要这样设想，就不至于上当了。”仲鱼道：“以后怎样呢？”小琴道：“以后海帆就和仲■说，那造纸的利钱，比这个还大，不止对本哩。仲■道：“果然有这样大的利钱，我们为什么不做呢？”海帆道：“你不信，没法！我有几位朋友，已经凑成十四万两银子，加上你十二万两，总共有念六万两，就好买地造厂，开办起来。你能凑出十二万两么？”仲■把舌头都拖了出来，道：“我那有这个力量呢？”海帆道：“又不要你独出十二万，你只要去拼有钱的，便凑得出了。”仲■利令智昏，当时虽没答应，回去却很踌躇，设法自己拿出二万，外面又凑了四万，总共有六万银子，合海帆说，情愿入股。海帆道：“六万银子，还差了一半。也罢，你再去张罗六万，这个先入股不妨，我去找各股东会齐定义。”仲■信以为真，会议下来，仲■入了股。事隔一年，仲■把这六万银子交了出去，杳无音信，那出四万银子的人，都来找到仲■，仲■只得同他们去找海帆。海帆道：“公司里正等着你那六万银子开办哩，你招到没有？”仲■道：“我们不是入了六万银子的股么？”海帆道：“不算，还须招六万银子，等股齐了，开办起来，终有利钱哩。”仲■气得目瞪口呆。这事还搁在那里，没有个收梢哩！”仲鱼道：“原来上海的骗子，当他一注买卖做，居然肯花了几千银子的本钱骗人。”小琴道：“岂敢。上海的商家，总带三分滑头气息，才能做得来哩。”仲鱼不觉叹气。茨福一言不发，合他叫的信人密切谈心。

一会儿，仲鱼又向小琴道：“正是小翁说那造纸厂，果然利息浩大么？”

兄弟也听得人说，还有什么织呢制革公司，玻璃公司，都是好利息。”小琴道：“怎么不是？这样的买卖，叫做文明商业，另外有一班人做的。他们也不和我们来往。”言下把手指着茨福道：“茨福合他们倒有些来往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办机器，倒还有请教茨翁的时候哩。”仲鱼便问茨福，茨福道：“是的，他们一班人也多是兄弟认得的。就是要办苏州水电公司的姜春航，现在还合敝行有交涉哩。”原来鲁仲鱼在北洋的时候，就听得有人在督辕里讲那公司的事业，津津有味。制台极喜听这一派话，恨自己都是外行。这时正要调查个头

绪，回去也好夸张几句，充个内教哩。当下听得茨福说起姜春航来，便道：“莫非就是报上载的那个姜大令么？”茨福道：“正是。”仲鱼道：“兄弟久闻这人的大名，意欲会他谈谈文明事业。”茨福道：“这极容易，明天兄弟请他吃酒，屈观察作陪便了。”仲鱼大喜称谢。

次日，仲鱼合小琴在一品香吃晚饭，看那表上已是九下钟，茨福的请客条子才到，仲鱼就合小琴同行。这一局，却不在林媛媛家，又换了一个什么添香阁。仲鱼、小琴上楼，见上面两间房子，前间是住房格式，也合别处堂子里相仿，只多挂些字画，很幽雅的。茨福起身相迎。还有一位面生的人，也相迎作揖。仲鱼问起姓名，那人先请教了仲鱼，才说自己姓名。仲鱼知道就是姜春航，再三说久仰。各人坐定，却见信人周碧涟淡妆走了出来，略略应酬几句。茨福道：“这位碧涟先生，恰是当今才女，你不信，请到她后面书房里去看。”仲鱼初进门来，见她房间里并没烟榻，倒各处挂满了字画，已觉刮目相看。如今又听得茨福说这话，便忙起身，大家踱到后面房里。仲鱼见小小一间房子，摆了一张写字桌子，上面满堆书卷。一个大竹根雕的笔筒，插下了许多支笔，屏对各种笔都齐全。茨福给仲鱼看那壁上挂的十二条条幅，道：“这就是碧涟先生的诗。”仲鱼走近细看，却是绮怀七律，一首首的读下去，分明是人送这信人的。再看落款，才知是长洲何莲舫作。后面和韵的诗，料想是碧莲所作。句法倒也雅饬，字画也端正。仲鱼把这十二首诗都看完了，果然落了碧涟女史的款。忖道：“有这样的诗才，可怜流落烟花。”茨福道：“如何？我说是当今才女！”仲鱼道：“果然名下无虚。”仲鱼又见书桌上摆着几部诗集、原来是“张船山集”、何大复集”，还有一部“唐宋诗醇”，仲鱼暗道：“能看到这样的诗集，其人可知了。我倒不好和地谈文，怕被她笑我浅陋。”当下打定主意，不肯乱说。茨福道：“只为春航先生最犯恶堂子里讲交易，我们所以找着这个地方。虽说未能免俗，究竟比别处好得多了。”春航道：“兄弟不是矫情，只为上海的滑头买卖，都在堂子里做，兄弟是怕极的了，再也不敢问津。”茨福脸上一呆。

一会儿，外面说：“台面摆好了，请用酒吧。”茨福道：“兄弟为着春翁不喜热闹，今天不请外客，也不叫局，我们吃酒清谈吧。”春航大喜。当下各人入席，碧涟坐陪。酒过数巡，茨福道：“春翁的公事，究竟怎么会落在扑伊的手里？”春航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这都是吃人家的亏。去年承陆中丞批准了这件公事，便下了札子，叫兄弟承办。一位朋友，他说可以招股，须得札子个凭信。兄弟没法，交给了他，就回湖北过年去了。谁知他招股不着，跑到上海，找着这个外国人扑伊。那扑伊原是开洋行的，他早和兄弟麻缠过，想要承办这自来水的机器，兄弟没答应他。他又骗兄弟的朋友，说有十万两的股子，须

看札子才能入股。那朋友果然给他看去，被他扣留了，说札子合股本，都肯交出，只要先合他订合同，所有苏州自来水公司应用机器，通归他办。茨翁，你想这合同哪里敢订？订了这个合同，不是将来受他的挟制么？这事还仗茨翁设法，托贵行里的外国人，去合扑先生说情，把札子还了兄弟吧。将来招定了股本，开办时，再合他订合同。现在实不能预定；机器作兴照顾他家的。”茨福道：“兄弟自然帮忙，只是这注机器，还是敝行承办稳当些。究竟有兄弟在里面，不叫春翁吃亏。”春航大喜。仲鱼便请教春航自来水究竟有何利益，春航道：“苏州的利益，不如敝省；敝省的利益，都仗着外江。只看那汉阳门通年没有干的日子，要在那里办好了自来水，正是无穷之利，可惜已有人承揽去了。苏州城里比湖北吃水便当，怕造好了利益有限；只是世界渐渐的文明，也有人知道自来水的好处，卫生上大有关系的。趁早办好，省得被别人抢去办。久而久之，利益收得回来，这是愚见如此。”仲鱼听了，十分佩服，席散后各自回寓。

真是光阴似箭，仲鱼在上海忽忽不知又过了两月。这时卢茨福替他办的军装，已都齐备，请仲鱼去点验明白，点帐付钱，仲鱼便领着军装回天津去了。茨福又忙这姜春航的事。原来姜春航因扑伊不肯交出札子，采声洋行的外国人，也说不下这人情，只得到处托人设法。

一天，遇见了刘浩三。那刘浩三是从前在湖北找樊制台时认得春航的。

这时范慕蠡的学堂，已在那里盖房子。浩三闲着没事，预备些教授汽机的法子。一天闷坐无聊，踱到张园安垵地，登那最高的一层楼上，只见四面人烟稠密，一派都是西式瓦房，远远望去，那汽机的烟囱林立，浩三不觉感慨道：“汽力发明，不知多少年代，如今连电力都已经发明了，我们中国连汽机的学问，都还没有学到。只看这上海，还是外国人的机器厂多，中国人的机器厂少；若到内地，更不知机器为何物，至多不过有两部脚踏洋机，缝纫些衣服罢了！学堂里或言还有汽机一科，那是绝无仅有；况且纸片上的学问，说不到施之实用。机器都须办自外洋，开不了个造机器的厂，如何望工业上发达？工业上不发达，商业上决不能合人家竞争，终归淘汰罢了！”浩三正在那里浩叹，忽然背后有人在自己肩头上一拍，浩三回头看时，只见这人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，极像官场上的人，又像是经商的，却也有些面善，浩三道：“阁下像是会过的，兄弟的脑筋不灵，记不出贵姓大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兄弟姓姜，贱号春航，我们是在湖北督辕遇见的。后来还在黄鹤楼上吃茶，领了许多大教，素知浩三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工师，怎么把兄弟忘记了？”浩三作揖，道：“忘怀了故人，多多有罪！原来是春航先生，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春航道：“我们下去吃茶细谈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

却说刘浩三遇见了姜春航，春航约他回到楼下，拣张桌儿坐下。堂倌送上茶来。浩三道：“春航先生几时来上海的？怎么知道兄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兄弟是正月间就到上海，只因家兄想办苏州水电两个公司，承陆中丞批准了，交下札子，听兄弟承办；遇着一位朋友，肯代招股本，札子被他拿去，落在外国人手里，兄弟到处设法，这札子总取不回来。寓里坐着，气闷不过，出来散步，可巧上楼见浩三先生直望前走，越看越像。谁知浩三先生走到顶层楼去了，只得斗胆跟着上楼，果然不错，是浩三先生。我们要算是他乡遇故知了。”浩三道：“春翁谈什么水电公司，又是什么札子被外国人取去，一派迷离闪烁，兄弟实不明白，还望详细告知。”春航只得把前事述了一遍。浩三道：“这事不难，待兄弟引你去见一个人，自然有法取到札子的。”春航道：“真的么？”浩三道：“兄弟从不打谎语的。”春航站起身躯，深深的合浩三打了一恭，道：“如此感激得极！”浩三道：“小事，没甚么难处。”春航道：“浩三先生，那樊制台后来究竟怎样的，听说他调到两广去了，浩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呢？”浩三道：“樊制军自然是一片热心，想做几桩维新事业，只是他的事儿太多。大凡做官的人，各管一门的事，尚且忙不了，中国的督抚，又管刑名，又管钱漕，又管军政，又管外交，又要兴办学堂、工程，又要提倡工艺，几乎把世间的事，一个人都管了去，那能不忙；既忙，势必至顾了这头，顾不了那头，弄得一件事也办不好。他还要天天会客，还要天天看他照例的公牍，就算做督抚的，都是天生异人，脑力胜人十倍，也要有这个时间干去。督抚所仗的是幕友、属员，然而中国人的专制性质，决不肯把事权交在别人手里，总要事事过问，才得放心，那些属员、幕府，也带着娘胎里的腐败性质来，要有了事权，没人过问，他就会离离奇奇，干出许多不顾公理害百姓的事儿来了。樊制军的忙，就是百事要管，又没工夫管，遍了百事，因此把要紧的事，都遗下了，没工夫办。兄弟的事，就是被他遗下的那一桩。后来看他杳无音信，客寓里的费用浩大，连几件破衣服几乎典当一空，只得回去。闲在家里，又受老婆的气，只得来到上海。幸亏从前在轮船上遇着一位富商，很谈得来，想起这人很有作为，学那毛遂自荐，见面一谈，蒙他十分信服。如今买了地，造了房子，要开工艺学堂，有个吃饭的地方罢了。”春航道：“那不用说这学堂的总办一准是浩三先生的了。可喜，可喜！”浩三叹道：“有甚么可喜？兄弟的意思，总想我们中国人集个大大的资本，开个制造杨器的厂，兄弟进去指点指点，或者还不至于外行。将来发达起来，各种机器不要到外洋去办，这才利权在我。如今十分如意，也只能做个学堂里的教员，不是乏味的事么？”春航道：“那倒不是这般说，浩三先生的本领，兄弟是知道大可有为的。

只是时还未至。既然做教员，就能教授出一班好学生来；将来工匠一门，不用聘请外国人，就是有人开造机器的厂，也有内行人指点，不至于刻鹄不成了，暗中的公益很大哩。”浩三道：“春翁的话也不错。兄弟是见到外洋已经趋入电气时代，我们还在这里学蒸气，只怕处处步人家的后尘，永远没有旗鼓相当的日子，岂不可虚！更可怜的连汽机都不懂。春翁没听说赫胥黎说的优胜劣败么？哼，只怕我们败了，还要败下去，直至淘汰干净，然后叫做悔不可追哩！”春航听了，面色惨然。二人慨叹一回。春航忽然拍桌道：“我们都做了呜呼党，也是无益于世。且休管它！你没见那一群乌鸦，都没入树林去么？它也只为有群，没受淘汰。我们有了群，还怕什么呢？天已不早，我们吃晚饭去吧。”浩三起身，二人找到一个馆子，吃了晚饭，约定次日会面，当晚各散。次日，春航去拜浩三，可巧浩三在范慕蠡的办事室内，商议开学。家人递进名片，浩三告知慕蠡，慕蠡道：“甚好，请来谈谈。”家人领春航进来，只见堆着许多生熟各铁，那屋子里也很乌糟的。走进一个院子，却豁然开朗，一带西式楼房，三面环抱。那院子也很宽敞，堆了好些盆景的花草。前面玻璃窗里，三个人在那里立谈。家人领了自己直走进去，这才认清是浩三。当下作揖招呼。浩三指着一位穿着织绒马褂的，道：“这位就是范慕蠡兄，”春航连忙作揖，道称久仰。慕蠡还礼，请他坐下。

叙谈一会，慕蠡问这水电公司的办法，春航把详细情形和他说知。慕蠡道：“那还了得！春翁该早来打我们，何至上他们的当呢？外国人不说他了，只这位贵友，为何这样冒失？”春航道：“真是后悔嫌迟了，好歹要求慕翁设法！”慕蠡道：“单是兄弟一人，也想不出法子，我去找李伯正先生商议这事。不瞒老哥说，我们在上海做买卖，从来没受外人欺侮的，也罢，我先写封信去问他，何时得闲，我就领你去合他会面。”说罢，便叫家人去拿信笺来；一会儿，信笺取到，慕蠡把信写好，叫人送去。又道：“春翁就在敝厂吃饭吧，等李伯翁的回信来，我们就好去找他。”春航道：“李先生做的甚么生意？”慕蠡道：“春翁怎么连李伯正先生都不知道？他是扬州的大富翁。现今他在上海做的事业也多，坐实的是织绸的南北两个厂，少说些，也下了几百万银子的资本哩。”春航听了，才知是个大有名望的人，料想总能替自己出力，不觉暗喜。

慕蠡就合浩三商议学堂的事。慕蠡道：“兄弟打算收三百个学生。”浩三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学生倒不在乎多收。这工艺的事，第一要能耐苦，那文弱的身体，是收不得的。第二普通的中国文，合浅近的科学，要懂得些；外国文也要粗通，省得我们又教他们这些学问。总而言之，要认定这个学堂是专门研究工艺的，才好求速效哩。报考的学生，须牺牲了他的功名思想，英雄豪杰

思想，捺低了自己的身分，一意求习工艺，方有成就。其实做工的人，并不算低微，只为中国几千年习惯，把工人看得轻了，以致富贵家的子弟，都怕做工，弄成一国中的百姓，脑筋里只有个做读书人的思想；读了书，又只有做官的思想，因此把事情闹坏了！如今要矫正他这个弊病，勉强不得，且看来学的立志怎样罢了。”慕蠡道：“这话甚是，兄弟在这学务上，不甚内行，把这全权交给浩翁吧。”

一会儿，饭已开好，慕蠡请他们到正厅吃饭。春航见他厅上摆设，果然华贵。饭后，李伯正那里的回信来了，慕蠡念道：“来字祇悉。今日商学开会，弟不得闲。明日三时，乞枉驾叙谈。”春航听了甚喜，当下略谈片刻，告别回去。

慕蠡托浩三把学堂招考的告白拟好，当日就叫人去登报。这信息一传出去，就有许多人前来报名。原来这学堂叫做尚工学堂，不收学费。学堂外面，另有宿舍，分上下两等：上等的一间房子里住五个人，每月连膳费五块钱；下等的一间房子里住十个人，每月连膳费只收三块钱。还有一带劝工场的房子，预备人家租着做工的。慕蠡的意思，总要多收学生，也是广惠寒微的好念头。浩三拗不过，就在工艺里面分出三级：第一级是各科粗通，专习理化、热力汽机的；第二级是各科未通，一面补习，一面学工的；第三级是各科并未学过，上半日认字读书，下半日做手工的。又劝慕蠡从东洋办些器具来，以备临时试验。只教员难聘，幸亏浩三旧时的同学不少，写信去招徕了好几位朋友，足可以开学的了。浩三又想出一个主意，叫慕蠡另开一个劝业公所，将来学堂里制造出器物来，就归劝业公所发售。慕蠡一一应允。

不上十天，报名的人已有了五百多人。内中单表一家姓余，名知化的，听说有这一个好学堂，忙同两个儿子前来报名。

原来这余知化家世务农，到知化手里，偏喜做工。他想出一种新法，造出一具耙车，一具割草。人家几十个人耙田还耙不干净，他只一把耙车，何消片刻，已经干净了；那割稻车更是巧妙，一天能割一百亩田。如今且说他那耙车的式样，原来合马车相仿，一般有两根车杆，套在马身上走的；后面两个小轮子，便于转动。那两个轮子里面，一块平板，底下藏着许多钢齿，田里面收过了麦，余下些零碎麦穗，或是割过了草，堆在田里晒干了，要收回来，就用这个耙车，知化亲自动手，把马套上，拉到田里，拣那有麦穗合草的地方走去，车轮一转，那板底下的钢齿，便把麦穗合草一齐卷了起来。要放下时，只把连着钢齿的柄一振动，卷起的草穗，都一齐落下了。

人家见了这件东西，甚为纳罕，都来问知化。知化把造法一一告知他们，无奈他们总悟不透，而且惜费，不肯仿造。不消说这利益是知化独耘的了。

后来割稻车造好了，知化有意卖弄，候他自己田里的麦熟了，偏不去割。人家都忙着割麦，知化的佃户来道：“我们田里的麦好割了。”知化道：“且慢，我肉有道理。”佃户知道他又要闹什么新鲜法子，只得由他，再过几天，人家田里的麦都割了不少。一天，知化等到天黑了，把制造的新式割稻车推出去，也是用马拉的，走到田里，整整的割了一夜，那百来亩田的麦齐都割完。次早，有人走过余家的田，不胜诧异，见黄云似的满田麦子，齐都没有。惊道：“不好了！余家的麦被人盗割了！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哄动一村的人，都来余家问信，及至到了余家场上，只见一堆一堆的麦排列着哩。众人都要争先访问这稀奇事儿。知化的娘子，见这班人蜂拥而来，只道是抢麦哩，吓得乱叫地方救命。知化还在院子修理那部割稻车，听得外面喧嚷，慌忙走出，只见场上簇拥着几十个人，他娘子在那里指东划西的乱嚷。知化早知就里，便道：“列位乡亲，料是为着这麦来的？”内中一个蟹箝鬚子的舒老三，一个吊眼皮的杨福大，一个跷脚的萧寿保，抢先问道：“知化哥，你弄的什么神通，怎样的一夜工夫，你田里的麦都割完了，而且一堆堆的排在这里？”知化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神通。割麦是件省力的事，犯不着费力的。”舒老三道：“你这小子，说得这般容易！你老子使出了吃奶时的气力，一天也不过割得两三亩田的麦子。你这一大片田，至少也要用几十个人割，如何一个人一夜工夫割得了呢？并且齐都堆好，我只不信。”知化道：“我一个人怎么割得了呢？这都靠我那部车子。”杨福大道：“什么车子？你动不动闹车子，照你这么说，世上的人都不要种田了，都叫车子种去。你不是个妖人么？快把你那妖车推出来，给我一把火烧掉了，省得害人！”知化本意要显他器具精工，劝人仿造的，听他们这般说，惟恐毁坏了这部车子，不敢孟浪，只得答道：“列位既不信，各种各的田，犯不着烧我的车子。我并没叫列位把车子种田，有什么害人呢？”福大没话说，老三合寿保却都要看他的车子，还有众人齐都眼巴巴的要看，便都骂福大道：“真是，余大哥自愿把车子割麦，合你我有什么相干？都是你胡说人！你不喜看他车子，快请走开，我们要看哩！”福大还说要烧车，被众人一拳一脚的把他打得逃走了，这才央求知化把车子推出来。知化见众人诚心要看，就叫他们远远站着，自己走到院子里，把车子套上马，拉到空地上。知化预先吩咐他们，只准看，不准动手。众人见乌压压的一部车推出来，便都像看玩把戏似的团团围着这车子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农务机千滕并举 公司业两利相资

却说舒老三、杨福大领着一班人，围着余知化造的车子，看了半天，看不出个道理，心中纳闷，只得去请教他。知化道：“这车子是仿西洋式造的，并没甚么奇怪。那作工的妙处，都在这几个剪刀上。中间那个有齿的轮盘，叫它

活动，自然像人手一般，割麦堆麦，都随心所欲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兀自不解，确信余知化并不是什么妖人，他造的车子也不是甚么妖车。大家情愿拜知化做师父，学造割麦车的法子。知化道：“种田的机器多着哩。会造了一样，就会造各样，只是看来容易，你们却学不来的。”杨福大掀起那只吊眼皮的眼睛，怒道：“你不肯教我们罢了，倒说我们学不会，这话真正呕人哩！”知化正色道：“我巴不得你们都学得来，我不惜费了工夫教你们；只是要学这些机器，须从‘三字经’读起，且把中国字认会了，还须学些算法，这才讲得到怎样冶铁，怎样造轮，怎样做剪；怎样的尺寸，齿轮的机关就灵，怎样的毫厘，剪却可巧齐着麦秸好剪，怎样的斗筲，那剪下的麦，可巧堆成一垛。看看这种不要紧的东西，却有一定算法，不是学了甚么小九九、乘法、归除，就能教得会的。”舒老三、杨福大听了，齐都吐舌道：“原来有这许多讲究在里面，我们连小九九都不会，今生今世学不来的。”便都一哄而去。知化赶忙把割麦车推回家里。

饭后没事，知化要做有轮双耒，细想那片簧怎样挺法；正想不出主意，忽见舒老三、杨福大领了一位先生来。知化认得这先生姓周名萝公，要算这乡天字第一号的先生。他肚里的书，也不知有多少部，什么“西游记”“三国志”等类书，倒背都背得出。乡里大大小小的事，哪一个不要去请教他呢？今天出了一件新闻，舒、杨两个人赶到他家里报信，萝公只不信，所以同来调查。当下便问知化道：“他们说你造了一部车子，一天能割几百亩田的麦，果是真的么？”知化道：“不敢，我是造着玩的，没甚么大用处。”周先生定然要看车子，知化只得同他走到车子边细看一回。问他作用，知化备细告知。周先生探下眼镜，深深作揖，道：“你真是诸葛孔明再生了！”知化连称不敢。周先生道：“你休得过谦，诸葛孔明会造木牛流马运粮，你会造车子割麦，再造一件种田的器具，不是配得上孔明么？”知化却不知道诸葛孔明是什么人，只知木牛流马既能运粮，料想是件机器，想道：“原来中国人也有会造机器的，周先生到底看的书多，知道这些典故，我再不好对他乱说的了。只怕这些法子，他也懂得。”当下谦逊了一会，周先生自去。

自此人都称知化为赛孔明，又叫他的割麦车是孔明车。知化听了，非常得意。只是这有轮双耒，一时造不成功，心里纳闷道：“到底我于机器上面不甚精，像这样马力运动的机器，尚且造不好，还想造甚么汽力运动的机器吗？”自己怨恨了一番，就注意想叫两个儿子学工。听得范家开了这个工艺学堂，十分喜悦，暗道：“这是机会来了！”只见他两个儿子，在那里削竹骨子扎风筝，却都把竹骨子用戥子秤着分两。知化把来细看时，原来扎的一只鹤，上面安排着簧管，风吹得会响，不觉大喜，暗道：“看这两个孩子不出，倒有巧

思，天生的工人手段哩！”当下便叫他们道：“阿发，阿宝，你这风筝是哪个教给你做的？”阿发道：“没人教过，是我们想出来的法子。”知化大喜。不一会儿，风筝做好，知化看他们把风筝放上天空，果然簧管都会发声，就合吹笙一般价响，那音节极好听。知化道：“我看你们手工很巧，现在虹口开了一个工艺学堂，我送你们进去学工艺好么？”阿发道：“甚么叫做工艺？”知化道：“工是做工，艺是习艺。人都要有技艺，才能寻钱过活。最好的技艺，莫如做工。你看上海若干机器厂，都是外国人学习了工艺，创造出机器来，赚中国的钱。我们学就了工艺，也好想出个新鲜法子，赚人家的钱使。”阿发、阿宝都欢喜道：“既这般，我们情愿去学。”父子商量定了，知化就和他娘子说知。

次早替他两个儿子换了一件新竹布衫，知化领着到了虹口。只见一片织绸有限公司北厂，再走过去，就见工艺学堂报名处的条子贴出。可巧刘浩三正在那里监察，知化上去报名。那干事员问了姓名，知是余知化，大喜道：“吾兄是著名会造机器的，令郎定然聪明，将来是要做中国的大工程师哩！”知化道：“兄弟一知半解，算不得什么。这两个孩子，倒还有些巧思，受了贵校的教育，自然会做个匠人罢了。”浩三听得他懂机器，不由要请教他。干事的代为说知来历，浩三十分起敬，问他农务里的机器怎样造法，知化一一说明。浩三道：“你不要居乡种田了，我们学堂里要请你哩。你把造成的割麦机器合耙车，卖给我们学堂，做个陈列品，当我们这里的试验机器的教员不好么？”知化道：“好是甚好，只兄弟没这个本事，怕当不来哩，还是回去种地好些。兄弟的种地，强似别人，只因有两部机车，省了许多人工，花费不多，收成却倍。这两部机车，是靠它吃饭的家伙，卖是不肯卖的。”浩三道：“既如此，敝学堂里情愿出重价，请知翁再造两部。这是公益的事，知翁有这样的本领，不好吝教的。”知化只得应允。浩三要同他去见慕蠡，知化道：“今天回去有事呢，改天再来吧。”浩三合他再三订定了后日会面，知化领了两个儿子自回。当晚浩三就合慕蠡说，乡间出了一个奇人，能仿造外国的割麦机车，慕蠡惊喜道：“有这事么？他是怎样学成的？我们同下去拜他吧。这样有学问的人，我们该当致敬，不好等他来的。再者，去看看他的机器，也广广眼界。”浩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次日一早，慕蠡和浩三坐的一部马车，到马路尽处，就有许多小车子来揽主顾。慕蠡无奈，只得合浩三坐了小车，一路下乡。浩三道：“哎哟！我忘记了他的村名，这便哪里去找他呢？”慕蠡道：“不打紧，像这样的人，乡里应该闻名的，只消一探问，便找得着。”浩三就问车夫，车夫道：“乡里有的是菜花、豆花、棉花，却没有芋子花。”浩三道：“不是的，我问一个人，叫做

余知化。”车夫道：“这个人喜吃芋子花么？这是没有的。”浩三和他说不明白，只得罢了。不觉到了一所村庄，车夫把车子停下。慕蠡、浩三只得给他钱，步行访问，人家都回说不知道。

二人无可如何，打算回去，浩三忽然悟道：“须这般问，包管他们知道。”想罢，便问人道：“有个姓余的，他造了一部割麦机器车，他住在哪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就是赛孔明余阿大么？他住在前面，一片树荫底下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指着那片树荫。浩三注意看时，果见一块空地，排列着几棵杂树，门前一带竹篱，七八间瓦房，料想是余家的住宅，便领着慕蠡望前走去。慕蠡道：“我们天天在热闹场中混日子，真是乏味，哪能及得他恁样清幽，倒是无忧无虑，享一世清福！只这一派风景，租界上就找不到。”浩三也十分叹赏。二人上前打算打门，谁知乡里人家的门是常年不关的，门口站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梳着一对桃子式的乌髻，浩三问道：“这里是余家么？”女孩子道：“是的。”浩三道：“余先生在家么？”女孩子道：“驾着车子耙田去了。”浩三道：“田在哪里？”女孩子指着东边一片平畴，道：“那就是我们的田，有百来亩哩，不知他在哪里。”浩三就和慕蠡对准女孩子所指的东边田里走去，远远望见一匹马拉着一部耙车，另外还有一部垃圾车似的，一男一女驾着走。浩三急欲上前，脚下一个滑跬，跌在田里，溅了一身湿泥。慕蠡急把他扶了起来。田里的路很窄，两人搀扶着一步一颠，看看走近车子，浩三急叫道：“余先生，我们特来候你。”知化听得人唤他，回头看时，原来就是工艺学堂的人，便忙把车拉到陌畔，拱手道：“劳驾不当！这位贵客是谁？”浩三道：“这就是敝东范慕蠡兄，特诚拜候的。”知化道：“褻渎得极，快请舍下坐去吧！”慕蠡道：“在下久仰先生的大名，特地拜访，还要请教些机器的学问哩。只这一部车子，是怎样用法的呢？”知化道：“这部车子，没什么奇，只不过收点儿田里的柴草罢了。”慕蠡合浩三细看时，果然造得精工。慕蠡又问道：“额外那部车子，甚么用处的？”知化道：“这是装草的车。”

言下，招呼他娘子，拉了车，同到家里，请范刘二人在客堂里坐下。慕蠡举眼看时，墙壁上粘满了机器图。浩三背着壁，一一细看。知化忙着叫他娘子烧茶做饭，道：“二位来了这半天，就在舍下吃饭吧，只是没有好菜吃。”慕蠡正欲领略田家风味，一口应允。一会儿，知化送出茶来，倒是细叶寿眉，就只带点儿烟熏气，开水倒是清的。慕蠡略略沾唇，不敢多喝。不多时，饭菜端出来，调开桌子，大家坐下。慕蠡看这菜时，合自己家里迥不相同，一派的粗磁碗，盛着一碗肉片炒韭菜，一碗粉条烧的肉丸子，一碗炒鸡蛋，一碗黄闷鸡，一碗苋菜烧豆腐。知化已是特色，争奈慕蠡不大喜吃。浩三倒还吃得来。一会儿，又托了一大盘饼出来，却是葱油做的。慕蠡吃了一块，十分可口，肚里

饿了，索性大吃起来。二寸见方的块子，吃了四块。知化尽让着吃，慕蠡只得加上一块，已是撑肠拄腹的了。

饭后闲谈一会，说起机器，知化道：“单是农务里的机器，外国种类也多，一时记不清楚。我知道的，可分成三类：一是手运动的机器；一是牲口运动的机器；一是汽机运动的机器。手运动的机器，中国多有，不消仿造；牲口运动的机器，除耙车、割稻车外，还有新式有轮的双耒，新式撒种车，割青草新式车；汽机运动的机器，有钢丝汽机耒车，打稻轮机等类。这些汽机运动的机器，我们没本钱的，造它不起；造好了也不使用，这须种了几千万亩地，才用得着哩。”慕蠡道：“我想种田也好合公司种的。”浩三道：“有什么不好呢？只是中国的农民，各人种十来亩地，一家靠它过活；公司种田，未免夺了农民的利益。这事怕做不得哩！”慕蠡道：“我倒想来试办，但不知汽机种田，有怎样的好处？”知化道：“汽机种田，不但汽机须造，连田也要改过样子。田里须有安置汽车的空地，这机车有转轴，用钢丝牵着耒车走的；车的耒头，有的六耒，有的八耒，或十耒，耒车行动一次，好耕若干行土。我们坐在车上，看机车自己行动，来车跟着走，一边走一边耕，不久就把全田耕完了。看似费重，其实省费。一部机车，不知抵多少人工马力哩！”慕蠡听了，十分欣羨，决意要造机车。

当下谈得入港，不知不觉，日已西斜。知化领他们去看了割稻车。浩三通都知道它的造法，说明原故。知化十分佩服。知化又请教浩三，造有轮双耒车的造法，悟出那片簧的用处。慕蠡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要在租界左近买几千亩地，创办几部汽机车，全用西法种田，开开风气，不想甚么大利益。二位先生看是做得做不得？”浩三道：“要肯开风气，就有大利益；只是这里的地贵，怕没这些资本。。慕蠡道：“兄弟原是虑着我们上海的地，被外国人买了不少去，要不早些去买，通上海的田，都入外人之手。我想自己没资本，尽可合公司办的。其实不碍农民的生计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把地皮变出钱来，又好做别的买卖去了。总之，只要在我们中国里面，出头创办新事业，面子上看去，似乎夺了穷人的利，到后来获了赢利，穷人都受益的。”浩三听了，低头一想，道：“慕翁这话，倒合了计学公例。为什么呢？大资本家合成公司，果然生出子财，兴办的事儿更多了。办一桩事，就有无数佣人跟着吃饭，所以上海的乡里人，有饭吃的多，没饭吃的少，比内地觉得好些。就是公司多，机厂多的原故。顽固的人，都怕仿学西法，夺了穷民的利益。即如开矿，怕坏风水；造铁路，怕车夫造反。这些迂谬的议论，误了许多大事！要不然，中国的铁路，早些开办，何至外人生心，夺去许多权利去呢？种田虽说尚不要紧，其实用了西法，出粟分外多。你想，粟多了，不怕不够吃，穷人还有饿死的么？工艺

上也是这个讲究。出货多，自然获利多，只消商家代为转运流通，就没有供多求少的弊病。但是第一要义，总望熟货出口，不然，但能抵制外货，工商界上影响还小哩！”慕蠡一番理想，被浩三说穿了，不觉大喜。

天色不早，二人告别回去，再三叮嘱知化，有空到厂谈天。刘、范二人，仍复一路步行，走出村庄，到了马路，马车却不见了。二人只得雇了东洋车回来。到得铁厂，就有人报告道：“东洋来了一位先生，像是杭州人的口音。你说姓杨名必大，有个小名片儿留下的。他说他住在文明旅馆，务要会范先生和刘先生，有紧要的话讲哩。”慕蠡取名片看时，果是杨必大，表字成甫，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，东京职工学堂的毕业生。慕蠡大喜道：“又是一位实业家来了。他说几时再来呢？”伙计道：“他说明天一早再来。”慕蠡道：“他来了，务必请他进来见我。”伙计唯唯答应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留学生说明实业 小富翁信用高谈

却说范慕蠡合刘浩三，从乡间回到铁厂，晚间无事，又谈了些机器的利用，并商议纠合公司，购买田地，用汽机耕种的许多法子。浩三替他定了些公司章程，直至十二下钟，各人睡觉。

慕蠡记挂着杨成甫要来会话，次早才只七下多钟，早已醒来，连忙起身梳洗。早点还未端上来，只见老妈子来说道：“王伙计说，外面有个姓杨的，等了多时了。”慕蠡道：“为什么不早来讲。”当下匆匆走出，只见刘浩三陪着一人，形状甚是粗鲁，穿件半新不旧的洋绉夹衫，却扣了一条腰带。一件夹纱马褂，几乎要破了。一双手露在袖子外面，漆黑带黄，皮肤都起了皱纹。慕蠡大失所望，暗道：“这样的粗人，肚里哪有什么道理？料想谈不合式的。我倒为了他起了个早，倒屣而迎，真不上算。但既会面，又不好露出慢客的神色，被人家骂我恃富而骄，只得打起精神应酬他。”

浩三合那人见慕蠡走来，起身招呼，通问姓名。慕蠡知他果是杨成甫，只得说声久仰。成甫道：“我等素昧生平，论理不该过来惊动，只是兄弟在东洋学堂里，就听得人家传说，上海的实业家，著名的就只有两位：一是扬州李伯正先生，一是慕翁。兄弟的意思，现今中国，农的农，工的工，商的商，难道没有实业？但合五洲比较起来，中国的实业跟不上欧美百分之一。学界的口头禅，都说现时正当商战。据兄弟看来，其实是工战世界。工业兴旺，商战自强，实因商人是打仗的兵卒，工人是打仗时用的克虏伯炮，毛瑟枪。那兵卒没有器具，哪里打得过人家呢？农人便是粮饷；有了枪炮，没有粮饷，兵丁不至解散么？所以农业也该讲求的，这都是实业上的事。朝廷立了农工商部，虽说逐件振兴，但这些事靠定政府的力量，也还不足恃，总要人民能自己振兴才是哩。兄弟来的意思，并不是想合慕翁合公司，创实业，只不过胸中有这些愚拙的

见识，要合慕翁谈谈罢了。”慕蠢忖道：“看他不出，样子来的粗鲁，学问却是胜人；谈出来的话，极有见解，不是拾人家唾余的。”当下慕蠢不由的心中起敬，那神色也就两样，先自谦道：“兄弟也算不得甚么实业家，李伯正先生才算是个实业家哩。但兄弟的意思，极指望攀附实业，现在开了个工艺学堂，昨儿又亲自下乡访着一位能制耕田机器的。如今合我们浩三先生商量，要开一个新法耕田公司，不知道开得成开不成哩。成翁是一位有学问有见识的人，要肯赐教，就请在敝厂住下，将来请教的事情多着哩。”成甫未及答言，慕蠢觉得肚子里饿，请杨、刘二人到客厅上坐了。家人送出早点。成甫是吃过的了，慕蠢自与浩三同吃。成甫道：“慕翁到底是个实业家，于农工上面留心，这新法耕田公司，一准可以办得。方才浩三先生已经谈过了，所说贫富都有利益的话，实系确凿的道理。世人只看了一面，眼光不远，也因学问不足的原故。二位这么一说，解了社会上许多疑惑，己是有功的了。学堂办法也好，只是这样大规模，可惜限定上海一隅，内地沾不着利益。兄弟的意思，想仿着慕翁这样办法，到杭州去办一个职工学堂，学生并不能多收，只收四五十个学生，开开风气罢了。”慕蠢未及答言，浩三道：“这是正当办法。如今学堂开的不少，穷苦的人家，进不来学堂，子弟没处读书，指望教育普及，哪里办得到呢？兄弟也有这个意思，多开半日学堂，好叫人家荒不了本业。成翁想升职工学堂，更是一举两得。还要请教这学堂怎样办呢？”成甫道：“兄弟办这学堂，经费不足，只拣粗浅的科学及初级的国文历史教授，是一初等小学堂模范。课本却比初等小学多些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预备工界人来学的。年岁在十五以上为合格，教员只请三人，课程只早半日，下半日须做工。做工分五类：一是竹工，专做竹器，粗的箩筛等类，细的翻簧等类。一是木工，专做木器，粗的寻常木器，细的洋式木器。一是漆工，东洋的漆器何等精巧，贩到我们中国，都获利很厚。大凡合用的东西，不问大小，都能赚钱。然而大件的货色，人家赚了钱去，我们大众惊心动魄，都觉得膏血被人吸去，要想个抵制之法。至于小件的东西，人都忽略，只道这点儿值不了多少钱，随它销售去吧。谁知件儿虽小，它却销售极广，又便宜，又讨巧、人人都爱，个个要买，不知不觉，把利益尽都让给人家沾去，岂不可怕！中国是没统计的，到底进口货，那样销的旺，商界里的人未必都能知道。现在虽有些人想创办新制造，抵制外国货；却都是大商富翁，这些细微曲折之处，他们没工夫算计，只好让给我们来办。要知道工商两界，没什么难懂的秘诀，只消猜得透人家心理。外洋知道我们惯用的东西，他却仿着我们做法，变换了种种式样，来诱我们购买。他又知道我们只贪便宜，他就核算着成本轻的，多中取利。绫罗绸绢，那一样不是仿中法织的。颜色花纹，几乎驾于中国之上，价钱却便宜了一半还不止，难怪其畅销的了

。我们想做洋庄的买卖，除了丝、茶、绸、皮、羊毛、草边等类，还没销过什么熟货，赚人家的钱，很觉万难。且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心理，叫人家都买本国的货，这就是塞漏卮的第一个妙法。但是我们的力量，办不来机器，制不出各货，先从手工做起，慢慢扩充便了。第三却是罐头食物，这注买卖，却甚通行，又极易做；蔬果鱼肉，都好装罐。将来铁路通了，这买卖还要兴旺哩。现在山洋的学界商界里的人，比从前不知多了几十倍。多有饮食不惯，思量些乡味吃，哪里办得到呢？我想罐头食物里面，只广东的荔枝、兰花菇、波罗蜜、洋桃最多，其余山东的肥桃，松江的蓴菜、鲈鱼，塘栖的枇杷，常州的马山杨梅，绍兴的冬笋，四川的冬菜，天津的鸭儿梨，深州的桃子，没一件不好装罐头的。甚至初春的嫩笋，夏初的蚕豆、茄子、豆荚、白菜、黄芽菜，看来都不值钱，久客异国的人，尝着这些香味，哪有不馋涎欲滴，宁出重价买的么？所以这买卖，大可做得，只要配置得好，自然购者纷来。第四是洋烛。洋烛的销场，不用说是极广的了。像这样容易造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自造，还用人家的，岂不可笑可叹！现在我们打算仿造，但是造洋烛须用石灰、牛油。石灰是容易办，牛油却不易办。为什么呢？内地宰牛的少，官府又禁屠宰，牛油缺乏难收，不得不采办料子，倒要费些本钱哩！”

浩三、慕蠡听他一番说法，津津有味，都十分钦佩。成甫又道：“富商的经营，办机器，开厂房，都是绝大的事业；财源所聚，关系国本，富商多，国家自富。古人有句话，叫做‘藏富于民，’早见到民富自然国富。只可怪古人既然重民富，为何抑末那等厉害？周法始行征商，汉制更是贱商，究竟是甚意思，二位高明，该有一番说法。”浩三道：“中国地居黄河、扬子江两大流域，土地实在肥美，因此习惯做了个重农的国度；又从古至今，不喜交通，除了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元世祖三位雄主，还喜东征西讨，至如所称仁君圣主，总之不喜用兵，只须保守自己的国度，又都怕农民没饭吃，以致辍耕太息，造成许多乱象，所以重农抑商，是古来不二法门。如今才悟出商人关系的大，工人关系的更大。但是悔之已晚，早落后尘，赶紧振作一番，还救得转哩。”成甫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商人关系虽重，却不能替许多同胞，个个谋他的生计；生计还是要自己谋的。只是商人能够提倡扶持，也是正当的义务。现在除了学界人知道外面的世局，以外就只商界里的人，开通的多。农工两界，十分闭塞。农民呢，只知种他的田，合商界没甚交涉；工界却合商界直接交涉哩。我想二位负了这样的大才，又有资本，为何不提倡一番？”慕蠡道：“兄弟也极愿提倡，只是想不出个法儿。成翁有何见教，做得到的，兄弟决不推诿。”成甫道：“兄弟有两种办法，都能开通工界的人，鼓舞工界的人，叫他们艺业发达。”

慕蠡便请教他那两种办法。成甫道：“第一是开工品陈列所。外国的工艺，有政府提倡；我国政府，虽说近时也有提倡工艺意思，但是未见实行，须先从商界提倡起。这个工品陈列所，就开在上海，一面登报告白，不论甚么手工美术，只要做成一种器物，经本所评定价值，就陈列在这所内，听人批买。这么办法，随他内地壅滞的工品，都能畅销。工人见自己手造的器物，都有利益，自然会做工的格外加工做活，不会做工的，见工业里面的人，也会发财，大家情愿做工，不想别的主意了。第二是工业负贩团。我在东洋，就见他们的负贩团十分发达，穷人靠此吃饭的，实在不少。现回中国，谁知上海也很有日本人的东来负贩团。他们以为中国是个病夫国，别的不须贩去，只消多运些药去医他们的病。浅田饴、日月水、胃活、中将汤，贴满了招子不算外，却有他们男的女的，拎着个皮包，在茶坊里，酒肆里，饭馆里，涎着脸兜主顾，连城里都会去。遇着城隍奶奶生日，或是出会，热闹的时节，他们便来了。神色却极谦和，不露出他们是强国国民的神气来。我们被他们兜揽得不好意思，哪怕没病的人，也要买几张头痛膏，回去给老婆贴。看得稀不要紧的生意，他们却衣男食女，都靠着这上面哩。我又佩服他们耐苦，三五十个人，聚在一处，赁两三幢房子，摊地铺睡觉。一早起来，拎着皮包上街，饭食不消说是清苦的了。大日头里，大雨里，拚着晒去淋去，这是何苦来？只不过挣一碗饭吃。我见人家照片，照着一个上海小滑头，穿着一身极时髦的衣服，左手托着一碗饭，右手捏着一双筷子，眯着眼睛，侧着脸儿，像似望着别人笑，显出自己顶尖的滑利，骗得到一碗饭来吃。这不是骂尽了中国人么？其实衣食住三个字，五洲人类，哪一个脱得了。所说是生存竞争，做了个人，并非不该吃饭的，可耻的是骗饭吃。中国骗饭吃的人太多了，被人家笑话了去。如今要叫有本事吃饭的人多，自然骗饭吃的人少了。我说这个工业负贩团，就合工品陈列所相附而行的。负不起的东西，有陈列所替他们销售；负得起的东西，等他们实业界中的人，负着贩买，只不过替他们提倡个结团体的法子。说起来内地的人很可怜哩，长到三四十岁，走的路不过下乡二三十里。眼里认不得字，听人传说皇帝是金龙下降，曾国藩是蟒蛇精转世，这般没对证的话，还印在他们脑筋里。三三五五，茶棚下谈的都是说神道命。穷到彻骨，还不知道营谋本业，倒去烧香祈福，算命求财；眼前许多利益，呆木木的，只觉得取不到手。你说可怜不可怜，可笑不可笑！我所以望二位拚着几间房子，作为负贩团的住处，并替他们预备下饭食，只从自己同乡中招徕。那些没本业的人，见有这样现成的衣食，那个不愿来呢？等他们货物售出，便结算一次，还我们房金饭费，他们也自情愿。这个风气开了，不待我们张罗，自然有人效法而行。负贩的人源源而来了，却不是商界中又添出一桩营业，工界里销售无数滞货么？但是章程却要定得

细密，省却将来许多唇舌。中国人不讲公德，须立出许多限制的条款；要不然，这团体是容易解散的。”

成甫说完这一篇活，足有半个时辰。慕蠡、浩三并都佩服。慕蠡年轻喜事，当下就定主意，开办这个负贩团，托浩三合成甫商订章程。原来浩三在慕蠡厂里，表面上觉得清闲，其实也很忙的，单说订章程，也不知替他订了多少。也有用，也有不用；也有办得成的事，也有办不成的事。总之，慕蠡的志愿是好的，办事是顾公益，很热心社会的。当时李、范齐名，都称第一等实业家。其实李伯正家资殷实，举办几桩大事业还容易。慕蠡承袭父亲遗下家私，还不上百万，幸亏连年买卖好，觉得赢余。这回创办工艺，就要花费不少。只他爱做维新事业，花些钱也是情愿的。闲话休提。

当下慕蠡留成甫、浩三在西厢房里订定负贩团章程。浩三对慕蠡道：“这负贩团虽说是小，然而关乎一乡的公共事业，我们不便独自出头，须多约几位同乡商议商议，作为公举才好。”慕蠡醒悟道：“我们同乡里面的人，果然维新的不少，发财的也很多，我们本有个会馆，我想这事总须开会。我们就发传单开会，议他一议吧！”成甫道：“既如此，这章程不必定了。”慕蠡道：“这章程还要费心订好。有了个草底子，开会时，大家议定就容易了。”成甫道：“贵同乡的团体，本来就好，敝处要议这事，就费力了。”慕蠡道：“也不见得。贵省同乡是著名有团体的。”成甫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也指望贵处做个表率，敝处就大家信用兄弟的话了。”慕蠡未及答言，只见家人上回道：“伍大老爷拜会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扶工业高人远见 派捐资财虏潜逃

却说范慕蠡家来了一位客，是李伯正厂里的收支。这人姓伍，表字有功，原是读书人。因有志实业，伯正特聘他来管理银钱的。当下为着一注银子，合慕蠡有交涉，特来拜访。二人会面后，理论清楚，慕蠡与谈开会议负贩团的话。有功道：“这事谈何容易？贫民有了这条路，个个要来托足，哪里遍给得来？”慕蠡道：“好在限定了工艺，要没工艺制造品，我们也不能收留的。”有功道：“这还可以。”慕蠡道：“这事须贵东与闻才好。”有功道：“待兄弟回去合他说知，敝东是关公益的事，没有不肯做的。”慕蠡喜道：“如此，费心！上海这一方面，也只贵东合兄弟有同志。待兄弟把章程订好，两三日内去会贵东吧，还望有翁怂恿他出头。”有功道：“敝东在实业里面，本就很热心的，只是工夫实在少，忙不过来，也是苦境。兄弟回去极力怂恿便了。”慕蠡送客回来，杨成甫也就辞别回去。慕蠡嘱咐道：“兄弟已约定伍有功，三天内去会李伯正先生。我们章程，须预备好了，把去请教他。”成甫道：“既如此，兄弟回去拟个草底，请浩三先生改削吧。”浩三谦言不敢。成甫

去了。

次日饭后，果然一大篇章程稿子送来。浩三阅看办法，都有秩序，只是词句不甚明达，只得把他的意思，曲曲的写了出来，改完，再给慕蠡看。慕蠡大喜，便叫人约了成甫，次日去拜李伯正。

成甫到得那天，一早来了。原来慕蠡本是富家公子，平时嫖赌吃喝，没一件歹事不干的；这时遇着几位有学问有思想的人，谈的都是正大话，渐渐把他旧习惯暗中移换了，专意研究实业。只是素性起得甚晚，浩三劝他起早，吸受新鲜空气，于卫生上极相宜的，慕蠡就学起早，天天限定七下钟起身。这天成甫来时，业已起来，还没梳洗。成甫候了一会，才得会面。早点已毕，成甫催道：“我们去吧。”慕蠡见壁上的挂钟，才只八下零五分，道：“早哩，九下钟去恰好。伯正先生总须这时起身。”成甫道：“为何起得恁晚？”慕蠡道：“也难怪他。他一天到晚，没片时歇息，晚上料理些厂里的事，总须过十二下钟睡觉，再也不能早起。”成甫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有钱的人，倒没有我们没钱的自由。”浩三道：“本来如此。没钱人的事业，却没有有钱人做得这么大。”慕蠡道：“惭愧！我们做的事业，都是为己的，没有为人的。”成甫道：“这倒不尽然，为己的利益，就是为人的利益。”慕蠡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成甫道：“自己有了利益，才能分给别人。表面上看去，大股东设的大公司，固然官利、红利，通都入了自己的囊中，殊不知他公司里养的一班人，都是分他的利益的。批发贩卖，出口销货，从中又有许多人得了利益。偏灾水旱，捐助多少，国家又获着他许多利益。亲戚朋友不时沾润，同乡里面又得着了許多利益。农民的生货，都卖给他去制造，农民不是又得了利益么？总之，一个人做事，做不成一桩事；一个人想获厚利，获不着分毫的利。农工商贾，就是合成的一个有机动物，斗起筭来，全都活动；拆去一节，登时呆住了。我国的人，悟不到此，大家有个独攘利权的念头，你争我夺，就如自己的手，合自己的脚打架；相残过度，甚至把这一个有机动物毁坏了，方肯罢手。譬如把夺利的心放淡些，人家也获利，自己也获利。这利源永远流来，岂不更好么？慕翁倒合寻常的商人不同，除了自己的实业，还肯开劝工场、工业学堂；再创办这个负贩团，件件谋的公益，我们人人佩服的。”慕蠡谦虚一会，看那钟上快到九下，便叫套车。

慕蠡、浩三、成甫同到虹口，进了厂，有人领着到三间公务厅坐下。一会儿，伯正踱了出来，慕蠡指给成甫和伯正会面。成甫见伯正衣冠朴素，一股善气迎人，不觉暗暗佩服。慕蠡把负贩团的章程给他看，伯正却从头至尾看罢，沉思一会，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这事不要限定方隅。总之，我们为公益起见，只要工艺发达，就是大家的幸福。限了方隅，倒不能发达了。为什么呢？我

国的工艺，本是幼稚，聚各省的精华，还敌不过人家一部分；倘然限定某府某县，这到底有没有学习工艺的人呢？即使有了，也寥寥无几，不成一个局面；倘然没有这个局面，撑持不起，更是坍台。所以我说要普通办法。工艺的范围，虽然极大，但是成物不易，不愁资本周转不来。还有一个法子，起先是奖励粗的，以后便挑选精的。那粗糙的工艺品，经我们提倡，有了销场，自足立脚，再有精致的出来，渐渐可行销外国，将来粗糙的，销场日少，人都想做精致的，暗中和那教育一般，还怕工艺不发达么？只是这注本钱，却要耗费不少，就同振济似的，不能指望人家归还。久而久之，总能收得回本钱，利息是没有的了。诸君以我这话为然，我便捐二十万银子，再由会中各位商界热心人捐助；有五十万银子，也够几年开支的了。”慕蠡、浩三、成甫都拍手称快。当下约定日期，由他们四人出名，印发传单。伯正匆匆有事，范、刘、杨三人，只得告别，回到华发铁厂，浩三写下传单，慕蠡叫人去印刷好了，只两日已经印来，便差人分头发去。又议定借新开商业公园做集议所。

原来这商业公园，也是慕蠡创议合李伯正二人出资创立的。购了三十亩地，逐渐经营，凿了一个大池，种了许多荷花，养着无数游鱼。池塘四围，都有小石，叠出了幽岩深谷的样儿。最妙是水中间棋布星罗的几个小岛，上面也种有松树、冬青、竹子。有一只小船，好驾着上去。池中还有一方亭子，特派两个仆役，在里面做菜烹茶。这亭子四时相宜，十分高爽。池外疏疏落落，有几处茅屋竹篱，夹着几处华丽的屋宇。秋光野色，令人有山家之乐。华屋云开，尤有俯视一切气概。这屋内除了吃茶饮酒外，不收客人分文，只禁止攀折花木，毁坏器物。不但富商大贾，常借这里宴会，就是那些贫民，也有来登楼远眺，临水观鱼的。慕蠡又请海内外的名家，题了若干字画。伯正又把家藏的几件古玩合字画，董香光、米南宫这些人的真迹，捐入了好些。连一班名士好古雅的人，都来赏玩不已。传单发出去，人人都愿到场。

这日，伯正特破除一日工夫，起了个早，来到本会。慕蠡是不用说，合浩三、成甫都到了公园。伯正道：“我忝居发起人之列，还没知道这会叫做什么会呢！”慕蠡道：“这是兄弟失于呈阅，这会叫做商助工会。”伯正道：“好一个正当的名目。”伯正早吩咐厨役备下许多饭点，预备散会晚时好吃。只一位位的依次入园，都是有钱的商家。伯正合慕蠡十成里认得五六成。成甫、浩三一位都不认得。后来汪步青也来了。原来这时汪步青也开了一个华整烟厂，烟是做得精美可口，价钱极便宜，不但有爱国思想的人，喜吸他家纸烟，连车夫等类，贪图便宜，一般来买着吸；销场极畅，多中取利，倒赚着不少。慕蠡问起情由，着实赞他会做买卖。

看看时刻已届，来的人也稀少了。点齐人数，有一百二十多人。成甫、浩

三便请问了慕蠡、伯正，即行开会。成甫摇铃，浩三代表李、范二人演说。立言的大意，是工商两界利害相因，不要说商贩起家，合工人毫不相干，须知目前的生货，贩运销售，不过暂时之利，而且个人之利，银钱亏折，将来流入外洋，中国商人只怕没站脚地步。工人既没本领，又没资本，一件工艺品都不能发达，雇佣的多，独立的少。理想看来，工人先受淘汰，商人继受淘汰，农人最后也至于受淘汰，士人既没这三界人养活他们，自然早在淘汰之列了。岂不可怕！现在要振兴商业，合欧美人抵敌，从哪里抵敌起，难道靠着贩卖生货，弄几个人家不心痛的钱，就能抵敌了么？虽说通商口岸，机厂林立，只能稍稍抵制他们的制造品罢了，况且没见抵制得过！人家制造得精致，我们制造得粗劣，价钱高下，纵然相仿，已经比不过他。人人愿买洋货，华货滞销，即看洋纱厂的布，积存许多；眼见得华人织布一局，又要涂地。其间商界失败的，也不一而足。推原其故，总因不知工艺是商界之母；母既失却，子息哪里取偿得转？诸君要商业发达，除非扶助工艺。目下能掷却无数钱财，扶助工艺，将来收回的利益，十倍还不止。只不过获利迟些罢了。扶助工艺，自然集资开工业学堂，设劝工场，办工艺品陈列所。这些事业，收效还缓，最好是设工艺品负贩团，叫穷乡僻壤的工人，都知道造出器具，不愁没处销售，自然争相手造，由粗至精，渐渐发达了。这团体的势力，日增日广，难保不能置备机器，化出许多大事业来。现议集合五十万银子的资本，广建房舍，借与母财，教导工人鸠合团体，竞胜斗巧。诸君如愿赞成，还望随意资助。李、范二位，共捐银三十万，尚短二十万两，是要诸君凑足的了。只听得十来个人拍手赞成，其余却没动静。浩三又请他们赞成的签字，只四十来人签字，其余都推财政支绌。伯正、慕蠡又再三劝助，这才各人书写十两八两的，总共不上千元。

伯正、慕蠡、浩三、成甫面面相觑，无可如何。成甫心生一计，请李、范二人拣那大富的捐银若干，次富的捐银若干，小富的捐银若干；并告知他们这是一回的事，不再举行的。伯正发表这句话后，就指定十几位富商，每人捐银若干，凑成十万，还有十万金，派匀着叫他们认捐。大家没法，只得签字。

内中只一位富商，姓陈名园，表字秋圃的，这人出身寒微，经过一场战乱，拾着一块羊脂白玉的拱璧，回家卖给一个富人，得着两千块钱。他却善于心计，城里几家钱铺，又都认识。他便耐着清苦，把这二千块钱运动；钱价低时，便兑钱；洋价低时，便兑洋。只这么倒换腾挪，几年工夫，已经富有万余。他便贩丝贩米，又贩麻，到东洋去卖，连年赚钱，家私有一百多万，却一钱舍不得用。他还有一种脾气，买卖喜独做的，不肯合股。有人创办一个水泥公司，十分厚利，对本也不止，劝他入一千股，他掩着耳朵逃走了。此次入会，原来不知其洋，只当是同行请酒，欣然来了。及至到了这里，见大家那股行径

，十分诧异。刘浩三演说时，可巧他合一位同行谈买卖，没听得真。后来见大众捐钱，他还以为江北水灾助振的。原来秋圃这人，别的钱不肯花，独喜做好事，施僧舍乞，惜老怜贫，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，深印入他的脑筋。今见众人有此义举，不觉慨然捐了八块钱，写上簿子。后来见李、范二人出头，派他摊捐一万银子，不禁吐头舌头，缩不进去。考问所以，才知原委，立起身来告辞。伯正再四挽留，哪里留得住。乘人不见，脱身去了，连八块钱的捐款，都被他涂抹了去。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他的鄙吝。幸亏几位识时务的商家，帮着李、范二人说话，大众不致反悔，照着分派的数目，写上簿子。伯正、慕蠡甚为喜悦。当晚治酒留众商小饮，尽欢而散。内中几人还面带忧疑之色，酒菜都哽在喉间，正是扛上了场，没法应酬罢了。散会时，伯正合慕蠡商议道：“兄弟天天忙不过来，这事项买地盖屋，分头办理。我叫有功出来代表吧。”慕蠡应允，这才各散。

次日，成甫又到铁厂，合慕蠡商议购地，恰好伍有功也来了，会着慕蠡，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，是二十万两。今天工业学堂开学，浩三业已到堂去了。有功、成甫谈到购地的话，慕蠡道：“这地皮却不要成块的，务须多购几处。这团房宜分造各处的。”成甫极意赞成。慕蠡又道：“地皮的事我们都是外行，须找汪步青去。”当下就叫家人拿片子上请汪大人。

不多时，步青坐着马车来了。慕蠡和他谈起购地的事来，步青道：“我久已不做这事了。”慕蠡忖道：“不错，他如今已是四品大员，身分高了，哪里还做捐客？是我失言了。”又听得步青接着说道：“我因捐客的饭，不是正经人吃的，有几位学堂朋友，都劝我改行，都说要为久远之计，除非创办实业。我问他实业是哪几桩呢？他们一口气说了几十种，我觉得都做不到，只纸烟公司合本还轻，我就做了这一种。我把平时开的几间不相干的店都收歇了，独入了公司的股，算我是第一个大股东。在厂里掌了全权，事情倒也顺手，不但买货的作不来弊，连做工的想要赚料，都被我觉察出来，辞退了几个，挑选本厂里的学生顶缺。因此名誉还好，货也销通了。地皮的话，我找一位行家，替慕翁接谈吧。”慕蠡道：“果然捐客饭是滑头吃的，步翁如此大才，犯不着混在里面，兄弟极佩服卓见！纸烟抵制外货，步翁这思想尤高，拜倒，拜倒！只是兄弟信的是步翁，转荐这人，不知怎样呢？上海的滑头多，步翁倒要留心！”步青道：“不瞒慕翁说，我在捐客这一行里，要算个大头目了，几个大捐客，像蔡菘如、徐雪山、瞿仲虎这般人，都合我极要好的。”慕蠡道：“蔡菘如兄弟也见过的，这人倒还大方，就请他来接洽吧。”步青甚喜。当下留函给蔡菘如自去。慕蠡只得叫人去请蔡菘如来。家人回说：“蔡老爷昨天住在清和坊徐金仙家，他公馆里已着人去请他了。”慕蠡只得静候。

一会儿，菘如来条，约六下钟在一品香会面。慕蠡就约定成甫、有功晚间同往。及至六下半钟，三人到得一品香，原来房间是菘如定好，人却还没到哩。直候到八下钟时，菘如方到，迎面春风，十分和蔼。成甫见他只合慕蠡、有功交谈，并没合自己寒暄一句，那一种市侩神情，却掩不住似骄非骄，似谄非谄的。总之，这一副可憎面目，叫人受不住。这才佩服慕蠡、有功到底是买卖场中混得熟了，合他谈得很热闹。谁知菘如眼里，见成甫这人皮肤漆黑，浊气熏天，衣服又极不时髦，露出寒俭的神气，哪里看得起他，自然相应不理的了。

闲话休提，再说范、伍谈到购地的话，菘如道：“老实说，地皮的买卖，像兄弟这般人，都有明扣暗折的。慕翁这事，为公益起见，兄弟应该效劳。明扣照例，暗折情愿奉让。这事交给兄弟办去，包管妥当便了。”慕蠡大喜道：“菘翁肯如此尽力，我替众工人多多致谢！”菘如道：“好说。”慕蠡又重托了他，菘如匆匆还要去赴一个和局，两个酒局，只得告辞。慕蠡惠了钞，这才各散。不多几日，菘如就替慕蠡觅得十四亩地，却分散二十一处，慕蠡觉得合用，知会了有功，即时定局。菘如饶没暗扣，却还赚到万把银子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卷烟厂改良再举 织布局折阅将停

却说范慕蠡把负贩团的地皮买就，一面雇匠人盖屋，一面发了告白，招人入团。这时杨成甫见团事准办，急急回家创办学堂去了。刘浩三因工业学堂开学以来，事情很忙，没工夫再顾到负贩团事。慕蠡哪有工夫兼管团事呢？急须找个替人，合浩三商议。浩三道：“这事项商界中有点学问的人，方能管得来。我于商界中人，并都不认识。前天听得汪步翁谈的，他有朋友劝他办实业，意思就好，莫如托他介绍一位吧。”慕蠡恍然大悟，立刻套车到华整纸烟厂，却见步青短衣窄袖，在机器栅里督视。慕蠡暗道：“步青这人，一变了平时腐败习惯，这样勤力，还愁商务不发达么？”正在思忖，有人报告步青，出来迎接，陪到客厅里坐下。步青穿上长衫，慕蠡道：“打岔不当。我们这团事渐渐逼近了，房子业将完工，入团的人也有了许多，有些工艺品都堆在厂房里。成甫是回去了，浩三管着那个学堂，分身不来，兄弟更是忙碌，哪里能管这事？只我们一片心机，创下这个事业，要给个外行的人管了，定然闹坏了局面。这事须得色色在行，还须热心任事，方敢交给他管去。但这人哪里去找呢？”步青道：“兄弟倒有一位朋友，姓杜名瀛，表字海槎的，他系开通新社的干事员。曾经到过东洋，学过三年工艺，这事定然在行的；再者，他一片热诚，极想做个有名誉的人，待兄弟介绍他合慕翁会面吧。”慕蠡大喜。当下约定次日十下钟，约杜海槎到华发会面。慕蠡辞别去了。再说那杜海槎是牖智学堂

卒过业的，又在东洋学习工艺三年，慨然有兴工艺的思想，只是苦无资本。回到上海，偶见亲戚家里买了一丈羽绫，预备做短衫裤的，内中还附着两卷洋线，细看直合中国的丝线一般，十分光彩，暗道：“外国的制造品愈形发达了！这件东西，又不知暗中夺去若干利益！”心中纳闷，便别了他的亲戚，想找个花园散闷。抬头遇见一位同学潘人表，拉着手道：“久违了。听说你在东洋，甚时回来的？”海槎道：“前月方回。”人表道：“我们找个茶馆谈心去。”海槎一肚子不合时宜，正待发泄，恰好遇着知己，十分快活。

二人便找到江南烟雨楼。这时还早，茶馆里静悄悄的，二人坐下谈心。

人表道：“东洋到底怎样文明？”海槎道：“文明的话，口头谈柄罢了。统五大洲的人，比较起来，不见得人家都是文明，我们都是野蛮的；况且文明野蛮的分际，我们要勘得透，其中的阶级穷千累万哩！譬如一种知识，人家有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便不如他文明了；又譬如一种事业，人家有资本在那里创办，我们没资本，创办不来，我们又不如他文明了。把这两桩做比例，推开眼界看去，文明哪有止境呢？一桩两桩小小儿的优胜，就笑人家不文明，就像鸢鸠笑大鹏似的，早被庄老先生批驳过。现在世界，并不专斗文野；专斗的是势力。国富兵雄，这国里的人走出来，人人都羡慕他文明，偶然做点野蛮的事，也不妨的；兵弱国贫，这国里的人走出去，虽亦步亦趋，比人家的文明透过几层，人人还说他野蛮，他自己也只得承认这个名目，有口也难分辩。据现势而论，自然我们没人家文明。只须各种文明事业，逐件的做去，人家也不能笑我们野蛮了。”人表十分佩服，便道：“我们几位同志，新立了一个开通社，专门研究科学，贩买仪器。老同学肯入社么？”海槎便问人表索阅章程，当允入社。社中公举他当了干事员。

海槎结识了几位商界中人，有心提倡工业，因此合步青认识。步青既应允了慕蠡介绍海槎，抽闲半日，访到开通社。只见一间屋子里，烘烘的火烧，一股酸臭气，触着鼻子，异常难闻。步青大惊，叫道：“你们屋子里走水了！”忽见两人赶出，问道：“哪里走水？”步青指道：“那不是火光么？”两人笑道：“这是我们试验的化学。”步青红了脸，访问海槎。两人指他到帐房里去，海槎正在那里制小地球，见步青来了，起身相迎。步青寒暄数语，便走近案旁，看他制的地球，已经粘好，上面画了红黄青绿四种颜色，深浅各别，经纬线亦已画就，亚细亚洲写全了。步青叹以为奇。海槎道：“这是极易做的。小孩子的玩具，没甚稀罕。”步青便把来意说明。海槎道：“这是极好！难得李、范二君这样热心，只是兄弟在这里不能脱身。”步青道：“那边的事业大，公益多，海翁应该辞却这边，就那边才是。”海槎也觉动念，约定晚上再给回音。步青自回华整。到晚海槎欣然而来，应允了慕蠡的事，步青大喜

，同到华发合慕蠡会面。一见如故，订定合同。自此团里的事，都归海槎经手。

步青回到华整，恰好单子肃在那里等候已久，步青道：“子翁，深夜来到敝厂，有何见教？”子肃道：“不要说起，我们合股开的华经纸烟公司要失败了！”步青道：“你们这公司，我也早有所闻，只怕整顿不来。”子肃道：“正是。我被洋行里的钟点限住，没工夫去考察，以致如此。这家公司共是十股，七万银子开办的，我倒入了四股；其余六股，只王道台是三股，那三股是零星凑合。本该我来经理，因我没工夫，王道台派了他的亲戚陆仲时经理。这位仲时先生是湖南候补知县出身，革职回家的。官场的排场很足，哪里做得来买卖呢？直弄得一团糟。我听得些风声，今天去查帐，只恨我这事也是外行，一切进货出货，肚里没个底子。请步翁把贵厂的帐目，借给我一看，就有数了。”步青依言，把帐给他看。子肃记不清楚，拣几条紧要的抄下，闹到十一下钟，才辞别回家。

次日一早，子肃到了华经，仲时还没到厂，也不开工。栈司忙着上楼，子肃紧跟着上去，只见横七竖八，几个伙计都睡在床上。桌上的麻将牌还摊着没收。栈局忙着收牌。子肃大怒，把他们的牌都撒到窗子外面弄里去了。发话骂栈司道：“钟上已八下多了，你们干的什么事？这早晚也不来伺候先生们起身？这牌是哪里来的？先生们在这里睡觉，你们就敢玩牌？这还了得！快一个个的替我滚蛋！”那栈司吓得脸皮变色。床上的伙计，也都惊醒，一个个翻身起来。子肃更是恶作剧，并不下楼，靠定那张麻将桌子坐下。那些伙计羞愧无地，只得慢慢的穿衣服下床，都红涨了脸，一言不发。子肃道：“诸位先生辛苦了！起晚些，不要这么早。今儿是兄弟来惊动了不当！兄弟只因这班栈司太没规矩，居然敢玩牌，犯了咱们厂里的条约，在这里申饬他的。”内中一个伙计道：“玩牌的事，却不合栈司相干。昨天晚上，来了几个朋友，硬要在这里玩牌，我们劝他不听，连这牌还是隔壁人家去借来的。”子肃道：“我原说栈司没这么大的胆子。我们的规则不是悬挂在那里么？诸位总该遵守，就有不知趣的朋友来，搅乱我们的大局，也该拒绝的。总之，股东拿血本出来做买卖，总想赚钱；诸位得了薪俸，就该认真办事。如今华整华升两家都好，除官利外，还有分红。我们天天折本，批出去的纸烟，不是味儿太辣，就是带霉。开工恁晚，机匠也没人管束。栈司更是不守规矩。拿几个股东的钱耗折完了，诸位又到别处去吃饭了，只我们股东该没翻身。这还算有良心么！陆先生呢，怎么还不见到？”伙计都面面相觑，答道：“陆先生本来要到吃饭时才来哩，吃了饭就去的。”子肃道：“这不是笑话么！”转念一想：“陆仲时在厂里，上上下下都厌恶他，为他排场太大，动不动呵斥人，这话只怕伙计们栽他的，我不

可为其所用，倒要仔细考察。”当下便叫栈司去请陆老爷。去了半天，栈司回来道：“昨天陆老爷没回公馆。”子肃已知就里，便吊帐簿核对，各项开支倒也不离谱子，进货并不很贵，销路也不为不多，只是货色卖不出，人家都不来续批了。子肃叫他们拿做好的，拣几种来看，极好的纸烟，尝青味儿也纯，一些破绽没有。

子肃只得回到洋行，到处打听，并都打听不出。子肃心生一计，走过四马路，见一家铺子里，挂着一块招牌，上面写的是华经纸烟。子肃指明要买。那里的人道：“没有了，只老牌强盗牌。”子肃殊为诧异，接连问过几处，都是如此。子肃没法，最后问到一家小铺子里，倒还有几包。子肃买了一盒，可巧遇见一位华升厂的伙计，这人姓司空表字吉人，本系子肃认得的，荐到华经，仲时没收，转荐华升去的。子肃有心访问他，拉他到易安吃茶就坐。子肃拿出那盒纸烟，正待吸时，吉人道：“单先生，且慢吸，给我替你考验。”子肃真个给他，他把这纸烟在茶桌上竖着一抖，那烟末就下去几分，露出一段白纸；再抖几次，烟末又下去几分；接连抖时，烟末下去了一半。子肃大惊，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吉人道：“这是伙计赚料的确证。”子肃道：“敝厂里的烟，出得最多，用料极省，怎么会有弊病呢？”吉人道：“正恨贵厂出的烟多，料子又省，所以弄成这种东西，哪里销得畅呢？”子肃道：“他赚料是不至于的，我们查察得极认真。”吉人道：“薪水既少，还把同事看得太轻，人人都有异心，暗中要做手脚，场面上虽然好看，那是不中用的。”子肃尤觉竦然，擦着自来火吸这烟时，一股霉气，几乎呛出血来。子肃发恨，把烟摔在地下。吉人拾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单先生，不要动怒，这烟末中间还有一个毛病。”子肃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吉人把纸卷拆开，给子肃细看时，里面包着一团碎末，显系两种货色。子肃道：“这是甚么道理？”吉人道：“贵厂里一位同事，他曾合我谈过的。他道：‘我们辛辛苦苦来到上海做伙计，原指望每月赚几文薪水，捧牢着这个饭碗，替主人家出力。如今三块五块钱一月，哪里够吃用？事情又忙，一天做到晚，连苦工都不如，自然要想额外的利益。’后来，我又打听贵厂的烟料，有人家用剩下的，转卖给贵厂。两个伙计，已经赚着一大注钱去了，难怪销场不好了。”子肃听了，不觉恨恨，当即各散。

次日找到王道台，聚集了股东，公议办法。依王道台的主意，就要停办。子肃道：“做买卖的人，总要有耐性，这时停办了，不是净折本么？我想整顿一番，还好翻本。”王道台知子肃是经商好手，就公推他主持。子肃大喜。当即到厂，把同事齐都辞退，找着司空吉人，把厂务全交给他，另用一班伙计。子肃考验过，都是认真做买卖的。把旧料贱价出售，另办新料，工人也都换过。登告白跌价。果然出的纸烟，十分紧密，味儿也纯了。价钱也便宜。几天工

夫，已经销到整千包。子肃扬扬得意。

这天礼拜没事，有位朋友是通瀛织布厂的总收支，姓许字晴轩的，子肃合他最为莫逆，约在第一楼中层会面。届时子肃径到第一楼，晴轩早躺在榻上专候。子肃道：“我们有半个多月不会面了，厂里的事很忙么？”晴轩道：“不消说起，这厂支持不下去了！”子肃道：“怎么会支持不下去呢？去年不是赚到几十万银子么？”晴轩道：“这厂本来是个极大的局面，三百万股本，应该做极大的买卖，方有利益。从前办事的人，失于检点，走漏货色，混赚银钱，那是人人知道，不用我说的。如今换了总办，各事整顿，略为好些。我又献计，把那些吃干俸的人，裁撤完了，办事的薪水，分外加优，立下现条，小工偷棉纱的，重重罚他。我挑选几个老实工人，每逢放工时，站在总门口抄纱，屡次抄着夹带的棉纱。这时也渐渐没有敢偷了。这样办法，总算尽心。无奈出货虽多，销路不畅，栈在那里不动的布，屋子里都装不下了。开销是照常的，天天吃本，哪里支持得下呢？”子肃道：“为何纱布停滞？”晴轩道：“这其间的原故很多。织布厂比从前多了几倍，内地的用布，是有数的，货色多了，谁还要买；再加水灾荒歉，各项买卖吃亏，不但纱布。原不能怪我们办事不好。”子肃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别家的纱布也还有销场，单只贵厂这般停滞，又是什么原故？”晴轩道：“敝厂的布，本就太粗，这是机器使然，价钱却甚便宜的。如今已决计停工，等市面好时，再议开办。”子肃道：“这一停工，不知多少人失业哩！”晴轩道，“这也顾不得他们。”子肃道：“贵厂的停工，就是中国商界的代表。”晴轩问其原故，子肃道：“一物滞，各商亏。这里停工，那家歇业，我预料将来的商界，一天里败一天。”晴轩道：“这是你过虑，应该不至于此。”子肃道：“并非我过虑，商界怕的是折本，喜的是赚钱。见这行买卖赚钱，便大家蜂拥去做；见一家折本，个个寒心。商界因此不能发达。不但不肯做的，添了商界许多阻力；就是那蜂拥而做的，也是商界的大阻力。以此推论，中国的商人，都是这个性质，必有一天，同归于尽的。除非有些资本大，或是团结坚的人，方能支持下去哩。将来商界中战胜的，都是资本大，或团结坚的人。”晴轩听了，不觉触动一件心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

却说总收支许晴轩，因纱布滞销，工厂停办，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听得单子肃说出一大篇名论，不觉触动一件心事。当下惠了烟帐，匆匆的起身别去，便到总经理杨凤箫屋里，要合他商量厂事。只见凤箫的马车夫，拉着一匹菊花青的马，在那里溜，仰面对晴轩道：“许老爷，不是找我们老爷么？他在新清和金娥卿家，只怕这时和局上场了。”晴轩只得叫包车夫赧到新清和。走进

门时，只听得楼上麻将牌声清脆。上楼见吴达甫、陈筱春、诸霭如、陆仲笙都在那里，却都是厂中前前后后的朋友。在局四人：一是凤箫不用说；一是任桂轩；一是包法裁；其次便是达甫。

大家见晴轩来了，齐道：“好极！达甫有了替工。”晴轩道：“我是有正经公事，来合凤翁商议的。”凤箫道：“你又来了！厂里业已停工，还有甚么公事？我顾不得许多，碰和要紧。”晴轩笑着，开口不得，便问道：“你们是照旧的码子吧？”筱春在旁插嘴道：“今儿是三百块一底，达哥已是一百九十九元下去了。我们二人合碰的，不知甚么道理，法裁的清一色偏和得出；我们一副三番一色，就被人家抓凑了。”晴轩道：“我不信，我来替你们翻本。”达甫垂头丧气道：“你别想替我们翻本，我这牌风是被筱春斗坏了，好在只这一副，让我碰完了，你接下去碰吧。”晴轩点头，手里捏着一只水烟袋，站在法裁背后观看，只见法裁手去抓着一张牌，做势搔痒，一转眼间，把牌摊下和了。原来自抓白板。晴轩自觉疑心，当下心生一计，故意嚷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我有一桩紧要的事，约着朋友在那里等我哩，说不得去一趟。”达甫道：“碰和要紧。”晴轩道：“我去就来。”言下披上马褂，登登登下楼去了。直到摆抬面时，晴轩方来。碰和的四位，业已结帐。法裁赢到五百多元，达甫输了一底。吃酒中，晴轩拉着凤箫，对躺在榻上，谈起厂里的事。晴轩道：“机器久停是要坏的，存货堆积，也搁利钱，我们总须设法贱售存货，开工再织新货才是。”凤箫道：“你这话也是，我们从缓商议吧。”当下吃完各散。

晴轩见凤箫无意整顾厂事，只得另觅机缘。谁知浮沉许多年，高不攀来低不就；幸亏自己稍有几文积蓄，做些另碎的买卖，倒也很过得去。

又过几年，上海的商情大变，几乎没一家不折本。满街铺子，除了烟纸店、吃食店、洋货店，还都赚钱，其余倒是外国呢绒店，日本杂货店，辉煌如故。中国实业上，失败的何止一家。晴轩虽说多年混入商界中，这些大处眼光却还短少，也没工夫去调查研究，只是觉得银根极紧，一切往来交涉，总不是宽裕景象。

一天，有事到苏州去，住了几天，仍复回到上海。当时写了招商公司船的大餐间票子。你道晴轩为何不趁铁路？原来汽车虽快，却怕头晕，因素日脑中有病的。闲言慢表。再说晴轩有几位苏州朋友，约他在租界上一个新开扬州馆里吃中饭，吃得酒酣耳热，到了时候，这才下船。只见那大餐间里，旷荡荡的就只自己一铺，差不多开船时节，只见一人匆匆忙忙，叫挑夫把行李挑上船来，随后自己下船，进了大餐间。晴轩见他身穿一件酱色鲁山绸的夹衫，分明是复染的。眼睛上一副眼镜，倒是金丝边的。铺盖之外，还有一个大皮包，一只

网篮。这人皮肤是黄中带黑，脸上带着乡愚气息。晴轩踌躇道：“此人来得尴尬，莫非不是好人。”那人一面把铺盖摊好，一面打开皮包，取出一本洋装书，放在枕边，预备要翻阅的光景。这时船已开行，他却不看书，请教晴轩姓名，晴轩告知了他，也请教他姓名，他道：“我姓余名知化，是上海乡下人，务农为业。”晴轩道：“这回来苏州，是什么贵干？”知化道：“兄弟造了几部舂米机器，被一位朋友看见了，硬要试用这机器，其实造得还没精工，因他急于试办，只得送给他。现在他在无锡纳了行帖，收米学舂，特请我去指点一切，幸亏机器倒还应手，一天好出七八十担米。”晴轩听了，不觉吐舌道：“了不得！余先生有这样大才，还说在乡下种田，这话兄弟不信，莫非说谎么？”知化道：“兄弟平生没他长处，就只不肯说谎话。兄弟其实是个村农，只因小时候就喜留心这工艺上面的事，略能制造罢了。被真正内行看见了，连嘴都笑豁。”晴轩道：“什么活，要是造得不好，哪里能舂这好多米？余先生休得过谦，实在还要请教！”知化连称不敢。略谈一会，知化便看他的洋装书。晴轩凑近看时，一字不识，问起来，才知他看的是西文算学，晴轩尤其佩服。看看天晚，船上开出晚饭，晴轩合知化一桌吃。晴轩开出路菜，是半只板鸭，一方南腿，叫茶房切好送来。知化也打开了一瓶外国酒。

二人浅斟低酌。知化问起晴轩职业，晴轩告知就里。知化道：“通瀛实在可惜，固然做不过外国人，也是经理不善。”晴轩呆了脸。知化自知失言，忙把话岔开道：“现在的买卖，渐渐显出优劣来了。外国人天然占了优胜的地位，中国人虽说商务精明，只能赚取巧的钱，实业上竞争不过人家，终归失败的。你看，李伯正先生何等精明，他的资本又丰富，现在南北两厂，连年折本，差不多支持不下。但是此人一倒，商界上大受了影响，因他被累的，固不必说，单就那靠他吃饭的人，通都失业；再指望有个大资本家，开这么大工厂，只怕没处找去。”晴轩道：“既然李先生这样精明，资本又富，怎么会折本呢？”知化道：“工艺上的事，全靠会翻新花样。李先生别的做法，通都精明，只这翻新上斗不过外国人，因此货色滞销，本利上都吃了大亏。大凡买卖做得大，折本更是容易，不知不觉，几百万折下去不足为奇，要想恢复时、资本没有了；入股的也就惧怕，不敢再入股子。所以中国的公司，除非一帆风顺，方能撑持，一朝失败，没有不瓦解的，是魄力不足的原故。”晴轩听他这般议论，虽是海阔天空，却也着实不浮，不觉渐渐入港，就把自己商务的本领，谈了几句，说的自然都是内行话，知化自然佩服。只是知化的见解，却合晴轩不同。晴轩谈的利益，只是一行一店，或个人的利益；知化谈的利益，却是各行各店，一国的利益。其实纳入一行一店以及个人，也没有不先沾利益的。

饭罢，晴轩取出两支雪茄烟，送知化一支。知化不吸，晴轩取火自吸，背

靠在辅上，问知化道：“真是，我听说上海有个负贩团如今怎样了？”知化道：“甚好！内地的货色，销路广了许多。如今内地人的脑子里，也知道有实业，居然也会仿造甚么肥皂、洋烛等类，虽说事业不大，却夺回好些利益，只是制的粗糙些。这是资本不足，学业不精的原故。”晴轩叹道：“我们中国人的学业，断乎不得精的，动不动大家要想速成，这工艺上的事，虽是速成得来的？”知化道：“这句话要算知言。果然工艺不可指望速成，但不知哪样事速成的来？”晴轩笑道：“我也不知哪样可望速成；但觉得‘速成’二字不好。”知化道：“一些不错。资本短少，也是一个大弊病。第一办料不讲究，做出来的货色，还不止差了一成，这都是念于发财，误于将就；弄到后来，发财不成，倒反折本。这是我国人的通病。没法救药的。我佩服的，只一位大实业家，果然与众不同，现在上海。”晴轩道：“莫非是唐浩川么？”知化道：“浩川只知运他的白铁、焦煤，如何算得实业家？”晴轩道：“莫非是郑素明么？”知化道：“他是磨面公司的一部分，虽是实业，也算不得大实业家。”晴轩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必是汪步青。”知化道：“呸！那掬地皮的主儿，偶然赚得几文，哪有大实业的魄力？”晴轩道：“到底是谁？”知化道：“我说的是范慕蠡先生。他虽说袭了父亲的余业，却全亏他能信有学问的人的话，办的事业，总在实业上面。即如他开的工艺学堂，办的劝工所，真是有条有理，日起有功。将来中国的实业，在他一人身上发达。好在他费用并不多，造就人利益人却不少。如今上海那些文晚桌椅，新巧器具，美术玩物，人还当是东西洋来的，其实都是工艺厂制造。就这上面，慕蠡也很赚几文。只困销场极好，抵得上外国器具的原故。”晴轩道：“我也听说有个工艺学堂，出货极好，常想去考察一番，为是不急之务，路又远，也没工夫去走这一趟。”知化道：“什么话？这是当今第一件的紧要事务，你怎说它不急？凡人做买卖，且不说于社会上有益，只核算自己的利益，也须设个久长之法。即如晴翁逐贱贩贵，何尝没有利益？但是拿不稳的一件事，倘然失败，连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了！惟有研究实业，制出各种新式器物，人人爱买，个个争收，拿稳赚钱；而且可以长久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晴轩道：“余先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口口声声说实业，这岂是人人做得到的么？通上海也只一位范慕蠡，他是原底子有钱的人，能创这个局面，要是别人，如何做得到呢？即加工艺学堂、劝工所，这些事儿，房子要钱，器具要钱，请教员要钱，买书籍仪器要钱。我们手里所有的，至多不过八千一万，要像这样开销起来，不上几个月，事没办成，我倒已经变成一个穷汉了。所以说是个不急之务，没工夫去理会他。”知化道：“晴翁先生，你又误会了。我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晴轩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知化道：“我说实业，也并不是专主开工艺学堂。大凡垦务、渔业、森林、开矿种种

的事业，哪一件不是实业，只要人肯去做。”晴轩道：“你愈悦愈远了，这样的事，更非大大的资本做不起来，我是今生休想。”知化道：“难道真个有来世么？”晴轩不觉失笑。知化道：“我们做了中国人，中了社会的习气，凡事都愿独自一人做，利益也愿独自一人享，如何做得出大事业呢？据我看来，方才说这几桩事，并不难做，只要大大的开个公司做去，就做成了。况且这几桩事，人人知道有利益的，为何不做？”晴轩道：“这话果然，我也想拼公司，只是有钱的人，各有各的营运，说起公司来，他们都觉为难不信，这也是风气未开，无可如何的。”知化道：“风气不算不开，只是人人都胆子小，也自有失败的公司，被他们作为殷鉴的原故。”

二人长谈许久，听钟上正打十一下，船上搭客并都睡着，静悄悄的，只有机轮激动水声，铿訇澎湃，煞是好听。二人开铺睡觉，知化倒枕便已睡着。晴轩细想知化的话，极有道理，可惜说得太高，我们做不到。又盘算几桩买卖的事，盘算许久，直到两下多钟，才能睡着。

次日清晨，船已到岸，大家忙着上岸。晴轩、知化也都起身。知化道：“晴轩先生，尊寓在哪里？”晴轩合他说了，知化道：“我明天来候你，同你去看工艺学堂、劝工所，再见一位大工程师。”晴轩唯唯答应，各自到寓不提。

次日，知化果然来了。晴轩请他在客堂里坐下。原来晴轩租了三幢房子，家眷住在楼上，底下专备会客的，摆设得极其幽雅。留知化吃了便饭，套一部马车，二人同坐；到了虹口，直抵工艺学堂歇下。知化是算定的，知道十二下至一下半钟，浩三没事。二人便直到浩三卧室。浩三却在那里画海棠式、樱花式、玫瑰式、菊花式的各种碟子，见知化进来，起身相迎，又合晴轩厮见。浩三对知化道：“你的令郎，实在聪明不过！现在手制的玩具，销场第一，到底家庭教育好！”知化谦让一回，说明看学堂的来意。浩三道：“须得他们上工时去看，才有意思。”

到得一下半钟，学生排班，分头各向各的习艺处去。浩三领了余、许二人，一处处的看来。只见做木器的，做竹器的，做玩器的，织绒毯的，织线毯的；漆工、绣工、刻工无一不精，外间工人哪里做得到？还有学制机器的，学制五金器具的；最上等的，却在书本上用功，更是深莫能测。晴轩觉得洋洋大观，赞叹不已。知化却合浩三讨论制造方法，晴轩全然不懂，无从插嘴。看完后，浩三自去上讲堂。知化又领晴轩到劝工所。陈列的各种器物，五光十色，夺目怡神。内中一个大瓶，却系铜质，上面花纹比景泰蓝还好数倍。经理人说，要卖五十两银子哩。外国人买去三个，这一个前天送来，大约不久就有人买去的，晴轩非常艳羡。看够各种，知化要走，晴轩请他到汇中西菜馆吃了西餐

，这才各散。

晴轩见工业这等发达，便到处运动，想振兴实业，终于被他运动出一位大实业家，纠合一个公司，赚定许多荒地，大兴垦务。晴轩入股不多，谁知新法耕田，其利十倍，不上数年，晴轩连利连红，分到十多万银子。

自此中国人也知道实业上的好处，个个学做。要知我国人的思想，本自极高明的，只要肯尽心做去，哪有做不过白人的理？却被一个穷极无聊的刘浩三，一个乡愚无知的余知化，提倡实业；工商两途，大受影响，外国来货，几至滞销，都震惊得了不得。市上的现象这般好，做书人也略慰素心，不须再行絮聒